

小 說 新 報

第 五 年 第 二 期

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李定夷主任

上海國華書局印行



水廉洞

藏 本 卷 全 第 一 冊 第 二 幅

小說新報

第五年 第二期 目錄

●封面

戴本孝太華全景冊頁第二幅

△吳興陸叔同氏珍藏

●畫集

六舟古銅器拓本 費餘伯補花

上海名花花素香小影

王鹿公人物真蹟

上海名花洛妃化身小影

查士標山水真蹟

揚州名花高小琴小影

戴本孝墨蹟(二)

天津名花珠鳳小影

北京名花月中仙小影

●論壇

說能篇

●說滙

目錄

(蔣著超)

清代石湖黑寺

小偵探紅豆雙拋記

滑稽淫毒女

清代八大怪

清代智囊異

節烈薛苧娘傳

倫理烏哺語

偵探盜鑽案

社會酒樓人語

以上短篇小說十種

豔情無邊風月傳卷下

美國偵探小黑痣人

社會劍胆琴心錄

俠情風塵雙離傳

社會新上海形現記集二

(指嚴)

(少芹)

(明道)

(涵秋)

(民哀)

(隔雲)

(劍山)

(碧梧)

(阿癡)

(梅倩)

(雙熱)

(茗狂)

(天憤)

(隔雲)

(定夷)

以上長篇小說五種

●談薈

京華見聞錄

天懺室稗乘

寧靜軒碎墨

抱真軒隨筆

●豔藻

美人詞

位置吟

玉英曲(一)

玉英曲(二)

●諧藪

百花生日談

杏花村記

玉腰郎君傳

戲擬救濟烟鬼策

滑稽新語八則

(指嚴)

(少芹)

(鴻富)

(建勛)

(克明)

(君博)

(光鐘)

(東園)

(秋水)

(秋水)

(逸梅)

(觀濤)

●劇本

家庭血統

●報餘

潛德幽光

黃烈婦管宜人傳

黃母管太宜人殉節贊

書黃烈婦事略後

題管太宜人烈殉事略

斷簡殘編

瑤蕙詩存

飛觴醉月

紙帳銅瓶室酒令

燈市謎壇

話雨軒謎錄

紙帳銅瓶室謎層

●補白

名不備載

(卓呆)

(寶潛)

(士希)

(錫恭)

(承烜)

(瑤蕙)

(逸梅)

(蔭葵)

(逸梅)

畫

集

清血解毒首推內服六零六

美國哈蘭士醫生秘製內服六零六聖藥功專清理血分排除血毒治療各症屢試悉驗消除隱患又稱擅長當此春氣暴發病菌繁殖之際若能乘時剷剔可期絕盡根株謹述效用於後惟希各界鑒納

服滋補品者不可不服

恣食厚味能使血液濁毒故經曰膏粱之變足(能也)生大疔今之飲食豐享而身體瘦弱者實坐斯病然不隨清解其血毒而亟亟於餌服補品是何異藉寇兵而齎盜糧也試觀鄉野食者流貌雖清癯神采亦奕奕偶病調治易於奏效此無他血液清潔耳故凡服補品者先服六零六聖藥或間服之使補益滋生之新血不致被汚濁之血毒所累則所獲功效必有可觀也

患花柳病者不可不服

血毒之最甚者曰花柳病此種毒菌一經傳染即發生下疳橫痃淋濁骨疼等症浸淫日久醫治愈難故世人稱之為痼疾惟內服六零六解毒聖藥有蕩滌此種毒菌之能力如熱湯之沃雪可以消除淨盡故凡染花柳病者無論男女少壯初起日久已愈未愈均宜服此良藥以免痛苦而絕後患(皮肉腐爛者用外搽六零六藥膏輔治最佳)至於病者家族日服此藥一二次可以預防傳染

患皮膚病者不可不服

而上之雀斑紅點酒刺粉刺身上之瘡癩疥癬皆皮膚病也此症雖由於皮膚之不潔而實因血液之汚毒蓋血液流通全身無所不達汚積則發現斑點毒瘡則變生瘡癩理固然也故服六零六聖藥則源正本清皮膚之癬疥自除面色之光彩煥發誠為清血之要品美容之良法也

患骨節痛者不可不服

骨痛之病有因血衰者有因風濕者有因梅毒者總之血液汚濁不能流通百脈故也內服六零六聖藥既可清解血毒又能滋生新血以治骨節酸痛立服立效此外治症尚多另詳仿單凡屬血液不清之症均可服治

●價目 每瓶大洋一元七角五分

●附告 生肌拔毒外症要藥六零六藥膏每盒大洋一元

總發行所上海石路太和藥房謹告

六舟古銅器拓本 費餘伯補花



吳興陸叔同氏珍藏



影小香素花花名海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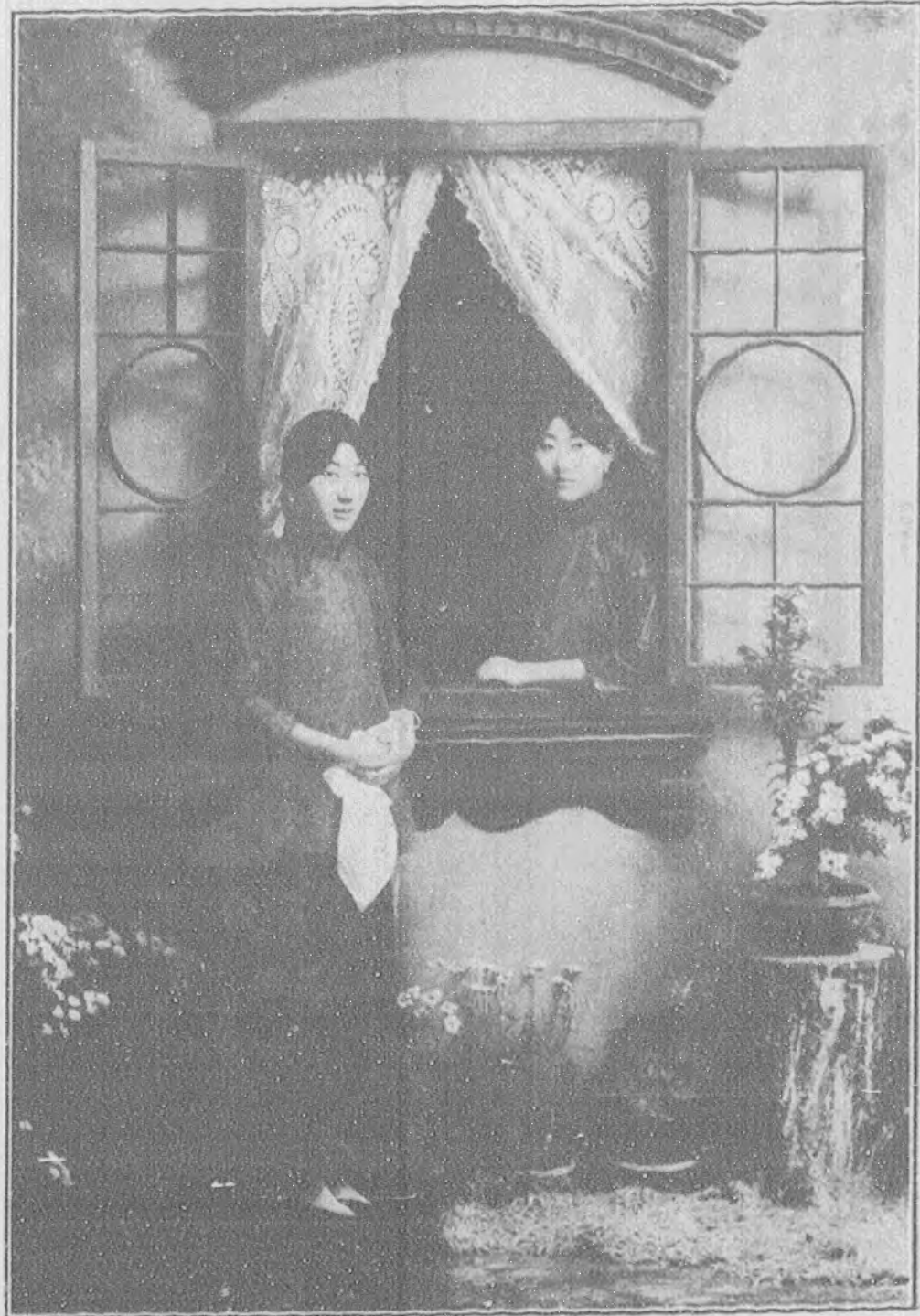
王鹿公人物真蹟

尋得晚香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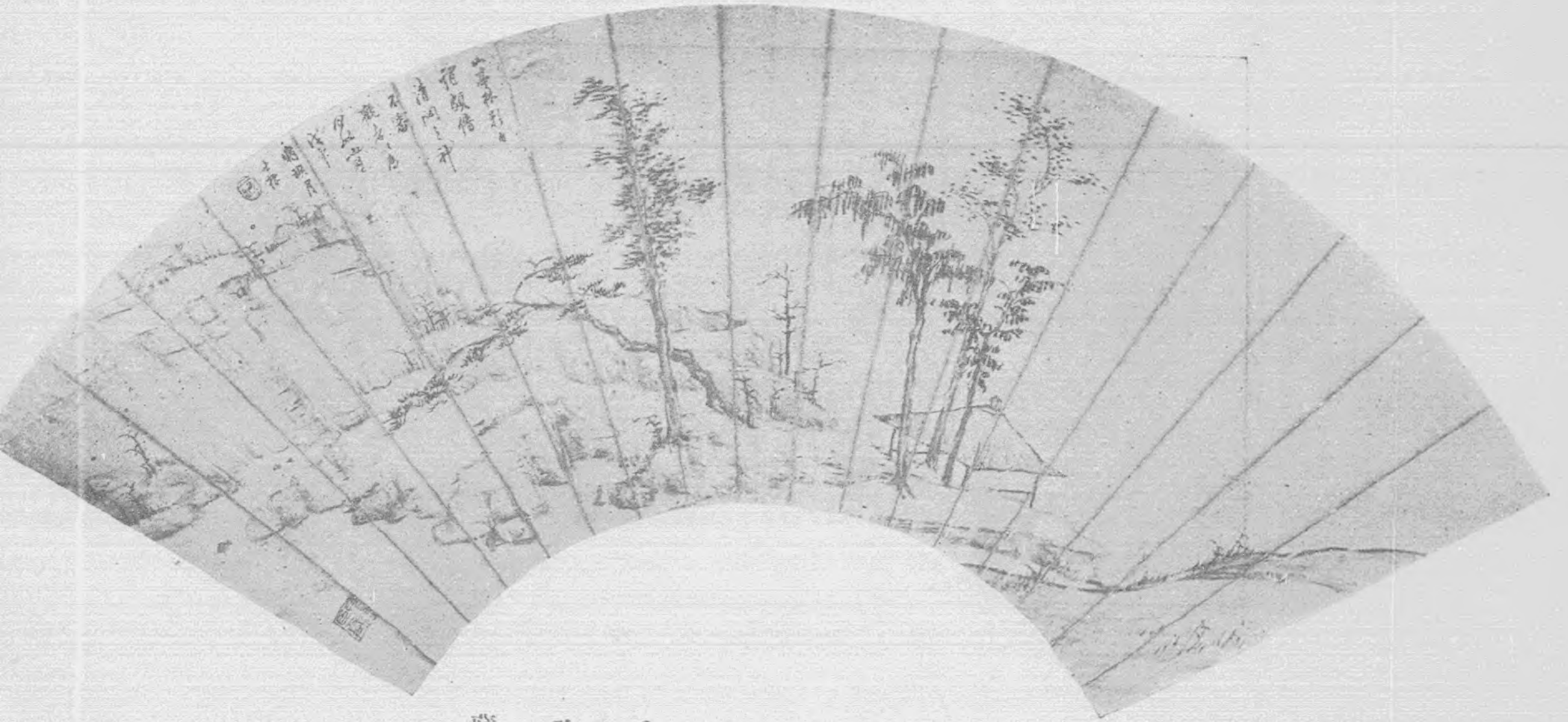


吳興陸叔同氏珍藏

影小身化妃洛花名海上



查士標山水真蹟



吳興陸叔同氏珍藏

揚州名花高小琴小影



戴本孝墨蹟(二)

度峽登搭鉤崖豈即昭王施鉤
 梯處邪華山中古名多堙其
 所即訊以車箱箭等皆莫能指
 漢碑無一存者而甚為漢鮮徵良
 足令人低回也桃林坪藏馬谷者
 漢武帝藏神馬其中或曰即
 武王歸馬處也極白羊石故有石
 羊城為初平遺蹟云態波羅坪
 入渾元庵小餉擬陟水簾洞臨
 縣壁絕磴度人踪所及間三尺許
 斷小坎僅容半趾上亦鍊徑緣
 以何躋而望以為艱道余登者
 甚廟王道士自然也負巖枕石有
 亭臨洞上水痕苔光錯織崖
 額而下噴薄如雨後跨危梁緣繩
 穿柵扃闕而入下有茅堂讀香者
 其中者為荆山壺子餘我以為能我
 亦以糗餌餉之而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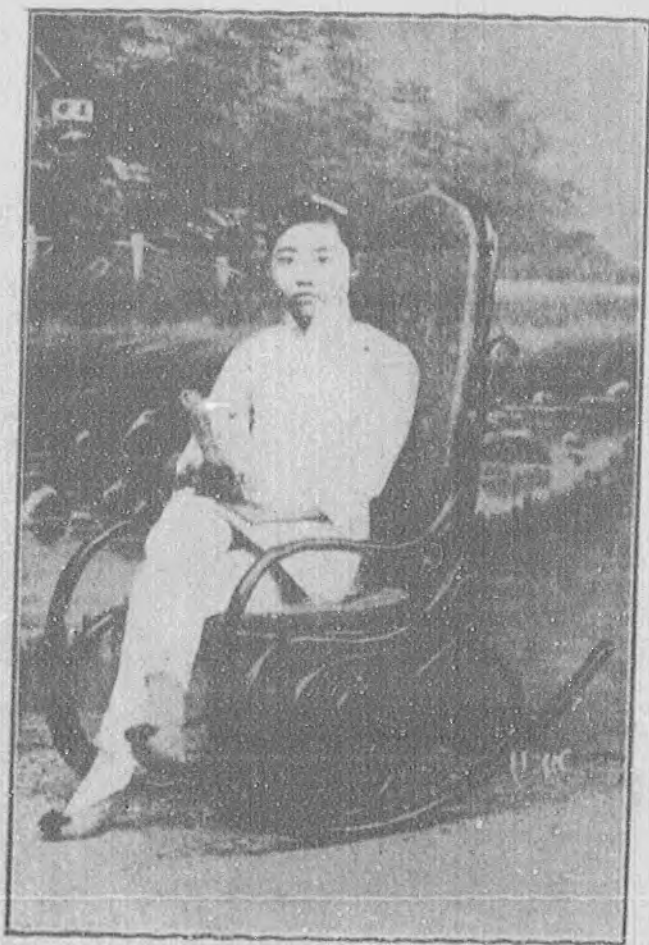


自題太華全景第二幅

天津名花珠鳳



北京名花月中仙



人論壇

隔題

精神困憊否

如有精神不濟乃是血氣枯乾之故須以廣東步兵少校之證書為寶鑑
 世有多數男女常覺神虛力乏並非生成如是也往往因操勞過度致患血氣枯竭疾病由是而起矣患者初現
 面色萎黃或身體輕瘦腦筋乏力最易攪擾胃納少進食不消化少一動作便覺氣喘易患感冒傷風等症或氣

陸軍步兵少校前廣東護國第一軍副官



曹珍浦君玉照

德之餘謹誌數言以為謝并夾呈小照一張俾得登諸報端使我軍旅同胞知所備用焉
 天下馳名之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曾經療治血薄氣衰腦筋衰弱少年乏力胃不消化瘋濕骨痛腎尻酸楚山嵐瘴癘脚氣浮腫等症對於婦科各症尤為神效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四川路九十六號韋廉士大醫生藥局函購每瓶英洋一元五角每六瓶英洋八元郵力在內奉送小書郵片索取可也
 示地址原班奉送
 茲有精美衛生小書閱報諸君如欲索取即須寄一明信片至以上所

非但有益於閣下自己且亦有益於尊夫人也

韋廉士紅色清導丸乃是微利之妙品藥性和平出自天然無論男女老幼均可服用請觀河南輝縣東大街邢子清君自己及夫人如何得清導丸之功力也來書云余數年來每至夏間痢疾屢發不堪其苦今春三月間每臨睡時服清導丸一粒腹內即覺暢適亦不其瀉直至六七日即暢便一次至服之日久却不見其瀉共服兩瓶至今未犯腹瀉痢疾之症余內人向患體熱之症服之亦甚效此正家庭不可不備之靈藥也紅色清導丸專治大便燥結肝火上升疾病頭痛肝經太熱面現紅瘰口氣穢濁等症且免痢疾腹瀉之虞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四川路九十六號韋廉士大醫生藥局原班郵奉一瓶可也



與以清導丸服用之

說能篇

(蔣箸超)

余著是篇。標題曰說能。說能何解。曰小說者。具萬能之力量者也。忠人碩士憤乎時之不得逞。與夫有所忌諱。而不可以發揮也。則一以言外之筆。出之。於是寫英雄則躍躍欲試。寫美人則栩栩欲活。寫其他之人類。亦無不摹形繪態。酷肖其人。至於一破屋一古月一老樹風檐。而亦妙於烘染。有聲有色。如博覽會搜來之古物種種。此能于主觀者也。讀其書者。愛而好之。則各奮其固有之業位。或不相稱者。而亦逾分自勵。於是窮戶出孝子焉。陋儒爲忠人焉。古井斷瓦。絕路橫流。濺美人之血。而形史且書。不勝書。非詩禮之流澤長焉。此又能于客觀者也。夫以小說而具萬能。若是宜其裨助於國家人民者。夥且深矣。然而奇淫之俗。蕃生鄉市。或與歐美文明之進步。可作等量之觀也。則又何爲也。

吾知之中國之小說。非不備也。社會言情。俠義神怪。或白話。或文言。或韻語。不下千百種。如登寶山而探庫藏。萬象畢收焉。中國之小說。非不美也。佈局謀篇。各極其勝。或造意必



幽。窈。或。摛。句。必。新。奇。上。而。山。海。之。經。下。而。齊。諧。之。錄。皆。理。想。新。闢。不。落。尋。常。窠。臼。者。顧。寫。已。往。之。陳。迹。則。不。厭。其。詳。而。於。未。來。之。大。勢。則。揣。測。多。謬。綜。其。流。別。不。外。下。列。六。種。牛。鬼。蛇。神。善。果。惡。報。迷。信。之。類。也。俠。義。結。交。替。天。行。道。誨。盜。之。類。也。有。女。懷。春。吉。士。誘。之。誨。淫。之。類。也。故。宮。禾。黍。物。換。星。移。吊。古。之。類。也。齊。東。野。語。言。者。無。罪。談。助。之。類。也。村。野。閨。閣。習。爲。口。頭。山。歌。之。類。也。其。上。者。或。苦。心。經。營。其。下。者。則。隨。筆。胡。寫。要。皆。以。文。字。爭。優。劣。而。於。國。運。人。心。政。治。社。會。其。趨。勢。若。何。則。小。說。家。之。眼。光。固。未。到。也。如。是。而。欲。責。以。促。進。文。化。寧。有。是。道。歟。

然。則。將。舉。固。有。之。小。說。而。拉。雜。摧。燒。之。乎。因。噎。而。屏。食。識。者。又。嗤。之。矣。世。間。一。事。一。理。凡。有。存。在。之。價。值。者。必。有。其。本。位。之。作。用。謂。小。說。無。益。於。世。道。無。裨。於。人。心。乎。何。以。歐。美。諸。國。列。魯。賓。孫。飄。流。記。爲。教。科。書。而。其。國。之。少。年。多。氣。概。勃。而。富。進。取。之。心。也。吾。以。爲。小。說。者。猛。烈。之。藥。劑。也。能。祛。病。人。之。患。根。而。使。之。霍。然。亦。能。疲。人。之。真。神。而。使。不。復。振。歐。美。之。小。說。祛。患。根。之。藥。劑。也。自。小。說。發。達。而。國。寢。寢。以。富。強。中。國。之。小。說。疲。真。神。之。藥。劑。也。小。說。愈。發。達。而。世。風。愈。頹。唐。不。待。數。年。吾。恐。郎。呀。儂。呀。妾。呀。我。的。哥。呀。我。的。愛。呀。種。種。怪。腔。怪。調。將。出。現。于。二。十。世。紀。之。中。國。矣。惟。其。能。也。故。能。造。歐。美。各。國。而。臻。于。富。強。亦。惟。其。能。

也。故能趨中國人心而流于墮敗。故吾謂中國人不必諱言作小說也。慎于抒寫可矣。亦不必諱言讀小說也。慎于去取可矣。不此之務而必屏除小說于耳目之外。無論爲世界潮流所不許。核之存古之義。尤無取焉。

且吾有一解焉。猛烈之藥劑。必有善服之者。始足以祛病而保神。稻梁黍稷。則日食需之矣。其味甘美。而其性和平。吾未見人之棄之焉。亦未見食之者之適中其害也。以中國之現狀言之。世風淫靡。流而忘反。誠非猛烈之劑。不爲功。然而元氣消蝕。無所資養。猛而攻之。恐病起者實少。而速死者實多。無寧以息以養。裨補元氣。而後可從事也。故吾不願今之小說家。作善用猛劑之藥師。起沈疴於一旦。但願其爲露天之黍稷。積倉之稻梁。使人日日食之。無捷效之可言。而實則晨夕不可廢。或於培養元氣。能有功效焉。然此特就未來之小說言之。至於過去之小說。與現在之小說。其能力爲猛烈之藥劑與否。已在不可改造之例。將何以處置之乎。吾於小說厥有種種之意見。終以保其能力爲歸。請爲讀者言之。

中國舊小說夥矣。何以獨推三國志。水滸西廂三種。至西游記。紅樓夢。則尙有出入而左右之者。未確定爲奇書之一也。此其能力不在於作者之精神。而在於評者之精神。使無

金聖嘆之讀法則後人之讀三國志水滸西廂也正與他小說同非有特殊之觀念也有金聖嘆之讀法而後三國志水滸西廂遂爲四大奇書之三更千百年而不可異議則其能力之由來可以推而知之矣顧吾有不慊於聖嘆者聖嘆之評說其筆法固犀利無倫矣然對於文字之審美過苛對於作者救世之心則發揮未透故讀三國志水滸西廂者僅能知爲心靈筆妙之書而不能知爲扶綱張維之書大抵通人碩士不得志於時恒託爲稗官以成一家言其目擊而耳熟者皆人世傷心之事顧抑於時忌而不敢昌言則惟以堂皇之筆寫之是非善讀者審其幽隱則古人之苦心不暴也故吾以爲保持舊小說之能力當以批評爲第一妙法無論何種小說其有關於世道人心者必表而出之使如天之經地之義昭昭不可磨滅則一切之翳障既可消除卽讀小說之青年亦如逢老馬於異途獲明燈於暗室無背馳冥索之苦矣誠如是也中國各種舊小說不特不在屏廢之列吾恐光彩煥發久而彌彰充其能力將如發窖藏之參苓同登斯民於仁壽也此鄙見所及者一也

自紅樓一書魔力及於社會於是小說家奉爲藍本所作皆偏於情字由情字而轉入淫字已午之交坊間行本穢嫖者殆居十之七八其單寫一人一事幽歡密約者猶知所斂

抑者也。以如是之狂流世道人心。寧堪復問。顧近十年來。非無純正之說。本足以模範青年。如必曰新小說皆不可讀。而一網打盡之。則淫穢者固罪。有應得。而宗旨純正者。得毋有玉石俱焚之慨乎。是在有審別小說之責者。扶善而懲惡。則新小說之能力。或有保持之一日也。其道奈何。取坊間之新小說。一一勘閱之。其淫媠者。則火其書。而刑其人。或未淫媠。而言情。落於穢瑣者。則杜其銷路。或言情。而不涉於褻。與未言情。而文筆低亞者。則不妨一概存之。不爲己甚可也。至於宗旨純正。思想透闢。而文筆亦雅俗共賞者。則旌其書。而表其人。使之暢銷。而無阻。以扶植其能力。誠如是也。當事者。既有一勸懲之方。則作者亦自有率由之路。荒謬之士。必不敢明目張膽。以售其禍世之技。正大光明者。或不致喪志灰心。而惰其著述之勇氣。夫事物蕃生。良惡並列。必經累次之爬剔。而後惡者以汰。良者以存。淫穢之說。本在作者。不過冒昧試之。至於流行。而不戒。實有審別之責者。荒其世道人心之擔負也。誠如吾所言。則坊間流行之小說。將無一不足爲常讀之書。裨益青年。固不必拘拘於經史子集。吾知小說之能力。將與古聖昔賢之論。列收同一之效果也。此鄙見所及者。又一也。

至於未來之小說。尙在胚胎時代。其書之良惡。不可預知。則其能力之強弱。亦未可預卜。

顧吾有一萬能之見以爲果如吾言則未來之小說其扶導社會之能力必十倍於現在與已往之小說此非夸大之詞也歐美之小說所以能左右國勢與人心者言以人重著述者皆有價值之人也或通儒或碩士或經驗富而閱歷深者譬之著政治小說必爲政界練達之人著軍事小說必爲軍界幹練之人著社會小說必爲游覽宏博之人寓理想與寓言小說必爲通今博古綜錯學說之人宜其一書出世讀者多奉爲金科玉律也中國舊小說家多微名之士卽有說理透闢足以扶導社會者而提倡無人價值不揭露讀者又胡從而知之吾以爲小說能裨益社會此理已大白於下卽教育部亦有通俗教育會之設立矣則此後之小說不妨分門別類巧學識經驗博而且富者爲之無論號召之能力大勝於現在之小說家而義例言論亦足翻古人窠臼而別開生面如其善也教育部審定爲模範本卽不妨銷行各學校爲學生課餘之教科書矣夫中國之舊小說亦間有善本所以無裨益社會之良果者其大患卽在於讀者之眼光龐雜無階級之可言譬之一水濟學者讀之而鄉隅不解字者亦日手一編一新繹之理想小說何如其深且奧也而小學生或新而市之故吾以爲保持小說之能力又在上者如量而支配之此後新出之小說必限一定之階級如某說部適讀於小學生某說部適讀於中學生或大學

生外至村農野老茶寮酒肆亦各有其種種之新談助務令不肯於世界大勢誠如是也。吾知小說之能力不特扶導社會已也且將舉中國而躋于富強此吾尤企望於未來之小說者。

吾國新文派之風潮在上者諱言之而在下者則已視爲怪現象之一種非以新潮之荒謬也。歐美文言一致故虛梭之民約論孟的斯鳩之波斯文錄可與魯賓孫飄流記等量而齊觀。中國文自文言自言也其所記載者本無朝野之分水滸三國志則取法於左國一言一文昭乎其不可同也。西廂琵琶記則取法乎詩騷前之文者自文後之文者又雜入於言又顯然其不可混也。故以通俗之義釋之又祇宜乎小說之一種。究竟三國志水滸入人之腦筋者多西廂記琵琶記能解其全者僅僅也。如必舉一切之文章而納之於白話之中冀維國運於不敝無論中國古來之學說非若輩所得而描寫之。卽僅就小說一端論亦已怪腔怪調矣。吾非敢決其有能力焉亦一時之猛力而已。世家多秦漢物不肖之子孫乃偏愛外國傢伙於是悉舉以易之。至於極外國之傢伙美觀而不耐用者也。中國之小說不可改良不改良則能力日弱然不得其道而言改良毋寧山歌類之小說易於普及而有能力也。此又吾所兢兢者矣。

●技擊拾遺

(明道)

●花刀劉二

劉二。荊州人也。幼喜習刀法。長更精嫻。舞時上下左右。渾身皆刀光。試撒以豆。則皆外迸。無一能入者。人以其稱之曰花刀。清將鮑超。見而奇之。勸其從戎立功。劉二乃投超帳下。隨超擊賊。屢立奇勳。當超之攻。擒匪於永隆河時。賊衆連營數十里。聲勢甚大。超與劉二當先力擊之。劉二舞雙刀。躍馬。馳往來賊陣中。如入無人之境。所殺賊不計。匪見二人驍勇。咸遁逃。超等追殺之。連戰五晝夜。時劉二已人馬俱疲。尙大呼衝突。卒中流矢而死。超聞之。甚爲悲悼。是役也。擒匪幾全軍覆沒。而超亦因之獲大功。然劉二則固身死未賞。泯沒不彰也。

●跛足者

吾友章某。幼時曾隨其父至新疆。爲余言新疆多回教徒。民氣驚桀。輒有鬥毆之事。某日有工人十數人。歌呼行道中。適有一小兒出傾水。誤灑一工人之衣。工人憤怒。疾揪其領。兒驚而號。家人出視。工人曰。汝家小頑童。污我衣。家人乞其釋放。願謝過。詎工人不許。正喧嚷間。一跛足者自戶內徐步出。曰。些些小事。也值得驚天動地耶。因至工人身畔。以二指捻其手。曰。請君暫釋之。工人頓失聲。呼痛。而小兒已下立於地。疾逃入戶。羣工見之大忿。蜂擁而上。跛足者略一擺手。衆人已東倒西跌矣。跛足者笑曰。汝等太兇強。故我略加薄懲。如再敢與余較手者。莫怪乃公拳下無情也。衆人聞言。鼠竄而去。後聞跛足者姓黃。爲西域著名之鏢師。因戰劇盜某。致傷其足。足廢。遂輟業。小兒其姪也。

說

滙

小說新報社

通告

敬啓者敝報第五年因印刷遲擱致略爲延遲茲爲優待主顧起見定報贈品再寬限一月至陰曆三月底截止凡在三月內來定報者贈名人扇集第一集一部(值洋一元二角)名人扇集第二集一部(值洋一元二角)己未年丁雲先生繪美女月份牌一幅(值洋五角)贈品共值洋二元九角倘蒙定閱請將下而定單裁下詳細填註連同報款郵費一併惠寄上海四馬路國華書局所定之報自當按期奉上決不愆誤特此佈告願頌

台綏

小說新報社謹啓

價目表	冊數	冊數	冊數	冊數
郵資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日本	一角五分	一角	一角	一角
外國	一角五分	一角	一角	一角
全年	十二冊	十二冊	十二冊	十二冊

另加贈品寄費二角郵票代洋九五扣算外國票不收

附告 月份牌將次送完後以湯壽民盧鴈冊頁代之亦值洋五角

定報單

逕覆者讀

貴社通告藉悉小說新報第五年第二期業已出版茲寄奉大洋 元

角 分至希

察收預定(自第 年 期起至 止)

份按期寄至

省 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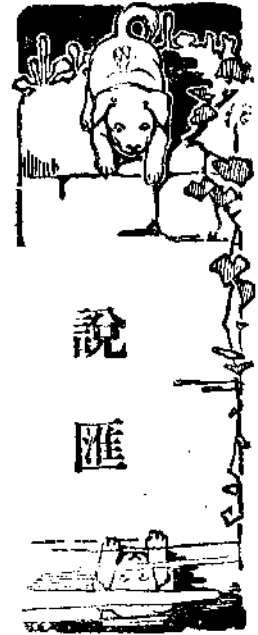
查收爲荷此請

小說新報社照

啓

月 日

清代佚聞 石湖黑寺



(指 嚴)

日前息影里門。友人約往城東觀梅。偶過崇法寺。巨剎也。兒時游釣。往往涉足其中。因入覽焉。建築改觀。全非舊日景象。不禁感慨係之。晤其主僧。茗話而出。友因言此寺近頗發達。僧寮已擁。巨貲里豪。觀其肥日思。曠博謂僧六根未淨。有傷風化。今訟事猶未了也。予謂此固人心不古之一證。而僧尼之害中於社會。人心者。覺今更勝昔。彼輩求福。斂財。飽煖。思淫。箇中弊竇。不可究詰。一二不肖紳士。得其賂。請竟利。庇之。殆可謂之僧肥民瘦也。友人亦太息。因藉公園。啜茗。劇談。惡僧故事。得吳中石湖某寺軼聞。時有清雍乾中葉也。頗幽秘。曲折可供鬪茗。噴菸之談。助且為佛門懺悔社會。紹鐸云。

距金閶十里許。有雲水鄉。漾漣漪。狎鷗鷺。夏日荷花。萬頃。秋宵玩月。尤擅勝場。昔范正能先生愛此幽境。因取以自號者也。又八月十八日。吳人有串月之盛會。即在湖西之上方山。湖東有長橋名寶帶。橫亘南北。通水環洞。至五十有三。是夜月初升。波面見一環。一月儼如貫串。大是奇觀。聞太平時。畫船簫鼓。鬧徧湖中。可知吳人好事。及其地形之名勝矣。而當時尤為游踪所薈集者。惟湖西山麓之治平古剎。故老言剎建自孫吳有國時。占地幾二頃。莊嚴燦爛。又復線曲窈深。於湖上舟中望之。金碧樓臺。塔斜鈴語。多少。

石湖黑寺

樓臺煙雨中是一幅絕妙圖畫也。低亞處則長廊曲室，知爲禪房。花木顧自外窺之，第見蜂房水渦，幾千萬落而身入其中，目迷五色，不知已窮其勝否。既迷，向往則亦已耳。因之外人強半，未知其底蘊。而寺中僧寮向係區別，派分各立門戶。自佛殿禪堂而外，皆離隔扇，鑄非預有約言，不得輒啓。其主僧自爲標幟，稱之曰房。全寺凡二十二房，各房之上則有總主持之僧人。然此總主持亦不過名義上之統轄，而實際則無權稽察也。房地各因勢力大小割據，內容幽秘，雖居寺中，年久者亦不獲盡知。且其間貧富清濁，至不一致，有幽寂不通俗客，而實清修自好者；有大開方便之門，而箇中幻相宛如魔窟者。外間無從辨別，惟知有柏樹山房者，其占地較廣，而主僧亦最富厚，交游聲氣，徧通。然夙以高行著稱，人固未嘗疑其有他也。此怪麗幽深之古剎，又適當游踪必經之地，彼都人士女，裙屐翩翩，時時爲珠宮琳宇裝點，生色固在意中。然忽有一特別閃爍之疑竇出乎其間，則數年來游戲時節，必有婦女失踪之異事傳播人口。雖不能確指爲寺中直接關係，而凡失踪之人，必髣髴在游寺而後，或一至再至，或附近村落水濱，偶距伴侶稍遠，即杳無尋覓處。於是閨傳寺旁有鬼狐，或怪魅而亦竊竊議及僧房，惟主僧咸與城中紳族貴人往來，無敢直接致詰者，而失踪人又多士商窶賤之家，以是終懸爲疑案。

木商某者，本徽人，而商於蘇，鰥居無俚，乃出囊金數百翼購隣女爲小星。隣女固有姿，且當破瓜年紀，莫不慕木商之豔福也。木商亦嬖之專房，所請無不應。吳人好游宴，婦女尤甚。隣女慕申月之盛會，泥木商買棹偕往。木商允焉。屆期，木商挈女及一婢登舟，畫鷁乘風，中流容與，意甚得也。至湖西已傍晚，見游舟輻集，因泊焉。隣女請先游寺禮佛，蓋亦游人常例。而木商頗聞失踪異事，勸勿往。女嬌嗔薄怒，啼笑萬態。

木商不忍過拂其意。遂整衣俱往。婢亦從焉。既入寺。則佛燈萬盞。光明如晝。庭中且有魚龍曼衍百戲。俱陳游女。蟻集梭織。寺僧往來。酬應頗極熱鬧之觀。木商方踪。隣女之蓮步。駢足踵觀。忽背後有友人調笑。遂相酬應。隣女請往別室。縱觀而相期於殿角。婢則隨之行。無何久不至。友既散矣。木商癡望植立。又久之。申月之候。且過。始見小婢倉皇來。額汗如瀋。木商亟問。娘胡不來。小婢反問。木商曰。娘乃未至此耶。彼安往。木商頓足曰。爾從娘去。今轉問我。此何說也。小婢喘息聲嘶曰。嗟乎。此婦人殆妖狐邪。木商不解。所謂躁急萬狀。適友復過之。見狀詳詰。乃勸木商毋灼怒。盍細詢小婢。至是小婢神色略定。方言。娘初入一室。觀臥佛。忽有美婦人出而攀話。貌極誠婉。娘與寒暄良久。美婦西指而笑曰。彼方尙有莊嚴活動之千手觀音。盍試往觀。娘欣然從之。予仍隨諸後。不期路徑曲折三四轉。後美婦突袖出光明如月之燈。向予晃耀。目睛大眩。及神定而娘與美婦俱杳矣。亟曲折東西覓之。終不可得。且如入八陣圖。宛轉不能出。久之。一男子憐予。奔走之苦。詢得故。乃送予至此。方以爲娘。或知主公待久。已先予來。此耳。豈知竟不見形影。娘果何往耶。木商聞之。癡立魂喪。因與友人往詰之。僧主僧堅不承。謂寺中必不致相左。殆已先去。蘭若登舟矣。木商乃返舟求詢。俱言未見。疑且憤。矢言非窮底蘊。不可因要求。主僧命導者徧索寺內。庖湢廁溷。無所不搜。迄不可得。遂大爲主僧齒冷。木商懊喪而歸。一日。割愛情。何以堪計。不如擲巨資。求諸老捕。日夜冥搜。力索凡寺之附近數十里內。無不檢查。終無迹象。不數月而軒然大波復起於寺中矣。先是桃花塢旁有陳姓者。亦小康家。翁媪好善。佞佛無子。而有二女。曰蕙。曰荷。俱秀外慧中。有雙珠之譽。且知書能作畫。問字者踵相接。翁擇婿殊苛。頗注意於舊姻某生。而

貧之躊躇未果。此長女之歷史也。荷亦待字閨中。願二老以心切嗣續。方事祈禱。聞治平寺。臥佛頗著靈驗。遂買棹進香。至誠膜拜於我佛蓮座之下。如是者非止一次矣。年餘老蚌成胎。果獲一珠。翁之喜可知也。自是柏樹山房之僧。常出入於陳氏之門。窺見室家之好。因慫恿翁媪。到寺作道場。援俗有還願之例。加以粉飾。翁媪許之。擬挈長女往游。代媪稽首。慈雲亦怛情也。而荷以己獨向隅。頗多顰怨。蕙爲之請於老父。翁重違嬌女意。亦許之。實則二女意中。別有情絮。欲借游寺爲發展之餘地。故非達目的。不可。特陳翁未知耳。

所謂舊姻某生者。讀書有稱譽。慘綠少年也。以翁巨腹。賈貧富。殊塗不其往來。而蕙荷雅愛詞翰。慕風雅。惟恐不當。生意且姊妹花同時。含蓄爭欲得如意。郎君而事之。緘素時通。已非一日。願格於舊家庭之禮制。不獲良覲。生以求親。未遂。益怏怏絕迹。而思念不少。衰蹠間乞鴉媪傳書。謂如得幽微靈秀之地。握臂一訴衷曲。則死亦何恨。蕙得書。不以告荷。適還願治平寺之議起。私念此絕妙機會。乃密以玉璫緘札告生。謂此誠龍華高會。大好光陰也。無何繡唾香絨。釵橫鈿合。鴛鴦密字。忽爲荷所發見。因挾持之以首舉脅。蕙意本非含酸特羞。怯畏妹知耳。今受此威迫。乃告以情。且願以情。天携手爲利益均霑之盟。約荷始首肯。此一段秘密史。蓋卽赴寺籌備期內之曲折也。計定後。蕙方擬以函告生。而因事倉猝。未獲魚雁之便。詰旦則一舸雙妹繞出吳門矣。某生是日亦整衣出游。先蕙荷抵寺參禪。隨喜頗適。游觀之樂。比日禺中。蕙荷始至。生意中以爲與己訂約者。蕙而荷則局外人也。將俟蕙之獨行。一握手訴相思之苦。而詎知姊妹如蛩。巨形影不離。於是不得不輾轉避荷之耳目。在蕙意則姊妹聯盟。生當自覺卽不然。他何

所。畏。而。若。前。若。却。至。是。頗。疑。生。之。不。情。不。復。念。青。鳥。之。未。通。也。久。久。蕙。方。欲。薄。而。語。之。且。告。之。故。荷。終。比。肩。攜。手。爛。熳。天。眞。某。生。見。之。卽。引。避。數。武。曲。折。追。隨。已。越。禪。房。數。四。覺。地。極。幽。靜。不。類。常。所。游。處。而。蕙。荷。之。衣。香。鬢。影。已。隔。重。山。知。爲。迷。路。情。急。欲。環。原。路。而。出。宛。轉。辨。認。愈。轉。愈。歧。旋。得。一。小。門。自。壁。間。置。扁。鐫。似。適。有。人。啓。者。虛。掩。其。半。試。闖。之。則。門。內。花。木。幽。深。廊。榭。繚。曲。歎。爲。勝。地。意。念。苟。與。蕙。稍。憩。此。間。握。手。談。心。豈。不。甚。妙。遂。信。步。而。入。詎。知。隔。花。有。精。室。書。簾。貼。地。鼻。牖。留。雲。掩。映。間。似。見。婦。女。半。露。素。面。疑。曰。何。家。宅。眷。居。此。抑。蕙。已。竅。我。於。是。耶。方。熟。計。間。內。已。知。覺。忽。嚙。然。有。聲。一。似。矢。非。矢。似。彈。非。彈。之。物。適。中。生。之。顛。頂。噉。然。仆。地。血。溢。苔。階。須。臾。一。僧。短。衣。窄。袖。出。室。虬。髯。蠶。目。狀。至。獐。惡。口。且。詈。曰。腐。奴。自。來。送。死。耳。於。我。何。尤。方。命。二。僕。視。仆。者。之。生。死。粉。白。黛。綠。者。爭。出。審。視。而。小。門。中。復。有。雙。姝。陷。入。矣。繫。何。人。卽。追。蹤。某。生。之。蕙。荷。也。嗟。乎。蘭。玉。方。遭。慘。劫。奇。葩。復。落。園。肥。豕。遇。虎。文。鳥。投。鷹。尙。復。何。幸。

陳翁禮佛。謁僧之餘。亟覓二女共飯。伊蒲並商懺悔。莊嚴諸事。左右俱無蹤跡。大疑駭以問婢。婢以游行各殿對徧搜。殿宇無有以詢僧侶。均答未見。再後則一行者言見二女偕一少年出寺閒游矣。陳翁遣僕四出問訊。則繫舟猶在山徑。無人非爲鬼怪所攝。卽係虎狼搏噬。而少年偕游。心不能無動。是夜過歸一室。惶駭比曉。始知舊姻某生亦於是日失蹤。家人且言伊買舟游石湖去。則箇中情節與蕙荷有直接關係。遂成鐵案矣。然某生有兄曰慕俠。長生一齡甫逾弱冠耳。詞翰如生。而個儻過之。知生雖有風情。而素行迂謹。決無偕二女潛逃事。心知有異。且聞治平寺中常致婦女失蹤。而木商案猶耳熟。欲窮真相。乃往與著名捕役某研商。卽爲木商冥索案情者也。捕謂慕俠曰。吾近日已得端倪。雖不知木商妾之所在。而

寺中秘窟吾已於某夕入闕之人言果非無因也遲數日得實據君當助我雪之於良有司矣慕俠唯唯越三日老捕持一囊至擲示慕俠曰是非二少主身畔之物乎慕俠瞿然曰良是君何由得之捕曰姑舍是子爲詳書事狀速往叩中丞公之閤門而訴之遲恐生他變也慕俠知已得主名不暇致詰遽書牘挾之與捕俱行時宋商邱公撫吳風裁峻整令出必行日許平民破格投訴久聞治平寺僧之惡而紳士袒庇苦不得其實據至是慕俠挾狀入求面見衛士呵之慕俠與之爭謂撫公朗如天日而鼠輩敢行遏蔽行看捶斷狗骨矣譁聲達於內宋公遣人出問狀詞入宋公果令慕俠入見問證安在以老捕對捕入言寺某房某隅某向爲藏匿之一某房某隅某向爲藏匿之二如是者凡十數處歷歷如繪至其所殺無心窺伺之人不下十數均薰葬某所某樹下標幟宛然此某生之囊卽係寺中某小僧搜尸身而得者吾於某夕竊得之以爲證物之表示又言公宜速發若遲則主僧耳目衆多神通廣大婦女潛藏之所甚多移花接木卽無下手處矣宋公頷之遂以緊要命令傳召蘇州府知府盧某亦幹員也星夜與城守等定計選精卒三十人又集名捕十數人令乘夜束裝出城不許歸省盧公及城守自督健兒三五繼之黎明由湖西登岸以老捕爲鄉導破門而入人見僧徒卽縛之而精銳直搗秘窟諸悍僧尙在睡夢中不及赴救諸門扇鑄奇固皆由老捕指導開放了無阻礙惟一所未得機振破壁而進果皆發見活劇柏樹山房之陳設最縟麗而所藏匿婦女亦最夥卽某生所誤入之小門內是也凡主僧正副二人有婦女八口木商妾及蕙荷俱在焉蕙荷猶宛轉不從命僧閉之兩空房四壁張秘戲圖以誘惑之而美其服食蕙荷不欲食則令婢媪強勸之正在未馴服中也其餘則閨女孀婦及青樓中購得者均有室中淫褻萬狀而刀劍利

器錯雜其間。蓋有逃命或窺伺者。卽不保其生命。此秘窟之行爲二字。可括之曰淫殺而已。又空房中尙有幼女一口。慘苦萬狀。蓋亦受淫毒而垂斃者。二淫僧俱經擒獲。幸未漏網。衆莫不髮指欲食其肉。一女子見健兒大呼哭。健兒亦揮淚云。係健兒之甥女。初其家人亦意其淫。彝他所也。房後有叢葬地。白骨纍纍。至二十餘人。亦有血肉未潰者。某生尸猶可認焉。至是奇冤悉白。天日大明。鄉人爭往觀覽。無不頌官長之德。

自柏樹山房外其餘諸房。俱有婦女淫器及殺人之器。或酒肉薰蒸博具。羅列一一悉就捕其婦。或每房一二人至三五人計。共得二十五人。盧府卽命錄所供居址。夫主父兄職業。懸示召領。凡二十房。皆然。惟一房獨絕。無此弊。則一老衲蕭然茅舍。依山僅供粥鼓。終年入定。不與施主相往來。據云三十年曾爲主僧。憫世濁汚。染退而苦行清修。納不問外事者。其一則兩僧誦經佛香。盎然廚雖蔬筍。而境靜蒲團。亦一塵不染。高行頭陀也。盧公見而歎賞之。謂不意濁泥滿沼。竟有青蓮是役也。凡獲惡僧三十餘人。悉治以法。初宋公欲火其寺。諸紳士聯袂請保存古蹟。謂聖廟宸翰。留題未可輒毀。今諸淫惡僧人。旣伏其辜。於寺何與。但宜嚴施戒律。妙選高僧住持。以善其後耳。盧公亦以是請。且言老衲可居方丈。兩僧爲住持。管庫足矣。宋公從之。一時播爲新聞。揚州曾編入新劇。

指嚴曰。黑寺若在今日。未必有此法懲治之。且亦不必畏人窺伺如此之甚也。試一究滬上佛店及寺院內容。卽當爽然。友人又言黑寺後百餘年。當道光末。有主僧頗破戒律。而善斂錢。以六月六日舉行晒經大會。闐動鄉愚。婦女寺有樓。專爲此會。設有嫗攜孫。欲登孫大哭不願私詢之言。諸婦女頸皆練鎖柱下。

石湖黑寺

惡鬼夾持之。嫗獨無鎖。胡不早遁。嫗方怒斥其妄。忽大震如山崩。樓圯壓斃婦女百餘人。嫗與孫無恙。晒經會遂絕。揆之。今人心理轉爲迷信不祥語矣。

小說 紅豆雙拋記

(少 芹)

上月余以事返里。勾留旬日。而陰雨纏綿。令人悶損。索居無俚。因詣契友某君處坐話。藉爲排遣計。方言笑甚。憤時。忽覩一人。翩然入。與契友某握手就坐。既而呼余名。向余問訊。且絮絮叩余近况。察其意。似與余素諳者。而余顧不識其人。彼時余頗涉疑訝。於是且語且凝睇。注射彼人之面。見其面色微黧。黑且極。羸瘦鬚髯。矣。短與脣齊。兩端上翹。雅似東洋藥肆商標所繪之仁丹。胃活狀。測其年事。約三十許。而態度蒼老。望之若頽叟。且眉梢眼底。恆呈露一種愁思。顏色熟視。有頃。覺似曾相識。其人一時又苦難記憶。欲叩以姓氏。然已與之寒暄良久。似未便發。吻俄其人展覽案頭書籍。余乘間低聲詢某曰。適與余言者。果爲誰。某頓發狂。嘯曰。君胡健忘。乃爾。此君非他。乃卽君數年前所夕弗離之良友鄭燕餘也。子顧不之識耶。余尙未及答。卽見鄭擲書而起。笑謂余曰。適問怪道。君與余貌合神離。原來不識故人也。語至此。復作長歎之聲。曰。僕頻年心爲形役。自審面目全非。卽對鏡顧影。亦幾訝與曩時如出兩人。况君與余闊別乎。余曰。君言實先獲我心也。憶昔與子聚首時。子面皙白而肌豐腴。灑然一裙屐少年。乃會幾何時。無復舊時丰采。矧益以此于思于思者。愈使人難辨認矣。鄭聆余言笑而頻頷其首。於是促膝傾談。各道別後狀況。鄭自述民國二年秋入京謀枝棲地。旋爲其伯父介紹於京師電報局。充收支員。蓋以局長乃其戚串也。至復辟後。始解職南旋。且謂畢生心力。悉消磨於數年給役時代。雖獲有餘資。然到手立罄。今又依然故我矣。自問亦殊不值。言際若不勝欷歔狀。余曰。然則子之狀似村嫗。卽因勤於是役而致此乎。鄭驟經是話。不能置答。復垂首至臆。若有無量思潮起伏於方寸靈臺中。而欲吐仍茹者。余知有異。乃嚴詰不

已。鄭。忽。舉。首。含。清。淚。於。兩。睫。哽。咽。向。余。作。鄭。重。之。語。曰。尙。有。其。他。秘。密。原。因。在。也。願。此。秘。密。余。從。未。宣。示。於。人。茲。與。君。遇。不。妨。逕。以。實。告。語。至。此。卽。以。手。自。指。曰。余。之。形。容。如。是。憔悴。者。蓋。爲。情。之。一。字。所。誤。耳。茲。大。夢。已。覺。萬。念。皆。灰。人。方。謂。我。若。個。少。年。胡。蝶。變。易。其。狀。態。實。則。余。轉。引。爲。至。幸。何。者。余。無。此。姣。好。面。目。曾。不。足。邀。婦。人。女。子。之。顧。盼。則。今。後。之。區。區。腦。海。中。可。省。却。許。多。煩。惱。卽。爲。余。之。素。願。也。余。聆。其。語。隱。約。乃。更。僕。叩。以。端。倪。鄭。妮。妮。以。述。約。數。小。時。始。畢。其。詞。今。泚。筆。誌。之。以。下。乃。鄭。君。之。告。余。者。

鄭。固。爲。弄。筆。書。生。夙。不。諳。鉤。稽。術。其。充。電。局。收。支。員。也。乃。出。於。伯。父。之。情。面。局。長。以。彼。與。已。誼。屬。葭。李。因。予。以。是。席。掛。一。虛。名。以。備。領。俸。食。粟。而。已。實。則。另。設。一。副。員。專。承。其。事。凡。一。切。出。納。皆。彼。紀。綱。之。鄭。從。弗。過。問。也。以。故。鄭。之。位。置。似。等。虛。員。之。設。終。日。無。所。事。事。惟。游。覽。京。師。各。名。勝。地。爲。消。遣。計。而。中。央。公。園。尤。無。日。不。至。焉。鄭。性。喜。獵。豔。每。遇。婦。人。女。子。輒。評。隲。嫵。妍。以。爲。樂。顧。眼。光。綦。刻。所。見。竟。百。無。一。可。惟。應。事。外。草。地。飛。來。椅。上。坐。一。少。婦。則。絕。代。麗。姝。也。年。事。約。二。十。許。面。姣。好。而。含。媚。態。身。體。髮。膚。之。修。短。禮。淡。增。減。一。分。不。得。淡。妝。素。服。不。事。鉛。華。別。饒。一。種。風。趣。驟。察。其。舉。止。似。大。家。眷。屬。而。無。形。中。又。稍。稍。帶。幾。分。輕。薄。意。味。鄭。心。異。之。因。傍。廳。事。簷。下。而。坐。日。呼。備。論。若。以。進。蓋。少。艾。所。坐。之。地。點。距。鄭。約。數。武。鄭。欲。與。之。相。近。者。其。意。匪。特。藉。以。飽。嘗。眼。福。實。欲。研。究。彼。美。骨。相。是。否。正。常。以。備。已。着。手。進。行。地。也。時。少。婦。若。已。知。鄭。注。意。於。已。橫。波。一。顧。似。喜。微。嗔。已。而。徐。徐。起。立。呼。備。付。茗。值。徐。向。柳。陰。深。處。緩。步。去。祇。留。得。一。片。衣。香。氤。氳。襲。人。鄭。不。覺。靈。魂。兒。隨。之。飛。去。矣。然。猶。冀。其。復。來。鵲。候。良。久。不。見。玉。人。影。響。乃。悵。悵。而。返。明。日。午。餐。後。鄭。又。往。至。則。見。嚙。昔。之。少。婦。先。在。焉。仍。寂。坐。原。處。其。服。御。妝。飾。較。前。又。異。鄭。故。行。經。其。側。婦。若。僞。爲。不。知。第。

眼波微餞而已。鄭趨就草地西偏飛來椅上小坐與婦遙遙相對婦轉身首他顧且顧且探懷出紙捲烟一事劃火柴吸之意態閑雅既而起小步圍之四週乃徐徐北嚮行鄭遙尾之見其與一中年婦並立亭外曲欄畔共話鄭以距離稍遠不辨其作何語第聞彼操蘇音已耳語已少婦仍踽踽行出門乘馬車去車裝潢極華麗御者亦衣服燦爛揣其狀知非街車鄭目送久之復折回猶見適時與彼美妓語之中年婦仍欹倚曲欄旁觀鄭至一若諗其爲踵隨少婦而返者注目視鄭不轉瞬及鄭摩其肩而過中年婦姍姍詣沾酒家而入意殆爲酒肆之主婦也初不之異眺覽移時遂返緣是鄭無日不往公園每往則必遇少婦晤面時四條視綫相與接觸如是者數月雖未交一語而兩情脈脈已寓於話言之外矣一日鄭詣公園較晏是日適屆星期游人綦夥亭臺廳榭幾無隙地惟少婦棲息處之側尙堪容一位置鄭故徬徨立園傭以鄭爲老主顧也不忍令其抱向隅之歎因指少婦旁一座謂鄭曰客曷不假此間息足鄭若有難色曰彼爲貴家眷屬余烏敢唐突脫爲彼呵斥余將無地自容若盍與渠商之俟渠許可余方涉足也傭如鄭言往果得玉人承諾鄭遂與婦共桌而坐欲向婦問訊固百覓無一相當語又恐其置弗與答因思得一策僞作呆鈍狀以規彼意旨乃屏聲息雙睫下垂弗敢仰視更交手置胸不少動一若廁身於尊嚴師保之側者婦覩其侷促不寧態兩頤微動欲笑而又強止之未幾園傭詢鄭欲食何品鄭詭言餒甚呼雞子飯飽啖之餐已故遺其餘粒於鼻端弗拭之去婦見之又欲笑適園傭以毛巾進鄭僅抹口頰而餘粒仍黏鼻如故復絮絮詢餐值幾何呆狀可掬婦不覺櫻口微綻嚶嚶一聲嫣然笑矣鄭舉首他顧似訝婦爲何事發噱者傭告之故鄭亟去其餘粒而作慚慙色婦愈笑不可遏乃付資去更爲鄭償餐若值

鄭使備追而壁反之婦已趨詣門外而杳。

次日鄭赴公園獨早婦尚未至乃坐而以待逾時婦果姗姗來鄭即趨前致謝昨日償資事爲開始之接洽且邀之共坐婦亦不其拒笑而頷之既坐略叩婦之氏族婦頗語言爽利自言爲陸軍部林司長之姬人以林籍隸粵東未携家室來惟與己共居渠以勤勞部務朝出而暮返己因索居岑寂故每日必至是間略吸新鮮空氣耳因轉詢鄭之姓字里居鄭詭言爲經商者婦嗤之以鼻曰君勿余欺也揣君形狀不類市儈以余度之非執袴子弟卽酸丁得所憑藉跡二者必居一於是矣鄭陰服其有相人識而漫應之更話及他事鄭搗謙與柔媚相輔並用頗愜婦意方敘談未已瞥觀曩昔與彼美共話之中年婦立假山石下以手招婦婦謂鄭曰渠爲此間酒肆之主人婦與余姊妹行渠今邀余往余姑去此他日晤君再暢聆快論可也言已別鄭行鄭亦不之留第目送其步履而已。

此後鄭與彼婦之蹤跡益密矣會晤晷刻無累黍差異雖風雨不稍變更晤則並坐清談無一語涉及穢褻蓋斯時鄭涎婦美乃至次骨亟欲合之以爲快又恐驟作非分之要求致遭婦屏因強制慾念與婦爭煞身分實則急性兒怪狀早呈露於詞色之表而婦則已窺之於微矣一夕婦邀鄭赴劇館觀梅伶演葬花新劇迨停歌罷舞時屆夜深婦曰余家冢門已下鍵余弗得歸矣今夕擬假六國飯店休憩君盍偕往略進消夜食品再返乎鄭曰子寄宿外間獨不慮啓良人疑竇耶婦曰渠老而憊近更研究衛生學喜獨宿恒數日弗與余面余不返無妨也鄭欣然承諾乃乘車至逆旅擇一最優之室以居候侍者羅列大餐數事更呼酒與鄭飲鄭量固豪至此略吸少許卽僞作醉態伏案而盹婦憐之再進餘瀝鄭辭力不勝且

日。時。不。早。余。將。去。休。乃。強。起。而。行。未。移。步。作。傾。跌。狀。復。就。坐。自。語。曰。今。夕。不。圖。麴。蘖。爲。祟。一。至。於。此。也。婦。急。止。之。曰。君。果。飲。酒。過。量。者。盍。姑。休。憩。俟。其。醒。再。去。未。爲。晚。鄭。朦。朧。應。之。於。是。臥。榻。上。少。選。鼾。聲。大。作。實。則。僞。睡。以。覘。其。異。也。無。何。雞。聲。數。唱。婦。掣。電。鈴。召。侍。撤。饌。去。闔。室。門。趨。榻。前。呼。鄭。詢。以。索。茗。也。未。鄭。不。應。婦。卸。裝。飾。品。和。衣。臥。鄭。側。引。衾。覆。之。鄭。覺。一。縷。餘。馨。直。入。鼻。觀。不。禁。心。蕩。至。是。弗。能。再。耐。起。而。要。之。婦。亦。不。事。過。拒。鄭。乃。如。願。以。償。既。而。忽。啼。泣。婦。大。驚。叩。之。故。鄭。曰。僕。獲。親。蕪。澤。自。分。得。如。天。福。特。恐。歡。會。不。長。終。常。離。別。耳。婦。慰。之。曰。但。得。君。不。我。棄。妾。當。永。矢。弗。諼。苟。渝。此。盟。有。如。皎。日。鄭。聞。之。破。涕。爲。笑。相。與。互。道。身。世。鄭。始。實。告。以。己。之。姓。氏。職。業。且。殷。殷。約。後。會。期。婦。曰。吾。儕。每。日。仍。至。公。園。把。晤。星。期。二。五。則。詣。是。間。鄭。曰。諾。倦。極。始。眠。一。覺。而。醒。則。已。紅。日。透。窗。矣。亟。起。盥。洗。訖。乃。分。道。散。自。是。婦。與。鄭。如。約。聚。首。從。弗。愆。期。居。無。何。婦。忽。旬。日。爽。約。鄭。訝。甚。疑。其。病。也。欲。問。訊。苦。無。將。命。使。又。恐。其。或。來。於。是。跣。步。不。離。公。園。一。步。嗟。乎。烏。知。鄭。於。此。際。又。墮。入。第。二。情。網。耶。

初。鄭。及。婦。之。密。切。行。動。已。爲。酒。家。主。人。婦。偵。知。是。婦。亦。蘇。人。幼。年。曾。爲。匪。人。誘。拐。至。京。鬻。於。勾。欄。中。旋。黃。某。爲。之。脫。籍。婦。遂。備。位。小。星。之。列。黃。某。卽。酒。肆。主。人。也。老。耄。且。多。病。婦。雖。年。逾。三。十。而。徐。娘。半。老。興。致。猶。豪。欲。別。結。新。歡。然。物。色。殆。遍。殊。鮮。許。可。此。次。矚。林。婦。與。鄭。結。合。不。無。垂。涎。欲。滴。久。擬。嘗。茲。一。塊。禁。鬱。以。婦。形。影。不。離。鄭。也。頗。悔。無。隙。可。入。茲。林。婦。浹。旬。息。影。黃。婦。乘。間。與。鄭。接。詭。言。林。某。近。值。其。婦。有。他。遇。防。範。備。至。以。故。婦。弗。得。出。鄭。聆。斯。語。意。甚。恐。慌。因。絮。絮。詢。林。近。狀。且。要。黃。將。意。黃。曰。諾。請。卽。往。屬。鄭。稍。俟。俄。返。矣。謂。林。今。夕。必。來。晤。君。地。址。乃。假。吾。肆。中。密。室。鄭。喜。而。謝。之。去。屆。時。鄭。果。至。黃。候。於。門。外。肅。之。入。室。中。陳。設。

極雅致。鄭詢曰：設汝家良人入此見吾子，將若何對付之？黃笑曰：渠日與病魔爲伴，年來不趣戶庭一步。僅杖行室中耳，是毋慮。鄭心始慰，復叩曰：彼人胡未至？黃出時計，覘之曰：行來矣。於是呼廚婢羅列，餚餼甚豐，促鄭食之。黃亦欵坐，其側舉觴勸酒，闢鄭述與林婦遇合事。鄭具以告，黃若有涎羨色，旣而更魚三躍矣。林尙未至，鄭又詢黃，黃曰：渠或因阿夫監督甚嚴，而不克出門。耶子盍稍待，又移時，仍足音寂然。黃曰：渠今宵不果來矣。鄭卽欲去，黃笑曰：君安往哉？此際園門已扃，不如姑下榻是間。鄭懊喪萬狀，姑從其請。黃親爲之打疊，衾枕促鄭就寢。鄭曰：余不倦，烏能眠？黃曰：君果弗眠者，盍坐話以消永夜。於是不待鄭之許，否卽起，闔扉與鄭並坐，倩目注視，半晌欲言而止者三兩頰微頰，蕩意外浮面部，有非言語所能擬議形容者。鄭固會心，人寧有不知其意旨矧黃姿首雖遜於林，而柔媚則尤過之。鄭至此安能再守禮義藩籬而漠然無所動乎？鄭遂又貸一重業債矣。自是思憶林婦之心較前稍殺，偶向黃詢林，黃輒支吾其詞。鄭明知其妒然默察黃之待己，其體會入微處尤甚於林，亦姑安之已耳。一夕天雨，鄭未他出，正坐局中會餐，忽壁上電話鈴錚錚作響，急起掣聽筒詢之，乃自天津來者叩以爲誰，彼方應曰：旬餘不見君，並吾聲而亦忘之耶？鄭曰：君果何人？乞以姓氏示我。答曰：余爲君至契愛之友，是時未便以姓氏告君，今通語於君，無他事。余明日乘四句三十分鐘汽車由津至京，屆時君詣前門外車站，俟我且與君有要務面商，君幸毋忘。語至此卽止。鄭再詢之，闕無音響，鄭如入五里霧中，愕然不解，所謂至明夕匆匆詣車站，少選車果至矣。甫停，瞥覩一少婦翩然下，逕趨詣鄭，側視之，乃旬日來夢魂縈念之林婦也。訝甚，方欲致詰，林婦淚含，睚眦低語曰：此非談心地，姑至金臺旅館再細敘衷曲也。鄭頷之，林婦出號單一紙，往取。

行李箱篋甚夥，堆積如阜。鄭愈疑，百思莫得其要。領已而僱馬車，逕往逆旅。鄭亟致詞曰：「昨宵致電話與我者，非子也耶？」曰：「然則子至津門，何爲者？」胡先期不我告，林淚下如綆。簡單告鄭曰：「妾今茲此身，已非林氏所有矣。」鄭貽愕，幾至不能置答。良久方叩以底蘊。婦日泣，日述始末。悉林某之髮，婦因黨，玷寵溺小星，棄糟糠於不顧。日前由粵抵京，與林大開談判，謂苟不斥，姬人去者，行向公庭，提起正式訴訟。林以名譽攸關，勉從所請。大婦猶恐其僞，命隨己借來之老僕送婦至津。婦念鄭情切，復由津折回，其意蓋欲委身事之耳。鄭曰：「固所願也。然有一事與子商，婦叩其說。鄭曰：「余雖有棲止地，然寄人宇下，竿頭所入僅足自給，子不我棄，寧弗知感特恐。涓滴微資，曾不足爲子溫飽。計吾何以對卿？」林曰：「君勿懼，妾本稍有儲蓄，矧益以下堂時負心人，又予我萬金。今後苟揮節用，途半世衣食，尙不虞貧窶。斷不致以食指累君也。」鄭頷之，翌晨覓絨線，術術屋宇一所，遂遷居焉。飲食服御，概從簡略。僅役一婢供驅使，其兩情篤愛尤逾。伉儷焉，至與黃婦之遇，合秘史。鄭則不敢道及一字。

先是鄭姘識黃婦也。無日不造其繡闥，及舊好重逢，鄭之蹤跡，忽疎。黃疑鄭棄己，親詣電局覓鄭，數去數未遇焉。乃百計偵察，廉得其情。後探悉鄭之秘密窟，因僞言訪林爲名，竟至所居。鄭慮黃來與問罪師也，駭甚。乃託故先出，俟黃於途。比黃至，謝過不遑。黃亦無他語，第要之過從。其廬堅弗令出。鄭大窘，婉辭乞求。黃始提出條件，問曰：「必來信，宿否則行有相當對付手段。」鄭諾諾承允。然林婦與鄭愛情甚熾，曾不能一日無此君。鄭左右爲難，遂思得一策詭詞，同務繁冗，萬難久曠厥職，須移榻局。每屆星期日及一三五始可歸也。林信之，鄭始得以自由行動。所幸兩婦皆富有金錢，無需鄭之補助。然卽此疲於奔命精神。

上頗難乎爲濟。蓋不啻受無形之桎梏矣。居年餘。黃之所天卒。黃招鄭磋商擬撰。擋所有與鄭。覓屋共居。願充下陳。撰鄭弗敢忤其旨。姑應之。黃信以爲實。遍告戚儕。謂將再醮於鄭。戚儕咸議其忍。黃弗之計也。久之。事爲林所聞。遂大興醋海。波鄭再三慰藉之。且指天誓日。力白其無林疑信。參半鎮日。不令鄭出深閨一步。黃待鄭不來。使人寄語曰。我因清白身。爲彼玷污。今欲棄置我耶。余無他策。行拚擲生命。爲最後之一着。決不使小淫婦享受美滿之豔福也。鄭知禍在肩睫。陰萌悔意。自忖曰。今若此。惟有兩棄之庶可以自全。不爾者。殆矣。然一念及兩美與己之愛情。則又不忍。惘然舍去。會復辟變起。討逆軍壓境。京師人心惶惶。攜眷避禍。十室九空。林黃兩婦涕泣。要鄭挈已南下。但得保全生命。苟役爲竈下婢。亦所不計。鄭頓有所觸。陰念是殆。天授我與彼儕脫離關係之良好機會也。吾脫仍戀戀彼者。則今茲縱不死於鋒鏑。安知他日不死於女將軍。衽席戈矛之下乎。計已決定。陽應其請。乃爲之部署珍貴品。以深彼信。更移黃至林居。謂詰朝便於首途。兩婦值此亂離之際。轉化除意見。憐惜備至。坐談以待天曙。及翌日清晨。鄭隻身出。逕詣車站。購票登車。俄開駛矣。行未數武。忽聞有女子聲呼。已睨之。蓋林黃兩婦也。兩婦且呼且泣。要鄭攜之行。鄭不答。忍淚低首。比車行里許。猶覺兩婦之啼聲在耳云。

鄭述至此。余曰。子何忍哉。鄭自搥曰。君責我良是。須知余是舉。蓋迫於萬不得已耳。僕他無恨。惟對於彼兩人始亂之而終棄之論。其罪戾縱寸磔。吾身在所不辭。今有一懺悔法。在乞君以吾與兩婦遇合歷史。筆之於書。勿諱。吾短使人人見之。痛詈余爲薄倖。庶幾贖余罪戾於萬一。則余死瞑矣。言已。泣數行。下余頷之。乃爲撮其要以餉世。愛讀吾小說者。是書情節。綦多苟恢。張言之可成一巨製。茲作乃縮小影子耳。

偵探 淫毒女

(明道)

小說家葛魯德一日上午無事。獨坐書室中閱報紙消遣。初覺告白多於紀事。甚爲乏味。及閱新聞欄內見載有朱鳥村女屍案。破獲之一。則其辭曰。

閱報諸君。曾憶一月前巴黎城外朱鳥村有發現女屍之一案乎。女名笛娜。芳名久播法京。一日笛娜忽斃。有謂其服毒而死。又謂爲其情人所害。言人人殊。莫衷一是。而尤可怪者。養病於此村之司森博士。同時亦杳如黃鶴。不見踪跡。當時經女兄毛習史君。請着名私家偵探包更生。偵察此案。至今已逾一月。不意昨日包更生竟同司森博士偕返巴黎。見者多奇之。各報館訪事員咸踵包更生之門。訪問而此大名鼎鼎之偵探。則言此案已破大半。皆由司森博士之力。今當暫守秘密。明日法庭開審時。諸君卽知殺人者爲誰。倘諸君急欲明白此中真相者。則請往見司森博士。或博士肯詳言之也。噫。嘻。讀者試細味包生之言。則知是案之破。司森博士實居首功云。

葛魯德閱畢。擲報紙而起曰。幸哉。我老友已返矣。我將往見之一詢其底蘊也。遂出室。促其婦速治饌。午飯畢。卽整冠携杖出。逕詣司森博士居。叩門而入。則見博士正橫臥榻上。與其夫人談話。博士見葛魯德至。卽起立與之握手。寒暄畢。葛魯德曰。頃閱報紙。知老友已歸。不勝欣喜。不識此中秘密。老友能語余否。博士笑曰。子姑坐。余當告子。葛魯德乃坐于窗側。博士夫人則進咖啡餽客。葛魯德且飲且言曰。老友速告我。博士乃取煙葉實斗而吸之。徐徐曰。葛魯德君。今茲之事。詳言之。實至奇特。所喜者。性命尙未喪失。而此案之真相。卒爲我與包更生君所探得。不可謂非大幸也。余自患疾後。醫生謂余不宜居此煩囂之

地宜往山明水秀之處。休養數月。則所患當可自瘳。余遵其言。思朱鳥村空氣新鮮。風景絕佳。大可爲我養病之所。乃別山荆。束裝赴是村。賃山屋一椽而居焉。朱鳥村距巴黎甚遠。地頗幽寂。居民僅數十家。男子咸出外經商。女子則多勤事紡織。或業送牛乳者。村中有禮拜堂一。每逢星期日。村民皆往聽聖道。牧師名宣勞克。爲人極和藹。可親。與余頗善。余所居之處。面小河。推窗望之。則常見有小舟載貨物往來。不絕。晨起則好鳥在枝頭高唱。清脆可聽。以故余居於其地。亦頗自得也。博士言至此。徐徐吹去其煙斗之灰。實烟復吸。葛魯德曰。老友所言。皆浮文閒辭耳。請速以破獲是案之底蘊告我。博士笑曰。君勿亟亟。凡敘一事。必有引端。此卽余之引端也。今將告君。以余所遇之事矣。余在村約半月餘。一日。月明之夜。余散步村間。至一樹木蒼翠處。屋宇頗佳。忽聞內有琴聲。悠揚傳出。辨之。則正奏愛河之曲。抑揚疾徐。無不中節。余思何物村娃。奏此新聲。欲往探之。適其門微啓。乃側身入。復躡足至窗前窺之。見室中電燈之下。陳設華麗。向壁置一鋼琴。一女士引玉手按之。女貌頗嬌好。黃金之髮。披于肩後。服飾亦絕似大家閨秀。其旁有一美少年。兩手插手袋中。雙眸下垂。雖靜聽琴曲。而默然若有所思。久之。女罷奏。笑謂少年曰。此調不彈久矣。未知能入聽否。少年曰。得聆吾愛佳奏。不覺心曠神怡矣。女又曰。聞君明日卽將返海佛利。寧不能於此地作數日勾留耶。少年搖首曰。吾愛想余。余適有要事羈身。故不克如願也。余聆是瓊瑣語。不欲聽人秘密。卽返身欲出。忽不幸爲少年瞥見。呼曰。窗外何人。余自知不能免脫。卽駐足而待。時少年已闔室門而出。余卽先致詞曰。恕余唐突。余名司森。來此村養病。今日散步至此。聞琴聲玲玲然。故冒昧入此一聽。少年聞言。乃與余握手曰。君卽司森博士耶。仰山斗久矣。盍入室一談。此時余不得不應之。乃隨

少年入室時少年即指女謂余曰此笛娜女士也女耶即伸其柔荑與余握手邀余坐余方欲問訊而少年探懷出一雪茄授余余謝而接之劃火柴自吸方入口即覺有異味觸腦甚烈遂昏無所知及甦見己身偃臥地上燈光慘淡已過夜半亟起立則見琴傍橫臥女屍撫之已僵察其容貌乃笛娜女士也余此時愉快迷離如墮五里霧中陰念室中除女屍而外惟余一人偷天明時爲人所見則余之犯殺人嫌疑雖有百喙亦難自辯思至此即謀逃遁而重門深閉已無去路遂越窗踰垣出狂奔返舍仰臥榻上冥想夜來情景實屬奇幻莫測彼少年果何人授余雪茄余吸之即中其毒而此奏琴之笛娜女士亦爲人所殺然而笛娜之死必爲此少年所狀無疑彼果與笛娜何仇而謀斃之乎彼即殺笛娜必潛踪遠遁或即往海佛利乎然則余當追蹤其後設法破獲之爲笛娜女士復仇斷不任彼兇手鴻飛冥冥漏網於法律之外又恐余之真相爲彼所識乃化裝爲西班牙商人引鏡自照狀殊維肖蓋余夙從大偵探郎弗斯游故熟悉易容之術也時天色微明即攜一小皮篋出巡至車站余詳視各乘客一週不見少年在內即立於道旁伺之時車將開行瞥觀一少年坐息而至睇審之正余昨夜所遇之少年也少年至售票處出資購車票員司曰子欲至海佛利乎尙須待半小時余聞之不勝怵慰亦出資購至海佛利車票時少年已至休憩室內小坐余亦入以觀其異見彼兩目枯澀面部呈集倦態似表明夜來失眠者猶復強自撐拄時引首外矚余彼時欲鳴警拘捕之以事無佐證未便唐突從事乃止頃之赴海佛利之車至矣乘客皆紛紛上車少年與余亦隨之上余即坐於其側車行竟日方至海佛利（海佛利沿英倫海峽爲法國北方通商大埠）少年乃下車余踵之少年喚一馬車乘之去余急乘車尾其後行數里至一華屋前少年

卽躍而下。付資訖。以手按門鈴。旋有一女僕啓扉迎之入。時余車已馳過此屋。乃命御者停車。付值揮之去。余徘徊門外。不知此爲誰氏之宅。適見對門爲一咖啡館。余卽入。而獨酌。實則欲伺此少年之出也。此時已鐘鳴七句。街市之上。燈火耀明。車水馬龍。絡繹不絕。久之。不見少年出。余方懷疑。忽見自東馳來一青色摩托車。及門而止。車中人口銜雪茄。而出。余覩之大駭。幾失聲。而呼。蓋卽余久候不出之少年也。博士言至此稍息。葛魯德笑曰。此真奇聞。彼少年豈挾有身外身術乎。博士曰。當時余亦百思莫解其故。但見此少年仍叩門而入。啓關者則仍爲適間所見之女僕。此時館中侍者適在側。余卽問之曰。汝知對戶爲誰歟。此少年爲何人。侍者曰。此少年爲此間著名富翁那德氏之子。名漢根司。常來對戶梅麗姑娘處談話。聞人言彼等二人頗有情愫也。余曰。梅麗姑娘之室有他人乎。曰。梅麗姑娘幼失怙恃。今爲某劇園女優。豔名久噪。家中除一女僕外。更無他人。侍者言畢。適又有客至。遂去。余聞侍者言。更滋疑竇。自念余來海佛利。豈非暗隨兇手至此乎。兇手則明明入屋矣。何以此時又乘車來。若曰彼爲兩人也。然頃據侍者言。梅麗室中無客。闌入果爾。何以後至之少年與余所隨之兇手無一稍異乎。方沉思間。忽見對戶門啓。少年同一麗妹攜手出。並乘摩托卡而去。余思彼美必梅麗無疑。余於此可以着手偵探矣。乃覓一旅館。僦居旅館名哈德利。去梅麗家不遠。蓋欲便利余之偵探也。次日。余仍至咖啡館靜伺。則少年竟未至。惟見梅麗一人獨出。尾之。則彼方赴劇場去也。余遂至少年之居處細探之。則正如侍者言。又次日。余遇少年於酒館中。彼方與其諸友飲酒作樂。余細察其舉動。殊坦然。一若忘其在朱烏村殺人之事者。余訪察半月。殊無朕兆。心頗焦灼。遂改易方針。思一探梅麗之室。明日俟梅麗赴劇場後。卽化妝肖其狀。乘

汽車返。女僕出迎。問曰：姑娘方出何即返也。余效梅麗之聲曰：余在途中忽思有一物未攜之去。故歸取耳。言已遂疾行登樓。女僕亦隨。余上呼余曰：姑娘胡勿遽若是室門之鑰尙在余身畔也。余僞應之曰：余一時忽促竟忘之矣。乃取之謂女僕曰：汝可下樓須防外間有人叩門也。女僕遂去。余取鑰疾開。梅麗臥室之門而入。則見房中陳設精美。余亦無暇細閱。開抽斗視之。則充滿者大都爲情書及少年之小影。略一繙閱。均無研究之價值。惟有一函署名爲漢根司。乃少年與彼者細視之。則書中所言皆勸慰之辭。謂余雖將與笛娜結婚。卿亦不必懊喪。我二人將來仍可爲友云云。余觀畢仍置于原處。又開其最下之屜。則內有小鐵箱一。啓視之。則有雪茄數枝。藥粉一包。余察此雪茄正酷如前日少年授余之物。而詳觀藥粉。則殺人之利器也。余不禁狂喜。此案至是方有頭緒。蓋朱烏村毒斃笛娜之少年爲梅麗所喬妝者也。當日余所尾隨者乃爲梅麗。至後來之少年則正梅麗所欲嫁之漢根司。先是漢根司既擬與笛娜結婚。梅麗聞而生嫉。因化妝爲漢根司而至朱烏村毒斃其情敵。冀笛娜一死。漢根司或娶彼耳。殺人者既爲梅麗。無怪乎漢根司反無痕跡可尋矣。余既得此要證。疾步下樓以鑰交女僕。上車而去。既至旅館。仍復原狀。徐思捕梅麗之法。蓋余素好勝。不欲是地警察協助也。

次晨余方欲起。而舊病復發。乃就地延醫調治。輾轉至一星期始就痊。仍至咖啡館坐待。探其動靜。至午後。則果見少年驅車來。入此華屋。頃之少年偕梅麗出。余尾之。乃向公園去也。既至少年同梅麗下車。徐步入。向冷僻之處。囁囁談話。其後適有大樹數株。枝葉繁茂。余即躡足伏樹後聽之。其語甚低微。不可辯。頃之忽聞少年嘆曰：余與笛娜相聚數載。彼爲大學卒業生。余甚愛其才。今玉人已亡。我心孔悲。不知害

之者爲誰也。至於我與汝終屬好事，難成。蓋我雖愛汝，奈汝身爲女優，爲名譽計，豈能娶汝？少年言訖，又聞梅麗泣聲曰：「君心真如鉄石哉！君果不能娶妾耶？曩者妾欲嫁君，君謂已有聘婦，結婚在即，不能娶。妾聞之，亦自歎命薄而已。今妾方幸笛娜之死，以爲君心必娶妾矣。何期一再請求，君終拒絕。此又何耶？」少年亟慰之曰：「卿勿悲。我雖不能娶卿，當可與卿常聚。」梅麗曰：「休矣！世間能常聚者，厥惟夫婦。此外安能形影不離哉？」少年聞是語，寂然無聲。良久，梅麗曰：「今夜妾邀君來，妾處一敘。蓋妾已向劇園主人請假一星期矣。少年應曰：「可乃握手別。余亦欲行，忽見余側有一人身甚長，衣工人服飾，蹀躞樹旁，亦似來此竊聽者。彼見余，更注目不已。余亦頗怪之。及余回寓，似見其人亦在後尾。余既抵寓，自思余方偵探他人，而不知余亦爲人偵探，特不知偵吾者又爲誰也。方默思間，忽見侍者入報有客求見。余尙未置答，即聞履聲。囊橐客已推門而入。即余適在園中所見之怪人也。余起立詢之曰：「君爲誰？其人與余握手笑曰：「司森博士……余聞之大駭。其人曰：「實告君，余即巴黎私家偵探包更生爲朱鳥村女屍案而來者。余至是心始釋然。因延之坐，問曰：「君何以知殺人之兇手在此，而又何以能識鄙人爲司森博士？包更生曰：「自笛娜女士被害後，其兄即請余偵探此案。余細察女屍，則確爲一種毒粉所斃。然笛娜女士與人向無仇怨，惟聞彼與海佛利某富翁之子不日將結婚於巴黎。故思往探其未婚夫，或有端倪，可尋。但同時有可怪之事，則君至彼村養病，忽於是夜失蹤。余思君與笛娜女士素不相識，何以忽匿跡不見？此中秘密，殊耐人尋繹。余即至此偵探。漢根司之蹤跡，而見彼每日惟偕女優梅麗出遊，殊不類殺人之兇手。最奇者，余每日偵探之時，漢根司後輒有一商人尾隨之，適足引余之注意。今日在公園中，又巧與君遇。余遂隨君至

此向館主人索名冊觀之。知君僞名爲商人密克居十七號客室中。已一月矣。計君來此之時。適爲是案發現之次日。余思此商人殆司森博士耶。胡以亦偵伺此少年。余嘗聞君酷喜偵探。今匿跡來此。或君明知此案真相。故入內訪君。姑以君名相呼。不料果君也。余笑曰。實告君。余與此案極有關係。因以朱鳥村夜間所遇之事。白之包更生。曰。然則殺人者。豈女優梅麗乎。余曰。然。前日余曾至其室。一探。已發見余所吸之雪茄多枝。及毒斃笛娜之藥粉矣。余本思早日破此案。而前星期忽爲二豎所侵。故遲至今日。今既遇君。當與君今夜協力捕彼女也。包更生領諾。至夜余同包更生。逕詣梅麗之宅。叩關入。疾馳登樓。至梅麗之室。則見漢根司正與梅麗對酌。見余等。至大驚。各起立。梅麗叱問爲誰。來此何事。余厲聲曰。特來捕汝者。汝案發矣。乃指包更生曰。此卽巴黎偵探包更生是也。梅麗聞言。反夷然曰。汝等來亦甚佳。漢根司曰。余等皆清白良民。並未作奸犯科。何勞君等下顧。余笑曰。君雖無罪。然君之情婦。乃殺人之兇手也。梅麗晒曰。汝何以知余爲兇手。且余曾殺何人。余曰。別方一月。汝已不識余耶。乃去余之假面具。笑曰。余卽司森博士是也。梅麗見余不勝奇愕。余又曰。當時汝欲嫁禍於余。幸余受毒尙淺。逾時卽甦。不爾者。則殺人。干係盡屬我矣。次日余卽尾汝至此。汝雖一女子。然狡獪殊甚。幾爲汝欺。幸余曾私入汝室。一探。發見汝之害人毒物。方知殺笛娜者。果汝也。漢根司聞余言。錯愕詢曰。然則笛娜爲梅麗所殺乎。余曰。然。且有證物。予君觀。因疾開其抽斗。於小鉄箱中。檢一物。出指謂漢根司曰。君試視之。此藥粉卽殺君之未婚妻之毒物也。漢根司曰。梅麗何故欲害笛娜。余曰。君試問彼可也。梅麗曰。此時余亦無庸再諱。害笛娜者。實爲余。蓋余本欲嫁君。而笛娜適爲余之情敵。故化妝爲君。至朱鳥村毒斃之。滿擬笛娜死後。余與君得諧。

婚約不料君因門第之故不欲娶余爲婦至今日余之希望已絕不願再生人世因約君至余處梅麗言至此又曰計余與君生存此世不過半小時矣漢根司大驚曰汝言云何梅麗指桌上之酒曰此中有毒蓋余已潛置藥粉其中與君同飲之俾偕歸九原也漢根司面色驟白慘然曰信乎忍哉汝也既殺笛娜復害余身余聞梅麗言亦大愕頗悔當余搜尋之時未將此藥粉攜去致有今日之事乃謂梅麗曰汝畏罪自殺固咎有應得何可更殺他人汝之罪孽大矣梅麗方欲置答忽藥性已發遂與漢根司同仆於地余不忍睹此慘劇乃同包更生君往警署報告此案遂草草結束焉博士言至此曰余之所遇已完全告君矣時已不早余將往訪包更生君同至法庭理結此案未完之手續也葛羅德乃起立曰聞君所言真奇幻百出我亦欲返家將此奇案編爲小說以示世人矣遂道謝辭去

滑稽 弔 欺 賀 欺

(涵 秋)

冒禮堂老先生呀。前天接到你請帖才曉得你老人家。於後日過七十大慶。想你老人家修到古稀年紀。加之夫婦齊眉兒孫繞膝。資財又多。精神又好。真是佔盡人間幸福了。縱然你老人家不招呼我。等到尊府慶祝我等也合該備一份禮物。親自前去登堂拜壽。討些壽麪壽酒吃呢。那冒禮堂此時正坐在公園楠木廳內。一張檯子上一手理着自家腮。下一尺多長的鬚鬚。一手捧着白洋磁茶鍾兒。慢慢的品茗聽來人說這些恭維話。早笑得仰前合後的。於是放下茶鍾兒。遣使着洪亮。喚着張荔香兒呀。老夫七十賤辰。本打算一概不給人知道。兀奈小兒主張。瞞着我印刷若干請帖。遞在城至親好友代我做壽。比及我曉得了。曾背地裏狠埋怨他多事。但是現今也沒有法子。想我抱定老主意。等到餽壽及過壽日期。我便不辭而別的跑了一切事體。都攢給他辦罷了。那張荔香笑道。你老人家何必過於拘執呢。這件事是令郎小堂兄一片孝心。你老人家不可拂卻他的意思哩……話尙未了。只見有幾個青年女子。打扮得天仙似的。由楠木廳外分花拂柳而入。見了冒禮堂。遂齊打夥兒圍攏在他旁邊坐下。有的叫老壽星。有的叫乾爺。有的叫老頭兒。七言八語鬧成一窩風。冒禮堂望着他們。只是笑。像這班女子的舉動。不必說。自然是堂子裏。信人無疑了。嘈雜好半會工夫。方纔住口。內中有個妓女問道。老頭兒。你過大慶的那一日。我等姊妹們。清晨便去請男女兩位壽星。高高坐在上面。我們一齊跪下來。多磕幾個頭。但是我等既到你家祝壽。你到底辦甚麼酒餚。請我吃。那冒禮堂不等他們說完。連忙的道。拜壽呀。吃酒呀。一概可以無須。我老實些對你說。準在明日清晨獨自一個走了。等過了生辰之後。再回來。冒禮堂正說之。

問。猛。可。的。被。一。個。妓。女。將。他。長。鬚。子。扯。住。似。嗔。似。怒。的。罵。道。老。鬼。頭。你。奸。滑。已。極。所。說。的。話。全。是。假。哦。我。知。道。了。上。月。曾。經。有。人。告。訴。過。我。了。說。你。與。大。翠。子。久。有。成。約。預。備。一。同。到。上。海。去。游。玩。幾。日。如。今。你。想。瞞。過。我。們。攜。帶。翠。姑。娘。到。外。面。開。心。去。了。不。行。不。行。說。着。轉。身。向。那。些。妓。女。道。姐。姐。們。是。決。計。不。能。放。這。老。鬼。頭。走。的。我。却。有。個。章。程。最。好。由。此。時。起。和。他。片。刻。不。離。他。到。那。裏。我。等。也。跟。隨。他。到。那。裏。一。總。不。給。他。與。小。淫。婦。見。面。衆。妓。女。道。說。得。是。說。得。是。於。是。一。湧。爭。先。將。冒。禮。堂。團。團。圍。住。和。他。挨。肩。擦。背。按。頸。弄。頭。鬧。得。三。不。了。四。不。休。那。冒。禮。堂。並。沒。一。句。言。語。只。吃。的。笑。正。在。難。解。難。分。之。際。此。時。却。又。有。幾。個。人。前。來。都。是。禮。堂。平。時。的。契。友。見。衆。妓。女。和。禮。堂。胡。纏。忙。詢。知。原。故。連。忙。解。圍。道。冒。老。爺。決。計。不。會。走。的。你。將。他。交。給。我。如。果。他。同。大。翠。子。到。上。海。去。你。們。惟。我。是。問。就。是。了。衆。妓。女。兀。自。不。信。硬。逼。着。禮。堂。親。口。說。不。去。方。才。罷。手。大。家。坐。下。來。說。了。些。閒。話。禮。堂。因。有。別。事。亟。亟。的。先。去。臨。行。時。候。對。衆。人。再。三。敦。請。說。明。天。晚。間。請。到。他。家。裏。吃。饌。壽。酒。衆。人。笑。着。答。應。他。方。才。握。手。而。別。二。三。個。妓。女。也。往。別。處。尋。他。相。識。的。人。去。了。

第。二。天。午。後。那。張。荔。香。着。了。一。身。簇。嶄。新。鮮。的。衣。服。出。來。打。算。到。冒。禮。堂。家。吃。晚。酒。因。爲。時。間。過。早。思。量。着。不。如。先。往。公。園。隨。喜。一。番。然。後。再。到。冒。家。去。也。不。爲。遲。進。了。公。園。便。向。楠。木。廳。去。坐。地。祇。見。東。首。有。張。圓。檯。子。上。早。坐。了。有。二。三。個。人。在。那。裏。交。頭。接。耳。談。心。荔。香。却。毫。不。介。意。忽。聽。有。一。人。深。深。歎。口。氣。道。唉。可。惜。呀。可。惜。呀。怎。麼。活。鮮。鮮。的。冒。老。頭。兒。居。然。會。死。掉。了。的。我。聽。人。說。他。昨。天。午。後。四。點。多。鐘。的。時。候。曾。在。這。楠。木。廳。上。瞧。見。他。同。兩。三。個。信。人。嬉。皮。笑。臉。的。說。笑。話。兒。那。種。神。情。便。是。少。年。人。也。沒。有。他。活。潑。強。

健如何。一夜景光竟會被闖羅老子請了去。從今以後這座花園錦簇的偌大公園再不見有他足跡。我們到公園游玩的人再不能和他見一面了。可惜呀。可憐呀。說着似含有無限感慨的意思。張荔香嚇了一跳。忙站起來到那人跟前。嗒起着問道。足下所說的可是冒禮堂老先生麼。那人答道。正是。正是。荔香道。他死的消息你從何處得來。那人道。我適才在我表兄家商量一件事體。忽然家丁們送進一張喪條。我表兄接過來一瞧。立時頓足大叫道。哎呀。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暫時禍福。怎麼他竟會死了呢。真是夢不到的事。說着便將那張喪條遞我看。我見上面兩行木板印的字是「冒禮堂老太爺於夏曆二月十五日亥刻仙遊。十七日辰時入殮。」我對我表兄道。他偌大年紀死了也不算甚麼。希罕。你何必如此大驚小怪呢。我表兄道。你還不知道嗎。二月十七日正是他的七十壽辰。他早也不死。遲也不死。偏偏在前兩天撒手西歸。而日入殮時間正當他過大壽的日子。你看可奇怪不奇怪。哩。荔香聽了倒抽了一口冷氣。半晌說不出話來。這時來遊逛公園的人漸漸多了。但凡和禮堂稍有交誼的大家都一口同聲說。適才接到冒府喪條。委實禮堂於昨夜死了。有歎息的。有傷感的。有的說。我早知如此。何苦前日送他許多壽禮。這一來又要花費我的錢文了。還有與他不足的人說。這老刻薄鬼死得好可惜。死遲了。張荔香道。論老頭兒死也死得着了。可恨不做美的天公不准他在陽世過生辰。未免太很毒了。但他究竟生的是何病症。我們一總不曉得我的意見大家何不一齊到他靈前痛哭一番。略表數十年交情。順便向他令郎問問。是何病源。衆人道。他已經亡故。你便今晚去有甚川處。何況他家喪條上明明刊刻明日辰刻入殮。倒不如索性等到臨時一同前去呢。荔香道。這也說得是我們明日早間七點鐘仍在公園取齊。然

後。再。到。他。家。好。不。好。衆。人。道。用。得。用。得。說。完。此。話。大。家。無。精。打。彩。的。散。開。了。次。日。果。然。衆。人。各。執。紙。錢。一。束。逕。往。冒。府。而。來。眞。是。合。了。古。人。二。句。俗。話。叫。做。賀。未。平。門。弔。先。在。室。哩。

原。來。那。冒。禮。堂。却。是。揚。州。土。著。自。幼。兒。時。候。父。母。便。雙。雙。亡。故。禮。堂。無。依。無。靠。幸。喜。母。舅。家。將。他。收。留。下。來。撫。養。至。十。三。四。歲。送。他。到。一。家。雜。貨。店。做。學。徒。爭。奈。禮。堂。生。成。天。性。狡。猾。慣。喜。同。人。家。淘。氣。又。會。使。弄。促。狹。勁。兒。同。店。學。徒。沒。一。個。不。吃。他。虧。苦。這。還。不。算。甚。麼。更。生。就。了。一。樁。怪。癖。又。懶。又。饑。應。做。的。事。都。推。諉。別。人。去。做。常。常。將。店。內。冰。糖。蜜。棗。等。物。偷。來。放。在。衣。袋。內。閒。下。來。大。吃。大。嚼。後。來。被。店。東。察。覺。了。重。重。責。罰。他。一。頓。隨。時。邀。請。荐。引。人。前。來。說。明。原。委。將。禮。堂。領。回。由。此。禮。堂。遂。終。日。在。外。邊。東。飄。西。蕩。甚。至。成。幾。日。不。回。家。一。次。他。母。舅。恨。他。是。個。極。不。成。材。的。東。西。打。算。聽。他。飄。流。又。恐。久。久。賦。閑。終。非。了。局。於。是。想。了。許。多。方。法。運。動。了。許。多。人。好。容。易。又。送。他。到。一。家。衣。店。內。做。生。意。此。時。禮。堂。人。也。大。了。膽。子。也。巨。了。怎。麼。不。知。不。覺。和。人。家。一。個。閨。女。姘。識。起。來。莫。小。觀。禮。堂。雖。然。行。爲。不。正。却。生。來。一。副。小。白。臉。模。樣。兒。極。其。俊。俏。語。言。兒。極。其。伶。俐。這。個。閨。女。因。時。常。到。他。衣。莊。裏。買。衣。服。酷。愛。禮。堂。貌。美。不。無。舉。動。間。暗。暗。對。他。賣。弄。些。風。情。禮。堂。是。個。知。情。趣。的。人。豈。有。不。明。白。他。的。意。思。遂。藉。眉。稍。眼。角。做。個。傳。情。代。表。久。而。久。之。居。然。勾。搭。上。手。他。既。和。那。閨。女。有。了。秘。密。感。情。少。不。得。要。化。費。幾。個。錢。購。買。些。物。事。報。効。報。効。方。可。博。取。那。心。上。人。的。歡。心。然。而。兩。手。空。空。既。不。敢。與。母。舅。需。索。又。未。便。向。店。東。借。貸。他。便。想。出。一。個。主。意。暗。中。在。店。內。行。使。偷。竊。伎。倆。不。上。多。時。被。他。掏。摸。的。錢。文。着。實。不。少。不。料。事。機。不。密。執。事。人。漸。漸。觀。出。破。綻。遂。處。處。防。禮。堂。的。眞。相。一。朝。畢。現。店。東。立。時。趨。逐。他。出。店。這。時。他。那。姘。頭。早。已。懷。孕。幾。月。於。是。慫。恿。所。歡。席。捲。家。

中所有雙雙逃奔他方實行夫婦主義去了。那閨女的父母從前也知道女兒和禮堂有些瓜葛，祇因溺愛情深，只好明知故昧。如今兒女兒捲逃，逕直截向禮堂，舅大開談判，並且在衙門告了一狀。可憐禮堂的母舅無辜吃了一場官司，用去若干訟費，心下恨禮堂入骨。禮堂同姘婦在外閒躲避，好幾年頭直等閨女的父母死了，方敢攜帶姘婦並姘生的兒子，回揚在僻靜地方租賃一所房屋居住。休說他母舅和他斷絕往來，就是他從前一班朋友，也因他聲名黑劣，見了他的面，不大理會。禮堂懊喪萬狀，幸喜姘婦身邊尚有餘金，遂一齊掣出來，專做放利債的營業。生計界上尚可敷衍得過，合該他財運亨通。有一天就在自家住宅房屋內，挖到銀簪子，他便買田置地，砌造房屋，使用奴僕，出入高車駟馬。那種闊派儼然富紳大族，俗語云：世界上最勢的莫過於人心，甚麼叫做恩怨愛憎，甚麼叫做資格階級，只須有了金錢，便可使那些名詞消融無迹。即如禮堂平地發了一筆橫財，那班眼小如豆的人物，個個從羨慕之中生了尊重他的意思，誰不願同他拉攏拉攏禮堂也自知名譽不佳，久想乘隙出人頭地。如今既有人和自家聯絡，落得於社會上露一露面目，更兼他平時交際手段，狠有操縱能力，到了此際，越發放開手眼向前做去，不上多時，竟與本城紳商學界水乳交融起來。由此禮堂的勢力一步進，似一步那聲名也一天大似一天了。他却有個壞脾氣，輕貧重富，是先天裏帶來的劣根性。如果有幾個臭錢的人，不論烏龜八，見了他的面，他却非常客氣。至於那班措大酸丁，却一概不放在眼裏。縱有時和他說幾句話，他或是裝做不曾聽見，或是從鼻子裏微微哼了一聲。那種勢利情形，委實令人有些難受。因此禮堂在揚州社會上和他要好的固多，和他反對的也着實不少。記得他過六十歲那一日，不知是甚麼促

狹鬼同他開頑笑。曾做了一副輓聯。用白紙寫好。裝入紙盒兒。內外面用紅紙封裹得密密層層的。着人送了去。禮堂只當是送的壽聯。拆開來一望。幾乎將肚皮氣破。忙着家丁去尋那送禮的人。早已不知去向。禮堂經此一番踏踐。刻刻怕死。好容易又挨了十年眼巴巴的要過七十大慶。偏生在前兩天死了。安知不是受的十年前那副輓聯的影響呢。這世說不定。

却說張荔香等人。手攜紙錢。逕往冒府弔喪。才進了那條街內。只見冒家門外黑壓壓的擁擠了好多。閑人在那裏伸頭墊足的瞻望。荔香等人心中大疑。正待搶步上前。忽聽有高大喉音在那裏吆喝。呢說我同你們往日無冤。近日無仇。爲甚事揀我過生辰的。這一天送好多紙鏢。到我家來咒我。真正豈有此理。又聽有人連連陪罪道。老伯。你老人家不必動怒。我等本不敢冒昧。實因昨日午後。有本城傳事稟資送尊府喪條。到我等舍下。那喪條上寫得清楚。說你老人家於十一日亥刻。作古十七日辰刻。入殮。所以我等今天大早前來的。你老人家不信我等。即刻回去將喪條取得來。給老人家瞧一瞧。張荔香聽了。連忙對衆人說道。那洪鐘般的聲音。叫罵的不是冒老頭麼。他明明活着。如何喪條上說他死掉了。噫。其中定有原因。衆人道。不必說了。準是同他有嫌隙的。掉此玄虛一半。是看笑話兒。一半是洩心頭恨氣。爲今之計。我等也一齊到了。不如還是前去祝壽。順便做個調人。免得冒老頭兒在門外和人家亂鬧。亂吵。荔香道。章程是好極了。但我們帶來的紙錢。錠鏢。倘被他瞧見。又費一番唇舌。衆人道。最好一箇腦兒。攢去的。爲是荔香連說有理。於是各人將手中紙錢。拋擲地上。被風吹得亂轉。飄向空中。如蚊蝶一般。大家只才上前。遠遠的雙手齊拱。呼道。冒老先生呀。我等祝壽來。遲還累你老人家到門外迎接麼。說畢。向禮

堂連連打躬作揖。禮堂見了，現出似笑還怒的面孔。冷冷說道：「諸君想是也來弔喪的麼？荔香若作不知，故意問他何出此言。禮堂遂將適纔的事說了一遍。荔香等急忙解嘲道：「千不怪萬不怪，只怪那散送喪條的人有心捉弄，刻下你也不必動氣。隨後再慢慢的探聽，究竟是誰幹這齣把戲。同他重重的起一場交涉。今日呢，是你老人家大喜日期，犯不着將這些微事體放在心上。且到裏面去，我等還要向你索壽麵吃呢。於是不由分說，簇湧着禮堂並方才來送弔禮的二個人，一併向客廳上而來。登堂拜壽，鬧得一團糟。禮堂方才將一團忿氣漸漸息下，然而心中總有些悶悶不樂。荔香兀自怕再有人來弔唁，暗中招呼冒府家人在門外等候。如果遇有弔喪的向來人，說明原委，勸他轉弔爲賀，停了好半會。已到午餐時候了。禮堂正招待衆客吃麪，在此晨光忽聽大門外有婦人的啼泣聲音，進來家丁們阻擋不住，只見那婦人一頭走一頭哭着說道：「我的阿父呀，你死得好苦。你生平向不做半點兒惡事，怎麼皇天老爺偏偏連生辰都不准你在陽世上過呢。我在先本打算過江回來替你拜壽，因爲你外孫兒種牛痘，沒人照應，所以不能走開一走。萬猜不到從此不能再見我阿父面了。若不是昨天接到由郵局裏寄來報喪信條，我兀自不曉得呢。今早我從鎮江趕回來，不知阿父曾入殮沒有。快些領我到靈前去，說着捶胸頓足，大哭不止。衆客聽那婦人的口氣，知是禮堂女兒，欲待上前去勸，又因男女有別，不便啓齒，只得呆呆的望着發楞。這時禮堂彷彿發了神經病似的，驀然站起，大叫道：「我過甚麼生辰，你們祝的甚麼壽，算了罷。」言訖，將檯子冲打個精光，所有杯盤碗箸及酒菜壽麵，跌得粉碎稀爛，又大罵着連躡帶跳的跟隨他女兒跑入內室去了。衆客見此光景，料想那些到嘴嘉餚，沒有口福嘗一嘗滋味，沒奈何，惟有垂頭喪氣，悄悄

溜。去。口。內。連。呼。晦。氣。晦。氣。不。置。

清代
軼聞

八大怪

(民哀)

當華夷淆亂滿虜入主中夏之時。長白山間婦女。不解中朝韶武之樂。於是退而求其次。諸凡耍猴玩罈。吞刀吐火諸技。宮闈女侍。視爲無上上乘之消遣品。自高宗以還。稍稍知音律而解詩書。南北曲居然入於胡兒耳目中。然位卑者之智識。依然如前之閉塞。德宗中葉。乃有八大怪之名字。稱於宮人之口。久之。流風被播。民間此八大怪之盛名。士庶咸知焉。爰摭拾八大怪之遺聞軼事。以爲我小說資料。是亦有清一代之野史。他年野老荒村。供曝日之談話。正不讓村學究講封神榜之趣味雋永也。

北技中有一種相聲術。如今日海上大世界之開口笑。先施樂園之人人笑。然專以描摹社會各種人士口吻。暨獸語禽言。爲能事。蓋卽我江南人士所謂問壁戲者是也。開口笑與人人笑。其技至劣。且僅能作禽獸音而不能妙肖社會種種人士之奇形怪狀。故別其名曰口技。所以異於相聲也。而相聲之佳。首推萬人迷下窪子。一帶居民幾無人不同聲贊美。萬人迷李姓。幼失怙恃。生而殘廢。足癱手折。目眇頭欹。口闕背僵。儻若負巨囊。腹蟠若磐石。諺所謂十全不全者是也。家無餘蓄。四壁蕭然。乃出入於賭窟茶寮。爲人操雜役。博微資以餬口。願下流人物之口。一時一刻不能安。李時肖犬吠。時摹鶴鳴。久之。假能亂真。且能使真者聞聲應和。如是者。以爲常。李忽有所悟。日留意於士商農工之舉止言笑。私演習之。年餘。頗有心得。亟思一試其技。

海甸附近。有便門通內城。每當春秋佳日。好事宮人。輒於此窺民間風俗。彼處雖有御林軍卒。護守其間。而關防不甚嚴密。宮人初尙憚之。繼相處漸稔。乃稍稍得自由焉。一日。李不全適乘醉經此。遠眺瑰麗。帝

城雲中鳳闕不禁情興勃發。信口作諸禽百獸聲。軍卒聞之呵責。其喧擾將捕。而送坊官懲辦。李大恐。泥首求饒。忽有一年甫十餘齡之宮人出而爲之緩頰。軍士乃釋李。李向宮人匍匐鳴謝。宮人亟止之。且曰：明日汝可來此一盡汝之能事。李唯唯。退歸語同類。咸尼之曰：苟爲坊官所聞。擅闖宮禁。頭顱不保矣。李聆語神沮。氣喪不能復往。逾時李所倚爲長城之賭窟。爲有司封禁。李於是隻身無所依附。忽憶及曩昔宮人之言。姑往試之。卽捕而置。法亦等於餓斃耳。因復至海甸。適逢其巧。居然得與前宮人遇。并有同輩三四人在。李不敢冒昧。直前乃摹效鳥聲以動之。宮人聞其音。矚目四顧。瞥覩李笑。謂同輩曰：若人來矣。因招以手。李趨而入。宮人笑而言曰：姑盡汝技。李乃極盡所能。以博其歡心。諸凡飛者走者之聲。浪循次以獻。久處禁垣之女子。驟聞此新異之技術。莫不嘖嘖歎賞。李更刻意求工。愈覺動聽。宮人集數十金與之。并訂再來之期。李驟獲多金。大類貧兒。暴當手足幾無所措。自是李不復向泥途中求微利矣。專事斯技。不三年。藝益進。於是盛名遂噪一時。而獲利亦無算。李於是置產娶婦生子。立業儼然。號素封矣。都人士因其狀態奇醜。而發語解頤。遂呼之爲萬人迷。李亦居之而不辭。至光緒甲午。中東戰役起。萬人迷忽有所觸。謂國如爲日人併吞。余之衣食安賴。鬱鬱家居。不久病卒。其子繼其業。今猶出沒京津間。與唱大鼓之黑姑娘。出入相偕。曾一度來滬。其藝則遠不若乃父之精博。噫。以一窶人子而獲此際遇。未且因憂國而病亡。求之士夫中。已屬難能。何況區區賣藝者乎。其人比之明末樵夫。宗旨上雖不同。而其愛國則一也。

與萬人迷同時得出入海甸鬻技於宮人之前。亦以口技稱者。尙有一高某。高保定人。面黑而麻。軀幹挺

偉幼習。雍髮匠不成。復爲下窪子一帶落子館中之跑堂。其生平惟一絕技能效爭梅寒鵲之音。啁啾聲。撲擊聲。絕似真者。中年遂挾此以餬口。士夫呼之爲鵲鳥高（或云醋鳥高實醋係鵲之訛）生性嗜賭。所入秦半捐送於花骨頭。與禁衛軍士陸某爲生死交。陸得守衛海甸便門差役。見萬人迷之獲厚資。遂以高薦之高有所獲。半以酬陸。故雖獻技二三年而不及萬人迷所入之豐實。則技亦不逮萬人迷遠甚也。然享壽不永。遂先萬人迷卒。

耍罈之戲。江南亦數見不鮮。光復後。余北上有所圖。曾見一耍罈之王某。其藝勝近頃新世界曹漢戈曹漢忠等。多多。余曾爲文記之。刊於某雜誌。當時八大怪中亦有一怪名罈子九者。佚其姓行九。耍罈之藝。實臻化境。故稱之曰罈子九。宮人初喜其術。亦由衛兵紹介而進。後因獻藝之際。爲閹官安得海所驚。遂成悻疾。雖延醫調治。似獲就痊。而精力大損。不能入宮角勝。旋不知所終。

扯鈴之戲。南人素遜北人。曩時有鑲紅旗人德子。卽以扯鈴著名者。能單絲扯三鈴。二鈴在繩。一鈴在空中。喻勝作響。上下翻騰。雖有烈風不礙也。得萬人迷之引進。亦在八大怪之列。宮人呼之爲空中德。喻其鈴之善也。拳匪禍起。德猶健在。時年已七十外矣。後聯軍進都時。中流彈歿。

八怪中開口唱者。僅一爪箕趙。因其手指乾癟若鶴爪而折。若箕籬故名。善唱蓮花落。本漢陽之鬻技者。輾轉淪入京師。得與萬人迷等爲伍。時譚鑫培方乍露頭角。辨別京漢音韻。爪箕趙所唱者。本係漢調。得譚氏之品評。稱許。居然立足於京師。晚年稍有資。卽歸鄉終老。曩在大世界新世界獻技之英姑娘。陳來喜。乃趙之遺派焉。

北方之幻術其手法較南方稍異。雖藝術上同爲藥手法等門類。而父傳子。徒承師。各有家風。堂名不相混雜。譬如某以某套幻術著於時。則欲學此套者。須得投贄其門。謂之過堂。否則同業中將羣起攻之。故至今在海上之田永奎。標曰雙義堂。王德岩。標曰敬義堂。職是故耳。昔出入宮闈之幻術家。名胡小朵兒。善幻五色紙綵。因其便於夾帶。收拾故宮人感呼之謂彩胡。亦一怪也。至今有宗其法者。大連膠州著名之王祝三。卽彩胡之徒孫也。

河間鄉人趙某。身不滿三尺。膀細若枯枝。且左長右短。臂膀反闊。可二尺許。黠者見之。居爲奇貨。乃授以竹槓。工夫諸凡。堅。蜻蜒。雀。踏。枝。黃。鷹。撲。兔。鷓。鴉。翻。身。等。柔。術。無。一。不。能。乃。挾。以。入。燕。都。中。下。社。會。爭。相。傳。道。遂。得。廝。八。怪。之。列。因。其。髀。似。茄。子。宮。人。均。喚。之。爲。趙。茄。子。茄。子。獻。技。未。及。一。年。一。日。上。槓。失。手。跌。落。折。頸。翌。日。遂。斃。

滇人范恩孚。供職刑曹十餘年。身後蕭條。其子范光遠。流落京師。所居遭火。寄居戚友家。戚友家遭盜。遷怨於范。范乃寄身蕭寺。自標自諱。曰窮不怕。以賣字爲活。其寫字怪甚。不以筆揮。鋪紙於地。調漿糊若干。然後反覆視其紙。俄頃信手擲漿糊。隨擲隨唱。曰。豎則竟若懸針。曰。劃則可比橫劍。有進皆收。無動不縮。不逾時而成矣。惟宜大幅。不宜小件。擲竟令書者自以墨鈎之。裱背時去其漿。龍飛風舞。得大蘇之神髓。達官貴人欲得其隻字。不能與夫走卒。或進以村醪一壺。或奉以香茗一甌。窮不怕。卽欣然爲之。落筆以故朝。貴顯要欲得窮。不怕墨跡者。匪轉求市井中人。不可慈禧。在宮時喜書福壽字。往往缺一二筆。卽棄而不再書。官監待從得斯不完。今之御筆。欲沽重價。苦難出手。欲爲補全。無是筆力。後得窮。不怕於蕭。

寺中初凌之以威窮不怕志不爲威屈繼乃哀懇之窮不怕始勉強許可乃與之入宮出太后御墨凝神諦視自辰迄午目不一瞬午後窮忽躍然曰得之矣遂命宮監取漿糊來仍如平時擲之擲後令宮監鈎以墨與慈禧所書絲毫無異宮監詢何以審視良久而始着手窮曰余善蘇字以氣雄勢壯勝御筆恭正別有蹊徑故必須熟觀而後摹仿之庶不露斧鑿痕宮監歎服自後范爲人作福壽等字偶效慈禧筆法見者竟不辨真僞識者謂窮不怕之福壽反優於御筆也窮出入宮闈者垂二十年自執事太監以下莫不識之庚子亂作窮日夕哭泣謂大禍將作迨聯軍入都兩宮西狩窮百無聊賴鎮日醉於酒家一日於天壇附近遇德國陸軍窮戟指申申詈之德兵雖不解所云度其狀非善意怒以刺刀斫其背窮仆地仍詈洋狗不絕德兵遠去有人過而憐之僱車送醫院究因創重卒窮不怕爲八大怪中之最風雅而死亦最有價值者

民哀曰人生斯世數十寒暑生何自來死何從去彼食千鍾祿南面稱尊栗碌一生僅知攘利爭權謀子孫安尊之業反不若八大怪之以技鳴於時至今有人稱述亦不負此數十寒暑矣况萬人迷之憂國亡身窮不怕之罵敵戕命以較今世之所謂達官貴人營私媚外高貴奚止倍蓰禮失而求之野以彼例此愧煞若輩矣余誌八大怪竟不禁感慨系之

吟水於冷攤購到無名氏聯語偶存稿本數頁。手以示予。句皆可誦。錄其數聯如下。意園聯云。秋月印將花影去。春風吹出鳥聲來。書齋聯云。今於人也。觀其行古之學者必有師。輓陶筠椒姑丈云。原注筠椒善書畫。松菊未荒蕪。嘯傲田園追彭澤。烟雲資供養。淵源書畫接衡山。輓八叔父云。一霎病膏肓。塵世苦無延壽藥。兩兒程間隔。天涯愴絕宦游人。代汪理庵輓元配洪孺人云。躬操井臼。家庭賴以相安。往事溯從頭。負卿不少。病入膏肓。藥石尙期有濟。片時竟撒手。教我如何。代阮葉丈輓蘇曉村云。想同堂共有幾人。若教屈指算來。吾竟老矣。論大壽已逾七秩。如此撒手歸去。君其仙乎。悼亡云。子女共五人。痛以後憑誰撫養。死生同一日。知其中大有因緣。

(茂苑逸梅)

清代
俠聞
紫囊異

(扉 雲)

清世祖既歿。聖祖繼位。勵精圖治。孜孜矻矻者殆六十年。海內乂安。論者謂爲一代之賢君也。嗣鑒於諸子互角甚力。深恐陷元武門故事。宮居則惟以佛法謀超脫。禪花佛果。幾至捨身。蕭等。其行頗酷。類漢武晚年然。鄭妃之寵。未始非其慚德。其影響所及。幾至飄搖國本。厥後謫太子胤禔。貶殺諸王。種種非理。舉動無弗基乎此。而阿其那塞思黑之醜史。亦一此中旁枝別脈之果也。及胤禛得遺命。踐位之前二年。宮禁中更傳有紫囊之異。

鄭成功者。明末之漢族偉人也。數起義兵。力圖復故物。事雖未成。然值神州陸沈之後。猶得據海南一片土。其所建樹。亦足以見其才略一世矣。况天下事正不可以成敗論人也。及傳至鄭壙。生女名娟。紅。慧根宿種。麗質天成。讀書喜閱烈女傳。嘗曰。女兒家本分。僅在一烈字。不則嬈嬈婷婷。徒成一男子之玩弄品耳。壙聞言。殊器之。康熙中。靖海侯施琅。征臺灣。壙聞之。殊驚恐。一時倉皇無所措。女起曰。雖彼衆我寡。然逸以待勞。或可背城於一舉。况蒼蒼大海。危島孤懸。出可戰退。亦可守乎。阿父何故作杞人之憂。而欲坐以待斃。不慮爲長豚賊笑。煞耶兒不肖。願盡我巾幗。愛國義務。當一揮娘子之軍。替阿父遠征萬里也。壙聞之。笑曰。兒未習戰術。能遽臨大敵耶。女殊不自甘。請益力。壙不忍。過佛其旨。姑漫應之。女以爲得父允諾。從事徵調。將卒以備。賊來迎戰矣。會施琅已渡閩江。自福建來。舳艫千里。旌旗蔽空。大有曹孟德下江南之概。前一夕。女乘彼軍跋涉疲倦之餘。乃施以先發制人之策。是夕。東風競起。微月朦朧。女立船頭。引吭一呼。數百戰艘。如矢出。燃火燭天。海水皆赤。清軍從睡夢中醒。驚望之大。驚倉皇不及禦。遂敗。北女率

師自後追之。清軍見火光中有一女衣絳色。服神采飛揚。手持雪花劍。當先呼嘯來。咸謂桴鼓助軍之紅玉。不是過也。是役也。清兵全軍皆墨。女軍破曉始回。高唱凱旋。曲聲聞數里。垓聞之喜曰。有女如此。老夫可以高枕無憂矣。然清軍雖經此挫折。仍振刷精神。力謀復戰。女軍既獲勝。頗形疎忽。一夕女於軍艦中乘燭觀書。聞海上遠遠有胡哨聲。知為清軍來襲。亟鳴號。禦敵軍紀已大亂。清軍乘勢來攻。女軍退敗數十里。清軍由是登岸。并俘女入營。施琅驚為天人。乃擁以輿。軒派軍士遞送女至京師。上獻聖祖焉。

春寒賜浴華清池。溫泉水滑洗凝脂。侍兒扶起嬌無力。始是新承恩澤時。此風流旖旎之宮禁豔詞。斯時乃不啻為女詠矣。初上見女。駭為絕豔。卽夕幸之。女由是寵逾後宮。雖花蕊夫人之歸宋。息媯之入楚。無斯眷遇也。然女固宿以貞烈自期者。至是蛾眉常展。狐媚偏工。居處宮中。怡然自若。若不知有亡國之恨者。實則此一朶女貞花。固成竹在胸。自有一篇錦囊妙計在。特嚴守秘密。不足為外人道也。時聖祖諸子互相構煽。漸成閱牆之勢。胤礽以嫡而長。立為太子。旋謂其性情乖戾。目之有狂疾。廢而幽禁宮中。自是諸子益運動。繼嗣儲位。樹黨羽。蓄術士。結宦官。互相傾軋不已。先是皇八十胤禛。窺女美。意將效唐高宗故事。始挑之於西內。女笑弗之拒。禛欲與女合。女遽凜若霜雪。勃然作色曰。賢子誠不足與謀也。禛跪詢之。故女曰。阿儂以蒲柳之質。敢希為太子侍巾櫛。然旣邀承恩。亦常圖永久耳。今諸皇子角力殊甚。正不知鹿死誰手。公子具堂堂一表帝王相。不於此際謀嗣正統。而乃欲向溫柔鄉中討生活耶。何急其所。緩也。妾輒為公子所不取。胤禛聞之喜曰。吾正蓄斯意。特恐懦弱非諸兒敵。故不敢發耳。卿適言殊是。願計將安出。女曰。長皇子可先圖也。胤禛乃私結貂璫四五輩。為心腹。并令蒙古喇嘛呪太子。用藥毒胤礽。

至是因得乖戾疾及禊見廢後女乃乘間謂聖祖曰諸公子所以不睦者因爭儲位耳羹豆燃其大非皇室前途之福陛下聖明當思有以處置之也妾意古者聖人禪位必傳賢今儲位之傳亦宜擇賢者爲佳不必計其年之長稚可也雖幼如禊苟以其賢而傳之亦足以造福社稷長如禊苟不知其不賢而傳之亦足以隱禍國家此中得失所關殊不可以等閒視之陛下亦以妾言爲韙否乎帝聞言色頓變頓聲曰朕縱愛卿此事殊弗能從卿言夫傳位嫡長古有明訓朕安能變更先例乎今禊縱乖戾朕猶徐徐焉以觀後效他日吾自有權衡此際非爾女子所可參預也蓋帝宿嫉胤禩恐有異志女亦深知之然知之而故作是言者欲使禊頓萌奪嫡野心以釀成宮禁之禍亂此實女之陰謀險術處也帝殊痴聾非自覺初疑其言必胤禩使發者益恨之刺骨已而毒病胤禩之事復漏洩帝欲殺禊經女數勸乃止帝至是念儲位不定必爲禍階復立胤禩然仍乖戾如故又廢黜禁錮自此不復言建儲事矣時胤禩暗中運動最力女乃施其利用之手段焉禩亦窺女美嘗謂他日苟得繼正統則徵集名姝必得如此麗人而後已女微聞之陰使人往雍和宮說禩曰人生百歲耳貴能及時行樂况天子之尊既當憂天下之憂亦當樂天下之樂今皇太子英明魁梧他日當爲熙帝後起之英惟西宮南內不可無名花以點綴以供暇時之幸寵顧庸脂俗豔何足邀其顧盼聞太子素所當意者宮中惟鄭妃一人耳然綠葉成陰春光已晚夕陽雖好紅不多時矧名分所在太子固不得擁而有之也今聞其尙有弱妹一人據鄭妃謂其妹芙蓉奪卓氏之顏楊柳妙小蠻之舞卽古所謂南威西施趙飛燕楊玉環輩殆猶遜之其動人處固不僅以雲鬢霧鬢上傳神也太子亦欲擁以爲他日之後宮專寵乎幸勿失之交臂也禩聞言意似動然終以奪位之念爲

重一時。未加可否。姑笑置之。一日。禎潛至。女許談及。茲事。女因出其十三四歲時小影。以給之。曰。公子欲瞻彼絕世佳人。可先睹此畫中愛寵。禎閱之。明眸含媚。笑靨欲言絕代妙人也。禎不禁爲之神移。第恨畫裏真真。未能珊珊而下一親。其茵蘭蕪澤久之。始笑謂女曰。美哉畫中人。真使我拜倒石榴裙下矣。特不知高唐神女。可許楚襄王作雲雨之會否。女笑曰。太子異日。以九五之尊。欲得一民間女。充後宮掌中物耳。特恐娟娟此豸。以葑菲之質。不足承雨露恩耳。禎聞言一笑。而出時。帝以風燭殘年。目覩骨月。間將激成慘變。居恆鬱鬱不樂。一夕。青天碧海。且正團圓。帝偕女徘徊宮中。携手穿花。緩步踏月。忽觸及心事。不禁喟然嘆曰。行將槁木。惟儲位迄今。猶懸將來遺禍。實非淺鮮。四海雖寬。此身尙恐無掩埋處也。卿其謂朕何。女得隙。乃復說。帝曰。妾前固嘗語陛下矣。陛下乃弗之信。然妾撫心自問。固未嘗有絲毫私意也。今陛下復言及此。妾不妨再進芻言。以爲商榷之一助。陛下前嘗謂胤禩非治世才矣。妾意陛下實具有知人之明。然英明魁梧如胤禩。陛下又胡使之向隅耶。彼之才智。實出諸子上。陛下縱不以大寶畀彼。彼安肯鬱鬱居人下乎。不若如其願。以償之。或可免異日蕭牆之禍。矧其才足以馭衆。智足以應變。彼諸子有不爲之貼伏者乎。是時女力爲禎譽。非愛禎也。其意實欲使帝聞是語。從而忌禩。萬不料帝竟以女言爲韙也。因曰。卿慧眼。殊不謬胤禩。洵非庸庸輩也。旋茲語爲禎所聞。要女爲已。速成其事。女陽應之。而陰使胤禩胤禩等。倡言反對宮闈。擾攘將成巨亂。而帝於病革時。果以遺詔命禎踐位。女弄巧成拙。徒自恚悔。禎正位後。首先使人往臺灣。大索女妹。無所得。歸告禎。禎始知受女給欲治以罪。女懼甚。仰藥以死。陳屍在榻。膚作紫色。雙瞳猶未瞑。胤禩憐而厚葬之。殮時。命以紫錦囊盛其屍。并立石碑於墓側。顏曰。紫囊說。

者謂帝意隱以智字作紫字也

時胤禩封親王與胤祥等同理政務見禩厚葬女意殊不平謂女僅為先帝一妃嬪耳葬禮烏能僭越且其墓中夜深常發有紫光似非佳兆云云帝聞之不之信乃使人掘墓果得小紫囊一內盛碧玉一方明潔無匹皎皎類不夜珠上鐫詩四首曰

月明青塚慘昏黃鸚鵡空勞念上皇若得琵琶身出塞千秋人尙說王嬌
花落宮槐事事哀淒涼南內莫徘徊可憐夢繞關山夜曾過長生殿上來

幾多金屋淚留痕雨露區區一點恩何怪秋來團扇棄春風原不到長門

春燈影裏盡哀聲扇底桃花淚暗吞那得哭回明社稷龍潭江上弔孤魂

字畫了了細若蚊足一異寶也帝殊嫌詩意不祥立擲之碎且頒詔曰此後有再言及鄭妃二字者斬無赦既而復探為胤禩所為乃宣布其罪狀幽禩於宗人府移祥回禁保定并以滿語豬狗所謂阿其那塞思黑者誣之其骨肉互搆之慘有如此者

●西笑林

(明 道)

●醫術

昔有一紳士。因其體質尪弱。求醫於某醫士。醫士告彼須時至法蘭西之南部沐浴。紳士從其言。久之。卒無效。且其體量亦未增加。乃惑焉。醫士告之曰。君請稍忍。世界上無有浴室如此間之能使人肥者。一日。紳士正浴。聞隔壁有人談話云。達克透。我處此已二月矣。而我身之肥碩無異於初至也。我心厭之矣。繼聞某醫士答曰。請忍耐。世間無有浴室如此處之能使人瘦者。紳士聞此言。乃疾自盆中躍起。穿衣畢。即乘第二班之火車返舍。

●騙術

某海軍大佐告老後。一日出外。見道傍有一華服紳士。以手掩面。似表示其痛苦之狀。大佐乃往叩其故。紳士曰。我目不幸爲塵所迷。君能以口吹我目。使塵埃他颺乎。大佐曰諾。遂以雙手揭其眼簾而吹之。片刻紳士之目已愈。道謝而去。大佐亦返家。閱一時後。方知身藏之金錶及錢囊已不翼而飛矣。

小說 薛孀娘傳

(劍山)

吳江徐慶學家貧。早失怙恃。未達時。就養于中表薛氏家。薛淞人。業商。以無子。乃收養慶學於家。日與其女孀娘讀。慶學天資聰穎。薛氏知非碌碌者。流以女字之。及慶學年逾二十。依然未青一稔。乃生厭惡心。既而慶學患痢甚劇。便溺狼藉。不堪入目。於是益厭之。時孀娘與慶學雖未諧婚。而侍奉備至。父母則心非之。未幾慶學病勢稍輕。適值月明之夜。乃詭令慶學登舟賞月。乘間推墮江中。及歸。則故作驚惶狀。謂其失足落水。撈救不得。孀娘心知乃父所爲。痛不欲生。其父曰。兒爲好女子。不患無如意郎君。此等窮措大。哭之奚爲。卽不然。慶學或遇援救。將來飛黃騰達。則兒之死更爲失計。孀娘聞言。始收淚。而死志乃稍殺。

未幾。有富商董氏子。求孀娘爲妾。父利其多金。已有成議矣。孀娘聞之。大悲。因投江覓死。其時月明如晝。銀濤汨汨。有聲。有陸以義者。本崑山人。適操舟過此。覺舟尾猛然一震。知有異。停舟視之。見一少女。方隨波上下。陸大爲驚詫。亟覓水援女起。詢其姓氏。則詭云。董姓女。名英娘。夫遠。出生死未可知。父母欲遣之別嫁。故萌此短見。言時。淚隨聲下。陸憫之。乃卽收養於舟中。數日。舟抵崑山。乃攜英娘以歸。并囑咐其妻善視之。妻曰。此女來歷不明。收養於家。必啓人疑竇。余意以彼爲童養媳。可乎。陸曰。未爲不是。然此女出自大家。曾讀書識字。已許一士人。祇以遠出多年。生死未卜。其父欲令別嫁。致有投江之舉。余惟不忍。故援之以起。若曰乘其危而爲養媳。焉余實不願如此也。其妻又曰。以彼女姿色。鬻爲富人妾。得值當可爲子娶。婦陸斥曰。彼既不肯別嫁。寧肯爲人妾者。其妻與之爭辨良久。陸仍不首肯。又恐其妻苛待英娘。竟

數月不出。英娘居其家事。彼兩人如父母。陸夫婦喜其柔順。視之逾於所生。而鬻女爲妾之說。遂無形。打

居數年。英娘之年齡日益長。而度學之生死。依然無音耗。陸則多方婉言。向女勸告。欲爲之擇一快婿。女堅不可。時鄰里有陳孝廉者。新喪偶。聞英娘美且賢。擬購之爲妾。陸弗許。且曰。彼固大家閨秀。且羅敷有夫者。以所天存亡未卜。寧茹苦含辛。以待假而曰。爲人婦。彼尙嚴詞峻拒之。况充下陳者乎。孝廉失望而去。英娘悉其事。感陸次骨。一夕。英娘夢人告曰。汝且隨陳公去。但爲形式上之夫婦。他日必有如願以償之一日。醒而異之。未幾。陳又登門復申前請。陸詢之。英娘曰。兒來此多年。受恩深厚。至今尙未圖報。惟義父家非富有。妾苟長此待食。亦屬非計。陸知英娘有轉旋意。乃如陳請。遣嫁之日。陸未嘗受陳一金。并囑陳善視之。

英娘既至陳家。不居內室。孝廉詢其故。乃曰。君之娶妾。原爲中饋計耳。妾可任其役。至於牀第之歡。本非君子所重。君必欲實行夫婦主義者。請待三年以後。孝廉知有他故。不忍逼迫。旣而孝廉選爲金華府學教諭。攜英娘之任。仍申前說。意英娘之心。或轉。而英娘則依然不允。陳亦聽之。未幾。又升遷紹興府學教授。時紹興太守爲齊某。與陳頗相得。時相過從。某日。飲正酣。乃互談家事。齊謂某今雖出司民牧。實亦畸零人也。幼時早失父母。獨身孤立。幸得吾父中表薛某之撫養。始得成立。後且以女字我。自幸此身有所依附。不圖彼勢利之見。深印腦筋。始憎我貧。繼厭我病。乃給我泛舟玩月。墮余於江。時余自分必死。乃得遇救。救者何人。卽山左齊公德耀也。時朝命齊公爲湘撫。挈眷赴任。舟經是地。見余落水。命舟子援之。詢

余姓氏里居。余具以告。齊公閱余無依。乃收爲義子。蓋齊年已半百。猶懷伯道悲也。余自庇齊氏宇下。卽閉戶讀書。三年入泮。旋舉孝廉。翌年成進士。賴齊公力得擢今職。吾偶憶兇狠之薛某。輒爲之髮指。惟其女則頗知大義。嘗心非乃父所爲。以意度之。當時亦必殉吾矣。孰知吾至今尙健在耶。言畢歔歔。孝廉聞言亦爲不歡。旣而曰。公今已娶耶。齊曰。已娶矣。蓋我妻卽齊公女甥戚氏也。性頗賢淑。夫婦亦相得也。然薛家女於我亦有恩。故未敢忘耳。孝廉曰。公誠多情哉。可敬可敬。

越日齊復邀孝廉飲。所談仍前事。孝廉曰。公盍稍殺其悲。齊公曰。此固我終身不忘者也。語次淚泫泫下。孝廉歸。英娘詢曰。子與太守時相過。從有何雅好。孝廉曰。太守亦蘇人性慷爽。對於同僚無不撝謙。倍至而於某則尤甚。余每入署必與談家常事。彼自云原籍吳江。本非山左。齊氏亦非本姓。蓋太守一生曾歷盡艱苦。實令人有不忍卒聽者。英娘曰。太守所言果何事。君盍告我。孝廉卽以太守所述之。英娘乃曰。然則太守爲吳江徐姓乎。渠今爲太守。彼未婚妻之艱苦尤倍。蕙於渠者。孝廉曰。卿何知之。審英娘詭詞曰。彼妻爲妾居鄰。薛家女與妾頗相得。當時妾曾見之。乃曾幾何時。徐則爲薛某推之於江。女則爲其父強之別嫁。亦投江爲自盡計。當時雖遇救。然困苦猶昔也。苟有人代述苦况於太守者。則彼女以後之幸福正長。孝廉曰。卿言當不誤。某當代爲陳述。成彼好事也。英娘曰。若然則妾亦代爲欣慰也。某日孝廉入見齊公。卽以英娘之言告之。齊公喜。卽入告其妻。亦云彼薛家女有恩於君。當迎之以來。齊公聞言。目視戚夫人者久。不言亦不語。戚夫人曰。君疑妾耶。彼薛家女入門。妾當姊之可也。齊公大喜。卽囑孝廉迎之。孝廉唯唯。

孝廉歸。英娘卽問曰：太守於意云何？孝廉卽以太守之言告。英娘曰：太守誠多情哉！君曾許代彼迎妻耶？曰：已許之矣。英娘詭曰：妾與薛女多年不見，不知今究在何處？當爲太守赴蹤跡也。君果許妾者，以一月爲期。孝廉許之。英娘遂行。及至家中，則父已物故。惟老母尙在，形影相吊之中，見英娘歸，一時驚喜交集。英娘乃歷陳曠末，其母聞之，喜出望外。幾疑身在夢中也。旣而英娘卽援筆作書云：

恭安大恩人尊前。妾居公家，諸蒙青睞，此恩此德，沒齒不忘。惟妾今稱公以恩人，知公必駭詫不知。妾本爲薛某女，而徐某聘妻，所以不泯險阻而偷生至今日者，冀破鏡重圓耳。所幸上天鑒憐，不負所望。前所稱徐公聘妻爲妾鄰女者，妄言耳。從此以後，妾與公斷絕夫婦上之關係而歸徐太守矣。素欽吾公明達，當必玉成其事。爲妾轉告徐公，薛家女今在原，藉可卽日親迎也。臨書不勝惶悚待命之至。

薛孛娘謹上

書畢，卽遣使送之。陳公接書大駭，乃曰：幸未相犯，否則某何以對徐公也！卽將原書奉徐公。且曰：死罪死罪。公之聘妻卽某之妾，惟自彼嬪僕二年於茲，未許以非禮相犯。某初不明其意，固不知公之聘妻也。徐聞是語，勃然變色。陳曰：公疑我耶？某於英娘天日可鑒。徐公聞言，色霽旣又詢以英娘之來歷。陳又歷述往事。徐曰：若然，君所謂陸某者，於英娘固有恩，而吾公於彼亦稱有德。某豈敢忘哉！陳聞言不語久之。旣而曰：某何德焉？惟某有妾而無妾，我公無妻而有妻，苦樂相懸殊耳。徐公唯唯。

某日，孛娘母女方與親戚聚談，忽報顯官至。鄰里聞言，意甚驚訝。獨孛娘則言笑自若。但云顯官旣來，可令其升堂也。徐旣入，觀者如堵。徐謂衆曰：余非他人，蓋卽數年爲薛某推而墮江之徐虔學也。於是歷述

所遇衆聞言。咸申申。罵薛某不置。時苧娘出謂衆曰。亡父雖無狀。今已物故。亦當諒之。而猶唾罵於大庭。廣衆之間。諸公亦太傷忠厚矣。衆聞言皆散去。

未幾。徐公挈苧娘之任。賀者麇集。咸嘉贊苧娘之貞烈。是日。陳孝廉獨兀坐室隅。低首不語。似頗爲不快者。既而舟子陸以義亦至。徐公執禮甚恭。同僚奇異甚。問其故。則曰。此吾妻之大恩人也。於是諸同僚亦與之相揖。陸某處此大爲愉快。既坐。乃將敎護苧娘之事。詳述一遍。衆聞言皆曰。君誠義人也。徐公設宴饗客。陸居首席。孝廉居次。酒半。徐夫婦至筵前敬酒。孝廉則一見苧娘之嬌豔狀態。回思陳迹。狀若發癩。未終席。卽去。徐公明知其意。欲以慰其岑寂也。乃以戚夫人之妹妻之。爲鸞膠之續。自是兩家姻婭。時相往還云。

●西笑林

(明道)

●破天荒之貿易

有某紳士在埃及購一絨氈。耗時至三月之久。事至可笑。初紳士至某肆購物。審察殆徧。迄無中意者。最後見有一華美之絨氈。乃叩其值。而肆主答以此物乃非賣品。置於肆中。專備筵席之用。紳士乃飲咖啡一盃而去。數日後紳士又來。必欲購此絨氈。肆主乃言貴客欲購者。吾非居爲奇貨。須出價一百鎊。紳士曰。謬哉。汝言我僅能出五鎊。於是又飲咖啡一杯而去。如是者約一星期以後。而肆主貶價至八十鎊。彼紳士又僅增爲六鎊。此貿易殆終難成議矣。不料此紳士每日來肆間商價。且飲咖啡一盃。率以爲常。後此絨氈卒以十二鎊之價爲紳士購去。

●智鴉

某日一犬在庭中齧骨。聲聞於鴉。乃飛止其旁。思欲分半杯羹。犬怒目視之。鴉乃飛去。頃之復偕一鴉來。跳躍於犬傍。一鴉忽啄犬尾。犬疾返顧。則骨已爲一鴉銜去。而此鴉亦展翼同逝矣。

小倫理 鳥哺語

(碧梧)

一座院落當中。挺生着幾顆大樹。枝幹杈杈。樹葉厚密。估量着似為百年前物了。那一顆最高的樹頂上。有個烏鴉窠。窠中藏着一隻烏鴉。兩個翅膀不住的掀動。却不能飛得出來。伸着頭張着嘴呀呀的亂叫。不一刻。又有一隻烏鴉從南方疾疾飛來。口中銜着一塊東西。聽見窠中烏鴉叫。飛得格外起勁。飛到窠旁邊。就歇下去。把口中銜的東西送到那烏鴉嘴裏。又叫了兩聲。似乎同他說話。那窠中的烏鴉有東西吃。也就不聲不響。當這個時候。一個七八歲的童子。站在樹陰下面。手中拿着一根竹竿。仰面朝天。想趕走這烏鴉。可奈竹竿太短。却敲不上。僅把樹葉打得紛紛落下。那烏鴉似乎也曉得一般。睬也不睬。仍舊吃的吃。叫的叫。那童子可真急了。放下竹竿。又想爬上樹去。正要爬的當兒。東首小門裏走出個婦人來。年紀不過三十左右。只聽得他喊道。寶兒。你做甚麼。當心跌破頭。童子回頭一看。見是他媽。立刻跑過去。道。媽。這烏鴉叫得真討厭。我想把他趕走。他媽道。不要胡鬧。由他去。叫千你甚事。寶兒道。鵲叫。報喜。鴉叫。報禍。他天天在這裏叫。難道我家裏有甚大禍不成。他媽道。這種話。那能相信。你想喜鵲烏鴉都是一種飛禽。他那裏知道人的禍福。你且莫憎嫌他。他好算是鳥中之聖。世界上的人。能個個及上他那就好了。寶兒聽了這話。莫明其妙。瞪着兩只眼睛。望着他媽。一聲不響。等他媽說完。方纔問道。這却是甚麼道理。他媽道。說起來。話很長。你同我到屋裏去。我講給你聽。這時寶兒已忘却樹上的烏鴉。歡歡喜喜跟着他。媽到了屋裏。并推他媽坐在椅子上。他却站在旁邊。用手拍着他媽的膝頭道。媽。你說咧。他媽道。烏鴉雖然無知無識。却孝順非常。老鴉年紀大了。飛不起。不能出去覓食。他的子孫都來供給。沒有一天間斷。尋

着好東西都送回來。給老鴉吃。寶兒道：媽的話一些不錯。方纔我看見一只烏鴉，銜着一塊東西，送給窠裏烏鴉吃的。他媽道：你既曉得以後再不要去趕他。寶兒連聲道：不趕，非但不趕，還要保護着他呢。媽，他這樣的孝順好稱，他是孝鳥了。他媽道：誰說不是寶兒道：人若不孝順父母，不是不如烏鴉了嗎？他媽道：這個自然。一個人不如烏鴉，你想可恥不可恥？寶兒道：我一定孝順父母。他媽道：這纔是我的好兒子。你想做父母的養育兒女，長大成人，也不知費了多少心血，自從生出娘胎時，乳哺刻刻當心，等到六七歲的時候，又要送他上學穿咧吃咧，那一樣不要？父母照應寶兒道：對咧，就像我這個時候，餓了，有得吃，冷了，有得穿，都是父母照顧。他媽道：譬如你方纔要爬上樹趕走那烏鴉，我叫你當心，莫跌破頭。如果沒有父母誰來管你？莫說你把頭跌破，就是跌死了，也沒別人來問。再說兒女生了病，做父母的更急得甚麼似的，只恨自己不能替代。不然早代兒女去了。寶兒道：去年我生甚麼春瘟病，睡在牀上，不是有一個多月麼？媽日夜陪着我，我叫媽去睡，媽還不肯。我還記得病最利害的幾天，媽連飯都不吃。時時刻刻摩我的頭，看我的舌苔。後來我病好了，媽方纔有了笑容。但是沒有以前胖了。他媽道：這種事情，你能牢牢記着，再好沒有。時時念着父母的好處，總要報答我。再說兒女到了十七八歲，長大成人，兒子娶媳婦，女兒嫁出去，都要父母來操心。等到這些事情都交代完畢，年紀也大了，精神也用完了，不能再做甚麼事。如同那年老的烏鴉飛也飛不動，做兒女的就得盡心竭力，伏侍他，供養他。了兒啊，做兒女的受了父母這番恩惠，如果不能孝順他，事事總違拗他的意思，這還能算個人麼？寶兒連聲道：不能，不能。還不及烏鴉呢。媽，等我大了，能穀做事，尋錢天天買肥魚大肉，請媽吃，做好衣服給媽穿。媽可好不好？

他嗎道兒啊，你這話又說錯了。這種樣子不能叫做孝順。有錢的人家總做得到。難道他們都是孝子。貧民小戶都沒有孝子麼？寶兒道：必須怎樣纔叫做孝順呢？他媽道：孝順不在父母的穿吃上。分別須得件件事情依着父母不要違抗。父母要怎樣便得怎樣。且不限定長大成人方能孝順。就像你這時候年紀還小，只要聽父母的話，肯用心讀書，就叫做孝順。寶兒道：這就叫做孝順麼？我聽媽的話，我肯用心讀書，我很願意孝順媽。他媽抱起他來，坐在膝上道：好兒子，你能這樣，我非常歡喜，但必須常常如此。不可今天好，明天又變了。寶兒道：我決不變。媽請放心。媽隔壁王家伯伯死了，他兒子到很孝順。他媽道：你何以曉得寶兒道：他喊了十幾個和尚，天天在家唸經，說是超度他父親。又怕他父親沒有錢用，燒了不知多少紙錠。前天王家伯伯過六七，他又紮了紙房子，還有衣服箱子許多物件，燒給他父親。這不是很孝順麼？他媽笑道：這不叫做孝順。不過騙騙活人唸經燒紙錠，燒房子，有甚麼用處？他如果真能孝順，何以活活把他父親氣死呢？寶兒道：氣死他父親麼？他媽道：他父親一條命可算是送在他手裏。因為他不學好，吃喝嫖賭沒一件正經事。他父親管他，簡直不怕外邊有了虧空，就向他父親要錢。不給他，就無理取鬧。他父親本是愛錢如命的，看他那樣浪用，不免心痛。然而也說不出就憂鬱出病來。一病就死了。所以兒子不學好，是父母最傷心的事。也就是做兒子的大不孝。與其等父母死了做這種迷信之事，不如在他生時孝順他些了。寶兒想了一想，道：媽的意思，我明白了。孝順父母第一，自己要學好。第二要順從父母的意思，不能違拗。第三當父母活着的時候，要盡力供養媽。可是不是他媽道：一點不錯。你既明白這道理，就應當這樣做去。寶兒道：這還用媽說麼？我很不願意做個不如烏鴉的人，叫別人家笑我。

他媽道：你別說得高興，能說須要做永遠就得這樣。寶兒道：這個自然。我把父母的好處時時記在心。上到我死，我總不忘却。媽照這樣說來，孝順父母也是很容易的事。爲甚麼孝順兒子很少呢？他媽道：這有兩種道理。一種是兒子生性倔強，更不學好，歡喜嫖賭，不肯讀書。他父母自然要管束他。他糊裏糊塗，不明白父母管他，是要他好，反而怨恨父母，不能讓他自由。因此把父母看得同仇寇一般。王家伯伯的兒子就是這種人了。還有一種年歲小的時候，到能順從父母。父母說的話也能相信。等到娶了媳婦，就慢慢的改變了。寶兒道：這却是甚麼原故？我可不明白。他媽道：父母子女到底有點天性。媳婦是別人家。人那來個天性呢？他有不好的地方，翁姑自得要說他，他就很不願意聽。或是翁姑年歲老了，不免說些重三疊四的話，他就覺得討厭。一天一天的下去，就把翁姑恨得甚麼似的。在他丈夫面前，也不免說翁姑的不是。他丈夫明白的還好，如果也是個糊塗蟲，聽了他妻子話，也漸漸與父母生疎了。像這種人，現在也不知有多少。就如你娘舅起初不是很孝順你外婆麼？天天晚上回來，總得買點吃食送給他老人。吃等你舅母進了門，不過一年工夫，你娘舅就與前大不相同。吃食雖然也買，但是帶到自己房裏去了。你外婆說他固然不聽理，也不理你外婆。看見我一次，總得說他們許多不好。寶兒道：媳婦既能挑唆，兒子不孝，順父母做兒子的，不能不娶媳婦麼？他媽道：你又說酸話了。男大當婚，女大當嫁，這是一定道理。不然百十年後，人種要斷絕了。媳婦不是不能娶，只要不聽他的挑唆就好了。寶兒道：這却不錯。等我娶了媳婦，他如果說媽不好，我就向他道：媽是第一個好人，沒有我媽，我能長這樣大麼？你能嫁給我麼？媽沒有不好，總是你的不好。倘然他再說我就打他一頓，打得他不說爲止。他媽聽了，望着他笑了一笑。

這時寶兒的小妹阿貞扶牆摸壁走將過來寶兒從他媽膝上跳下來跑過去道阿貞等你嫁了丈夫不準在他面前說翁姑的壞話如果你調唆他不孝順父母你就是不如烏鴉的人了阿貞也莫明其妙瞪着眼望住他寶兒在他頭上拍了一拍道我同你說正經話你爲甚麼不答應我阿貞疑惑是打他哇的一聲哭將起來他媽走過來把他抱起哄住他不哭又向寶兒道他纔三歲懂得甚麼你別管人只要你能孝順好了寶兒忽然又想出一句話來道媽我們將來不是也要做父母麼他媽道這個自然寶兒道現在我們不孝順父母將來兒女就不能孝順我們媽可有這個道理他媽道怎麼沒有迷信鬼神的人說這是報應却也有點道理你看忤逆父母的人總生不出好兒女寶兒道要兒女孝順我們我們先得孝順父母媽可對不對他媽道正是這樣譬如那烏鴉他四方飛出去尋着食物急急忙忙送回來給老烏鴉吃這就是他孝順父母等到他老了飛不動不能出去覓食終日藏在窠內就有他的兒女來供養他又如那種梟鳥最凶惡不過小鳥翅膀長成能個飛了就不認識父母有時且把他啄死但是他將來也仍舊被他的兒女啄死循環往復也是一定的道理寶兒道媽說起烏鴉我又想着烏鴉了像他那樣孝順我們總得保護他纔是媽可買幾尺布代他做個布蓬把他的窠遮住免得夜裏被雨打被風吹我再把點心錢省下十天天天買塊肉請他吃媽可好嗎他媽道這到不必你用布蓬遮住他的窠他出入反而不便他能自尋食物也用不着你去養他不過你把他孝順的情形時時放在心上再不要用竹竿去趕他便了寶兒道他有這樣的好處我恨不得院中多有幾個烏鴉窠做我的榜樣呢說着撓起腳抱着他媽的頭親了一個額他媽也聞聞他的嫩頰道這纔是我的好兒子咧

●沁園春

(東園)

▲姚玉英雛伶自漢皋介宗人耳似索句賦以應之

麗質天生秀韻天成姚家玉英記紆青拖紫漢皋解珮偎紅倚翠館題襟
楊柳樓臺枇杷門巷寶馬香車自送迎誰得似那梨園騰寶菊部蜚聲盈
盈飛燕身輕料性格嬌憨最有情甚大江東下萍浮夏口晴川西望花發春
心舞扇回風歌衫障日占領教坊第一名遮莫是戲桐陰小鳳草際雛鶯

●鷓鴣天

(東園)

▲贈歌者

萱蕙梢頭二月初絳仙才調女相如銀箏夜久殷勤弄一曲清歌一斛珠
金蛺蝶玉蟾蜍香叢好夢又江都畫屏影裏紅燈黯看分明輾障圖

言情偵探小說

盜鑽案

(譯自英國小說月報Holloway Horn)原著

(阿癡)

倫敦有伯倫豆脫者，貴族也。家資巨萬，與美洲富豪相頡頏。交遊既廣，熟識自多。新喪耦，續膠未得。乃且夕物色之。迄不當意。後於無意中，邂逅一女，名撒弟奇文者。雖小家碧玉，而豔麗無匹。伯倫一見，傾心不惜。降尊俯就，自是常相晤聚。愛情遂以日進。雙方乃訂婚約。一來復中，且行禮已。

伯倫年已半百，抱伯道之憂。前妻某侯爵姊，不育而亡。伯倫伉儷情深，哀毀逾恆。於其夫人遺物，如伯倫豆脫氏鑽石等，皆謹藏之，不忍撫摩。以貽物在人亡之感。此時忽取而獻之。未婚妻鄭重語之曰：願吾愛佩之，以行大禮。此鑽無價，其慎藏之。

密司奇文，初非真愛伯倫。其所以嫁之者，實抱極大之慾望。舍官爵外，尤注意於伯氏家寶。即所謂伯氏鑽石者，嘗念一旦得佩此鑽，足以光我門楣。驕我故舊。今伯倫竟以此見貺，其樂何如！初猶疑爲幻夢，拭目視之。方信其真。不禁雀躍，吻之再四。裹而藏之。穩妥之鐵箱中。乃翌日往視，豈竟不翼而飛。奇文大詫。香汗淋漓，遍其頰。恍如荷花承露。蓋此鑽無價，罄所有不足以償其萬一。且得而復失，自嗟福薄。嗚咽終日。夜不成寐。吁，斯誠所謂昨日今朝大不同矣。次晨，奇文夫人見其愛女鬱鬱寡歡，勸之借遊公園。女從之。願夫人素喜多言，是日喧聒更甚。女頗惱厭，竊念不如往訪好友。麻來或於鑽石案有所補也。

麻來賦性特僻，然對於密司奇文，則無所不用其愛。願又未嘗爲一度之求婚。女竊怪之。蓋女亦愛麻來也。今則已字貴爵，祇可俟之來生矣。此時奇文既見麻來，即告以失鑽事。并寒暄數語。麻來忽用其不純粹之美國語，慰之曰：卿爲失鑽所困耶。余頗知世外之事。卿可無慮。余必有以相慰。余素性若此。卿所素

悉也。女聞之。不能得其要領。

時各報已載此竊案。報館記者則競出其智力。加以論斷。其說紛紜。莫衷一是。蓋此鑽石於前星期六晚。間。確安置於鐵箱中。次日則箱門洞啓。而鑽石亦不翼而飛。然則鑽石究何往耶。亦安置於一鐵箱中。特。另一鐵箱耳。鐵箱主人。乃著名珠寶商蘇魯門司底默也。蘇氏之營此業。其意至廣。或即爲伯氏鑽石。亦。未可知。此鑽石之入於蘇手。轉折甚多。蘇氏有某經紀。以原價四十分之一得之。於盜黨。而以三倍之價。鬻之蘇魯門。盜黨得此賤價。似已滿足。未嘗求益。亦可怪矣。

星期一之晨。蘇魯門方在其辦公室閱報。其意至得。念及以賤價購得伯氏鑽石。更樂不可支。其矮而且。肥之軀。塞滿於安樂椅中。前後俯仰搖曳。生姿。忽其伶俐之小厮。持一名刺入。蘇瞥見之。神色立異。蓋。新蘇格蘭場偵探總監加洛得之刺也。蘇魯門生平最惡偵探。今既惠然蒞止。不得不虛與周旋。然果何。事耶。顧其小厮曰。可速之入。亡何。加洛德入。蘇魯門現其和藹之容。起而迎之。然其態度雖安閒。而膚裏。隱現灰白色矣。偵探語之曰。清晨擾君心。殊不安。然此正所以警告足下也。蘇駭然詢曰。此語何所指耶。加洛德坐而答曰。阿底司脫（倫敦著名之盜名）又來。倫敦矣。蘇曰。然則余必有以防之。倫敦巨案。莫不。出其手足下。曷不捕之。以除大害。偵探顧他而言曰。彼既來。伯氏鑽石案。或有與也。蘇冷然答曰。總監。其。吸雪茄否。偵探謝之曰。君當知我輩對於足下。已加警告。倘有貴重之品。宜妥藏於穩固之鐵箱中。庶可。無慮。至於夫已氏。我警署方偵其蹤跡也。蘇曰。足下警告。確是盛情。惟吾箱極爲穩固。語時。置手鐵箱上。狀極傲岸。續語曰。余將使阿底司脫。徒呼負負耳。雖猛烈之炸彈。亦無能傷吾箱毫髮也。偵探笑曰。有時。

智力較炸彈爲強，鐵箱之於阿底司脫，恰如玻璃之於鑽石。我儕固知之有素者。然蘇魯門自負其箱之堅妥，故頗不以客言爲然。偵探又語之曰：「蘇君，余謂鐵箱無一可靠者，設足下而得見余所經見者，當不至如斯自負矣。雖然，予已盡我之責矣。語畢，起而欲行。蘇氏止而問之曰：『足下曾見此種新鐵箱耶？余料足下所言，係舊式者耳。』予將示足下，以此箱。偵探目注此珠寶商，見其將字母合就，而滯重之鐵門，卽豁然啓，曰：「此箱機械，頗完全也。」蘇魯門閉其門，答曰：「余敢謂此箱頗具神力。偵探笑曰：「余來擾君，殊深抱歉。然鄙意頗以爲有益，尙望足下以全力預備之，勿徒信託鐵箱，言已別去。蘇氏目送之，莞爾而言曰：「以偵探總監之身分，乃嘵嘵如是，殊不亞於村嫗也。」

伯倫豆脫結婚前一日，蘇魯門意態殊適，待人接物，均出至誠。驅新車至其肆，披閱寫字桌上之函件，有一信，蓋德國郵印，係其經紀人自阿姆司特姆所發者。蘇氏閱之，微笑。大約此信亦報告阿底司脫之在倫敦，而勸其警備也。蘇氏受偵探之警告，非不動於中。擬俟此星期抄，攜帶價值連城之伯氏鑽石，赴歐洲大陸，覓穩妥之處以藏之。此時蘇氏閱畢各函，回身啓其鐵箱，乃堅重之門，啓之易如反掌。大驚，迨視其中，而蘇魯門短肥之軀，幾搖搖欲跌。蓋見方形之紙板，懸於其間，上有書曰：「阿底司脫敬以感謝之忱，致於蘇魯門君之前，並證明智盜已得最後之勝利。此啓，蘇魯門再啓箱內抽屜，不禁汗流浹背，兩腿亦索抖不止。價值連城之伯氏鑽石，竟杳如黃鶴矣。彼於未啓之先，早料其中，烏有然萬一之希冀。固未嘗去諸，今果空空，其痛心爲何如哉！蘇氏爲人極精密，此際竟如墜五里霧中，茫茫然不知所以。閱數分鐘，其身倒於安樂椅中，凝神思之，確憶前夕曾將各貴重品保險，且妥置鐵箱內，並嚴扃其鎖，無一疏忽，何

至被盜。乃運其腦力以解其故。

蘇氏搜盡枯腹。得三種理由。一有人知其得此伯氏鑽石。此次被盜。純以鑽石之故。二鑽石未曾保險。此或所以被盜之故。三前得此鑽。不以正道。雖失去。不能報警。故盜敢取之。夫蘇氏經營珠寶多年。向稱得心應手。從未有不幸如今日者。未幾。斗憶勃蘭克梅爾其人。專以收贖爲業。大盜小竊。蔑有不知。或能取我一臂之力。乃鎖箱門而出。喚一街車。告以地址。其地爲倫敦最卑陋之區。爲下流社會集合之所。車抵其處。蘇折入一小巷中。巷內率皆卑陋之房屋。行至巷底一家。止而扣其門。有人啓扉納之入。二人相見。並不交談。及入室就坐。主人始啓問曰。蘇君今日惠臨。殆欲購便宜貨耶。曰。鑽石被竊。特來造訪。君倘知其去處。願有以慰我。主人露齒而笑曰。此非余所知也。蘇氏怒目曰。此非兒戲。何笑爲。曰。固然。惟君被竊。斯以笑耳。已而蘇語梅爾曰。余知阿底司脫確在倫敦。然伊安能啓我鐵箱。梅爾曰。余殊不知彼之在此也。曰。余曾得蘇格蘭塲警署之警告。故知之。梅大笑曰。君何善謊哉。警署詎爲君而設耶。卽阿底司脫來。亦何用警告足下。蘇不悅曰。余非謊。君亦勿笑。警署中人方伺彼後。恰如牧童之於羣羊也。余確信吾箱極堅妥。其中必有離奇情形。爲我輩所不能推測。加洛德且許此箱爲奇妙也。曰。誰爲加洛德。曰。蘇格蘭塲總監也。曰。加洛德耶。余不知其人。且蘇格蘭塲總監並非此名。究爲何人耶。曰。身材高修。容貌都雅。而左目上有疤。幾類紅色。余審之甚詳。主人聳肩大笑。蘇氏不解。所以癡視久之。問以故。梅爾曰。老友乎。總監中無名加洛德者。惟阿底司脫左目上適有此小疤。前來警告足下者。正阿底司脫其人。也。蘇聞之。面色立白。遲遲曰。余且示以鐵箱之機關矣。梅爾曰。阿底司脫智勇過人。常能冒險成事。今贖物必已消。

出。願吾不知之。即其疤。余亦得之傳聞也。

次日各報均載一奇異之新聞。謂密司奇文於是晨接到郵局送來掛號包裹一件。色內並無隻字。而遍覓不得之伯倫鑽石。則赫然在焉。於是各報主筆競出其驚奇之筆。立爲評論。洋洋灑灑。幅爲之滿。此時之奇文。其驚喜之狀。自逾他人。其美豔褐色之雙目。益復活潑有致。婚禮既成。與衆賓握手相見。旋獨與其好友麻來晤談。麻來謂之曰。自今以後。卿爲伯倫公爵夫人矣。某則依然故我。相形之下。未免慚愧。請從此辭。奇文聞言。黯然久之。忽憶一事。乃注視其面。而啓問曰。君知誰寄還鑽石於儂者。麻來曰。固余所寄也。二人不語者良久。麻來又續言曰。余曾告卿。余能知世外事。初非妄言。余之爲此。爲金錢也。故取之於卿。而售之於蘇魯門之經紀。繼復冒險盜之。而還於卿。想卿亦不至怒我。且以爾我之愛情。苟余一啓齒。無憂卿之不允。而竟默默不言者。誠恐貽吾卿羞。今卿已爲他人所得。吾已絕望。更何心隱諱耶。奇文聞言。前疑盡釋。勉爲一語曰。容再見矣。麻來遂別去。奇文目送之。至不見始已。然麻來秀美之貌。猶牢繫於爵夫人腦海中。永永不能忘也。翌日爵夫人披閱日報。見報載阿底司脫已返倫敦。謂其左目上有一紅疤云。而麻來之貌。及其行爲。恰如報載。益令人恍悟矣。麻來後此挾其技倆。周遊歐美。不知所終。

洪鍾詠紅樓夢晴雲。深悔虛名多誤我。花真有福占先春。強扶殘病難爲別。痛抱沈窠屈莫伸。黃土壙埋癡婢骨。白芙蓉現美人身。可卿天壽顰卿恨。一樣淒涼證宿因。洵哀感頑豔之作。

蔡支佛春曉曲云。薄寒曉壓蘭衾重。紅珠斗帳垂無縫。睡鴨熏殘百和香。乳鶯啼破雙樓夢。夢醒日高照鏡臺。泥郎替攏雲鬢頰。不知昨夜東風裏。簾外海棠開未開。嚼蕊吹香清麗可誦。

(吳門鄭逸梅)

社會小說 酒樓人語

(梅倩女史)

在那徐州城外芒碭山邊，有一個小小村落，村中居民甚少，僅有一家小酒店，兼留往來客商，高高的挑着一個酒帘，在那空中乘風飄展，好像招呼主客的樣子。那時候，曬靈匿影，細雨如絲，道上已是濕透，沒有一個行客經過，惟有店中沿街一個座位上，坐着一個老者，舉杯獨酌，蕭然自得，還有那店中的酒保，亦閑着沒事，蹲在店堂裏，徐徐的吸他的香烟。那老者乃是本地一個隱士，大有陶令遺風，每天要到這個酒店中來飲酒，飲到高興時候，還要隨口謔兩首詩，向酒保借過筆硯來，一首一首的題在壁上，墨跡淋漓，倒平白地，代那個酒店添了三分幽雅氣色。這時候，老者正信口吟詩，那雨越發下得大了，只聽得遠遠地，吱吱的小車聲，響推來一輛山東的小車子，蓬裏面坐着一個士人，到店前，小車便停了。那士人下車，走到店中，酒保連忙立起身來，上前招呼。士人問道：「你們這裏能住宿麼？」酒保答應道：「我這裏有上房兩間，今天正空着，尊駕隨意揀一間便了。」士人聽了酒保的話，便喊車夫將他的行李拿進來。車夫便在車中取出一隻書箱，併一個包裹，提進來放在桌上。那士人付給車錢，打發車夫去了。隨同酒保走到裏面，定了一間上房，將物件放了，仍到外面，在那老者對面一張桌上坐下。喚酒保備了幾樣酒菜，也是一個人把瓊獨飲。老者細細看那士人衣衫襤褸，形容枯槁，滿臉顯着碌碌風塵，怏怏不得志的情景。意欲向他一問，又恐冒昧，只見那士人仰着臉，看那雨景，徐徐的嘆一口氣，舉起杯來一飲而盡。一連吃了三杯，忽然一眼看見了壁上題的詩，立起身來，走到壁間，逐一吟去。口裏說道：「好詩好詩，不想此間窮鄉僻壤，有如此風雅之士，這也難得。」士人看得高興，也喚過酒保來，討取筆硯，提筆在那粉壁上寫了

一首七律道。

年。年。潦。倒。困。風。塵。疇。是。金。剛。不。壞。身。世。事。泥。芬。猶。沸。鼎。人。心。陷。溺。等。迷。津。廐。中。老。驥。長。羈。轡。爨。下。良。材。屈。作。薪。日。暮。途。窮。同。阮。哭。雄。飛。無。術。暗。傷。神。

詩情鬱勃。大有搔首問天拔劍斫地之概。老者忍不往也。起身對那士人說道。拙作適間荷蒙過譽。不覺慚汗交并。今觀足下之詩。亦滿腔牢騷。一片孤憤。故發此不平之鳴。不知足下姓甚名誰。貴鄉何處。我輩邂逅於此。也好結一詩酒之交。士人聽見老者說話。還過身來。向老者一揖。說道。原來題詩壁上的。即是老先生。辱問晚生的事。敢不奉告。但說來話長。反恐增人於邑罷了。老者笑嘻嘻的請士人坐在自己席上。再喊酒保添了幾樣菜。幾斤酒來。滿滿的替士人斟了一盃。說道。借人杯酒。澆已塊壘。足下不怪老朽喜管閑事。便請詳言無隱。士人飲了酒。說道。晚生姓錢。浙江泉塘人氏。幼年時也曾青得一衿。不料文場逐鹿。富貴無分。竟名落孫山而歸。但是家中環堵蕭然。貧無立錫。上有老母。下有妻孥。不得不設帳授徒。借此餬口。晚生又落落寡合。友朋絕少。更無輿援可攀。後來清廷頒行憲法。大小學校。仿行西法。人家子弟。便有一大半進學校去讀書。我館中便生徒寥落。首蓓闌干。常有每食不飽之慨。這時候恰巧革命軍起。四海嚮應。我有一個朋友。是留東學生。他常常對我說道。大丈夫在世。須要烈烈轟轟的做他一場。像你這樣窮年兀兀。老於牖下。究竟有何益處。他的話本是不錯。但我賦性奇僻。與世不合。所以即便還答他道。人各有志。不可相強。後來他寫了一封信來。薦我到湖北那邊去助理軍務。我正有投筆從戎的壯志。遂檢點行篋。別了老母妻子。到得武昌。時民軍已完全得勝。南北各派代表議和。我見了某偉人。便在

他府中做個書記。月薪約二三十元左右。每日伏案抄寫。手腕俱酸。此時我大有龐士元非百里宰的感喟。却可笑在我上頭一班自號文人的參謀文牘等類。一日到晚。空閑無事。朝上到了軍署。在簿上簽個到字之後。便總是吸着香煙。踱來踱去的無事可做。等到午後出署。不是去飲酒。便是邀了友人。到家中打麻雀。老先生。你想我當時見了他們。怎肯佩服。自然是薰蕕異味。意氣不投的了。隔了幾個月。因我得罪了一個姓吳的參謀。便把我書記的職分革去。我便嗒喪而歸。想現在那輩名士都是如此。光景無怪世風去古日遠了。我還到家中之後。仍舊做我教書的生活。然而生計日高。度日艱難。不免有啼飢號寒之慮。光陰荏苒。忽忽數載。已是民國六年了。那時我這位友人。已在京中攬了大權。寫信薦我到財政部裏去任事。一般親友。曉得我得了優美的差使。便都來恭維我。有來送物的。無非是望我將來得發時。要推薦他門的意思。世態炎涼。真是可笑。我別了家鄉。東裝赴京。投到財政部裏。果然派我一個極好的職司。我想權勢二字。世界上真是少不得的。然而我却是我行我素。對於那位總長。面也淡薄。得狠不肯像那班偽君子。白晝談道。暮夜苞苴。做那吮癰舐痔。奴顏婢膝的無恥事情。所以我每當閒時。便獨是一個人到一家酒館中去痛飲。盡醉而歸。一天。我從酒樓還寓。帶着三分醉意。跟踉跄跄行在途中。忽然後面嗚嗚的來了一輛汽車。險些兒把我撞倒。我抬頭一看。車上坐的一位貴官。意氣洋洋。神采奕奕。口裏銜着一枝雪茄。顧盼自豪。不是別人。正是從前里中某甲。我便暗想某甲不學無術。少年時多有慚德。幾為鄉黨所不齒。他也向我借過兩個銀圓。至今尚未歸趙。後來聽得他在京裏襲着西人皮毛。賁緣權貴。漸漸的有名起來。現在看他如此模樣。倒好像是個時髦貴人。不知做着了什麼官了。後來

向同事中一打聽。我不覺十分驚奇。原來某甲竟做了某部次長。而且又是某偉人的心腹。故而跋扈飛揚。不可一世。老先生試想當今那些政界中人。大都如此一流。自然莫怪中國弄得分崩離析。民窮財盡了。老者也說道。是啊。社鼠城狐。盈庭滿朝。我中國猶如盲人瞎馬。走在斷澗絕崖。旁邊其危不可設想。只苦了國內一般小民。控籲無門。冤苦莫告。弄得大地九州。無一片安樂土。呢說罷。飲了一杯。擎起筷子。夾着一片雞肉。送到口裏細嚼。士人也吃了一杯。接下去說道。大凡一個人得了志。便把從前的事情。一概忘掉。人情皆然。我亦何必深責某甲。最可笑的。我在京裏。又遇着一個鄉人。這人家世寒微。帷薄不修。聞得他有一個阿姊。夙有妖冶之名。後來竟做了軍界中某偉人的小星。他便倚着裙帶勢力。竟薦在陸軍部裏當僉事。論到他胸中的學問。真是魯魚亥豕。和沒字碑差不多。老先生並不是我喜揚人家的惡。沒奈何我胸中一腔牢騷。無處發洩。好在老先生也是我輩中人。故敢言之不諱。老翁笑道。黃鐘毀棄。瓦釜雷鳴。爛羊頭。關內侯。自古如斯。於今爲甚。但是足下以後情形如何。士人嘆道。我在京中過了半載有餘。忽然財政部裏出了受賄的案。先是總長會託某人來說項。要我合夥同做。我那裏肯答應他。再三拒絕。後來總長也被人告發。拘囚獄中。差不多部中諸人。沒有一個不連帶着。我雖與此事無關。然而因此去職。有人勸我。某偉人方欲暗中舉辦某事。需才孔亟。何不前去鑽營。只消貴同鄉輕輕一說。包管馬到成功。我想。無論我不能。脅肩諂笑。仰面求人。就是幸而有事。若要教我。去做這些陰謀詭計。我也寧可餓死窮山。不能違心背理。去求那功名利祿。況且某甲現在儼然自大。偷去見他。也未必來睬我。因此解職後。我在京中住了兩個月。無枝可棲。客心頓倦。吟那杜少陵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之句。未免願

影寥寂。暗自傷神。約摸又隔了一星期。適有朋友在濟南設立報館。請我去當主筆。我譬如沒事。就應許了他。離京到了濟南。憑着我一枝秃筆。便做了賣文生涯。在那裏倒也有兩個寒士。與我十分知己。不料禍起蕭牆。殃及池魚。有一天恰巧我這報紙上登了一件秘史。警局中便來拘捕主筆。封閉報館。說是誣讒官場。捏造是非。我也被他們看守着。鬧得不亦樂乎。幸虧後來有人前來。將這件事和平解決。我們始得釋放。但報館已不准重開了。我至是金盡裘敝。只得狼狽而回。走到此地。湊巧遇着老翁。不憚縷悉奉告。咳。流水高山。知音難遇。陽春白雪。和者蓋寡。人到窮途。歎擲。揄之有鬼。心傷末路。慨慰藉之無人。我真恨不能上叩彼蒼。去問他。則個老者聽了士人一席話。也歎道。不瞞足下說。老朽也是過來中人。徒以所志不遂。解綬歸里。十餘年來。眼看豎子成名。廉頗老矣。能無感乎。士人驚起道。幸恕粗莽。說了半天話。連老先生姓名。尙未請教。老者道。老朽別號遯叟。昔爲東昌太守。足下不必問我真姓名。但呼我遯叟便了。但是有一言奉告足下。現在這個世界。真是個黃金世界。芸芸衆生。攘來熙往。那一個不逐鹿於名場利藪之中。只要削尖了頂。一般的去鑽尋。自然富貴功名。何求不得。倘然足下要得志於時。而儼然以道學先生自居。不肯同流合污。這是萬萬不可的事。所謂以方柄而處於圓鑿之中。總難相容的了。說罷。又同士人飲了幾杯酒。時天色已晚。雨勢仍不少歇。見那邊來了一個僕人。帶着雨具。牽了一匹黑驢前來。到得店裏。對老者說道。天色不早了。老爺可要回去麼。老者點點頭。隨卽立起身來。喚過酒保。將賬會過。再向士人說道。識時務者爲俊傑。足下此番回府。必然許多失意。只消揣摩一番。以求合現在時勢。將來自可得志。莫怪雄飛無術也。記取吾言。後會有期。向士人點點頭。跨上驢子。撐着雨傘。冒雨望東去了。

銷 魂 詞

●別語荔香閣

(君博)

電。鐘。如。雪。綴。星。星。爐。火。宵。深。暖。錦。屏。生。怕。前。塵。重。說。起。百。般。留。意。要。忘。形。
呀。貌。醜。對。話。家。常。依。順。千。般。興。味。長。嬌。倩。歡。情。暫。呈。露。分。明。神。彩。乍。陰。陽。
春。波。嬌。動。斂。雙。眸。勒。住。心。潮。不。放。流。越。是。聰。明。難。解。脫。鸞。蛾。剩。取。幾。分。愁。
翠。妬。紅。嗔。耐。細。憐。美。禽。花。暖。易。成。眠。尋。常。不。道。相。思。酷。一。惹。相。思。意。萬。千。
折。柳。牽。裙。盟。未。寒。玉。懷。併。疊。不。成。歡。鰕。生。一。副。傷。時。淚。灑。向。今。朝。紅。粉。看。
吹。雲。噴。雪。兩。蟬。嬌。隱。忍。微。酸。百。樣。妍。解。識。三。生。了。無。謂。青。衫。重。結。淚。珠。緣。

小 說 無邊風月傳 卷下 (續)

海虞吳雙熱著

第二十七回 歐陽姨語粲蓮花舌 孔鏡郎詞填菩薩蠻

不速之客歐陽碧姨。方坐梅花館。縱談笑。夢花扶醉自外來。覩羣衆圍向碧姨。坐如衆星之拱。北辰者。不禁撫掌曰。妙哉。妙哉。碧姨似姮娥。梅花館似廣寒宮。若曹一行人。直類一朵一朵彩雲。打夥兒。把個廣寒宮裏。嫦娥團團圍住。鶯姨撲嘴曰。否否。吾曹乃類附羶之蟻。逐臭之蠅耳。夢花笑曰。是太唐突西施矣。黃鶯兒該打碧姨。起與矮孔爲禮。笑曰。隨園老人納福哉。道貌清健。一如昨顏。醜然如童。想又與歡伯暢敘來也。夢花頷笑曰。然客歲若之。夫婿朗公來此。數年不相見。腰瘦休文矣。而姨容乃益豐。行與肥環韻。顏碧姨。驟然曰。醉翁嗜儂肥耳。儂視老人。益覺侏儒。短好似個酒葫蘆。鶯姨儂言曰。渾不似儂。看小隨園老人。像個酒浸矮瓜耳。於是一行人咸大笑。夢花亦爲之捧腹。花迷醉眼笑。鶯姨曰。黃鶯兒該打杜蘭。低語鏡郎曰。阿父醉矣。酒風漸肆。盍扶之睡去。鏡郎卽趨前扶之。夢花亦不却一路醉話。喃喃離梅花館而去。時則蘭離曰。阿香。鸚離曰。紅兒。小坐阿母懷中。笑啼並作。碧姨雙抱於懷。而呵逗之。紅兒適小遺焉。淋漓溼其裾。慧鸚急抱離。更衣去。碧姨並還離於杜蘭。笑曰。脫香娃娃。亦效尤者。阿儂一襲衣。將如江州司馬泣琵琶。青衫溼透矣。夢花夫人曰。孩提在抱。往往有此。叵耐阿紅。襲人不備。糟蹋姨一襲人時衣矣。因命侍婢以溼巾進。俾拭污。碧姨略事拂拭。卽返巾於婢。曰。此衣幸不褪色。比乾當還不著痕跡也。虎郎珍郎來來。小者不可弄儂。當弄此大者。顧虎兒。珍兒。皆不就。相將熟視碧姨。碧姨起欲捉之。兩兒各遁。匿於母氏之身後。碧姨立鶯姨前。或左或右探首以窺。珍兒點首作態。呼曰。瞞瞞曰。眊眊。珍兒遂應。

聲笑已而小杜之正室張夫人至趨熱鬧而會佳客碧姨乃舍珍兒而與張夫人談笑時則兩兒爲碧姨
 瞞瞞眊眊之聲所逗童心遂爾蠢動相與依人作障此趨彼避東出西沒捉迷藏珍兒失足而跌張夫人
 急擊之起起而啼碧姨呵手而擾其項珍兒立破涕格格笑復從虎兒嬉虎兒牽其手相其面擠眉張口
 效其哭狀珍兒益狂笑碧姨顧語素秋曰若兒粉裝玉琢如小娃娃殊不類虎素秋曰以其誕於寅年而
 復寅時也故虎之碧姨掩口笑耳語與彼並坐之意珠曰誕於寅而名以虎然則誕於子將名以鼠誕於
 戌將名以狗耶意珠笑鼓纖掌曰然生肖屬狗者正不妨呼之以狗碧姨恍然曰呸儂乃自取侮矣羣衆
 問故意珠以碧姨耳語已者告之人且笑語一行少長曰不記碧姨長素秋姊姊一歲非誕於戌而屬狗
 者乎於是羣衆又大笑時則天色垂暝梅花館中燈上矣張夫人與鶯姨因邀碧姨入谷去進晚餐而慧
 鸚意珠等又欲邀入百八精舍去碧姨皆不從曰若曹忙甚麼儂既來此自當賓至如歸盤桓多日而後
 去今日儂甫下車例不拜客而以下屬視若曹儂高坐受屬員之參謁若曹亦既稟見可各退治所事明
 日儂乃出巡四境行香於鶯谷拜客於百八精舍鶯姨哂然曰說得好夢話益發可笑虧汝不惶恐碧姨
 亦笑曰晚近官場本如兒戲儂卻是兒戲官場也鶯姨慧鸚等遂各一笑而去夢花夫人顧命侍婢傳呼
 廚娘卽梅花館列晚餐碧姨絕不客氣便就上座夢花夫人杜蘭鏡郎月娟雪姑月娟阿紫咸在座惟夢
 花不與耳此夕碧姨亦醉亦飽夢花夫人知碧姨性喜逐熱乃爲下榻於春雨樓中俾與吳氏雙姬及雪
 姑共宿碧姨以醉故玉山頽矣不復能與羣衆坐談倩人扶上春雨樓昏昏就枕於是一行姊妹咸就坐
 樓頭與月娟阿紫茗閒話者有頃乃各散去看碧姨時醉頰紅嬌慵軀玉軟杜蘭下樓去呼廚娘就園

林摘黃梅子擠取酸汁和以甘蔗漿囑侍鬟往飲碧姨碧姨之醒乃稍解視樓中人則僅月娟阿紫雪姑在相將卸妝矣因問雪姑姑若之聞寢安在莫仍是夕陽紅半樓否雪姑笑曰否儂亦在此間睡也碧姨笑曰設榻僅三今夕添得阿儂一個儂與汝同牀何如月娟曰此榻特爲姨設若雪姑則恆與吾曹同臥起初未別設一牀也碧姨笑曰雪姑姑儂越看汝越可愛儂欲夜夜與汝共衾枕肯否雪姑微笑不答阿紫因告曰姨雪姑娘得增家矣好個如意郎狀貌嬌好直類雪姑姑真是一雙兩好也雪姑羞羞作態曰又要汝多嘴耶則移步欲下樓去月娟急曳之曰止止其辭若有憾其實深喜之碧姨因扶醉而起曳之曰來雪姑蓮花步步本來弱不禁風怎禁得碧姨之一曳乎身遂應手而倒於碧姨之牀伏而笑碧姨捉其足爲之脫烏拓指而度之曰小哉引手而握之曰痛乎娟娘雪姑之夫婿誰歟月娟具告之碧姨笑曰原來是文質彬彬沈夫人之子言次因亦倒身於牀以櫻唇吻雪姑香頰噴噴曰形上形下此豸娟娟他日亦夠夫婿銷魂矣雪姑笑且詈曰好不尊重真與娟紫二姨一鼻孔出氣言竟抽身而起欲下牀去而娟紫咸吃吃笑蓋牀下雙鳳頭已失所在不知爲阿誰匿將去也雪姑無奈作嬌懇向紫娟二姨索寫月娟曰汝伴碧姨睡罷吾曹亦就寢矣詰朝當還汝耳雪姑乃坐牀頭作嬌嗔碧姨卽亦坐起擁雪姑入懷素手偶觸其蘇胸雪姑一笑倒身而枕碧姨之股碧姨與之索手索足厮混多時語紫娟二姨曰怪底男子類皆好色見色便顛倒若失魂魄儂今夕偎抱著雪孃亦復心旌搖搖幾被攝魂去紫娟隔帳答語曰雪姑姑本嬌小可人意而又宛轉善作態他日嫁得夫婿當益狐媚煞人也雪姑佯爲不聞也者闔其星眸作倦態一任碧姨之摸索調笑索性嬌爲睡去者然碧姨偏拍之使醒促其襯外衣易睡寫已亦起而

解脫強與共枕而眠此非碧姨之好爲輕薄一半乃挾有酒意肆其餘醉耳迨酒醒退蒸身乃覺倦呵欠一聲竟抱雪姑睡去雪姑夜半起下牀欲更衣不得鳥則報碧姨之履而行秉燭從紫娟牀下覓已鳥不得乃亦還竊紫娟蓮鳥匿一篋中然後復就寢明日紫娟先後起各失其鳥知是雪姑之報復也月娟乃自牀頭擲雙鳳頭而還諸雪雪乃故故遲起以難之紫娟再三索始還之曰今後還敢惡作劇否儂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若曹欲制人而反制於人矣此時碧姨香夢沉酣厥味若甚甘者雪姑呵其癢處乃狂笑而覺見紫娟等皆起卽亦攬衣下牀共事梳洗已各下樓入內院看夢花夫人去既會食碧姨笑語杜蘭曰儂如今可行香拜客去蘭娘若當權做常隨可先祇候儂入鶯谷去杜蘭笑應曰諾月姑亦湊個趣兒曰既有前呵不可無後殿儂亦同去何如遂雙導碧姨徐徐繞出梅花館之響廊下階穿梅林而出折而西將入鶯谷而鶯姨適攜雛姍姍來既相遇鶯姨遂折回肅碧姨入谷碧姨點首曰屬員迎候上峯固當如是鶯姨哂之曰你這人真不配與汝客氣儂與汝敘禮倒惹汝混說夢話來矣碧姨笑而斂其衽曰然則姊姊請月姑等觀狀笑欲跌既入隨喜一周坐而談笑良久乃起去遇小杜於園中小杜趨而避之鶯姨呼之曰毋庸避此爲吳江歐陽碧姨酒脫頑皮不怕生客者也小杜爲之粲然乃遙立與碧姨點首爲禮碧姨亦一笑而出鶯姨杜蘭等或先之或後之相將由西而東作百八精舍之遊碧姨與諸狷夫人相見畢竟亦解作氣執客禮其於諸狷有見者有不見者而李棣之小妻阿玉滄浪生之姬人芙兒蓉兒與碧姨謀面尙是第一遭碧姨嘖嘖曰此尙美眷如花真看得儂眼花繚亂儂不啻置身於衆香國中未免自慚形穢矣慧鸚笑曰倒又作客氣語來姨乃西方美人別饒風致轉覺粉黛一行庸俗無顏

色。卽裙底之圓膚六寸鼻間之晶鏡雙輝。姨亦足以高視闊步於巾幗羣中矣。碧姨微笑曰。吾道孤耳。何高視闊步之足云。此時阿玉及芙蓉姊妹覩碧姨之矯矯不羣。不覺偷偷凝睇者久之。悄從簃珠問長短。意珠告之。且曰。此美人之時者也。鶯姨時與碧姨齊肩立耳。語碧曰。汝拜客來。此間得毋應接不暇否。碧姨亦語以耳曰。真個十色五光。眼花繚亂。此爲誰氏之室。歟。鶯姨曰。此一帶房廊。屬於周氏。汝看濂溪夫人。狀忙甚。呼茶喚座。執東道主人禮。其實殊不值汝乃不中人。擡舉者也。碧姨啐之曰。吓。儂非到處游戲。三昧者夫。亦因人而施耳。鶯姨曰。且毋多談。小坐片時。還當他往。碧姨遂坐。與濂溪夫人寒暄。是日也。鶯姨相伴。碧姨卽飯於百八精舍之呂氏。飯後。杜蘭雪月一行姊妹來。呂氏視碧姨相與行行止止。信足隨喜。芳蹤蹴遍百八精舍之間。到處有姊妹行之追隨。受東道主之迎送。待到夕陽時候。碧姨欲返小隨園矣。而逸雲夫人偏又殷勤留客。欸以酒漿。碧姨雖生受之。然而形跡拘拘。飲不及醉。飯罷。略坐卽別。邁返孔氏。諸狷之夫人輩咸送之行。及小隨園之園扉而止。鶯姨笑語諸夫人曰。可笑。碧姨今日爲若曹客氣所拘。亦復循循有禮。無可潑皮。儂知道他忍耐作一日客。急欲竄出。此客氣之林。然只消越此雷池一步。他又將翻轉面皮。謔浪笑傲矣。碧姨啞然曰。諸夫人之客氣。僅足拘儂第一遭耳。儂明日再來。恕不復客氣。於是彼此各曳笑而別。鶯姨此時以膝下珍兒業有倦意。則亦邁返鶯窠。呵之睡去。碧姨與杜蘭雪月紫娟一行人。則越梅花館。過春雨樓。入內院。就夢花夫人談。夫人方坐安樂窩中。抱狸奴。雪獅子。撫而誘之。誦佛而其孝順之兒鏡郎侍坐於旁。以蘭月等追隨。碧姨去。父夢花又被酒臥醉鄉深處。與二三醉狷賭射聲。怕阿母獨處岑寂也。蘭月等既入鏡郎。乃出入醉鄉。祇候阿父去矣。迨夢花酒醒。鏡郎請歸。

寤。夢。花。頷。之。乃。秉。燭。照。阿。父。入。安。樂。窩。時。則。碧。嬈。紫。娟。諸。人。已。去。霽。蘭。月。亦。各。退。歸。蓋。夢。花。夫。人。已。就。枕。矣。鏡。郎。退。自。安。樂。窩。便。入。留。香。室。月。姑。業。卸。妝。矣。推。却。鏡。郎。曰。儂。倦。欲。眠。哥。其。就。蘭。閨。睡。去。鏡。郎。視。案。上。報。時。之。小。金。鐘。且。將。作。煞。尾。聲。矣。則。笑。曰。妹。妹。毋。慮。亦。毋。作。態。促。儂。行。妹。妹。而。今。可。已。徵。蘭。有。夢。儂。即。留。此。亦。不。過。斯。斯。文。文。睡。須。知。胎。教。不。可。背。儂。之。來。此。欲。就。妹。妹。小。作。情。話。而。後。去。初。不。作。銷。魂。想。也。月。姑。轉。羞。羞。然。遂。報。鏡。郎。以。香。啐。鏡。郎。乃。故。故。不。行。曳。與。並。坐。牀。頭。握。來。軟。玉。搥。得。溫。香。如。是。旖。旎。者。有。頃。始。一。笑。起。去。退。就。杜。蘭。閨。寢。杜。蘭。方。曼。聲。唱。催。眠。之。歌。坐。牀。頭。以。一。足。蹴。搖。籃。而。動。之。籃。左。右。傾。側。閉。閣。作。聲。個。裏。香。娃。娃。小。眼。朦。朧。且。睡。去。矣。鏡。郎。躡。足。而。入。佯。坐。杜。蘭。之。旁。低。聲。曰。乳。媪。季。媽。約。期。而。去。乃。愆。期。不。來。殊。可。恨。語。次。香。兒。似。聞。聲。息。張。小。眼。看。人。鏡。郎。乃。屏。息。不。敢。語。而。杜。蘭。唱。催。眠。之。歌。益。力。搖。籃。益。闌。闌。作。聲。香。兒。迄。不。成。寐。且。啼。矣。杜。蘭。急。抱。之。入。懷。解。衣。露。胸。與。之。乳。香。兒。得。乳。啼。聲。立。輟。杜。蘭。仍。曼。歌。以。催。其。眠。未。幾。香。兒。口。含。哺。而。目。漸。闔。已。而。睡。息。咻。然。高。臥。於。阿。母。香。溫。玉。軟。之。懷。矣。杜。蘭。審。其。睡。熟。乃。輕。輕。託。以。玉。臂。置。之。搖。籃。中。香。兒。殊。不。覺。杜。蘭。低。語。鏡。郎。曰。阿。香。寤。寐。乃。有。定。時。夜。夜。於。此。時。睡。去。約。二。時。許。乃。醒。儂。得。暫。安。枕。席。耳。鏡。郎。乃。起。輕。闔。雙。扉。作。睡。計。杜。蘭。徐。整。束。袂。勒。鈕。扣。襲。衣。鏡。郎。忽。作。奇。語。曰。噫。阿。儂。豔。福。不。及。小。娃。娃。也。杜。蘭。曰。何。如。鏡。郎。曰。儂。脫。爲。小。娃。娃。者。亦。得。含。咀。汝。甘。馨。之。乳。亦。得。橫。陳。汝。香。溫。玉。軟。之。懷。妹。妹。可。許。儂。還。童。而。做。小。娃。娃。否。杜。蘭。白。以。一。盼。曰。虧。汝。不。羞。鏡。郎。曰。美。哉。妹。妹。乃。向。眼。揜。裏。抹。張。郎。也。妹。妹。夜。午。矣。其。各。就。枕。杜。蘭。泥。坐。牀。頭。曰。儂。偏。不。睡。鏡。郎。笑。而。前。杜。蘭。伸。玉。腕。而。推。之。鏡。郎。就。勢。捉。其。臂。而。與。並。坐。握。其。手。溫。柔。可。愛。撫。其。臂。膚。如。凝。脂。乃。復。捉。其。臂。起。吻。之。似。帶。溫。香。一。縷。杜。

蘭立斂其腕回過臉兒而嗔之鏡郎無賴更就勢作頤口之温存杜蘭啐之且欲避去鏡郎牽其手而沮
 之而自起立笑喚一聲妹妹口占菩薩蠻小令曰香肩可許加雙臂讓儂子細聞蘭氣蝸蝓被儂勾還能
 巧避不(不字平聲)櫻桃紅綻了不怕芳卿惱儂欲索丁香温柔別有鄉此際杜蘭亦復宛轉生嬌風流
 不靳枕委鴛鴦花飛蝴蝶詎搖籃中之香娃娃此夕夢殊短短偏破例而醒醒而啼矣杜蘭此時嬌慵
 一枕倩鏡郎下牀抱香兒起昇諸已就枕上哺之香兒殊不欲食而啼益急杜蘭無奈擁被而坐起半身
 把雛就牀沿之灰器中呵之便溺香兒果溺焉杜蘭索性抱雛眠不復置之搖籃中矣鏡郎亦復假雛而
 睡香兒亦不復啼已而蘇蘇然各睡去其明日香兒之乳媪來矣杜蘭如釋重負彼蓋未習撫字鞠雛數
 日已覺累墜煞人而彼慧鸚則反是鞠育初不欲假手於人謂僱傭乳哺畢竟隔膜一層鮮能作細膩熨
 貼之撫字一如已出者無奈薰砧李棣與彼力爭謂少婦誕雛撫字自當假手於傭媪否則鞠育三年能
 使朱顏顛頰又况……語未竟笑而不續慧鸚曰又况甚麼李棣就與耳語曰又况夜不安席夢不同甘
 我儂……慧鸚曰呸直恁肉麻煞人汝不有阿玉在耶李棣復力爭曰姊貌如花色香正好儂萬不放汝
 躬親鞠育磨折青春也其速僱傭傭傭待之以殊恩彼亦必鞠躬盡瘁何慮爲慧鸚乃許之而鞠雛亦
 假手於人矣吾今且言蘭雛香兒數日來乳母之乳憫母之懷竟戀戀而不親乳媪媪抱而哺之香兒不
 受骨突以小眼看人而啼媪百計煦逗之亦罔效杜蘭面之啼則立止杜蘭曰小冤家亦促狹哉媪曰此
 無慮入夜娘第抱之於懷俾睡去然後遞入予懷滅燭坐待其醒予乃哺之乳娘可放心去小娃娃當復
 親儂矣杜蘭笑曰原來有術以哄之乎俟諸夜且看成效何如媪曰效乃如神也是日也杜蘭之身尙未

能完全脫香兒之羈絆，除卻搖籃小睡之時，所至輒懷離而行，而離時時索乳，杜蘭殊不方便。蓋坐於廣衆之間，諸小狷亦往來無忌，離索乳正未可袒而立與之乳，當然羞勒。酥胸豈得解衣磅礴，則往往避匿而後乳之。碧姨覩狀笑語，杜蘭曰：「若真非禮，勿動哉！其實女子酥胸亦是尋常一塊肉，又何羞羞不可以示人？可知上古之世初無男女之嫌，亦復不拘形體，文身被髮，蓋體未有衣裳，冬窟夏巢，聚處寧分宮室，令汝生當其時者，不將羞煞耶？」杜蘭曰：「彼一時也，上古之人不知禮而又烏知羞？碧姨曰：「不然，上古之人視男女殆如一體，坦然相暴，初不相犯，故儂以爲男女之形體，越是遮遮掩掩，鶯姨儂言而續曰：「然越是遮遮掩掩，越是耐人尋味，而淫亂之風乃日甚。上古之人裸而情慾轉淡，漠若無其事，譬諸走獸不掩下體，而其媾也，以時初不類人慾之逐，逐無厭人慾之逐，逐無厭及於淫亂者，倒是遮遮掩掩之弊也。」杜蘭掩耳而起曰：「謬哉言乎！孟軻見婦袒於寢，尙以爲無禮，而謂可袒於廣衆之前乎？鶯姨笑曰：「吾曹論其大體耳，以禮言之，人前自不當袒，卽儂與碧姨在人前縱極洒脫，亦何至恬不知羞而不斂束色身乎？杜蘭碧姨於是各粲然。碧姨此時手黃梅子盈握，徐徐取食，津津有味，眉嫵顰酸，酸意乃波及於廣衆，靡不津津。睡大來眉峯小鎖，虎兒珍兒亦欲索食，素秋叱虎而虎諾，鶯姨呵珍而珍啼，因語碧姨曰：「此物奇酸，吾曹相戒不入於口，你偏嗜此，你欲啖而療汝饑，涎就林下偷偷摸摸嗅了也，罷偏要向前撚酸，惹得阿珍垂涎而哭，碧姨笑曰：「儘汝申申，嘗我只當耳邊風可也，沒奈何我語次遽授一枚於珍兒，曰：「鶯妹，妹可放心，隨他喫去，管教他入口不勝酸，其吐棄可立而待也，果然果然，珍兒齒纔嚼果舌已驚酸吐棄不遑矣。」素秋語虎兒曰：「何如可知，喫不得也，而碧姨亦語鶯姨曰：「何如小兒最知味，惟嗜甘者，雖投之以

酸。彼亦不納。與其靳而不與。而致之。哭。曷若與之。而絕其念乎。酸莫酸於青杏。黃梅。儂醋嗜而飽。啖之。歲以爲常。亦無妨事。可知非毒物。若曹相戒不入於口。何歟。可知阿儂食譜中。乃列梅醬爲上品。梅子靡論青黃。去其核。雜以馨紅之玫瑰花。同作元霜之搗。復稍稍擠以橘汁。而和以糖。搗之如泥。爛是曰梅醬。此絕妙之解醒品也。若曹盡試之。衆聞碧姨有食譜之作。則紛紛向之。請益。碧姨曰。此何可以枚舉。他日儂當攜書來。供若曹採擇耳。

第二十八回 射角黍翠袖拈端陽 勸提壺彩筆題新令

「題額丹書帶酒香。筆頭著色醮雄黃。豚兒犬子齊充虎。一例今朝賜姓王。」此咏端午題虎。予舊著海虞風俗竹枝詞之一也。考諸古風俗。五月五日有艾虎之制。王曾帖子所謂釵頭艾虎。辟羣邪者是。若夫醮雄黃酒。而題王字於小兒之額。曰虎。虎者。此風乃不知由來。殆沿艾虎之制。而變革者歟。而此風自朱明以降。由來已久。彼小隨園中月姑雪姑海虞產也。屆端午。遂爲紅香珍虎。諸兒書丹於額。一字稱王。鏡耶笑曰。儂小時亦嘗如此。稱王。一日畫虎十年。今日思之。事猶如昨也。著者曰。然則端午題虎之制。當時固已盛行。不獨海虞然也。碧姨來館。孔氏之後十日。恰又節屆天中。彼爲吳江人。吳江人猶存艾虎之遺制。彼乃於隔夕。在小隨園中撥草擷艾。返與月娟阿紫坐樓中。競翦綵作小於菟。粘以艾葉。雪姑不解。問將何爲。碧姨告之。阿紫曰。吾曹居楚中。歲亦必戴此雪姑。笑曰。戴此像甚麼。笑煞吳儂矣。各地之歲時風俗。乃無奇而不有此與。鶯姨之以綵索丹符。縈纏於臂。一般奇譌可笑也。碧姨曰。彼爲錢塘人。歲時風俗。當亦由來有自。雪姑姑自是少見多怪耳。碧姨語竟。笑謂月娟曰。吾曹可多製艾虎。明日遍遺諸夫人。諸

姊妹偏要强之一一佩戴釵頭大家權做臙脂虎月娟阿紫咸笑而頷之雪姑力搖其手曰儂明日誓不戴此碧姨置翦而起呵以窘之曰汝敢不戴耶今夜看儂處置你個發昏意第十一雪姑被呵渾身作癢諸諾連聲曰好姨姨饒我舌底不分明呼姨姨如曰齊齊碧月等爲之失笑阿紫試取一製成之艾虎佩之雪姑釵頭雪姑窺鏡而視之立拔去碧姨曰明日不怕汝不佩戴也而是夜百八精舍之吳郎亦與意珠雙坐紅閨豔說端陽故事意珠方脫卻繡鞋襪將羅襪撒嬌於夫婿之前笋憐玉瘦蓮痛鈎纖吳郎入握温存云章得象端午帖子九子黏蒲玉糲香汝之屑屑雲裏似之好姊妹儂明晨當爲汝添紉一絲長命縷綫頭刺朵五時花媚此雙翹亦重午花樣翻新之韻事也(重午卽端午見劉温叟傳)意珠不置可否惟刮指於顙笑言羞羞而已其明日忙煞諸家眷屬大家裝點端陽羅帳施花朱門掛艾諸兒則題額稱王羣妹則貼釵戴虎且復醕共泛蒲糲爭賭葉(施花掛艾泛蒲酒賭糲葉皆端午故事也酉陽雜俎北朝婦人五日進五時圖五時花施之帳上風土記端午採艾懸於戶上千金月令端午以菖蒲或縷或屑以泛酒歲時記京師以端午爲解糲節葉長者勝短者輸酒)姊妹行或蹋草耍青諸夫人咸纏絲續壽(荆楚歲時記五月五日四民並蹋百草日下舊聞都人以五月五日遊爲耍青夏竦帖子迎祥近獻雙條津續壽初纏五色絲)而李棣且教嬌癡之阿玉泥搏隔夜像塑天師鬚艾蒜拳厥狀劇堪捧腹(事文類聚瑞午都人畫張天師像以賣又作泥塑張天師以艾爲鬚以蒜爲拳置於門上)像大小不一有立者有坐者凡十餘其話朝以昇珍兒虎兒兩兒大樂呂鵬笑語一行姊妹季昆曰今歲端陽裝點得五光十色大家以故事相鬪勝耳貢賢忽拍手曰你看素秋姊妹造粉團意珠姊妹製角黍儂又想起一

重故事來也。妙哉。妙哉。絕好。頑絕好。耍子。諸小狷曰：何如。瘦貢曰：不記得。開天遺事。端午有射團射糴之戲乎。鏡郎撫掌曰：有之。吾曹可從。素秋意珠姊姊乞得幾許。來和盤託向。獨立岡頭彎弓而射。嗜糴者射。糴嗜團者射。團看誰。奏凱而歸。亦足爲英雄圖。添得一重佳話也。吳郎笑指李棣曰：射團自是好耍子。吾曹恐又輸與小李將軍耳。鏡郎曰：若毋長人銳氣。自挫聲威。語竟趨就素秋意珠。求所欲。且促其速成。素珠乃舉已成者付侍鬻命廚娘。煮之。呂鵬就鏡郎言曰：此常用小角弓。吾曹僅有大者。不適於用。奈何。鏡郎曰：哥乃健忘。虬鐵不嘗示吾曹。以袖中發射之弩箭耶。李棣曰：吾曹未嘗習此。又奈何。鏡郎曰：習之當亦易。易虬鐵安在。盍卽從而習焉。於是羣覓其人。告以故而求其術。倉卒之間。居然操縱。可以應手已而堆盤在岡。大家角射。贏得一行眷屬。咸來聚觀。射者人發五矢。有矢無虛發者。有不盡中者。亦有五發而不一中者。其人則呂鵬也。妙手空空。無所得食。羣衆於是乎大笑。碧姨從而試之。得一中。笑曰：儂志於糴而得團耶。於是鶯姨與一行姊妹大家作戲。逢場笑相嘗試。有中。有不中。且有弓難應手。矢不離弦者。羣衆又復大笑。是日之午。碧姨飯於鶯谷之捎蝶樓。飯後相將小坐。鶯韻軒中。軒爲鶯姨之書畫室。見第十五回。時則珍兒不知從何處偷飲酒。小顛紅似蘋婆。果倦欲眠。鶯姨笑且詈大婦張夫人。亦在座。乃携珍兒去。就已臥室寢之。牀碧姨指點軒中曰：黃鶯兒真雅人哉。畫軸詩籤。箏琶簫管。斯是雅室。可許儂久坐否。鶯姨笑曰：以汝之頑皮。卽逐汝亦無益。碧姨曰：然許不許。由汝而去。留則由儂自在也。語次泥坐案頭不去。隨意翻書檢得詩編一卷。題曰鶯聲集。披而誦之。皆鶯姨手筆也。閱竟別取一冊而讀之。則爲百舌勸提壺酒。令碧姨曰：你原來還有此酒。妙品。平時胡秘不示人。歟。且言且讀。令曰：佳哉。惜多半不。

適。用。於。女。子。何。不。因。革。增。損。別。製。百。令。俾。巾。幘。酒。場。別。開。生。面。乎。鶯。姨。曰。善。卽。以。相。煩。何。如。碧。姨。曰。則。吾。豈。敢。汝。可。總。其。成。而。儂。與。諸。小。狷。夫。人。分。力。而。合。作。條。擬。以。進。而。汝。參。酌。而。定。之。特。易。事。耳。鶯。姨。笑。應。曰。諾。碧。姨。於。是。奔。走。往。來。告。語。一。行。人。糾。合。素。秋。意。珠。杜。蘭。慧。鸚。月。姑。月。娟。輩。泥。其。各。舍。所。事。集。坐。鶯。韻。軒。中。廣。索。陳。編。集。成。新。令。待。到。上。燈。時。候。已。井。井。有。條。齊。向。鶯。姨。呈。繳。鶯。姨。參。酌。而。加。去。取。焉。未。竟。衆。各。匆。匆。退。就。晚。餐。已。而。復。集。俾。鶯。姨。唱。令。餘。人。各。筆。錄。一。通。鶯。姨。微。笑。而。唱。曰。

日。向。百。花。頭。上。開。

首。座。及。身。量。最。高。者。年。事。最。高。者。或。插。花。滿。頭。者。皆。飲。

五。鳳。齊。飛。入。翰。林。

擊。令。者。與。通。文。墨。諸。人。拇。戰。

山。色。平。分。兩。岸。青。

坐。擊。令。者。之。左。右。各。一。人。分。飲。一。杯。畫。眉。者。各。飲。一。杯。

新。筍。掀。泥。已。露。尖。

不。裙。者。揜。袖。者。穿。新。鞋。者。皆。飲。

海。棠。酣。春。睡。未。足。

呵。欠。者。面。有。酒。痕。者。皆。飲。

樂。意。相。關。禽。對。語。

互。相。談。笑。者。飲。交。頭。接。耳。作。私。語。者。倍。

玉。簫。曲。趁。鶯。聲。轉。

解。音。律。者。歌。吹。佑。酒。餘。人。各。隨。意。飲。

野。蘆。飛。雪。壓。船。頭。

鞋。有。鬚。者。白。髮。者。插。白。色。花。者。皆。飲。

悶。向。酒。杯。吞。日。月。

擊。得。此。令。者。默。飲。雙。杯。飲。時。失。聲。笑。語。罰。如。數。

尊。中。美。酒。常。須。滿。

合。座。行。酒。一。巡。

酒。令。嚴。於。細。柳。軍。

拇。戰。

紅。生。櫻。顆。露。初。乾。
 宜。男。花。下。吹。新。晴。
 娉。娉。嫋。嫋。十。三。餘。
 雲。想。衣。裳。花。想。容。
 月。點。波。心。一。顆。珠。
 言。語。巧。偷。鸚。鵡。舌。
 花。氣。襲。人。渾。欲。醉。
 秋。水。爲。神。玉。爲。骨。
 芳。草。階。前。一。尺。長。
 醉。把。花。枝。細。細。吟。
 古。今。盡。付。三。杯。外。
 半。潭。秋。水。一。房。山。
 一。片。圓。光。得。未。曾。
 勸。君。更。盡。一。杯。酒。
 數。點。梅。花。地。天。心。
 小。姑。居。處。本。無。郎。

無邊風月傳

唇點脂者飲。杯中空者注而飲。
 此第十三令也。生肖屬犬者。疾呼一十三個汪字。違者飲。懷孕者陪飲。
 年事最卑者飲。
 麗服者飲。奇醜者飲。
 眇一目者飲。向人白眼者飲。
 口齒不清者飲。
 衣喜薰香者飲。
 戴鬢鬚者飲。容妝淡雅者飲。
 身矮者飲。
 能詩者聯吟。不能者飲。出題以花名爲限。不拘體。
 掣得者須說故事一則。或笑話一則。否則罰三杯。
 面麻者飲。
 髮禿於頂者飲。
 掣者笑勿示人。有索觀者。則索觀者飲。否則掣者飲。
 行紅樓夢牙牌令。
 待字者飲。

無邊風月傳

一四

絳。幘。雞。人。報。曉。籌。
 吐。作。春。風。百。種。花。
 千。呼。萬。喚。始。出。來。
 詩。清。都。爲。飲。茶。多。
 一。朵。紅。雲。捧。玉。皇。
 百。舌。問。花。花。不。語。
 入。骨。相。思。知。也。無。
 兒。家。門。戶。重。重。閉。
 客。懷。無。日。不。思。家。
 人。面。不。知。何。處。去。
 紅。薔。薇。映。碧。芭。蕉。
 細。嚼。梅。花。當。點。心。
 酒。腸。猶。喜。十。分。寬。
 可。憐。飛。燕。倚。新。妝。

生。肖。屬。雞。者。首。裹。紅。帕。口。作。雞。啼。三。聲。違。令。或。笑。不。成。聲。者。罰。三。杯。
 拈。花。字。飛。詩。
 遲。到。者。飲。逃。席。被。捉。入。座。者。飲。
 在。座。飲。茶。者。罰。作。品。茶。詩。一。絕。句。不。能。者。背。誦。蘇。軾。試。院。煎。茶。詩。一。通。又。
 不。能。者。卽。以。茶。杯。飲。酒。
 掣。者。試。以。羞。於。對。答。之。謔。語。問。人。其。不。答。者。示。以。令。而。飲。之。酒。
 掣。者。以。梨。片。遍。遞。酡。顏。者。口。中。被。遞。者。一。一。含。梨。於。唇。俟。遞。者。返。座。乃。食。
 笑。而。落。去。者。先。食。者。飲。
 以。四。骰。子。擲。緋。得。緋。者。飲。一。緋。一。杯。二。緋。倍。擲。得。全。紅。者。各。賀。一。杯。
 緘。默。者。飲。
 新。婦。歸。寧。者。飲。
 伏。案。假。寐。者。俯。睡。者。面。不。正。席。者。皆。飲。
 衣。紅。者。與。衣。碧。者。易。座。相。並。飲。交。杯。
 適。食。席。上。果。品。或。豈。薏。者。飲。
 敬。量。豪。者。各。一。大。白。
 新。嫁。娘。飲。

梅。教。夫。壻。覓。封。侯。
把。盞。對。花。容。一。呷。
素。壁。淡。描。三。世。佛。
一。關。兼。是。和。雲。掩。
半。開。半。合。木。蘭。花。
開。樽。細。說。平。生。事。
不。需。長。江。滾。滾。來。
高。談。雄。辨。驚。四。筵。
芭。蕉。葉。大。梔。子。肥。
貪。記。新。詩。忘。酒。杯。
二。水。中。分。白。鷺。洲。
似。倩。麻。姑。癢。處。搔。
對。花。不。飲。花。應。猜。
天。教。我。輩。一。樽。同。
花。開。時。節。雨。連。風。
如。今。婀娜。綠。雲。垂。

無邊風月傳

夫壻出門者飲。

插花者對飲一杯。須一吸而盡。

佞佛者飲。善繪人物者飲。

搵帕於口者飲。

支頤作矇眊態者飲。

絮絮話家常者飲。

准嘔唾者出席。由量豪者代飲。

高談雄辨者飲。

體胖者易座相並。飲交杯。

貌似沉思者飲。攔酒未飲者。同乾一杯。

唇兔缺者飲。鼻垂涕者飲。無其人。則合座各飲半杯。

駝背者飲。無其人。則長爪者敬令官一杯。

猜枚。

同乾一杯。姊妹同座者倍。

噤者飲。

垂髻者飲。髮有披拂者飲。

無邊風月傳

淡。妝。濃。抹。總。相。宜。
人。比。梅。花。瘦。幾。分。
書。生。習。氣。未。能。無。
應。記。儂。家。舊。姓。西。
快。如。疴。癢。得。爬。搔。
今。日。青。娥。屬。使。君。
舞。衫。歌。扇。舊。因。緣。
故。將。纖。手。整。金。釵。
纖。纖。玉。筍。裹。輕。雲。
一。兩。綜。鞋。八。尺。簾。
橫。看。成。嶺。側。成。峯。
秋。月。春。花。等。閒。度。
絳。縷。猶。封。鑿。臂。紗。
忽。聞。河。東。獅。子。吼。
古。視。微。凹。聚。墨。多。
早。教。鸞。鳳。下。妝。樓。

淡妝者與濃抹者對飲。
病起者飲。貌清癯者飲。
咬文嚼字者飲。
老而年輕時負豔名者飲。
剔牙者。挖耳者。蓄長爪者。皆飲。
令官為使君。為人妾媵者為青娥。就坐令官膝。分飲一杯酒。
曾為妓者飲。
擊者疾指任一人而誑之曰。釵墜矣。其人從而整釵者飲。
足最纖者飲。以手弄帕者飲。
足不行纏者飲。
腹彭亨者飲。孕婦飲。
嫠婦飲。
新定親事者飲。
咳嗽者飲。呵叱者飲。其夫懼內者飲。
面凹者飲。黑醜者飲。
于歸有期者飲。

齏鹽滋味笑儒酸
道逢麴車口流涎

欲飲琵琶馬上催

雲髻罷梳還對鏡

羅衣欲換更添香

駢頭脫襪白玉嬰

等閒識得東風面

前度劉郎今又來

對此如何不淚垂

淡掃蛾眉朝至尊

風響傳聲不到君

青山明月夢中看

圓似三秋皓月輪

水面回風聚落花

座有善妒者。罰醋一杯。礙不能飲者免。

令官覆象棋十六枚於案。限五兵二砲二車二馬二象二士一將。俾各檢

其一。得車者飲。車留於檢剩之子中者。令官飲。

法如上令。檢得馬者飲。屬馬者得馬。倍。

戴假髻者飲。

更衣者飲。

抱雛者飲。

初次見面者飲。

曾與宴會者飲。

強量舉者飲。能作悲泣狀者免。假泣時。以手遮掩者。笑者。仍不免。

掣令者為至尊。少婦面不脂粉者為魏國夫人。行臨至尊前。賜酒一杯。飲

而後起。

重聽者飲。

短視者飲。

面團團者飲。

面有雀斑者飲。

翠。翻。珠。雀。玉。搔。頭。

三。十。六。官。都。是。春。

拂。水。底。徊。舞。袖。翻。

多。謝。尊。前。窈。窕。娘。

春。風。滿。面。喜。津。津。

隔。座。送。鈞。春。酒。暖。

分。曹。射。覆。蠟。燈。紅。

雪。擁。藍。關。馬。不。前。

莫。放。春。容。過。海。棠。

含。情。凝。睇。待。君。王。

玉。奴。纖。手。嗅。梅。花。

巡。檐。索。共。梅。花。笑。

開。到。除。蘼。花。事。了。

羣衆錄已。慧鸚笑曰。個中酒。令頗有使人難堪者。如雞之鳴。犬之吠。青娥坐懷。鵝姨行跪。其尤甚者也。意珠曰。不然。必如是。纔興趣。橫生。偷行乾燥。無味之令。直飲悶酒而已。碧姨曰。然。一兩棕鞋。八尺籐。句分明。

珠翠滿頭者飲。

拈春字飛詩。

潑酒者飲。

掣得此令者。執壺離席。行酒一巡。

笑者飲。

令官出鞋盃一。滿注以酒。以次傳飲。以飲盡爲度。

取席上果品射覆。不中者飲。中者即取果食之。

令官搏戰行斬關令。先攻左。不得通者。復攻右。左右三次不得通者。飲酒。

如座上之人數。謂之賭關。

面塗脂粉者飲。

起立者飲。

執花者飲。

索善談諧者說笑話一則。

末座飲。席上醉者過半時。得此令。各罷飲。令官乾一杯。收令。

道著阿儂不知此條誰所製也。意珠吃吃曰：我我碧姨笑曰：還汝想得這一句。儂不過六寸圓膚，汝乃說得如許長，不成一雙怪足耶？羣衆各大笑。鶯姨嘆曰：汝好青娥，使君舞衫歌扇兩條，非皆若所製乎？惡在自嘲，以嘲人。儂乃妓而妾者也。被汝輕薄盡矣。素秋拍手曰：儂早知此必碧姨手筆也。吾曹無敢爲此者。鶯姨笑曰：爲妓爲妾，其實亦無庸諱他人，或諱之儂則絕不介懷也。杜蘭曰：此提壺百令施行時人多，多而益善。若僅吾曹行之，則於令既已爛熟都半，可以規避，亦可預爲之備，而十令且八九廢，是宜於座上客滿時行之，而尋常家宴殊不適用於用也。月娟曰：亦可。饒十令八九廢，合座已難逃一醉矣。月姑此時目屬於手所錄紙，逐逐覆視一通，急搖手曰：儂不來，儂不來，百令中儂乃當飲六杯酒。衆曰：何如？曰：鞋鬚一杯，衣香一杯，濃抹一杯，插花一杯，孕吐一孕字，面乃立絳語，遂畫然而止。慧鸚笑曰：不錯。孕婦一杯，汝亦量淺，進酒六杯，酒痕被面，面有酒痕者，又當飲而候也。搨戰候也，斬關候也，擲緋候也，檢棋又不當飲若干杯也。然而一旦唱籌，施令誰也不能躲過難關，倘你也不來，儂也不來，豈不殺人風景，拚卻酣酣一醉，至於滾滾長江，可知無大不了事。衆於是復笑笑，長江滾滾之一令形容嘔吐，乃絕妙也。一行。人評笑久之，各懷令而散。碧姨月娟逕返春雨樓，時則阿紫雪姑不知安往，乃遲遲不歸。寢碧月挑燈坐談，以俟。其至久之，漸聞笑語聲，來自樓下丹梯，承以蓮步，聲細碎可聽。第聞雪姑曰：你試連呼一十三箇汪字，看來阿紫則答曰：儂屬犬，未必便是犬。若夫婿不屬雞乎？你真所謂嫁雞隨雞者矣。碧姨呼曰：若曹來耶？卻從何處看了提壺新令者？雪姑曰：吾曹從安樂窩裏來也。阿紫語月娟曰：汝可知他有書致爾。我人已在途矣。碧姨笑曰：他爲誰歟？月娟笑曰：他爲青娥所屬之使君耳。阿紫亦爲粲然。月娟索書曰：書

安在阿紫示以目曰書中殊無所言不過命我儂料理新居毋致臨渴掘井而已碧姨從旁哂之曰書中果不說甚麼者何須忌儂而不將出以示月娟曰凡家書例當不向人前看不必書中有甚混話而後忌汝也碧姨曰若曹卽不儂忌儂亦例不看人家書若曹其放心阿紫此時遂以鐵崖來書示月娟月娟避人向火展誦已語阿紫曰空空如也之新居其實亦無所謂料理諸猗當彼之面指廬推舍時彼但笑言好好而執者爲寢齋執者爲書室執者爲會餐室執者爲治事堂彼未嘗支配於前吾曹又將何所適從乎是故非得人來直是無從料理好在彼此來金釵十二姊妹成行僕從如雲衆擎易舉吾曹與諸姊妹（指來者）人各治一室但須頤指氣使不崇朝而事了矣又何臨渴掘井之慮哉碧姨笑語雪姑曰儂不知諸猗之家將熱鬧到若何地步汝不聞鐵崖那邊又有成行姊妹來乎可惜儂爲客汝須嫁不能與此間人共久長也雪姑曰姨長住此間不可耶阿紫曰癡姑姑彼肯離卻藁砧而長住乎碧姨亦笑曰乖姑姑汝肯拋卻夫壻而不嫁乎雪姑慍曰動便嚼儂舌甚麼嫁甚麼夫壻幾於夜夜不離口討厭極矣碧姨抱而狎之釋而爲之卸妝促之共就枕復昵之儂討汝厭而汝甚討儂歡喜好姑娘汝且伴儂三四夜儂將歸矣不復討汝之厭矣雪姑曰儂與姨戲耳姨乃憤欲歸儂……碧姨笑曰儂儂儂可又來無論汝厭儂也否願來此已逾平原十日天氣又漸熱儂自當歸如汝之於儂然歸去討藁砧之歡喜也言竟月娟阿紫笑於帳中月娟且嘲碧姨曰顏之厚兮事乃無不可對人言者碧姨曰此非厚顏是曰直道令他人雖有此心肯出諸口乎阿紫因笑呼曰碧姨之討得夫壻歡喜也當非偶然而已胡乃無所育碧姨曰儂惟此引以爲恨從人乞得育麟術試之亦罔效月娟曰儂亦然也阿紫後儂一年嫁越年卽舉一女後又

得。雄。惜。雄。者。乃。殤。否。則。今。三。歲。矣。碧。姨。曰。小。阿。紫。年。幾。阿。矣。彼。能。離。母。而。處。想。年。事。當。在。十。齡。上。下。碧。姨。語。至。此。雪。姑。戲。以。纖。掌。掩。其。口。曰。不。許。曉。僂。欲。睡。去。碧。姨。唯。唯。果。不。復。語。阿。紫。答。已。碧。姨。曰。大。家。默。勿。語。睡。著。罷。可。知。雪。娘。欲。睡。去。不。許。僂。開。口。矣。月。紫。各。笑。曰。汝。乃。怕。他。碧。姨。曰。然。僂。甚。懼。內。於。是。月。紫。吃。吃。笑。雪。姑。申。申。碧。姨。故。作。諾。諾。聲。良。久。乃。各。寧。靜。蓋。皆。入。寐。矣。

(未完)

●西笑林

(明道)

●詐術

奧大利某城中有商人某。性慳吝。雖一仙令亦未嘗輕易與人。一日清晨。有一窮苦之愛爾蘭人。入其會計室。觀壁上所懸災荒之圖而言曰。余已喪失一豕矣。可憐余僅有此一豕。商人不欲解囊相助。顧而之他。而此愛爾蘭人即坐椅上而泣。泣聲甚哀。商人思彼之憂慮。特因失去一豕耳。良久乃出一金幣與之而去。次日。遇愛爾蘭人於途中。呼之曰。愛爾蘭人乎。若汝以此金幣購豕者。須較往昔當心飼養也。汝之豕果因何故而斃乎。愛爾蘭人答曰。嘻。子真愚人哉。余豕之斃。並無他故。特以其太肥而殺之耳。

●狡客

朔風凜冽。天氣嚴寒。有旅行者欲自鄉間入城。苦無旅車。意欲徒步往。爲程雖不遠。而道中積雪皚皚。溇滑難行。正躊躇無計之時。見有一紳士駕馬車得得而來。乃請于紳士。乞携其外褂入城。紳士欣然曰。諾。但君何能再得此褂耶。此步行之旅客答曰。嘻。天下之事。無有易於此者。吾但留在此褂中可矣。紳士大笑。乃請旅客躍入車中。同車而去。

美國偵探小說
 說叢書之一 **黑痣人** (續)

第三章 黑痣人之姓氏

茗狂譯述

丐人覆面臥於地上。僵然略不一動。黑痣人乃蹴之。轉身面已。目光耿耿然凝注之。已乃提之而起。從容自若。如提一雞者。卽坐之於倚牆一灰桶之中。然後轉身向傑克。睨視之而言曰。當此宵深。汝猶徘徊此間。果何所作。耶。言時。音吐殊和。傑克曰。余意欲一沾醉。并覓一下榻之處耳。黑痣人乃嚙然。復面丐人曰。嘻。汝何爲欲擊余。余儕今當一談判此事也。丐人俯促萬狀。第灼灼然向之。而視而憤恨之狀。已漸減。似自疑其舉動有誤者。黑痣人乃徐徐去其冠。則頂禿如牛山之濯濯。復張口而大笑。其鑲金之齒。乃與燈光相激射。燦燦作光。言曰。伙伴。汝何爲欲死余。亦有理由可言乎。汝果誤以余爲何人。殆目余爲一偵探耶。且汝何名。前此固未嘗相識耳。丐人爲狀益窘。思欲引身遁去。黑痣人卽舉拳抵之。於牆間厲聲曰。汝果何名。幸速爲余言之。不則乃公不汝貸也。丐人始曰。余名柯萊考克林。頃間事亦自知其誤矣。余蓋方自獄中出。而捕余入獄之人。則爲傑姆。福萊。余憾之。次骨誓必有以報之。且知彼卽在此左近耳。及見君在此。沾飲余誤……黑痣人乃大笑。攙言曰。汝殆誤以余爲福萊也耶。伙伴。休矣。余非他人。此人間羣呼余爲芝加哥之禿頂勃朗也。且余來此已三星期。初未嘗一遇汝所云之人。然謂余竟與他人相肖。余殊未敢深信。伙伴。汝盍再細視余面。寧余竟逼肖彼人耶。言次。貌絕獯厲。卽如傑克之略無所關。對之亦爲慄慄。考克林則戰栗而言曰。恕余魯莽。余苟早見此黑痣者。決不如是矣。黑痣人曰。汝幸勿注意及此。他日余當敷藥一去之。要言之。汝固未嘗細視余面。非余之小友在此者。余且無因而死於汝手矣。言畢。

縱聲作鷺鷥笑。復挽考克林之臂曰。然而其事乃至有趣。余當入告肆中諸伙伴。乃有人目余爲偵探也。考克林毋復念及前事。盍偕余一小飲。余今當一作東道主。汝二人盍隨余入。遂挽其臂而入。傑克亦于然隨諸後。既入。則肆中約有十數客在。傑克乃引二人至櫃旁買酒處。舉杯於手。向肆中朗聲言曰。伙伴。汝曹當引杯爲余壽。今有此柯萊考克林者。新自獄中出。乃誤目余爲偵探。竟舉槍欲擊余。幸有余友助余。始得無事耳。此言一出。肆中人乃大譁。似黑痣人在此間。彌有勢力。且無人不識者。考克林見狀。乃噤口不敢聲。知言且見辱。時一眼睨紅腫之人。逕趨傑克之前。詢黑痣人曰。勃朗。此人乃汝友耶。黑痣人冷然曰。然。余固言之矣。彼名曼寧。芝加哥人呼之爲公爵。曼寧非耶。傑克頷之。私念呼余爲曼寧亦佳。余固欲易名耳。紅眼人復詢曰。伙伴。汝方自芝加哥來耶。余頃間曾遇汝於勃琪之酒肆中。固知汝新至此間也。汝來此果何作耶。傑克曰。余特來此覓勃朗耳。黑痣人聞言。乃飛目睨之。似稱其言之善者。傑克乃悠然而深思。念黑痣人界余之混號。良佳。凡余之言語舉動。均與此公爵之名相符。而念日中事。忽忽有同隔世。彼今已爲芝加哥之曼寧。方與宵人一羣歡飲於此酒肆中。以嘗翼衛此黑痣人。彌受人敬也。及酒既告罄。傑克摸索囊中。意欲再一沾飲。黑痣人肘觸之而言曰。足矣。公爵。余意欲與汝一談。鈍勃（肆主人名）後室空否。鈍勃欣然曰。然。余當冀除之。比至後室之中。黑痣人乃引闔其門。與傑克對嚮而坐。如電雙瞳。向之上下睇視。自頂達踵。靡所不及。尋始言曰。善。果何所犯耶。盜歟。殺人歟。抑二者兼有歟。觀其狀。似於傑克之秘密。已洞見無遺者。傑克方欲啓唇作答。黑痣人忽止之曰。小友。不妨明晨告余。今余當界汝一下榻之處。并一溫水浴。蓋汝嘗有德於余。聊以爲報耳。傑克曰。雖然。余固尙未以余事告君耳。

惟非至明晨者。其事之結果若何。余亦不自知也。黑痣人曰。然則俟之明晨可耳。余固不以爲意也。今汝有余爲伴。當不復有他虞。小友行矣。遂聯步而出。西嚮而行者。可十數武。得一汽車。車身絕陋。而機器絕良。風馳電掣。間已至百老匯路矣。乃付值而下。復向麥克圖街行。遂至華盛頓方塢。越之而過。入一寂靜之區。則綠楊村也。行及一磚屋之前。黑痣人乃出鑰開門。肅傑克入。至二層樓上。傑克被延入一小室中。而黑痣人即匆匆去。旋即攜寢衣一襲及浴巾一條而返。言曰。浴所即在此室之次。汝盍先往就浴。且爲時已晏。幸早就寢。毋作妄思。徒自苦耳。遂興辭而出。傑克既浴畢。身心爲之一爽。遂臥剎那間。已入黑甜鄉。雖有噩夢爲祟。其睡仍酣也。比醒。則旭日一絲。紅上窗紗矣。惟仍憊不能起。而咖啡及牛肉之馨。縷縷衝入鼻觀。復聞一女。耶曼聲。而歌清脆悅耳。於是此身飄飄然如登仙國矣。旋復瞿然憶及前事。凡此假支票也。其繼父之頹然臥地上也。彼之捨命出奔也。歷歷如在目前。而於黑痣人之殷勤。欸待。延之至此。更茫然不解。其意何居。觀彼人之狀。固盜中之魁耳。寧知報德之事哉。且彼又何爲。畀余以一混號。復呼之爲曼寧。此殊不可思議者。已而睡魔全祛。乃自榻而起。則昨所卸下之衣。已不翼而飛。即一褲一襪。亦弗之留。似此身已爲所囚。弗能自由矣。乃憶及昨夕黑痣人曾詢以果犯何案。并向之上下睇視。殆將獻之官中。以邀賞耶。果爾殆矣。於時門啓。黑痣人自外而入。衣件一疊。覆於臂際。既入。即置各物於近牀一椅中。含笑而言曰。汝晨興乃如是之早。殊非所料。汝之五臟。乃大類時鐘之應時。蓋藉施告我晨餐。且具矣。幸速衣著而起也。余已將汝舊衣變買。易得此新衣。全襲而汝囊中尙餘有五元三角五分。今一併歸趙也。傑克乃取新衣。衣之。衣料殊佳。又極合身。而前所御者爲黑色革履。今則易爲黃色矣。惟當其衣。

時深愧己之多疑。初不敢向居停一視。居停則含笑睇視其旁。焉比衣竟始言曰：如此高誼，感篆五中。黑痣人曰：汝苟以爲歉然於此者，余當畀汝一機會。令汝圖報耳。傑克曰：君今晨曾外出，亦曾購得一日報否？黑痣人曰：且待。今當以進餐爲先。凡事不可枵腹而行也。遂偕傑克至餐室中。庖室卽在其次焉。時有食物之馨，衝入鼻觀。傑克饑慾爲之大張，而一切皆忘矣。少頃，室門開然而啓，一十八九齡之少女亭亭而入。女貌殊美，與黑痣人適成反比例。黃金髮，蔚藍瞳，固絕世美人也。而雙渦承顴，狀益斌媚。衣飾亦楚楚可觀。觀其狀，雅似劇中之仙姝。繡幕乍啓而現身於舞台之上者，其聲尤嘖嘖如鶯啼，一入人耳，心神皆蕩矣。傑克覩及私念，似此巨慙，乃有此豔若天人之掌珠，毋乃不類耶？當與之握手時，黑痣人兩眼奕奕作光，彌露矜色。女乃曰：阿父亦欲進食否？余飢腸作雷鳴矣。言時，嫣然一笑，露見其編貝之齒。比餐傑克爲此秀色所醉，一切憂思悉付之烏有之鄉。而餐品尤烹製合法，爲之健進不已焉。餐畢，女郎乃起而整治餐案。傑克曰：亦欲余爲助否？女搖首謝之。黑痣人曰：可聽禱施爲之。余欲與汝一談也。於是傑克復露窘色。而女亦珊珊而去。黑痣人乃自抽屜中取出日報數紙，顧傑克曰：孺子，余固不難於此中求得汝真姓名。汝非傑克斯鉢萊耶？及見傑克默然無言，彌露驚異之狀。乃知其所測匪誤。則領首復言曰：善。惟汝今已名曼寧矣。觀此中所載，其事殊不重大。初不如汝所料也。言畢，展鬢而笑。卽取各報授之。傑克翻閱有頃，始得之。則皆載於尋常新聞中。初非載於前幅者。此心乃爲之稍釋。知其繼父當尙未死耳。而此一則新聞，必一人所作，而寄之於紐約各報。蓋各報所載皆同也。其文如下曰：

●假支票及謀殺未成案

▲名家子冒簽支票▲

▲謀殺繼父未成▲

傑克、斯鉢、萊者、白克、雪人也。日昨忽作暴行。竟欲謀殺其繼父。其繼父爲雪孟克琳村中巨富。與傑克之母結婚已有年矣。此事之起。因蓋以傑克曾盜取其繼父之支票一紙。摹仿簽字之筆跡。私向農業銀行提取一萬元。已而其事發覺。行中辦事人乃往晤克琳。言其事。傑克亦在座。行中人既去。二人鬩爭乃起。克琳之侍僕聞之急奔往。意欲一爲排解。詎纔及門。爲傑克所擊。而仆及掙扎而起。入室視之。則克琳昏仆地上。首爲墨水壺所擲。傷甚劇。而傑克已遠遁矣。比克琳既醒。乃言此事。殊不能復隱。其妻方在福祿李特度冬。彼俟所創一愈。當親往告之。并云傑克平日揮霍無度。故有此冒簽支票之事。惟彼憐其年幼。無知。已允代爲彌補。今復出此暴行。則彼亦不能爲之曲恕。今已告之警署。深望藉法律之力。或能化其凶頑之氣。裁之於正焉。

傑克讀畢。乃推置於案頭。黑痣人復自衣囊中出一紙授之曰。此事在紐約警署視之。殊漠不關心。非經彼處警署之請求協緝者。必不從事偵索也。惟在薄斯登必已偵騎四馳矣。此爲薄斯登之國民日報。汝試觀之。此報固無所不載。卽芝加哥之勃朗亦時一述及其名耳。言畢大笑。傑克纔一展視。卽見其事已詳載於前幅。并附以彼之小影二幅。及克琳與其母之小影各一焉。後復附以論斷。痛加斥責。謂「官中已懸有賞格偵騎已四出。據云最後見之於能爾萊山谷附近之車中。惟此後行止乃不得其詳矣。而彼既挾有此一萬元巨款。或將遁往他州。第偵探界中人深信必能緝獲其人。不使之遽逸耳。而銀行中亦

已將其事起訴。一班與克琳夫人有舊者，則爲之大震。且爲克琳夫人擔憂不已。蓋此事殊不堪爲其所聞耳。而據考查所及，則此事原因，殊複雜醞釀之者，蓋已久。殆至今日始發也。」傑克觀竟，頗露怒容。念報中所載，殊匪人情所堪。凡此所言罪案，及其平日是否揮霍無度，何無一友人出而一白其妄耶？惟有一事，尙可釋然者，則偵探欲緝獲之殊難耳。時黑痣人乃言曰：「報中之所以毀汝者，亦至矣。亦能爲余一言其真相否？」傑克愀然曰：「即言之。果何所用耶？」蓋知黑痣人固已深信其爲罪人，其所以延之至此者，卽以此。且縱能證其爲無罪矣，又何能爲助耶？黑痣人曰：「今最有益於汝者，卽吐其臆，告余耳。余昨日固已知汝非惡人矣。惟官中已懸有賞格而緝汝，而汝繼父又爲富人，固不難廣延偵探，四出偵索，則紐約亦不得視爲樂土。汝縱易名爲曼寧，而箇中情狀，都非所諳。破綻一落人手，則疑慮起而汝危矣。脫汝能詳舉汝事告余者，余當悉心教汝也。」傑克聞言，畧一夷猶，乃爲細述其事。黑痣人靜聆既竟，乃曰：「汝言固實。惟裁判官必不視爲信史耳。」傑克曰：「固也。」黑痣人曰：「余固知汝未嘗攜有一萬元之巨款，而他日事苟得雪，無論汝曾支取此款與否，九萬元決當歸汝耳。惟今日汝處境乃至危，息息須防偵探之至。今余有一言告汝，汝苟能見助一事者，余當保汝不入偵探之手。汝果何云耶？」傑克之初意，深欲昭雪其冤，復爲自由之身，雅不願與此宵人共事。墜入法網益深，惟昭雪一事，言之匪艱，行之維艱，而以黑痣人之摯誼稠情而言，其請亦雅不忍却。方躊躇未決，聞忽聞女郎歌聲，又作此清脆之歌聲，在傑克視之不啻上帝之福音。於是其意斗決，卽向黑痣人言曰：「余苟能爲力者，在所不辭。果將以何事見委耶？」黑痣人曰：「善。今日余略有所事屬汝，他事容徐言之。且汝亦能御汽車否？」傑克曰：「弗論何類汽車，余皆能御之。」黑痣人曰：

然則汝於白克雪之途徑。或亦熟識乎。曰。然。自長田以南。固瞭如指掌也。黑痣人乃領首謂善當黑痣人與傑克言時。發音既正。語法尤有規則。初非如在酒肆中時之村俗。傑克深覺之。頗以爲異。知其人嘗受教育。初非尋常宵人可比也。而其人狀絕聰穎。性尤剛毅。苟有所圖志。不在小耳。惟不識其女對之作何云。所敢斷言者。必不疑其非正人也。此時黑痣人復言曰。余當往街中發一電話。十分鐘即歸。當偕汝同出也。遂行。傑克乃復讀報。而女珊珊步人矣。傑克乃起立以迎之。女含笑止之。坐曰。儀重哉。君不妨仍讀報也。傑克曰。余已讀一過矣。女乃向之凝眸一視。爲狀殊媚。既而略一囁嚅。柔聲言曰。余父嘗舉君之困難告余。蓋余儕父女間。初無所隱也。而頃間君所自述之事。余亦微聞之。殊爲君扼腕也。今敢有一言告君。則君當信托余父耳。言次。頰暈嬌紅。嫣然有同玫瑰矣。傑克聞言。詫極。瞪日向女而視。念彼父女間。竟一無所隱耶。然而似此亭亭弱質。初不類爲非犯法之人。今作是言。寧非咄咄怪事哉。意者其父殆嬌爲無一或隱使之不疑。實則無一事使之知耳。於是握其柔荑而謝曰。謝君見告。此有助於余匪淺也。女嫣然言曰。是則佳極矣。無論如何。君必信托余父也。余父有時行事。絕怪然。余信之殊深。故敢預爲君告。使君弗疑耳。傑克此時頗腹笑。然雅不欲啓女之疑。致疑其父有他。即言曰。余何爲不信任令尊。彼待余固至善也。言次。黑痣人已歸矣。即偕之外出。穿地道而至鎮之下端。入一咖啡館。擇一僻室而坐。黑痣人乃言曰。少頃。余儕外出。當經一大珠寶肆。既過。余當觸肘爲號。汝可即徐步而返。至肆中。右嚮第三櫃前。向之購取領針。惟一赤髮之書記。苟不在彼處者。幸勿啓齒。或彼事忙無暇招待。汝者可僞作待人狀。一俟機會既至。即就之購針。惟慎毋惹人之疑耳。當購針時。可取六枚觀之。而一一置之櫃上。乃復取第三

枚。觀。一。過。言。此。枚。最。佳。余。欲。購。之。其。值。若。干。耶。彼。必。為。汝。置。一。小。匣。中。可。即。携。歸。畀。余。言。次。又。畀。以。金。曰。此。為。領。針。之。值。其。藏。之。也。凡。此。汝。亦。一。一。識。之。毋。忘。否。傑。克。既。聆。畢。知。此。購。針。一。事。之。背。面。實。藏。有。無。數。文。章。也。乃。將。其。言。照。述。一。過。遂。同。出。少。頃。果。經。一。大。珠。寶。肆。仍。前。行。至。街。隅。始。別。黑。痣。人。迴。身。而。行。珠。寶。肆。規。模。殊。宏。迴。廊。四。繞。長。窗。插。地。室。之。後。部。為。一。小。閣。上。列。數。案。有。一。玻。璃。小。門。可。通。至。辦。公。室。焉。此。時。肆。中。殊。冷。落。第。三。櫃。之。前。虛。焉。無。人。一。赤。髮。之。書。記。則。坐。於。櫃。後。方。檢。視。盤。中。之。零。星。小。件。傑。克。乃。行。向。其。處。而。此。心。大。躍。旋。忽。覺。有。人。方。熟。視。其。面。乃。大。驚。幾。不。能。自。克。良。久。神。稍。定。驚。稍。止。始。一。仰。視。其。人。則。立。於。小。閣。之。上。倚。欄。向。之。熟。視。者。初。非。他。人。蓋。即。農。業。銀。行。行。員。萊。明。登。也。揆。其。狀。似。因。傑。克。已。易。裝。故。尚。未。遽。識。惟。已。有。所。疑。矣。傑。克。此。時。迴。念。前。事。頗。致。憾。其。大。意。欲。往。一。面。責。其。非。然。一。轉。念。此。事。一。行。萊。明。登。且。呼。警。察。至。矣。其。為。事。不。更。劣。乎。然。而。萊。明。登。在。此。果。何。作。何。昨。日。方。被。銀。行。中。除。退。今。日。即。能。於。此。間。得。一。事。耶。此。殊。不。可。解。方。沉。思。間。忽。覺。肆。中。人。咸。睜。睜。焉。向。之。而。視。而。萊。明。登。似。已。識。彼。笑。容。頓。露。更。倚。身。前。向。而。視。之。傑。克。乃。驚。悚。萬。狀。即。飛。步。奔。出。出。時。聞。萊。明。登。向。人。似。有。所。述。而。肆。中。微。譁。焉。一。至。街。中。即。越。人。叢。中。而。過。狂。奔。向。地。道。中。而。去。念。萊。明。登。今。已。識。彼。稍。遲。者。偵。探。且。追。躡。其。後。而。萊。明。登。獲。賞。矣。已。而。復。行。至。前。咖。啡。肆。中。乃。入。為。黑。痣。人。言。其。事。黑。痣。人。曰。其。勿。以。此。領。針。為。意。余。當。以。他。法。得。之。幸。萊。明。登。識。破。汝。較。早。尚。於。余。事。無。妨。不。則。余。殊。不。欲。汝。為。偵。探。所。獲。并。發。見。此。匣。耳。汝。繼。父。嘗。言。當。為。萊。明。登。覓。一。地。今。彼。似。頗。能。實。踐。其。言。且。不。欲。稍。費。時。光。也。惟。汝。必。當。化。裝。始。於。余。事。有。益。今。余。當。為。汝。呼。一。車。至。汝。可。於。華。盛。頓。方。場。下。車。徒。步。而。歸。靜。待。余。至。也。傑。克。歸。後。可。二。句。鐘。黑。痣。人。始。歸。攜。有。小。匣。

無數。詢曰：蓓施何往？傑克曰：彼外出購物矣。云稍遲即歸也。傑克當此二句鐘中，與女縱談甚樂。知女異常聰慧，且極有學識。初非尋常村女也。問亦一念及黑痣人之言，謂不欲人發見此領針之匣，似此赤髮書記藏有消息於此匣中。意者殆爲保險箱上之拚法耶？抑其他重要之暗號耶？而黑痣人之欲行劫此肆明矣。此時黑痣人乃取出各小匣中之物，有作扁葉形者，有作塊形者，皆染料也。言曰：余將易汝剪髮之式，并染汝髮而面部及兩手亦須一一塗作他色。今塗染一事，余當任之。蓓施則當爲汝剪髮也。已而易容已畢，傑克乃對鏡自照，不禁大愕。蓋前此其髮爲黑色，今則一變而爲深紫，而其鬢乃類紅種人。幾親面不能自識矣。女諦視其旁，則大笑不止。又爲之剪髮。黑痣人曰：善如是。庶無人識汝矣。今汝當識之。汝爲芝加哥之曼寧混號爲公僑專竊婦女之珍飾錦衣賊也。今夕余當介紹之於黨中。彼輩當錄用汝爲外部行事之人也。傑克聞言，乃向女而望，則女仍笑容可掬，似不以爲異者。而溶溶雙波中，仍有一種誠懇之色，爲狀仍同頃間。令彼信托乃父時也。噫嘻！噫嘻！此事殊不可解。凡此黑痣人所言，女固已聞之。且復助之易容，使成爲錦衣賊之曼寧。又寧能復爲清白之人耶？而傑克之思潮乃紛起矣。黑痣人復曰：其聽余一觀汝手。傑克乃出手示之。則其左手姆指間之翳，脫出原來之位置不少。適異常人。黑痣人曰：此久作棍球戲所致耳。汝當常御手套，而御車時尤不可少。余於化裝一事，頗堪自信。而此事則非余所能爲力也。言時氣度雍容，類紳士。傑克乃悠然而深思，念彼必出身清門，惟不知何因遽淪入此道中。此實一極可研究之問題也。下午三人乃同往影戲園中，當觀及戲中一偵探身破巨案，奏凱而歸。黑痣人乃大樂，縱聲作鷺鷥笑焉。比歸，黑痣人顧傑克而言曰：汝當留伴余儕，直待此事之畢。深幸蓓施頗喜汝。

黑 慈 人

之爲人耳。此末一語。傑克聞之頗樂。而所謂此事者。不知果爲何事。彼於是中又爲何種角色。私念凡此種種。今夕晤見黨中人後。或可探得其一二也。

一〇

(未完)

社
小說
劍膽琴心錄 上卷

(續)

(俞天慎著
徐枕亞評)

第三回 多巧計梁上掛猪油 受冷嘲筐中收狗子

大凡一種技藝必有一種只可以理會不能說出來的情形。譬如像劍如在這裏彈琴，別人家彈了三絃，關他什麼事。那白氏又怎麼留心聽得出來話也奇怪。這就叫只可理會不能說出的情形了。當年伯牙彈琴，憑空來了個鍾子期。伯牙雖沒有看見鍾子期，怎長怎短，那知他彈的琴裏頭早已覺着。如今劍如彈琴，當時的確有三絃的聲音，和着白氏既然是彈琴高手，那裏會聽不出（暗結上文渡入下文）前回書中不是說劍如這座園東面另有高大房子麼，這三絃的聲音便是從這高大房子裏出來，並且彈這三絃的並不是他主人，却是一個專理六壬大課善觀氣色陰陽地理合婚選吉的算命先生（真不是個好東西，奈何人偏信之且深信之）這個算命先生怎麼會到那裏來彈三絃呢？却是不講不會明白。如今這三絃的聲音既是從那邊高大房子裏吹了過來，在下這枝筆也只好跟了這三絃聲音到高大房子裏去說他一番（此種筆法實時下小說之惡套）這家主人姓施，單名一個任字，表號麗潤，娶妻丁氏。用的丫頭僕婦倒有三四個，外面長工也有七八個，男僕中間有個最重用的叫做阿三（又是一個好東西）麗潤是別處搬來的，祖上是怎麼出身，別人也不明白。只知道搬到真家莊，便造這三四進的大房子，平常日子輕易也不出這真家莊一步。據他說，城裏有許多鄉紳老爺（不過據他嘴裏說說）都同他狼要好，不過從不曾看見什麼鄉紳來望過他。他有的是錢，有的是田，所以狠過得去他家裏用的丫頭都是收買的江北荒民（大慈善家）只要給些飯，他喫一個工錢，他不要，并且打也由他，罵也由

他他也不怕這些了。頭熬不過打罵。要思量逃去的。單是用的。僕婦和長工。却不能不給些工錢。他在這筆工錢裏頭。倒狠有些計較。他的工錢。至多不過三百大錢。一月却是論日。不論月的。譬如這個僕人名說。三百大錢。一個月不是每天祇有十個大錢。要是這個僕人。偶然有事。出去了一天半天。不曾替他做事。情他就扣他工錢。一天十個大錢。半天五個大錢。或是做錯了一件事。情弄壞了一件東西。教他照賠。還不算。還要罰出幾個錢來。就這扣錢罰款裏頭。所入倒狠有可觀。（妙極是學學校裏面。對待曠課教習的辦法。）別人用了。僕婦長工。要貼出工錢。他却越用得越多。進款也越多。并且家裏所用的。臺桌。椅凳。盃碗。壺盞。都是從舊貨攤上收來的。買的時候。既省錢。用的時候。又好訛詐。僕人們的罰款。豈不一舉兩得。夫婦兩人心思。極其配合。身上穿的都是布草衣服。是不消說了。那些了頭們。更是拖一斗掛一片。和花子一般。只有阿三。因為時常要進城去。衣服略為乾淨些。以外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他却只有四件。只用柴米油鹽。那醬醋茶是不用的。（奇怪之事。吾未之前聞。）并且四件中間。只好算三件。半原來。他用的柴。是叫長工去荒地上割來的。茅柴一個錢。也不費的。照此說來。施麗潤的省儉和算計。總算省而又省。儉而又儉。精而又精的了。每年收進去田地花利。都把他藏起來。家道自然不消說。沒有不發的了。然而四件當中。用的油。狠為奇怪。既不用菜油。也不用豆油。也不用棉油。却單用的是豬油。原來菜油。豆油。棉油。人家用來煮菜。也有用來點燈。也有施麗潤家裏沒有油燈。這件東西。早上起來。晚上不到。天黑早已關門睡覺。再也不許做事。情。這不是把燈油省了出來了。至於煮東西呢。他從來喫飯。不要一色菜蔬的。要菜。豆。棉油。何用。這麼說來。他豬油有何用處。不知道。施麗潤的計算精明。異常。他雖則喫

飯不用菜蔬。然而白飯究竟不能下肚也虧。他得出他一年到頭上上下下都喫豬油炒飯。別人家聽聽。施家上下人都喫豬油炒飯。不是狠闊綽麼。那裏知道他是省菜蔬的道理（真個連我也想不到）。然而他在豬油炒飯上面。狠狠費了些心計。爲什麼呢。別的柴呀米呀鹽呀。要用多少。他可以秤準量準的。并且東西放在屋子裏用的時候。開着門量了秤了。不用的時候。可以鎖起來。一些不會偷漏。只有這豬油炒飯。却要當場把豬油放在鍋裏炒的。憑他怎麼精明總算不出一鍋飯該用多少。豬油割少了不敷用多了。不成。橫來豎去。想不出一個好法子。後來也真虧他夫婦兩人。真才實學。居然想出一個好法子。來他那住的房間。本是廚房。隔得一堵牆。他就用條長繩。一頭扣在自己房裏柱子上。却從屋頂裏穿到廚房梁上。釘了個小滑車。把繩穿進滑車。掛下去。恰在鍋子裏那邊。繩上就結了一塊生豬油。結好了。這邊房間裏把繩一抽。那塊豬油便高高掛在廚房正梁上邊了。那怕廚子有長手臂也休想去偷。他若是逢到炒飯時候。廚子在隔牆裏報一聲房裏就把繩子一鬆。梁上的豬油便自然的掛到鍋裏。只要聽見擦拉一響。立刻把豬油抽上梁去了。（不愧真才實學。蓋已暗合數十年後重學力學聲學測量微積諸學矣。）有一回一個新來的廚子。不會懂得這個訣。竅豬油下鍋。兀自低着頭。却不防豬油從鍋裏直跳出來。把廚子臉上濺滿了熱油。痛得要死。（絕倒絕倒）第二天便歇了出去。（不知這一回罰扣了多少錢）你想施麗潤的省儉法子。可不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麼。然而省便這麼省。儉便這麼儉。一家不得知一家苦。他也有他的不能省儉的去處。他有個結拜弟兄。是城裏人。叫做鄒鼻涕。年紀不過三十幾歲。却癩一隻脚。也有叫他鄒癩脚。也有人叫他鄒鼻涕。但是叫他鄒鼻涕的。倒有一大半。有句俗語。叫鄉

下人不識鼻涕。長談。這個鄒鼻涕。動不動向人家說。我們總得長談。我們總得長談。從此人家便叫他鼻涕。算是用的。歇後語。至於施麗潤。爲什麼要和鄒鼻涕拜把子呢。別人却不仔細知道的。只有個阿三。在下這時也無暇敘明了。據說阿三便是鼻涕的兒子。也不知真還假的。(奇怪之至奇怪之極)這天麗潤正在房中算帳。阿三忽然走進來道。鄒老爺來了。(兒子喚老子叫老爺奇極)麗潤連忙走出去迎接。剛坐下來。麗潤還沒有開口。鼻涕便道。口渴得狠。老把弟弄些茶來。(惡極知他不喫茶。偏要討茶吃)麗潤便喚阿三向太太那裏去弄茶葉。泡茶來。(原來茶葉未嘗不備。不過如此用法耳)便說道。老哥好幾時不見面了。鼻涕道。不要說起。這幾天被我們鄉鄰擠死了。麗潤道。說笑話了。那個鄉鄰敢來擠你。老哥鼻涕把右手中指在上嘴唇那裏擦了一擦。道。你道是那個。便是柏士純先生那裏幫忙他的。令愛千金小姐。出閣我整整幫了一個月。麗潤道。柏先生嫁女兒。我怎麼不會知道。是幾時的事情。鼻涕道。便是這八月初九。真把我累乏了。在家裏停了五六天。今兒纔想起老弟來。鼻涕道。老哥爲什麼不通知一聲。教我好送份重禮。鼻涕道。他是男家拔親。促起來幹的。(又說是幫了一個月前後。矛盾虧他說得出。按其究竟不過賣弄認得鄉紳柏士純而已)否則你我交情。那裏會不來關照的呢。你老弟要送禮。只要等十月初一。他老人家五十大慶。你去拜壽也不遲。麗潤點頭稱是。鼻涕一眼看定塲上牆腳邊。有幾枝龍虎草。便走去採了兩瓣葉。拿來揉了幾揉。貼在太陽穴上面。又說道。這草是辟蛇的。(此非閒筆。乃直挑下回)却又能敷做頭疼膏藥用。麗潤道。這個倒不會知道。顯得老哥多才了。當下特備了幾樣菜。留他喫飯。(想來全用猪油炒的)吃了飯。鼻涕往莊南找朋友去了。等到第二天。便是中秋。麗潤夫婦一早抽

身供奉好了月宮香斗。清香明燭。準備晚上齋供。只見有個僕婦。叫做曹媽。慢吞吞的走上來。口裏說道。老爺太太。我的病越加重了。實在做不來了。今天要回去了。丁氏一聽他話。恨他中秋佳節。大清早說病。說痛。怕不吉利。並不回答。倒是麗潤說道。你滾罷。本來是這種癡脹病。像十月滿足一般。那裏會得好。曹媽紅着臉。奇哉拿了衣包。就走走到大門外。阿三早已等候多時。奇哉就把他送到三里以外。一家人安置好了。原來如此。麗潤只圖扣錢罰錢那思及此。便道。我要去了。恐怕老爺今天要出門拈香。說完。飛忙的跑回來。麗潤恰巧要動身。阿三替他挑着香燭錢糧。丁氏又囑付他在監生殿求擋籤。麗潤應允了。一逕走到當方土地廟裏。點燭焚香。化了錢糧。磕了頭。又走出廟門。剛巧有個江北叫化子。攔住說道。發財發福的老爺。多子多孫的太爺。賞個錢罷。麗潤一理也不理。拔步就跑。那裏知道。這個叫化子。真是不曾生眼睛。麗潤走到觀音庵。他也跟到觀音庵。麗潤走到三官殿。他也跟到三官殿。一個鎮上所。有二十幾處的庵觀寺院。鎮上有二十幾處廟宇。作者既不能開一總帳。又不能略而不敘。故想出此。告化子一路跟着麗潤。便暗裏帶有許多廟宇名字。並暗挑下文。麗潤無不走到。那叫化子也無有一處不跟到。直到天有晌午。麗潤回家了。那叫化子也跟到大門外。這時叫化子雖則伸手要錢。那一肚皮。的瘟氣。按捺不住。便跳脚拍手的罵道。老子祇望你給個大錢。你捨不得。也好回絕我的。爲什麼引誘老子。從大早起。直走到現在。倒一個錢不給。算你有了些臭銅錢。存了這種心腸。一定要絕了孫的。哀梨并剪無此爽快。阿三聽到這裏。便道。我來替老爺打他。麗潤也說打他。那知叫化子早已跑了。麗潤一肚皮高興。聽了末一句話。變了一肚皮悶氣。進去和丁氏說了。丁氏道。我們年紀還輕。諒來不要緊。再不

然抱一個也好。遮遮別人眼目。你求的監生殿籤訣。怎樣了。麗潤便從衣袋裏取出。念給他聽道。前世有因。今世有果。魚籃觀音。百事皆安。丁氏道。是了。魚籃觀音。是送子觀音。我去觀音庵裏許些願罷。麗潤道。也好。這天晚上。麗潤觀着沒有人的當口。同阿三密密商量。要想弄一個孩子。（此何事乎。乃可與阿三密商。）阿三道。這倒巧了。今天出去的曹媽。老爺相信他是癡脹罷。（反問他一句。）麗潤道。我也不見得十分相信。不過用了一年。倒也不見得有什麼壞處。阿三道。這也不必去考究他。（畏其根究。故疾速一句撇開。）總而言之。只怕十月滿足了。（至此證實一句。）現在曹媽就住在附近。他也不敢回到家裏。老爺要個把兒子。何不用曹媽的現成貨呢。（此句更惡。竟硬派到麗潤身上。）麗潤道。話是不差。若是女的。怎樣。男的要多少價錢呢。阿三道。女的不必論。他若是男的老爺喜歡。賞他一百二百都可以的。倒是我去通知他一聲。要緊。這裏太太也要裝起來也。麗潤當下便利丁氏說明。丁氏也喜歡不迭。（悍婦乃受愚矣。）第二天。便裝起來。僕婦們雖有些疑惑。却是那個敢去說。不到三天。清早時候。阿三提了一大籃魚。直走到上房。說是鄒老爺送來的。就這當兒。房裏頭有了小孩子哭聲。了一句話。傳出來。太太生了兒子。合家上下都有賞賜。一面把些鴨蛋染紅了去送。左右鄉鄰。丁氏却没有乳汁。索性把曹媽喚進來。做了乳媽。（一舉兩得。）直到滿月。麗潤特地去請了鄒鼻涕過來。和他喫喜酒。（本來是他孫子應當請他吃酒。）正喫的高興。忽見一個丫頭慌慌張張的走出來道。老爺不好了。正是財虜解囊慶得子。雛鬢傳語忽驚人。要知後事如何。須待下回細說。

枕亞曰。此回乃實力寫施麗潤之正面文字也。夫施任者。咒其死人也。施麗潤者。譽其勢利人也。畢竟

勢利人必如何寫之乃可使之躍躍紙上使讀者誦之真若見一勢利人作者于此再四思維想出了頭僕婦三四個長工七八個三百大錢一月要討錢扣錢猪油掛在梁上月此均爲勢利之本乃一遇鄒鼻涕卽泡茶煮菜非勢利而何

鄒鼻涕一勢利人也滿口敝鄉鄰柏士純先生幫忙一月實祇數天而麗潤聞之適中其懷故有送份重禮之語

阿三是鼻涕兒子狗子是阿三私養作者於此並不詳細敘明非簡也蓋爲下卷書中生發也鼻涕之勢利與麗潤工力悉敵觀其一到便要喫茶麗潤敢怒而不敢言想來麗潤必有仰仗鼻涕之事故如此耳

丁氏一勢利而迷信者故有監生殿求籤及魚籃觀音許願之舉以後種種事皆由迷信而生

第四回 修寺觀軟圖施麗潤 變陰陽強拉馬雲峯

不表了頭慌慌張張的出來且說麗潤勉勉強強的喫酒本來麗潤的發迹全靠着一點妻財所以丁氏的話無有一句不聽就是這件血拘裝肚的事麗潤面子上說不出心裏頭却是大大不高興無奈丁氏要貪省力養兒子(六字奇特)也叫做沒法眼看着染蛋做朝把銀錢用的流水似的真是哭不出笑不出就是這回特地去請鄒鼻涕也是阿三一力攬撥的(漸寫阿三之勢饑)阿三說者爺有的是錢有的是大面子雖則住在這村鎮上總得借着養兒子顯煥一番教人家知道知道并且這麼樣的添了少爺(並且這麼樣的六字尖利無比)越發要熱鬧熱鬧依我意思竟其喚箇廚子辦幾席酒請請鄉鄰再

去。定。一。班。堂。名。吹。打。吹。打。(明知其不肯而故甚其詞)阿三話還沒有說完。麗潤雙手搖著道。要命要命。你那裏去學來這些話。吾不要聽。你不要管。到那時。吾自有主張。前回送紅蛋。也是你的胡鬧。弄掉我二百幾十個鴨蛋。那纔是晦氣哩。阿三道。那是太太分付我。不好不遵辦。(挾天子以令諸侯)麗潤繃着眉頭道。原是原是。(無可奈何之詞)只是鄒老爺那裏。總得去請一請纔好。(畏之也非真心相請也)阿三領命去請。一請便到。一到便喫。可憐喫的兩葷兩素。麗潤已經滿頭是汗的了。三杯下肚。鼻涕笑迷迷的。說道。老弟。我真不信。你怎麼隨隨便便。竟養了個兒子出來了。麗潤不防他這麼一問。也只好笑了一回。鼻涕又道。你總得替小孩子排排八字也好。知道五行缺什麼。好起名字。麗潤道。老哥。你可曉得。鄉間沒有人會排。你看。那裏有好准算命的。替我排一排纔好。鼻涕左手把右手袖口捋了一捋。伸起了右手。大指口裏。銜着一根魚骨。銜到嘴。唇邊就把左手五個指頭。拳起來。湊到嘴上。把魚骨吐在手心裏。隨手一丟。(此種惡爛樣子。不知作者從何處看來)纔說道。那是要算馬雲峯了。敝鄉鄰柏士純先生。全家都是馬雲峯排算的。麗潤道。那真好了。回來我寫了時辰。交給老哥帶去。至於名字呢。我想今年是戌年。戌屬土。何不就題他名字叫阿土罷。鼻涕道。不好。戌是狗。狗最容易長成。吾看竟叫狗子罷。俗語說得好。豬來窮。狗來富。老弟富算富了。如今來了一條狗。不是更加富了。麗潤道。費心得狠。準其就叫狗子罷。鼻涕斟了杯酒道。小狗是有了。我來敬你老狗一杯酒罷。(當面罵人)麗潤道。敢是老哥有些酒意了。正是得意。經得起一個了頭。高聲一喊。(反接前回結語)兩人不由的起立身來。問他。了頭道。後後後面場上。一一只貓。咬咬咬住一條蛇。不料蛇字。剛剛出口。驀然間。綽的一響。那個了頭臉上。早已着了一記。哇的一

聲哭出來。直矮下去。道：纔看見了。丁氏立在後面。（此數語乃一轉瞬間事耳。却寫得一絲不苟。先聞綽的一聲。是打也。然不知被何人所打。既打矣。則哭既哭矣。則矮身下去。必如是。乃可見丁氏立在後面。）開口便道：賤東西。滿口胡說亂道。這叫龍虎鬪。那個了頭。在地上哭起來。道：我只看見一只貓。是隔壁家裏的。怎麼說是龍虎呢。丁氏恨極道：你還說貓。我便踢死你了。頭不肯做聲。捧着頭奔進去。鼻涕一躬到地道：恭喜弟婦。丁氏不免也福了一福。算是還禮。就進去罵了頭了。麗潤道：前天老哥不是說龍虎草是避蛇的。怎麼我家裏還有蛇出現呢。鼻涕道：老弟不怕你見怪。我且問你。中秋各廟拈香。你那莊南蛇王廟。可曾燒過。這句話說完。嚇的麗潤直跳起來。道：是了是了。我真沒有去。鼻涕道：老弟爲什麼不去。麗潤道：因爲他路遠些。又是屋子太破碎。也不像是廟了。鼻涕道：這叫做揀佛燒香。怨不得蛇王爺要顯靈。老弟雖是福分大。他們小孩子身子。恐怕喫不住呢。急得麗潤搓手跌脚道：這却怎麼處置。鼻涕只管閉着眼。搖着頭不響。麗潤道：老哥有什麼計較。鼻涕漫吞吞說道：俗語說得好。不看僧面看佛面。你別樣可以隨便。這神佛面上。怎好苛刻呢。麗潤道：事已如此。老哥可有什麼法子補救補救。鼻涕道：補救的法子。吾却想不出。好在蛇王廟的王道士。我倒認識的。免不得替老弟走一趟了。有法子無法子。王道士總有些話頭。麗潤當下謝了。喫完了飯。鼻涕起身就走。麗潤又千叮萬囑。自己坐在書房裏乾等。且說鼻涕興忽。走到莊南蛇王廟。那廟貌真是不像。共有半間草屋。王道士坐在門口收拾些蠟燭。頭看見鼻涕走來。便直立起來。道：鄒老爺。難得光降。還是今年春天這裏陸阿四媳婦。退婚那天。老爺在那裏著花押看見了的。以後總沒見過。面想是貴忙得狠。鼻涕道：八月十四。我來望過你的。你到那裏去了。王道士道：是的。

我到莊東喫路頭酒去。鼻涕看見四下無人，便湊近他耳朵上說了許多話。起初王道士不肯，後來彼此咕嚕了好一回，便掩上柴門，跟着鼻涕一逕走到麗潤家裏。麗潤正等得不耐煩，看見兩人進來，心上半塊石頭落了地。王道士便打個稽首（是當家道士身分），麗潤請他坐下。王道士便道：「剛纔聽鄒老爺說，府上今天有敝處的王爺，顯了靈，不是小道誇口，小廟裏的王爺，確是威靈顯赫的。麗潤道：「原是耶。這回請法師過來相商，要想後補後補。王道士道：「那也沒有什麼後補的。老爺前天確是失於檢點，麗潤道：「這原是我的差錯，聽說的廟宇坍塌的不堪，怎麼你不去修理修理。王道士笑道：「談何容易。這是要看有緣法的。纔好結緣。鼻涕道：「道士，我來替你結個緣罷。」（緊接）我們老把弟說不得，這次要替你修廟的了。麗潤還沒有回答。王道士袖子裏早拿出緣簿來（疾接真所謂機不可緩）。麗潤說：「不過提起筆，想要寫。只見阿三走出來道：「太太請老爺進去。麗潤便道：「失陪。放下筆，便走了進去。這裏鼻涕伸出兩個指頭來。王道士低低的道：「怕做不到一回兒。阿三又來取了緣簿去，說是太太要看。王道士等他走了，便道：「完了。他在裏邊寫叫我怎麼處。鼻涕笑道：「恭喜你的好運了。這一來，包你受用。我們把弟媳婦是大手筆呢。」（卓識）果真等了一會。麗潤手拿着簿子走出來。王道士接來一看，只見上面寫道：「信士施任、同妻丁氏，祈求合宅安康，捐修大殿洋三百元。鼻涕把手指了，指鼻頭。道士擠了擠眼，便道：「老爺真是大施主。小道就去同泥水木作接頭，再來領款子。鼻涕道：「總得揀個日子。麗潤道：「叫誰揀呢。鼻涕道：「你看有誰會揀。麗潤道：「一客不煩二主。好在我還要請馬雲峯看看陽宅風水，不如就請馬雲峯揀了罷。鼻涕道：「也好。你把狗子的時辰給我呢。麗潤便寫了張八月十八辰時建生（虧他造出來的）遞給鼻涕。鼻涕道：「我今天

進城。就把老弟的意思同他說了。明天老弟這裏再叫阿三去請他一請。最好雇條船去。以昭鄭重。麗潤道也好。當下王道士便和鼻涕一同辭了出去。不提。到了明天。麗潤捨不得去。雇船便喚阿三走進城去。請那知道馬雲峯大搭架子。說我一天到晚。有多少生意。輕易就可到鄉下去。你們主人也太嫌看輕我了。阿三沒法。招陪許多好話。纔約定廿三雇船來接。馬雲峯方纔點頭。等到阿三回來。把這些話告訴了麗潤。麗潤無可如何。只好等到廿三。隔夜雇了一隻小船。一早叫阿三坐着船去請。那天偏偏風不順。直到晌午時候。方始進城。阿三一逕走到馬家。只見他家娘子出來說道。先生不在家裏。到清河灣去。給人家看墳地了。(文字曲折處)阿三一想。清河灣倒是回去的便路。便硬替他拿了絃子。跑到船上。招呼船家趕緊開船。一帆風順。(應上風不順)到了清河灣。却見一隻大船停在那裏。阿三一問那邊船上。知道馬雲峯是城裏徐鄉紳請來的。這時正在山上。阿三便一路尋去。走不多路。只見馬雲峯手裏拿着格盤。在那裏指手畫脚。和一個黑鬍子的講話。旁邊有一個山上人。拿着鐵杆子。一個下人。拿着個紅布袋。只聽那個黑鬍子的說道。先生畢竟這塊地可用不可用呢。馬雲峯道。經上說的。山上龍神不下水。水裏龍神不上山。用此量山與步水。百里江山一晌間。現在我們同道中。只講究山上的脈絡。算是龍神。他那用的水法。也把山龍的法子硬派到水裏去。他那裏曉得山和水是各有各的龍神。山上的龍神是把山做龍的水裏的龍神。是把水做龍的就是逢着山龍含着水龍的氣脈。也是山歸山水歸水。只要辨清他好歹。長短。那怕幾百里江山。我們看來。總是一目瞭然。并且經上還說。乾山乾向水朝。乾山乾出。狀元坤山坤向。坤水流富貴。永無休。現在剛剛是乾山乾向。那是再好沒有了。你老先生把祖塋馬上遷過來。包

你令公郎高占熬頭黑鬍子道。話是不差。不過祖塋一時不容易遷。這時山上人向馬雲峯扭扭嘴。馬雲峯便道。老先生你不要避疑。你那個祖塋我看過了。論說平洋穴。取近水三面不妨狹窄。一點不過穴前的明堂。須要寬闊。好把穴氣舒展出來。現在一股水裹着頭穴。氣舒展不出。雖則環抱着。總不能生發。經上說得好。一水裹頭名斷城下之。雖發未爲榮兒。孫久後房房絕水到砂收反主。與你老先生可明白。那末一句是說。另有一枝水接過來。可以逢兇化吉。可是那裏並沒有另外一枝水。那是萬不能遲疑的。黑鬍子道。這就是了。就費心點個穴罷。馬雲峯搖頭笑說道。老先生太性急了。(欲擒故縱)經上說的點穴要知四真三法。怎麼叫四真。就是真龍真穴真砂真水。怎麼叫三法。就是高不鬪煞。低不犯冷閃。不離脈還要考究。四落四勢。五星九曜陰點陽點。一時也講不清許多。我們過天再來覆看罷。黑鬍子的便叫下人把割來的泥塊口袋。先下船去。兩人便慢慢的走。山上人隨後跟着。馬雲峯眼張失落。東望西望。却不料松林裏走過一人來道。馬先生不要走。(嚇煞吾道是黑鬍子的祖宗顯靈)馬雲峯一看是阿三。便道。啊呀。我忘懷了。(繳上約定廿三)阿三道。不妨我們的船也靠在那裏。請先生過船罷。馬雲峯道。我的弦子沒有帶來。阿三道。我早替你取來了。不由分說。拉着就走。那黑鬍子的道。先生有事請便罷。只因這一番。有分教。三才四柱。算來關煞開通。點燭焚香。特地虔忱拜表。要知後事如何。須待下回細講。

枕亞曰。此回正寫世俗之迷信矣。蓋是書之作。全針對俗尙而發。開首猶是敘勢利小人之吝嗇。至龍虎鬪事發生。則實力寫迷信矣。

馬雲峯。一江湖術士耳。柏士純信之。徐鄉紳信之。鼻涕信之。麗潤信之。下回則王道士亦信之。信者既

多術士乃可炫其技。又何怪世俗之迷信日盛一日哉。

貓咬蛇尋常事耳。必稱之曰龍虎鬪。然後家宅怪異種種駭詫以之而成。麗潤吝畜性成。偏於脩造蛇

王廟。竟破慳囊於此。亦可知其迷信之甚已。

鼻涕對於麗潤直可玩之。股掌之上。若馬雲峯。若王道士。鼻涕則憚忌之而不敢侮弄。沾利分肥之事。諒非一日一次矣。

阿三是鼻涕兒子。麗潤之兒。又是阿三之子。則曹媽儼然阿三之妻。鼻涕之媳矣。馬雲峯滿嘴經上說的。特以似通非通。可解不可解之成語。以欺人耳。

(未完)

戲集四子句嵌小說新報撰述人名以句之長短爲次

(茂苑逸梅)

必觀其瀾。	於民也哀哉。	君子博學於文。	十手所指其嚴乎。	左右皆曰賢丹之治水也。	自厲執其手天油然作雲。	天下之達道也不憤不啓。	定四海之民而撫四夷也。	秋陽以暴之滄浪之水清兮。	決諸東方則東流園囿汙池。	好馳馬試劍登太山而小天下。	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富哉言乎。
觀	民	君	指	左	厲	天	定	秋	東	劍	鴻
瀾	哀	博	嚴	丹	雲	憤	夷	水	園	山	富

小說

風塵雙雛傳

(續)

蕪城僉牖雲著

第四回 蓬苑風和花簪紅杏 月湖舟放絮語黃昏

大招徒賦。何處招魂。金輝以夢。白秦僕僕。慘然曰。傷哉主人。冤沈三字。莫招東市之魂。恨足千秋。誰葬西
湖之骨。老僕自慚。年邁徒呼。負負耳。三五之夕。明月半牆。主僕二人。私備祭物。羅列悼紅館前。向空祀焉。
金輝稽首。匍伏於地。淚如雨。墮猿啼巫峽。鵲泣空山。於是哭且呼曰。嗚呼阿父。兒今拜祭。其知也。耶。其不
知也。耶。沈沈此恨。鬱鬱斯冤。兒不肖。正不知於何日始得爲吾父雪也。嗚呼阿父。可奈何。棠陰留舍。竟成
冀北汗功。莫須有冤獄。捕風。慘定臆東罪案。事修而謗興。名高而忌生。茫茫神州。舉步荆棘。士君子立身
處世。誠岌岌乎。其殆矣。嗚呼阿父。爲善罔報。天道何憐。哲人其萎。陰霾淒風。兒今哭祭。其知也。耶。其不知
也。耶。且哭且訴。嗚咽不忍。卒聽一時樹上棲鴉。皆聞聲而驚起。僕在側。龍鍾雙袖亦幾成淚。人時則月輝
遠掩風雲。變色紙灰飛舞。中若有精魂。式憑者。事後爲黃初覺。亦念驪歌遠浦。方慨生離。鶴唳華亭。竟成
死別。平生祇此知己。又安能漠焉置之。因和淚磨墨。草創祭文。以哭故人也。

嗚呼。香山老去。白衣之曳。何曾彭澤歸來。綠酒之傾。未得拋功績於十年。埋奇冤於三字。哀銜鄰笛。痛
惻巷春。人生到此。有天道寧論者矣。維我故人。北海儒風。東山才調。李長吉讀書蕭寺。骨相清超。管幼
安匿跡藜牀。丰神凝靜。憐貧且葛屐相矜。論交則麥舟慨助。萬事達觀。一生多鯁。湖山片席。安頓琴書。
茶茗一甌。消除煩渴。繼以積善之必昌。遂致光前而崛起。踏槐市上。文章高鸚鵡之才。倒薤窗前。書法
擅龍蛇之字。重歐陽進士之科。銀袍耀采。值毛義娛親之歲。銅印分符。身爲儒吏。學道愛人。官在中州。

政通利舉門多雋士到處裁桃獄解繫囚園扉生草是以官聲上播民惠無疆辱棄蒲鞭之責爭留棠舍之陰宜乎化雨功高口碑道載矣何圖賦鵬占凶讖龍成兆功拋汗馬譏起營蠅白馬素車徒向天涯隕涕靈旛丹旆難從塚上招魂泉路茫茫風聲颯颯君竟云亡天胡不弔憶昔官書共治旅榻聯吟燭窗話舊之時裙屐過從之日驚筆鋒之橫掃秀擅江東聽墨客之雄鳴名空冀北或賞休文之佳句或規朱穆之專愚或謀鑄函丈遺文秉筆索徐陵之序或預訂長安遊約束裝同張翰之船暮暮朝朝此樂何極不意浮生若夢後會難期人事如雲前因早悟蕤鱸返棹我偶因上疏廣之書琴鶴歸裝君亦擬側崔邠之帽奈何風雲不測禍變無端馬帳笙歌忽變鳧飛之慘調鹿門煙水竟翻鶴化之哀首鐵窗之歲月淒涼難得著書寫恨湖水之波濤嗚咽誰能埋骨馨香嗚呼傷哉溯棠陰政績尙紀西昌悲花縣春光遽歸北巷最憐憑弔蒼天幾多悲痛安得論交綠酒再接平生功名誤我莫慰方千身後之心靈魄擾君常通高惠夢中之路

金輝自寄養徐氏以來轉瞬業近數載潘岳丰度益覺翩翩偶被巾幘固儼然一朵女兒花也偶借韻琴深匿閨中戲易女衣把鏡自照不覺啞然失笑韻琴則鼓掌笑曰鳳眼流波蠻腰弄柳娥眉淡掃風雅宜人荷珊珊於青山綠水間當傾倒一時尋芳拾翠年少也金輝亦強之作男子裝而傅張粉壁擅衛姿驟見之亦宛然翩翩濁世佳公子巾幘英雄鬚眉才子迷離撲朔居然莫辨雌雄矣是年春金輝改籍赴邑之童子試蓋以返里甚遙不堪跋涉且恐復爲匪人所陷也生花一管揮灑芸箋倚馬萬言戰酣藝苑場事告終卽匆匆而返黃初亟索稿觀覽且讀且贊曰搖筆而巨刃磨天得句而鏘金擲地似此才華何患

不出人頭地也。二郗亦在旁嘖嘖贊之。韻琴且曼聲吟曰：一色杏花紅十里。狀元歸去馬如飛。韻笙亦笑曰：看哥哥他日衣錦還鄉也。金輝亟曰：此行實出於勢之不得已耳。固未敢作非非想也。果使倖青一矜。則數年來所授伯父撫養之恩。又豈能忘。報行居此。聊侍晨昏。且藉受綠窗雅教。故鄉雖好。不思歸也。韻琴聞言。面遽緜。俯首弄襟角韻笙。年幼較。愁嬌尙未知。金輝言外微旨。黃初聞之。樂且無藝。更心有所觸。歸寢後。謀諸尹夫人曰：金兒洵可兒。與二雛意甚愜。佳偶天成。吾與卿自應玉成。此好事。紅絲之繫。當以韻琴爲宜。此日花開。并帶他年桐出。連枝兒既得。所金輝亦可賦跨鳳什矣。有情人成了眷屬。亦大快事哉。尹夫人笑曰：君老眼無花。與吾意乃不謀而合也。黃初笑領之。

明日金輝看榜歸矣。梅占花魁。梯高桂步。家人均喜形於色。僕亦展其絨緞之額。仰天作快愉色。二雛則私聚園中。爲金輝開筵致賀。此際文杏霞舒。天桃華灼。雜花生樹。燦如野火燒天。李青蓮所謂開瓊筵。以生花飛羽觴。而醉月者。正賞心樂事時也。席間金輝笑語二雛曰：美景難長。良辰不再。今茲盛聚。洵屬畢坐快事。然不有佳作。殊負雅懷。曷不憂玉敲金。聯吟春色。毋使花鳥笑人不識大塊之文章。假我也。韻琴亟起笑曰：美景良辰。正宜及時行樂。何苦學王摩詰走入醋甕中。搜索枯腸。大煞風景也。妹年來面壁書城。忽忽無所長。惟日就秦翁習技擊。尙覺能依樣葫蘆。進退中節。哥如不棄。曷試之以博一粲。言已。命侍婢取雙劍來。卸却外衣。短衫窄袖。雲羅翠動。霧縠香飄。拔劍起舞。劍花紛墮。長虹貫氣。明珠瀉光。陳王驚鴻。遊龍之句。殆未足喻其彷彿。久而舞益緊。法益幻。光芒盤旋。成奇彩。燦爛耀人眼。簾與樹上。千紅萬紫。相映成輝。金輝爲之神迷目炫。嘖嘖贊歎。忽鏗然一聲。韻琴劍遽停。金輝起曰：紫電青霜。龍游兔逸。女將

軍。技。亦。神。哉。愧。煞。詩。書。誤。我。一。藝。無。成。想。爲。姊。姊。等。所。弗。齒。矣。時。韻。笙。撲。得。花。間。雙。鳳。子。來。向。金。輝。索。髮。絲。繫。之。且。掩。口。笑。曰。赤。繩。繫。足。非。欲。哥。作。月。下。老。人。以。翩。翩。此。子。服。飾。甚。都。恐。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特。來。冀。占。哥。一。分。喜。氣。於。花。國。中。封。狀。元。郎。也。金。輝。亦。笑。曰。妹。舌。尖。乃。有。利。刃。在。耶。韻。笙。急。曰。妹。言。戲。耳。哥。言。殆。誤。會。矣。因。相。與。吃。吃。笑。不。止。尹。夫。人。適。在。園。中。聞。聲。來。睹。狀。亦。笑。曰。金。盞。與。春。鳥。齊。飛。醉。罄。共。秋。花。一。色。載。言。載。笑。此。樂。何。極。怪。底。吃。吃。聲。達。吾。耳。鼓。也。

邑城南五里許有千佛山。邑之名勝地也。金輝於春秋佳日。嘗借二雛登臨於此。秋風落帽。春雨扶筇。人入畫圖。眼開天地。茶烹紅葉。嘗來泉乳之香。石掃青苔。題去籠紗之句。神怡心曠。其樂洋洋矣。是山多大石。壁立十餘仞。佛宇亭榭。依之爲垣。各踞其勝。山最深處。有形雲寺。垣圯土崩。佛像不完。地極幽僻。蒼松翠竹。映帶左右。塔鈴鏗然。無風自語。聞之足破寥寂。一日。金輝蟄伏蕭齋。意緒不懌。乃趣二雛涉足野外。藉消塊壘。二雛乃跨小驕。腰懸雕弓。望之若爲風塵中之俠女。金輝亦策蹇以從。既至郊外。四顧寂寥。惟楓林十里。燦爛如二月花。殊覺鮮麗可愛。而駝眠棘老。鹿踐花枯。蘿牽綠紛。柿稀紅隔。潯陽之落葉滿船。白下之垂楊一道。金輝又不覺幽懷勃發。朗聲吟杜工部秋興八篇。宛轉成韻。聲聞四野。韻琴亦曼聲唱。王仲宣登樓賦。時適有白兔出沒林際。技爲之癢。挽弓彈之。未中。着鞭以追。金輝韻笙亟相隨。將及千佛山下。兔忽中石子斃。衆殊異。則一僧近前揖曰。女將軍幸恕唐突。老僧一時興到。非敢炫技術也。衆視僧老矣。髮毛盡皤。背隆然作駝行。言已飄然自去。金輝知爲異僧。越日乃獨往山下。久久無所遇。殊惆悵。因登山遙矚。移時復信步至白雲深處。忽聞深林中隱隱有鐘聲。乃急趨之。穿林見寺。扉喬木而藩。修竹

境絕清寂。落葉滿徑。步履有聲。入寺則木鐸橫臥。殿後佛身赤泥。戶織蛛絲。牆塗蝸篆。蓋卽所謂彤雲寺也。至殿後稍整潔。老松數株。搖風作彼濤聲。一僧坐蒲團上。人至不驚。近審之。則昨日彈兔人也。乃揖曰。昨朝識面。未及暢敘。茲特不辭冒昧。遠來過訪。僧起延之坐。呼僧雜烹茶餉客。嚼之味甚芳冽。金輝叩以禪理。僧出語多玄妙。金輝不甚了解。僧亦不再言。既而開窗遠眺。指示金輝曰。子不見彼處之敵塔乎。建築不及百年。頽然將圯矣。世事無常。大抵如是。金輝聞言頓覺方寸空明。纖淨無塵。因叩僧名。則笑而不答。金輝流覽其室中陳設品。樸樸雅雅。精緻僧又能自作書畫。幀末腰以眞眞利尙度。卽僧之方外號。戲以是呼之。僧亦自承焉。因與論詩文。僧固精於此道。出所著予之觀金輝。盥誦之益服膺焉。自是得暇輒獨往相話。甚歡。一夕偕僧泛舟於邑之大明湖。秋深潭淨。彼平如鏡。紅粉蓮殘。敗葉猶紛披水中。寒風一掃。與岸畔蘆蓼作蕭蕭瑟瑟聲。游魚三五成羣。掉尾吞沈波之月。輒驚而下。逝笛韻樓頭。簫聲船尾。不知秋思果在誰家。金輝顧謂僧曰。今夜之遊。較之赤壁舟中。其樂趣不知何似。僧掀髯笑曰。君自擬於東坡居士。則得矣。若老衲則一匹夫耳。何足比於佛印。會當藉天下名山。大川登臨。以自廣履。巉巖泛溟渤。徜徉乎秦漢之故都。躑躅乎殷周之舊址。登泰山而小天下。走黃河而卑衆流。於願足矣。且古稱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黃金臺廢。豈乏其人。或能於風塵中邂逅之。願亦足矣。金輝笑曰。老當益壯。誠禪師之謂矣。願勞勞客路。誰傾季子之心。碌碌塵寰。絕少風胡之眼。而崎嶇世路。遠逾蜀道之難行。風波叵測。隻露孤身。霜雪飽嘗。猶餘事也。僧黯然曰。人生七尺軀。懷抱瑰奇磊落之才。不能勵行其悲天憫人之志。一旦遭際世亂。日月晦黯。山河變色。致毀棄儒冠。亡命江湖。或隱遁於深巖絕壑。俯仰歌哭。而鬱鬱以終。此至可悲。

之事也。言際若甚戚戚者。繼相與話古今奇俠事。眉飛色舞。口沫橫飛。逸興豪情。大有拔劍斫天之概。不覺舵樓酒綠未掩。蓬窗荻港燈紅。漸殘漁火。故是夕金輝歸較。晚月下敲門魚更已躍。二雛尚未寢。叩以何往。金輝據以實告。且道日來與僧况。二雛均曰哥胡不早言。此僧非庸輩。負技當甚高。殆側目時艱而隱於此者。妹等實仰如泰山北斗矣。秦僕在旁曰。暮鼓晨鐘中不少異人。俠客公子所遇者。或卽此等流亞歟。老僕亦心儀其人焉。翌日乃相與共往。至則草堂寂寂。小院沈沈。惟風穿窗。隔亂翻案上經卷而已。詢之僧。繼謂破曉卽出劍書一擔。云將遍游天下山水。焉歸期未語及也。金輝頓悟。昨宵言乃攀葛下山尋舊徑歸。

第五回 旗亭驪唱賦誦江淹 旅館花飛淚傾司馬

金輝既得志青雲。則益矻矻孜孜。老屋星霜。芸窗風雨。燈挑五夜。較前益加勤苦。其意以爲欲雪父冤。捨此道實末由也。然課餘閒暇。猶與二雛嬉遊園中。破缸援友。灌水取球。活潑潑地。尙未減青梅竹馬時風味也。二雛固素具買似道之癖。際此并梧葉落。籬豆花開。應時蟋蟀。咸振翼作不平之鳴。燈火三更。四壁唧唧。旅客征人聞之。鮮有不黯然神傷者。而二雛則欣然色喜。每於更闌漏靜時。結伴尋覓。披苔剔蘚。不辭勞瘁。偶得楚翹。如獲至寶。貯以古盆。飼以美食。調護之週。無微不至。一夕金輝偶於草莽間。獲巨魁異品也。連貳二雛十數頭。鼓掌曰。佼佼此多。當是常勝將軍化身。卽置之百萬軍中。亦如入無人之境也。二雛聞而憤甚。相與搜羅益力。某夕方就寢。聞有聲起於窗外。則蛩鳴也。倏然一聲。不比凡響。韻笙曰。不鳴則已。一鳴驚人。其拔山蓋世之英雄乎。韻琴曰。曷捷足得之一雪。日來敗北之恥也。因相與披衣下榻。提

銀缸攜獵具。躡足至窗下。又寂然無聲。時值寒風刺骨。燈穗搖搖欲滅。疎月無光。森然有鬼氣。韻琴以水灌穴。卽有物雀躍而出。亟羈之。果魁梧而雄偉。亟盛以器飼養。凡數日出。而傲金輝曰。眞將軍出矣。小醜尙敢跳梁乎。如願與戰。敗者需重罰。金輝笑而允之。因各出所蓄。並兩蟲於一器。持茜草撩撥之。兩蟲既遇。怒目直視。儼臨大敵。倏忽間。爪牙相搏。勇往無比。强者則再接再厲。弱者則三戰三北。紛紛擾擾。憂喜雜呈。金輝退而賦鬪蟋蟀詩以誌盛。

小園八月秋容高。籬豆花開寒蟲號。篝燈持火捕蟋蟀。鉅魁入手惹氣驕。戴金盆子宣德製。編排甲乙分翟饒。小角紅旗兩行列。人亦買勇爭相招。兩雄互角期一勝。開盆未試先譏嘲。一蟲怒跳瞥如矢。似欲一舉殲羣豪。一蟲坐待如霜螫。斂身不動首上翹。纖莖一拂撲空去。作氣不待噴金饒。蟹氏觸氏鬪蝸角。奮然各恃牙齒牢。旣如劉項逐秦鹿。諸侯壁上觀軍鏖。又似昆陽大合戰。白象躑躅無霸挑。忽然頓作繞場走。首尾相接差秋毫。翻身一斂正當脰。蹶然僵仆安能逃。旁觀堵立助不得。勝者快博花籌標。因思賈相昔秉國。牙籠嬉戲當秋宵。翠鬢四圍席地戲。平章國事同弁髦。紅鈴白額翻舊譜。天寶遺法爭嬉敖。孟蘭會過歷十九。么麼一啄盆相操。如何舍置在東壁。秋吟和答如風蕭。璇璣夜促中婦織。寒衣幅幅剪吳綃。

旣入冬。窗梅橫月。簷雪飛花。彈指韶光。金輝之依人。籬下者蓋已數易。裘葛矣。雖推食解衣。主人之恩愛。有加。然言念來日。身世大難。每與秦僕論及。背人偷泣者屢矣。惟其對於女兒之情。殊未能如太上之忘懷。燈前月下。密字低聲。不覺風情之旖旎。自亦未解其所以然也。時則三三開徑。遲苔印於臨風。九九消

寒賦梅花而嚼雪。獸爐不熱。室自生春。鷺筍初披。人皆含笑。問月樓中。又饒一番風味。然風光草草。綺恨重重。轉瞬場試。又催人至矣。行裝整頓。愁緒紛來。餞別筵前。芳心盡碎。在理軟紅十丈。冠蓋京華。宴設鹿鳴。亦有一場歡喜。在願一聲河滿。雙淚君前。別離之苦。人有同情。矧二雛之於金輝乎。天涯草綠。人面花紅。幾度纏綿。正天桃之灼灼者。番惆悵。忽行李之匆匆。然而兩地相思。未免情長。兒女可奈一身未了。何堪氣短英雄。金輝至是。乃含淚起語曰。鄉曲非安樂窩。男兒惟志在四方耳。其車轍馬蹄之所及。皆足以壯其氣。而開拓其心胸。過秦漢之故都。觀終南嵩華之盛景。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僕此行或足爲文字之一補。僕行矣。言際偷窺。二雛皆皎珠承睫。盈盈欲墮。黃初窺茲情態。意良不忍。亦惟強歡爲笑。曰。癡兒子。亦作尋常女兒態耶。金兒適言殊慷慨行矣。勉之。長途僕僕。珍攝爲佳。鱗鴻得便。時惠我以音信可矣。秦僕在旁亦起曰。主人之言是也。時晏矣。行耳。於是一聲珍重兩字。平安金輝遂偕僕首途。

在昔鐵路未興。交通頗形困苦。南人入京之孔道。秦半取道運河。魯鄰於燕。故金亦偕僕由運河進發。初歷黃家浦。禹城平原。諸陸地。至德州。易車而舟。一夕抵桑園。邑治北五十里。瀕運之鎮市也。地產桑。故名爲由魯入燕之孔道。帆檣兩岸。燈火三叉。人影幢幢。小具繁華之象。逆旅約十餘家。各寓傭保。每值夕陽西墜之際。輒倚門鵠立。候車塵遇客。則遮道。媢媢呈數語。卽推挽而入。不計客意當否也。金輝偕僕乘軒亟馳。車聲轆轤。日暮乃擇逆旅之清潔者。相與卸裝。止息寓中。駐客甚夥。言語多呢喃。不可辨人影。燈光喧囂。殊甚。晚餐既畢。與僕方絮話。金輝曰。寒月紙窗。嚴霜茅舍。異鄉景物。殊覺撩人。想二雛居家。月移花

影上欄杆之餘亦曾念及千里外之旅人否也僕曰公子與二姑夙善靈犀一點暗地必相潛通公子于車塵碌碌之餘尙翻然憶及彼美矧渠終朝無聊賴能不想像公子乎金輝嘆曰人生斯世身似蜉蝣碌碌終朝轉眼水流花謝余正不知他日若何結局耳言已意甚戚戚僕擬出語慰之忽聞鄰舍有琵琶聲鶯喉一轉絃如裂帛明妃出塞商婦移船一片斷腸聲嗚咽不能卒聽僕知金輝雖非潯陽白傅而青衫之濕自在意中時金輝愀然曰此琵琶聲也胡爲乎來哉僕曰或係旗亭雜伎弄絃索以自娛耳否則月白風清燈紅酒綠必有客設宴招之來侑酒者金輝曰腔調抑何悲淒入骨耶惜我空負柔情不能招彼過我與之一論衷曲爲可恨耳僕亦慨然曰南朝粉黛北地臙脂女子之稍具姿首者慣爲一般漁色者之玩弄品亦人事不平之甚也已而更漏下月華如水夜色澄然寒風似剪振窗紙作颯颯聲金輝方解裝偃臥僕已深入黑甜鄉矣駢聲如雷動鄰舍之歌聲亦輟萬籟沈沈孤燈如豆俄忽一雛妓抱琵琶推門入頰顏彩綉綽約多姿一鴛婦隨其後笑曰深宵似水長夜如年官人客途香衾何堪辜負娟娟此雛貌尙不惡縱弗足侍巾櫛顧對此或得以慰岑寂也言際闔門去金輝心怦怦不自安意客路光陰何必藉此消遣顧妓已檢衽向客意致娟楚垂髮覆額蓮趾銳如細筍而低鬟蹙黛落落有良家態意甚憐之雲雨陽台初未敢作高唐之想因亟探懷出墨銀數餅與之并詢姓氏妓悄然曰薄命人身爲夜度娘縱有姓字亦極俚陋何堪爲雅人名士道客請呼以桃兒可矣惟此錢儂不敢受客盍交於適來之婦以媧家慣例日徵妓纒頭錦若干無則毒榜今日數尙不敷故不敢受鏹銖也金輝聞言嘆曰有是乎桃兒不禁淚盈盈下徐以手帕拭之曰此中黑幕有不堪爲外人道者風塵滾滾黃衫之客何存車馬紛紛碧玉

之家猶是薄命人。葬身於此烟花火坑中。有年矣。桃花穠豔。人實可憐。柳絮飄零。身難自主。玉雖未碎。璧已遭污。淪落至今。正不知此身他日。依附何所耳。言次泣不可仰。金輝亦爲之愴然。桃兒更撥弦。嗚咽歌曰。焚盡爐香。卍字倚徧闌干。丁字悶坐良宵。無可遣總爲心頭情字。眼底是天涯。有恨難傳。錦字初寫新詩草。字暗惜華年。瓜字轉回腸。千折卻似長江之字。靜拔鬢邊釵。畫徧鴛鴦雙字。金輝聞之。不知所云。僕從夢中聞聲。驚起睹狀。愕然覺娟娟此秀面目。似曾相識。一時苦不能記憶。因揮之去。曰。吾家公子。此行爲看杏花。非迎桃葉客。夢縱孤不欲。神女來温枕席也。夜深矣。明日須早趕上道。若速去。休桃兒聞言。色驟變。顛聲曰。鄉音彷彿。容貌依稀。翁得毋秦姓乎。猶識孺子否也。嗚呼。翁孺子今墮落矣。異地孤身。火坑隻影。何幸遇翁一聽。鄉音茲當粉身。翁前幸憐而藁葬之。免爲樵牧獸鳥之所摧殘。於願已足。蓋疾風掃葉。急雨揉花。終日匍匐於假母三尺蒲鞭之下。死固樂於生也。矧白雲親舍。唱破家山。趙后身輕。楚王心蕩。萬劫餘生。誠不若以一死之爲愈耳。言已。擲琵琶投地。金輝遽下榻。援以手曰。卿是曲院女貞花。胡必竟賦沾泥之感。他日楊柳樓頭。自有一番風流豔史。在余固窮措大安得。設金鈴以相護。然同是天涯淪落人。祇覺卿須憐我。我憐卿耳。僕亦驚起曰。奈何。至是某老矣。無能爲也。願徒死亦無益耳。時鵝婦亦聞聲。至睹狀。怒曰。若假惺惺作態。俾客寡歡。既籍青樓。自宜歌舞。卽果自持清白。又有誰爲汝建曲院貞節坊。今夕苟缺吾例。資當鞭汝致死也。言際貌猙獰。可怖。儼若夜叉。金輝亟出。金與之并遣桃兒去。蓮蓬一枕。鄉入黑酣。惟夢酣未久。而曉鷄唱矣。早餐畢。卽整裝出發。金輝於倉皇中。復瞥見桃兒。亭亭玉立。若秋柳搖曳風中。身輕飛燕。鬢薄堆鴉。含愁思於眼梢。眉底殊令人望而生憐。顧盈盈一水間。脈脈不

得語。皺眉。蹙額。中一似有無限情話。欲向征人陳訴者。金輝爲徘徊弗忍去。旣抵埠。登舟。猶覺驚鴻倩影。時隱現於眼簾中。且行且遙睨之。僕展其皺額而笑曰。琵琶一曲。萍水三生。公子其猶未能免俗耶。彼宮樣紅裙之女。春風金縷之娃。大抵一笑回眸。十分作態。以色爲餌。以錢爲的。夢醒陽臺。蕭郎仍是陌路。阮囊羞澀。反顏若不相識。花柳恩情。實足令人駭魄。而金粉場中。綺羅叢裏。埋盡一時。武陵年少矣。願彼姝者。子實薄命花也。梨隨雨打。桃逐波流。誰作金鈴之護。碧玉璞完。難爲火坑之逃。青蓮花現。公子亦欲知其家世乎。洛陽女子。居是對門。僕知之固甚。詳請縷縷爲公子述。

(未完)

鐘詩夢樓紅

分嵌人名

湘。簾。半。捲。迎。朝。日。
 寶。氣。珠。光。誇。富。室。
 山。林。隱。逸。饒。清。福。
 漫。天。紫。氣。崇。朝。降。
 閣。中。綠。綺。聲。初。試。
 滿。目。棟。花。春。別。去。
 海。屋。添。籌。增。鶴。算。
 處。士。孤。高。雲。出。岫。
 衰。榮。斧。辱。馬。遷。史。
 花。開。迎。蠶。花。容。麗。

楚。岫。千。重。籠。暮。雲。
 琴。調。瑟。靜。賦。宜。家。
 田。海。紛。更。感。逝。年。
 叫。月。鵲。聲。徹。夜。聞。
 天。半。朱。霞。色。倍。妍。
 渾。身。杏。雨。燕。歸。來。
 山。居。學。道。得。仙。機。
 將。軍。功。烈。畫。凌。煙。
 鼎。食。鐘。鳴。王。勃。文。
 酒。進。長。春。酒。味。佳。

湘。雲 (魁斗)
 寶。琴 (鳳頂)
 林。海 (燕領)
 紫。鵲 (鳶肩)
 綺。霞 (蜂腰)
 春。燕 (鶴膝)
 鶴。仙 (亮脛)
 岫。煙 (雁足)
 史。鼎 (蟬聯)
 迎。春 (轆轤)

(守拙)

社會小說
新上海現形記 二集

毘陵李定夷撰

第一回 遊戲場開闢新天地 綺羅獄沉淪好女兒

看官。在下又登台了。上海是個罪惡的製造廠。每天二十四個鐘點裏。不知要造出幾多罪惡。就是在下知道的。也可數百十件。那不知道的。正不知千千萬萬哩。前集對着看官講的。統共只二十件事。就從在下知道的新聞裏面。除了這二十件。還和一部廿四史一般樣。不知從何說起。何況他們製造神速。在下仗着一枝筆。那能幹得上呢。不是在下說海話。這部新上海現形記。就是做着三百五百回。也寫不盡惡社會的現狀。不過在下無此耐久的精力。看官也嫌麻煩便了。閒話且住。講入正文。話說上海地方。自從開闢租界以來。幾十年裏。消耗金錢的場所。不過妓院哩。戲園哩。大菜館哩。賭博場哩。有着這幾個地方。風俗人心。已壞得不堪。有時一般商蠹。要開夜花園。吸取造孽錢。官廳還要禁止。雖則風化已壞。還知留些餘地。不料後來。竟有人改頭換面。變本加厲。造的罪惡。比夜花園利害得幾百倍。上海的現象。從此更不堪聞問了。那一年上。有位財東。造了一座舞台。忽然異想天開。在舞台上。面造了一個小小花園。叫做樓外樓。這花園。並沒園林氣象。不過是一種消閒場所。內中約略有些布置。什麼灘黃哩。絲竹會哩。提線戲哩。茶座哩。菜社哩。小小一個地方。倒也狠可消閒。這是開創上海從來所未有的奇觀。一時大爲闐動。紅男綠女。爭先恐後。往遊屋頂花園。藉以擴張眼界。生意既好。背後便有許多人要想步趨他。這段樓外樓的歷史。算是上海遊戲場的濫觴了。繼起的第一家。便有舊世界當初的樓外樓。本不過是舞台的一部分。是個附屬性質。這番興造。舊世界確是大興土木。造成一個完全的遊戲場。五層崇樓。高出重霄。

地臨賽馬場邊空氣又極充足開幕之日哄動全市男男女女如狂如痴個個以一見爲快比較樓外樓全盛時代更熱鬧得多就是形式上遊觀上比較起來樓外樓也塵莫及這時候一般開舊戲館的開新戲館的開影戲館的無一個不慄慄危懼因爲這種遊戲場門票只售小洋兩角到了裏面便覺五光十色目不暇接外面有的遊戲裏面簡直沒一件沒有什麼宣卷哩蘇灘哩本灘哩說書哩口技哩戲法哩魔術哩曲藝哩音樂哩單弦哩雙簧哩影戲哩文明戲哩髦兒戲哩京班戲哩這許許多多的名目在下也計不清楚化了兩角小洋有這許多的玩耍自然大家趨之若鶩了但是流弊所及不堪聞問其始不過大家去遊遊久而久之男拆白黨女拆白黨浪子蕩婦曠夫怨女都把遊戲場做幽會之所良家婦女把持不定每每也要受愚上海的風化從此愈不堪說了關心世道人心的個個都說遊戲場的營業無論如何發達歸根結蒂總究要失敗的這裏面不知造了幾千百椿的冤孽倘使遊戲場不失敗是世上無復天理二字在下也以爲這幾句話狠有道理因果之說不可不信爲什麼袁世凱做不成皇帝呢爲什麼殺人如麻的陸建章卒死非命呢爲什麼包辦殺人的洪述祖難逃法網呢究經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看官們在下做這部現形記時候已是民國八年七零八落的遊戲場到底那一家不失敗呢上海風俗改良會提議正本清源的辦法是驅除倡伎尤注重於雛妓雛妓固然足以引誘青年子弟貽毒社會然比較遊戲場的男女互誘勾引成姦遭遺一般良家婦女還好得多哩咳在下寫到遊戲場的事情便發了如許牢騷看官或嫌煩瑣要知自有遊戲場以來四五年間在下耳聞目覩的事真真無奇不有無惡不有單寫這般事情已足夠一部現形記的資料了現在內地有許多地方模仿上海的情形去

造遊戲場。口口聲聲。說是振興市面。發展商務。在下奉勸諸公。就要發財。也要代替子孫。想想這樣絕子。絕孫的造孽。錢還是少。要的好。誰無妻妾。誰無子女。能得留一分餘地。便是種一分福田。什麼振興市面。發展商務。都是一派欺人之談。難道除了遊戲場。便不能振興市面。發展商務。麼沒有遊戲場。以前上海的市面。商務如何情形。現在的情形。又如何。在下敢下斷語。只有消耗費一天。大一天。於商業的。實在是絲毫沒有。的。照這樣看來。諸公大可不必模仿了。在下上集所說的陸香文君。他雖不能算個正派君子。但對於遊戲場。也是利在下一般。是極端反對的。舊世界開幕時候。他却沒有光臨。隔了一個多月。有幾位朋友。對他說得天花亂墜。一定要合着他去。他情不可却。勉強同着衆人前去。這天恰巧是星期六。遊客格外擁擠。竟是人山人海。處處滿座。香文道。好利害的魔力。真是開上海從來未有的局面。一位姓康的道。上海世界。婦女爲主。婦女聚會的地方。自有一般男子。如蟻附蠅聚的來跟着。自然熱鬧起來了。香文道。我看這個場內。婦女人數。幾和男子相等。從前一班無賴少年。要勾引良家婦女。只有畫錦里。做牽線。像現在這樣的磨肩擦耳。亦步亦趨。真正如探囊取物。那個不能隨心所欲。你看這一班女客的妖嬈模樣。和街頭街口。聲聲來。噓來。噓的妓女。有什麼異樣。下賤的本。不足惜。所惜者。愛好的婦女。日久也要變易氣質。入於同化。古人不是說。與小人交。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與之俱化。麼就是這個道理。他那幾位朋友。也有點頭的。也有心裏嫌他迂腐的。他却也不再說。後來跑到影戲場裏。做影戲。是忌光線的。場裏漆黑的。絲毫不見。尤便於蕩婦浪子。暗中摸索。香文等站了一回。耳裏只聽得唧唧噥噥的話聲。香文再不耐聽。一回兒。便同諸人走了出來。歎道。上海的婦女。本來性情活潑。從前雖多秘密風流故事。究

經不是人人能做到的。現在有此萬惡的機關，明明是引他上那條路，始作俑者，其無後乎？你看將來奇奇怪怪的新聞正多哩。說着又嘆了一面，便覺索然無味，就和諸人回寓了。正是。

莫道文人好嚼舌，但求禍首快回頭。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害理傷天拆白成黨 偷香竊玉探豔有團

自從舊世界開幕後，拆白黨的勢力，便一天擴張一天。這拆白黨本是上海一種混蛋，專以漁色劫財爲事。發現於前清季年，那時不過幾個小白臉，朋比爲惡，沒有什麼黨不黨，拆白兩字，是人家稱他的。大約拆是拆梢之意，白是白吃，白用，白享受。後來營業逐漸發達，現在有了遊戲場，更如探囊取物，大可有爲。其中有位姓陳的，人家叫他賽六郎，素執黨中牛耳，便仿什麼政黨民黨的名義，也造起黨來，居然有黨綱，有黨規，有黨址，有入資，黨格什麼，是黨綱呢？黨裏以攫取婦女財物爲宗旨，絕對不能爲色耗財，什麼是黨規呢？（一）黨設首領一人，黨員皆有聽從命令之責。（二）攫取財物，須着重騙字，不得出於強劫。（三）所得財物，以八成歸公，自得二成。（四）不准私吞所得之財物。（五）不許兩人同謀一女。（六）不得洩漏黨務。（六）貧窮相助，患難相扶。（七）背叛黨綱，或違抗命令者，以私法嚴懲之。什麼是黨址呢？他們既有了這個團體，自然應有結集的機關，這個機關，起初就在賽六郎家裏，據說是在跑馬廳後，究竟如何，在下却沒有到過，就不得而知了。什麼是人黨資格呢？（一）面目端秀，身無殘疾者。（二）口舌便利，善操滬音者。（三）轉動靈活，進退見機者。（四）性格溫軟，洞悉滬情者。（五）年在四十歲以下，十六歲以上。

者(六)有黨員二人以上之介紹入黨後設誓不負黨綱黨規者據說他們對於婦女也分有等次以妍識荒淫無度之鴛婦爲最下乘勾通家無管束之姨太太爲稍上引誘家資寬裕的寡婦爲中上得近有夫之婦爲上上若能私識紳富人家的閨女便是無上上的把子因爲鴛婦心計工巧不易誑騙況且俯拾卽是毫不費力家無管束的姨太太呢小房子本多就使貼漢也屬有限他們唯一的利器是藉雙方曖昧之情塞住婦女之口然後想出種種要挾方法暗奪明取世間的婦女無論如何荒蕩對着人前總沒有不自詡清潔的若是家無管束的姨太太就使雙方弄穿了他也沒有什麼大不了所以這樣婦人的竹槓敲着也有有限的至於寡婦呢窮的固非拆白黨的目的把富的呢監視的人一定狠多處處須加提防雖較上兩種人物爲優究經還是中上之品只有有婦之人一經入彀若是有錢的自可予取予求婦女們幹了這樣事情當然時時刻刻防他丈夫知道拆白黨利用這種懷憂之念不說要報告汝夫便道連着汝夫的名譽也要受累婦女們受此恐嚇爲求苟安計勢不能不極力敷衍那時拆白黨便大功告成了有時連受害人的丈夫爲顧全顏面就是知道了也不敢奈何他有的反裝癡做聾的委曲求全所以拆白黨的罪惡真是萬死尙有餘辜然而遊戲場實爲導線說到這裏又不能不歸罪遊戲場了至於紳富人家閨女何以他們最注意呢這也有個道理未經出閣的女子閱歷本淺外面種種鬼蜮情形一毫不知而且情竇初開一種神聖無上的愛情尙無專注之地一經黨人引誘甜言蜜語繾綣情深以爲普天下的男子惟彼最是愛我溫馨馥郁之情真是使人神魂顛倒非此不樂看官當知女子愛慕男子的心理也和男子愛慕女子一般的拆白黨正是利用他這種心理不識不知的閨女又焉知世上有此

鬻亂人呢。他們騙到閨女上手。始則直接吞其飾物。繼則間接盜其家財。雙雙偕遁。人財兩得。癡心的女子。尙認爲惟一的多情男子。方抱永久戀愛的念頭。那知到了末路。拆白黨還可轉作水販。攪得身價哩。所以女子嘗此毒餌一身的幸福。便永遠拋棄。從此不能再做人了。這一番說話。在下不能從大體上說去。已足令人怒目裂眦。若是仔仔細細。把一件一件的事實。寫了出來。就是低眉菩薩。也要變做怒目金剛了。奉勸諸君。正本清源的預防辦法。是禁止婦女們逛遊戲場。大家不逛遊戲場。游戲場自然支持不下去。那罪該萬死的拆白黨。勢敵自然而然的衰敗了。人家說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在下以爲大家。倘使同心合意。把一切遊戲場都推倒。拆白黨也淘汰盡淨。這樣的功德。比救死還大得多哩。在下發起這樣議論。背後咀咒我的。當然不少。但是人之嫉惡。誰不如我。恐怕和我表同情的。總比反對的多些。就使有人把刀鎗。加在我身。禁我發言。我還是說遊戲場是頂頂造孽的機關。萬一天堂地獄之說。而確造遊戲場的人。當該墮入十八層地獄的。有一般人聽在下這話。必定替他們辯護。說遊戲場自遊戲場。拆白黨自拆白黨。拆白黨固然不好。又干遊戲場甚事呢。不知道遊戲場的營業。正利用這班拆白黨。和還有一種的女拆白黨。狗男狗女。在內胡調。他的營業。方能發達哩。在下這話。真是誅心之論。咳。在下寫到這裏。又想着一件事了。遊戲場的毒物。拆白黨而外。還有一種叫做探豔團。探豔團的宗旨。和拆白黨不同。拆白黨是掠財。漁色。尙在其次。探豔團是純爲獵豔。縱慾。宗旨雖有不同。而傷風敗俗。却是一樣。在下聽得大家說。探豔團裏面。簡直有學問很好的學生。同道合污。自甘下流。拆白黨對於探豔團。最是嫉妬。每每無意之中。同犯一女。進行上。便受種種的妨礙。他是合流氓地痞。土棍爲一的勢力。遠出探豔團之

上探豔團自知非敵處處讓步所以聲名沒有拆白黨那麼大但是造下的罪孽也沒有拆白黨那麼多有時誤探了女拆白黨還要受什麼報應哩什麼又叫做女拆白黨哩其爲拆梢害人一也不過騙人的是女子受騙的是男子罷了在下對於女拆白黨其始却有恕辭第一受騙之人本起於自己的漁色既然漁色應當受殃第二男子們非婦女可比沒有名節不名節就使受了害也不過消耗些金錢第三女拆白黨的勢力遠不如男拆白黨貽害也較小其始男女拆白黨是各行其是各不相謀後來因爲拆白黨勾引拆白黨屢屢鬧出笑話方彼此認做一家人各取一個暗號大家知所趨避有時用着男女合演之時還要合夥串戲哩自從有這合串行爲而後女拆白黨的罪惡便與男拆白黨等量齊觀在下也不能有恕辭了正是

口誅筆伐求頑石之點頭 靈葦慈航渡鈍根於孽海

欲知接述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未完)

●西笑林

(明道)

●公爵趣語

英皇亨利第八在位時。曾任命沙梅斯摩亞公爵。賞一嚴厲公文至法王處。沙梅斯公爵猛厲有威。酷肖亨利之性。乃言於亨利。彼頗不欲賞此等公文。至法蘭西。因行將損失其大好頭顱也。亨利笑曰。子勿懼。若法王而害子者。乃公將使法蘭西全國人民。盡戮於倫敦之市。沙梅斯公爵答曰。陛下。臣甚感陛下恩威。但臣心所惴惴者。恐彼等無一相當之頭顱。可以配於臣之肩。上耳。

●捕魚術

某日。有一愛爾蘭人出外捕魚。行至一河畔。撒網訖。忽黑雲四起。大雨驟至。漁人乃避雨橋梁下而垂釣。久之無所得。尙時時易其香餌。時有某紳士行經是處。見此愛爾蘭人釣於橋下。乃告之曰。橋下非釣魚之處。雖汝終日徒守無益也。愛爾蘭人答曰。公言信乎。然吾以謂天陰之時。此間乃一良好之捕魚處。因彼等魚類亦欲醫集於此而避雨也。

談

蒼

告 廣 書 新 局 書 華 國

史 秘 女 婦 國 外

人 美 方 西

是書係名家合譯之作所紀均歐西最豔之事如約瑟芬傳瑪麗傳則

拿破崙皇后之豔史

也如玉哈那傳俾士麥之夫人

則鐵血宰相鐵公爵

夫人也如格梭鐵公爵

更司之夫人也如安娜傳

第一畫家之夫人也如海琳

史也全數所記也如海琳

京美不勝舉也如海琳

而不知西方美人姿態之嬌媚性情

之柔媚實足驚人懷思且本書所紀

悉係極著名之美人譬如我國之南

威西施趙飛燕楊玉環輩風流韻事

東西嬌美謂為外國婦女豔

史也可謂為西方美人譜

也亦可書由名小說家李定夷總纂

洋六角折實四角

版 出 譯 名 情 言

記 香 埋 底 井

是書係名小說家周瘦鵑得意之作敘一

勢利欲與某貴族結婚詎貴族意不之屬

別娶他人為婦女因妬成恨遂起殺心潛

入爵府將新婦謀害而置之古井底復力

媚貴族竟遂初願後經新婦之兄與友偵

出女之罪惡事始敗露其情節極複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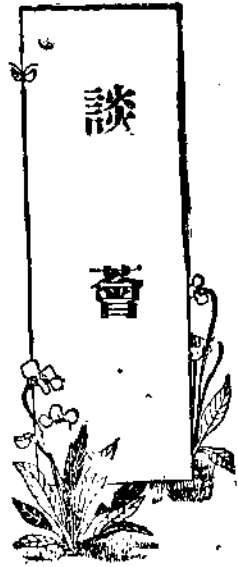
如剝蕉抽繭層出不窮

窮足令人百讀不厭洵極有趣味之本

至作者文學醇熟久負盛名則行文

摘辭之佳更不待諸揄揚全

大洋五角折實三角



京華見聞錄

(不才)

●船板胡同

京師風紀表面似較滬上為整飭而一窺內幕則冶游飲博之盛有過之無不及也曩時聞旅京者言除石頭百順等八埠樂戶而外暗娼所萃以六國飯店等大旅館為出席地而其居止則內城各處皆有比來則更有甚焉者一日友人約往東城船板胡同晤一居留之西商因事談稍久西商命酒設宴相款因與予友作耳語態殊諧笑友曰固無妨予友頗篤雅勿過慮也其意蓋指予予因詢何事友笑曰無他密斯脫欲招女妓侑酒恐生客見笑耳予亦笑曰藉此一拓眼界安知非福遂慙慙其執行無何一婦人至年可三十許作滿洲貴婦人裝舉止似有大家風範貌不甚都而肥皙富麗寶光橫溢亦足動人西商殊隆視之與握手為禮且速之入座不類招侑酒者予意怦怦視友亦有駭愕色西商怡然含笑顧予及友良久不語婦人一一問訊既畢西商始笑謂今夕暫假定此貴婦人為主席因予客中未携眷故也蓋因西俗以主婦酬客為盛情予與友俱欣喜答謝未幾復一婦入年事亞於貴婦望之不過二十許姿態妖

豔衣飾鮮明則已效。吳下妝束矣。西商指引坐。予友之右。其儀亦與常妓殊。須臾復一婦入。狀態年事均與乙婦相等。又指引坐。予右。互相問訊。始爲把盞。無何復聞簾外一陣笑聲。則繽紛而翻。宛者咸屬妙齡女子。約七八人。韶顏玉質。盡態極妍。各攜樂器。一事箏。篋笙。瑯管。鼓板之屬。悉備。女子先向貴婦屈半膝。問安。又迭向乙丙婦行禮。如奴婢卑幼見主婦尊奉狀。三婦略不謙遜。且對諸女殊莊重。絕不似妓院中諛浪常態。予心灑然異之。以爲今夕不啻各挾一眷屬於此。合作家宴。而令諸妓奏樂也。甫繫念。問樂聲大作。抑揚宛轉。良可悅耳。一闋既畢。繼以肉音歌喉。串珠。豈非淫哇。可比斯時。西商樂甚巨觥迭勸。兼使三婦傾樽飛觴。擊鉢意致蕩逸。久之曲罷。乃發令搏戰。罄無算。爵女子更番入席。把盞執壺。流盼醉人心目。平視之則皆有閨秀氣度。雅不似下賤物。試以語挑之。則含睇宜笑。不加嗔嘲。益覺與勾欄中習慣。夔異也。既而酒闌。席散。諸女樂亦逡巡辭去。但留三婦談。謔吐屬亦甚不惡。西商復與友耳語。友以詰予。蓋留髡問題也。予謝不敏。友甚然之。遂辭西商而歸。時方賃廡某胡同。因邀友夜談。以助餘興。兼詢席間情事。友颯然曰。此間實魔窟也。彼輩誠出貴族。今夕對於外人。頗自矜持。故其風味尙可玩。與吾輩書生反覺相宜。以予所聞。其於平時入港之流。亦仍笑傲謔狎。逗擲。遂靡所不爲。聞此胡同中。竟大多數操此業。迷香洞裏。亦許蜂蝶翻飛。語其庭院之深邃。房闥之綺暖。滬津妓寮所萬不逮也。其人皆貴家大族。而式微者。善談吐。嫺禮節。周旋安雅。語音清脆。每戶止一二人。輒身爲房老。長髯奴赤脚婢。走其間。或有養女數四。爲點綴物。不自操。弦索。恆使養女及婢爲之。卽席間所奏之女樂隊是也。此當是集合三家所蓄爲之。各家妓樂及器皿等。咸可通融。往來凡胡同內十數家。聯爲一團體。團有長公推之。長有僚屬。

進退指麾之下至團員皆由長選取以爲不當則不許居胡同內蓋非長有命不能應客客亦未由其人也所客以西人爲多以其地近交民巷而又因體面攸關恐爲親戚故舊所齒冷故聞本國人招輒不赴往訪亦不納惟確係吳越名流始一晉接耳今夕席間西商所招之甲婦卽團長而乙丙則僚屬之嬌嬌者也其人或有一夫族然不居胡同內猶各機關及公司職員之自有家屬不相干涉渠輩外貌端嚴顧一入天台便成熟魏其狂蕩無度有爲娼妓所不能爲者聞團長作密室曲廊洞房溫香奇麗乃備上賓所索之行樂地凡橫陳裸逐或長夜之飲及六博投壺呼盧喝雉竭世間荒淫耽樂之事應有盡有地極寬敞雖徧招團中人爲羣花無遮大會亦無不可故往往能一夕銷金巨萬而少年純袴之投迷魂陳者輒呼此間樂不思蜀流連旬月不能去也警廳雖知之以大僚及西人勢力爲之護符絕迹不敢過問然亦罕爭風滋鬩之事以門戶森嚴不易闖入又多外人及遠客彼此各不相謀故惡感亦未由發生也其爲魔窟如此當其生涯冷落時亦應招至六國飯店長安旅館等處有友某曾遇之來時輒以深夜但許客真箇銷魂而嚴守桃花夫人之戒有所問詢輒笑而不言天未明卽去衣飾至奇醜解其胸襟皆壓金繡鳳凰也後偶赴西人之招入船板胡同某氏室則其人赫然爲房老含笑示意似令勿洩某亦知箇中秘奧遂佯若未曾相識者比酒闌送之軒前以手勢作留髡暗記某自維腰纏不豐且有事亟欲他適未之應他日乘暇訪之則不得其門而入矣蓋不獨門禁甚密且其人亦遷徙無常又不時至故非有期約不能如願也某遂悵惘而返聞某西人言僅西人方面某歲耗金不下十萬其他弋獲於中人者尙不計謂之魔窟非耶予不覺舌橋他日驅車過此則朱門潭府睥目蟠腹之僕森列居然閭閻也浩嘆而已

●中央公園之曲榭

前代輦轂之下都人士女固不無嬉游談讌之樂然止春秋佳日歲時伏臘擇山水名勝之所偶一宴集而已如曲江宴驪山會清明上河等其次則六街車馬五市笙歌有若燈節熬山千秋大酺都市之樂如是如是若夫大官好客名宿雅游則西山十刹海陶然亭亦爲裙履翩翩之所顧非其時不恆至非其人亦不欲輒入民國以來始以社稷壇改建中央公園而性質實異矣既集雅俗於一途復供朝暮之展願於是。不問男女不辨文野第獲片刻之暇即可擲錢數枚入園作消遣計習俗既殊觀聽斯易而游者之心目中亦若以是爲市場爲旅館甚至爲杜曲北里内幕遂有不可問者園中於西偏隙地疏泉鑿沼構曲榭其上環以土石地頗幽僻好靜者咸於此啜茗或假以宴客憑闌觀魚意甚適也未幾裙履繽紛履寫交錯爭向曲榭中覓一席之地頓成爲熱鬧場而有雅人深致者不屑顧盼矣友人或語余此榭中蓋東身自愛者所不願涉足詰其故則舉一二事爲證且均爲當世之所謂大人先生者重貽戮笑予雖不欲污吾筆墨然志在揭奸則不屑書而不得矣前長部務某公固赫赫著名人物也邊幅不修風流自賞暇日與二三狎友散步公園愛曲榭之幽靜每臨流啜茗徒倚移時其間粉白黛綠者拾翠湔裙大足引游人之目某公雅有東山絲竹之興故樂此不疲顧此羣雌粥粥中或貴婦人或閨秀或青樓名倡無所不有而浮浪子弟穿插往來所謂日挑心招幽期密約不可告人之事卽生乎其間在消遣名流不過視爲雲烟花鳥而已獨此某公者好窺幽隱察察爲明蓋渠之生平未嘗涉足滛蕩繁盛之區覩彼纖豎妖姬之活劇不禁少見多怪而欲一窮其異初非有意獵豔也豈知空穴來風高明鬼瞰一段風流史雖請君

入。囊。亦。彼。自。作。之。孽。也。有。某。小。姐。者。負。其。冶。豔。放。誕。風。華。父。爲。某。部。曹。因。某。公。舊。部。愛。此。掌。珠。不。加。束。縛。遂。日。夕。翩。翻。於。公。園。游。戲。場。中。幾。以。是。爲。生。活。游。蜂。浪。蝶。聞。香。而。至。者。十。百。成。羣。小。姐。眼。界。頗。高。殊。無。所。當。意。一。日。偶。過。曲。榭。飄。香。發。豔。恣。媚。放。嬌。大。爲。游。人。所。屬。目。某。公。心。異。之。忽。欲。移。其。千。祿。之。大。才。從。事。偷。香。之。小。試。遂。假。看。花。爲。名。曲。折。躡。其。蓮。步。小。姐。已。覺。之。回。眸。游。鷗。見。其。狀。頗。褻。穢。嬌。然。一。笑。轉。向。人。叢。處。行。某。公。雖。失。望。而。以。爲。有。意。於。己。也。自。是。每。傍。晚。必。獨。游。不。攜。狎。友。而。小。姐。者。亦。故。躡。躡。拈。花。徘徊。良。久。蓋。小。姐。有。伴。某。氏。婦。固。識。某。公。者。知。爲。肥。野。遂。有。意。鉤。餌。之。也。某。公。入。其。支。中。花。陰。絮。語。檻。畔。牽。衣。乘。無。人。處。已。成。盟。約。乃。假。道。某。旅。館。之。密。室。爲。鵲。橋。之。渡。焉。某。公。猶。不。知。悉。某。科。員。女。一。夕。復。挈。之。游。曲。榭。時。已。鮮。游。人。蹤。跡。乃。令。司。事。者。淪。茗。開。樽。扁。戶。諧。笑。方。酣。暢。間。不。意。一。小。婢。皇。遽。入。曰。小。姐。乃。在。此。耶。累。老。夫。人。急。殺。矣。小。姐。色。頓。變。瑟。縮。萬。狀。欲。留。不。可。欲。去。不。能。某。公。詢。其。故。小。姐。泣。然。曰。吾。母。蹤。跡。而。來。恐。與。老。父。偕。則。事。且。敗。露。於。君。之。體。面。甚。不。相。宜。奈。何。某。公。亦。愕。然。曰。卿。言。父。母。在。南。中。今。忽。來。此。何。也。小。姐。曰。曩。言。僞。耳。實。告。君。吾。父。某。某。也。今。必。在。室。外。奈。何。某。公。聞。言。色。甚。性。愧。沈。吟。良。久。乃。曰。實。僞。處。此。令。人。何。以。爲。情。無。已。卿。姑。出。以。父。母。情。哀。之。苟。可。緩。頰。終。身。事。吾。不。汝。靳。也。小。姐。猶。豫。不。卽。起。淚。皆。瑩。然。欲。墮。且。曰。羞。人。怯。怯。何。以。見。江。東。語。時。小。婢。又。促。之。謂。老。夫。人。無。衛。保。障。老。主。公。且。破。扉。入。矣。且。外。間。多。老。主。公。之。友。不。獨。一。人。也。某。公。益。慌。急。力。促。小。姐。出。躡。足。其。後。覘。之。欲。乘。隙。潛。遁。瞥。見。窗。外。人。影。憧。憧。語。聲。囑。晰。不。可。辨。但。覺。人。數。甚。多。知。不。能。僥。倖。而。門。外。亦。有。婢。媼。數。人。堅。守。遂。旋。步。偃。臥。榻。上。以。待。解。決。蓋。其。意。拚。擲。金。錢。事。當。無。不。諧。某。科。員。固。阮。囊。時。澀。者。也。須。臾。小。姐。果。入。色。殊。不。怖。且。行。且。語。曰。吾。知。彼。鷓。鴒。眼。

牛平祇知阿堵物耳某公起詰之小姐曰父初甚洵洵吾哀諸母辨論良久父始毅然曰與我萬金賤骨
 頭自願爲人充下陳吾不認爲閨中人貽門楣羞也吾亦慣答曰萬金區區值得如許大驚小怪耶君倘
 憐妾立署券遺之去當如反掌也某公拈髭笑曰吾知愛卿耳豈惜萬金哉遂索筆書券立畀女持出始
 終未與其父一面也是夕遂同宿逆旅明日築香巢於東城之若干條胡同矣今曲榭中之司茗酒人猶
 能舉當日目擊情事告人云窗外影憧憧者實吾輩也女父僅隨一僕耳又有南來之某議員者狃於津
 滬之習慣日徜徉曲榭中思遂其獵豔之目的有某部郎婦者夫亦新畢業於某校任事某機關婦貌固
 豔又善裝束丰神體態無一不合時宜年二十許望之如破瓜年紀莫知其爲羅敷也性放誕好遊遨無
 日不往公園而尤喜徘徊於曲榭內某議員屢遇之目逆而送情不自禁乃故立於花陰石畔以阻婦行
 婦睹其愁輒付之一笑某議員驟接嫣然以爲有意於己若喪魂魄躡足尾之婦似怒其輕薄而某議員
 不悟四顧無人猝攬其裾殷殷問訊婦本無意牽惹而某更襪不稱其選願性特狡黠目光溜處陡見
 鑽石指環晶瑩奪目知風狂兒亦奇貨可居因佯與寒暄議員輒誇其名利意在炫耀婦益鄙之但示羈
 縻以冀肆其攫搏旣而議員強與盤桓婦不耐曰去休妾將往前門某金店看鑽石指環耳議員果中計
 舉其指示婦曰若此環何如婦略審視曰亦佳正欲得此耳議員曰卿如不棄卽當脫贈婦佯謙遜而接
 入掌中作愛不忍釋狀議員遂命侍者進酒肴絮絮挑逗婦故作狡獪若有情若無情議員惶惑益甚旣
 而直截求懇卽夕便當歡會婦託言家教森嚴非預爲布置必致決裂且不能晚歸遂訂後約而別乃以
 情告夫惟匿鑽石指環及伴飲各節夫怒謂明日偕往當創懲之屆時婦仍娉婷曲榭間而夫遙伺於檻

外議員不知也。仍匿近婦。婦忽冰語。議員以爲試。已倍極溫。存婦掉首。不顧移步。出榭。議員尾之不捨。且鼓膽出其前。恣調笑。婦變色。怒。詈。顧謂一男子曰。惡。僮辱我。盍擊之。男子驟起。捉議員。大聲曰。賊奴。戲侮良家。命婦罪不赦。衆聞言。遽不平。爭起。拊之。議員衣冠毀裂。面破血流。大受蹂躪。一時不容置喙。狼狽欲遁矣。在婦意。亦欲縱之。免題。昨事致生。輻轉而衆意不謂然。必欲執付警士。時警士亦聞聲。畢集。遂挾議員俱去。婦覩從夫。過歸。旣而議員自陳於警廳。歷訴婦詐欺取財。攫已鑽石指環。狀警員以兩造俱體面人。不宜過事播揚。乃含糊判贖。寢其事。而一般風流史。已哄傳內外城矣。由是曲榭一隅。過者輒戲指爲桑間。濮上。婦女之好躑躅。其間者。輒受衆口譏彈。焉惟蕩婦淫娃之馳逐如故也。及新世界盛。此榭乃少冷靜云。

●新世界

比年風紀之壞。如水決堤。實際上文。明日見退化。而游觀娛樂之法。則引入入勝。踵事增華。一方面固藉以振起凋零之商市。一方面實努力造成社會之罪惡。而都市爲尤甚。如京師自有公園。絕不見道德之增進。徒助人心風俗之陷溺。蓋以教育不明。觀聽殊異。在文明國中。以爲怡情適性。輔助道德之用者。一入不良之社會。適以誨淫蕩。志爲貽害青年之毒藥。而人情好奢惡儉。一抉其藩。不可復止。故公園之不已。且建築各游戲場。爲富不仁者流。則藉口振興商市。設此園。以罔利。官僚競爲政商。鼓舞若狂。稍示反對。目爲迂拘。遂至變本加厲。不可收拾。今歲新世界甫落成。而大世界之說。又起矣。識者以人道及民生兩主義觀察之。此等游戲場之設於京師。較之設於津滬。工商埠其利不逮。而害則過之。夫一事之成。固

不能有利而無害。然苟其利害足以相敵，亦自不妨施行。今則利未見而害已滋，則欲不謂之人心風俗之陷溺，不得矣。何以言之？彼工商埠之居民，皆各有其生事職業。每日若干時經營治事，不如此則不得食，否亦行貨之商數日，或旬月，即他往。故游戲場地縱極侈麗，不能損害根本。且正賴是以疏通其鬱滯。若在京師，則不然。官僚薈萃，政治學堂之樞紐，衣冠巨族，搢紳子弟，於是焉處。其生活則異乎程功而計食也。其賓客往來，則異乎東賈西販。此盈彼虛，以招徠爲能也。故要其會歸，僅得都人士女酣嬉淋漓賢者不免隨俗不肖者益趨下流。外破篤厚之風，內助竊賂之醜，而已。其利其害，當代自能辨之。予不才姑識其小者，亦足證予說之一斑也。新世界營業之資本，以某某貴家子爲大宗。貴家子曾與其狎友甲乙等游津滬粵漢，慕其俗之繁華，尤愛其各游戲場之組合，以爲偕大京師無此行樂地，殊令人削色。時京師要人正以商市疲敝爲憂，聞游戲場之可以振助市面也，遂嘉許焉。且達官大僚之投資者頗衆。既成京師社會震其新異，生涯鼎盛，貴家子顧盼自雄，日徜徉享受於其間。大有吾老是鄉之概，而人咸以其大股東且饒有資財也趨承推挽，惟恐不當其意。彼乃據之漁色罔利，無所不爲。二三月之間，一名伶一豔伎一大家妾俱在此場中獵得人謂新世界三鵬。蓋言不止一箭雙鵬也，而尤可惡者爲某要人蓄洩賄贓。凡金玉珠寶骨董之屬，由彼招致，犇競者轉授於某要人，復由某要人授彼，更售於第二三之犇競者。如是輾轉一物而數給其值焉。游戲場中之某商店與事務所切近者，即其魔窟也。貴家子日必一臨此場之事務所，後有密室，凡漁色罔利之罪惡，胥於是釀造焉。此亦津滬所罕見罕聞者也。初貴家子有戚族某公子者，亦富有財產，好馳馬試劍，蓄聲色，構園林，而不以貴家子經營公共游戲場爲然。曰：吾

輩自樂其樂耳。何暇擲金虛耗以供他人之行樂哉？若以吾輩稱媿其間，與芻蕘免徵逐，則非吾之所敢聞。貴家子大噱曰：此利藪也。爾耳目不更外事，絕不解箇中滋味，宜乎其自甘暴棄耳。某公子以爲侮已，卒悻悻掉首去。至是聞新世界之種種利益，知貴家子驕人必不復容已，因之羨妬，怨憤急欲一雪此恥。遂問計於狎友某銀行職員某員，大言曰：渠將以一新世界占盡便宜，耶須知彼能然，我亦能然。既有新世界何妨？大世界上海之先例可援也。公子固有力者，何患乎無行樂地？畀我十萬金，必使大世界一躍出新世界之上。某公子大喜，既而曰：十萬金已足濟事耶？某員曰：否，否。有十萬金爲之倡集股，五十萬易如反掌耳。彼新世界號稱三十萬，實不滿二十萬耳。吾加倍又過之，其規模驚人，何待贅言哉？於是某員大肆運動，凡南北政商無不奔走殆徧。予出京時聞已操勝算矣。且聞某員說公子可於香廠南北隙地徧起塵肆，妓僚吸取餘利，而以大世界爲中心點，其資本則政商大僚占重要部份焉。蓋京師近年商業無不賴官僚爲砥柱，固不獨遊戲爲然，而遊戲場之組合尤爲壞法亂紀之根本。卽此一點亦與津滬等埠大異也。嗚呼！不謂之有害無利，誰能信之。

●開放北海

國家至於有政商則一切舉動無不以商道行之。雖有善政而營私固利之術在其中矣。故軫念災民而出於賑濟善政也，乃其大者出於貸外資，細者出於廣布有賭博性之獎券，其間復引起僉壬之覬覦，侵蝕朋分變幻不可究詰。此外則施諸演劇游覽誘人擲金之舉，非不可謂之仁術，其取財之法亦未始可概謂之傷廉，然而主其事者咸擁巨貲，固面團團食肉糜者，獨不可寢樂撤膳一解慳囊乎，而必千方百

計非法取之於人。且聞內幕中黨徒衆多。有愆愆爲此事者。人之好善。誰不如我。固未可盡以不肖之腹度人。然視彼等酣嬉之狀。及事後種種之揮霍。雖欲不疑其染指而不得。夫津滬商埠。凡戴慈善之符號。以聚斂者。輒不免譏嘲。彼等何樂於效顰。而必出於愆愆。或曰演劇游覽。鼓社會之興趣。振商市之凋零。卽於此中得資賑發一舉。數善奚不可爲。是說也未嘗不中理。願惟其出於政商之提倡。乃致周章敷衍。不盡不實。較津滬之聚斂者。尤不可過問。夫豈好爲苛論哉。自客歲津沽之災。中央公園游覽會。後今年歲北海開放三次。聞皆爲財神系某政商所主持。此前所未有也。中央公園之會。姑置不論。若夫北海之特別開放。確有黑幕史一節。爲外間所不布者。友人某接近政商。故得其詳。先是北海在黎氏復建共和之初。本擬卽行開放。如中央公園故事。嗣以禁衛軍駐在地。一時不克遷讓。且其中多毀損處。修理之費無所出。而北海近接公府防務。亦有所妨。以此數端。遂遲遲未果。復辟而後。馮氏之意。主開放已飭告李金吾矣。某政商欲攪爲交通人物之俱樂部。挽李金吾爲之。請馮氏似不謂然。某政商內慚。因誚曰。彼富貴已極。乃猶不肯遺此錙銖耶。遂說李金吾曰。是地逼近府邸。一旦爲游廓人類。禁雜設有變公之責也。不如持之。且常時開放。道途稍僻。遠游人亦無中央之便。不如春秋佳日。略一開放。人情難得。則爭趨於某巨公。亦不無所利也。金吾入言之。事果寢。無何湘災事起。某政商之心。腹爪牙多湘人。遂以北海售游覽券之說。進金吾。不可曰業許。某巨公以春秋開放矣。今有欲沾其末光。縱勉許得毋傷感情乎。不如中央公園所謂輕車熟路也。某政商曰。否。否。鄙人不嘗云乎。人情難得。則爭趨。非北海無以動衆。子必爲之。且此盛德事也。金吾不得已。請於某巨公。某巨公曰。可。第府中庶務員某亦湘人也。吾當令主此事。奚

必。靈。以。交。通。團。爲。之。體。哉。政。商。知。報。前。言。唯。唯。而。已。是。日。售。券。之。資。悉。歸。公。府。庶。務。支。配。政。商。黨。羽。大。失。望。內。部。幾。成。衝。突。事。日。畢。諸。執。事。員。會。宴。於。酒。樓。交。通。派。或。被。酒。譏。公。府。之。侵。占。細。務。未。免。過。當。庶。務。員。羞。憤。不。堪。力。斥。其。非。且。歷。舉。交。通。派。之。漁。利。各。節。滔。滔。不。竭。如。數。家。珍。聞。者。欲。爲。之。掩。耳。稍。黠。而。醒。者。咸。起。解。勸。不。能。止。也。於。是。非。特。籌。賑。之。黑。幕。悉。播。於。外。而。牽。及。政。商。之。大。本。經。營。其。事。絕。穢。且。當。日。游。覽。之。瑣。屑。靡。不。披。露。如。村。姬。訴。諱。然。或。指。戚。友。贈。券。或。譏。濫。宴。私。人。或。戲。侮。某。家。姬。或。匿。某。女。伶。於。密。室。奇。聞。怪。舉。羅。羅。清。疏。卒。致。用。武。無。狀。爲。人。強。制。解。散。而。罷。政。商。聞。之。悒。悒。者。累。日。斥。其。人。始。已。夫。旣。曰。純。爲。好。善。而。起。何。必。爭。執。且。致。杯。酒。操。戈。盡。揭。醜。態。卽。非。疑。竇。亦。一。段。趣。聞。也。

鐘詩夢樓紅

●分詠人名

玩到母珠參聚散。
 勘破塵緣求大道。
 寧甘澹泊俟門婦。
 水覆難收空遺恨。
 鳳藻一生承異寵。
 無雙才說偏嗜妒。
 公子多情爲作誅。
 堪羨青衣能殉主。
 邪魔緣擾難成佛。
 陶情作樂風流種。

修成丹汞卻喪生。
 焚殘吟橐了癡情。
 克紹箕裘世宦郎。
 月圓重缺枉施謀。
 龍泉三尺負良緣。
 有盡權娛頓悟禪。
 女兒好學苦吟詩。
 却憐翠袖竟捐軀。
 歡喜禪參別有天。
 有勇無謀豈霸王。

秦鍾 薛蟠
 妙玉 智能
 鴛鴦 金釧
 晴雯 香菱
 鳳姐 惜春
 元春 三姐
 襲人 寶釵
 李執 賈蘭
 寶玉 黛玉
 賈政 賈敬

(守拙)

天憺室稗乘

(少 芹)

● 雍邸豔史

清世宗胤禛挾奪嫡之志願。陰蓄江湖俠士多人爲助。仍恐勢力單薄。乃假經商爲名。漫游天下。其意蓋欲藉以物色。死士俾他日厚其黨援也。相傳胤禛在江南時。曾遇一俠妓。其事極豔。而又極奇。述之。大可資人談助焉。先是胤禛陰謀久爲青宮胤禩偵悉。禩因與所親密議。計不如早作戒備。以資抵制。於是羅致一般精於法術之喇嘛。爲衛凡胤禛出入。必挾與俱。更多派心腹密瞰胤禛之踪跡。所在乘隙輒施以暗殺。胤禛亦知。乃兄注意於己。遂在在出以防範。聞其最擅化裝之術。商賈僧道。下至販夫走卒。隨意易容。故凡足跡所至。世人鮮有知者。一日至金陵。假逆旅休憩。聞江南名姝甲於世界。客中無俚。曷不逢場作戲。藉破岑寂。遂僞飾爲巨商狀。詣秦淮河某勾闌中。獵豔焉。鴇母見其舉止豪邁。知非俗客。歡然接待。因盡出姊妹花供其選擇。胤禛相度。再四無當意者。怏怏欲行。鴇母亟止之曰。吾固知若輩小妮子不足邀大君子。願盼脫令阿紅應客。尙可差強客意。胤禛聞是語。微含愠色。曰。若既有此可人兒。盍早使之出。然則若視爲搖錢樹子。欲與乃公奇貨自居耶。鴇母笑曰。以渠性倔強。恐其慢客。且胤禛曰。是無妨。彼果具好姿首。吾當折節與之。近若速令其來見。渠苟慢我。不汝咎也。鴇母諾而去。少頃挾一麗人入。胤禛凝睇視之。年可十六七。雪膚花貌。姿態媚絕。而眼梢眉底。時露一種英氣。大異之時。鴇母已促麗人就禛旁。小坐更笑。謂禛曰。彼卽阿紅也。禛笑頷之。鴇母既出。阿紅與禛絕無一語寒暄。第流動其美倩。二目注視禛面。

不轉瞬。半嚮方詢客姓。氏邦族。禎僞言爲津門人。經商南省者。阿紅以手掩口而笑。自語曰。妾相君態度。當非常人。而君乃以詭詞給我。豈以女子之目無珠乎。胤禎故以言餽之。曰。子以余爲何如人。耶。阿紅曰。妾默窺君之來。歷尙不止爲巨宦之子。當必於天潢貴胄間求之。其庶幾矣。禎遽聆是言。面色驟變。復又強自鎮攝。故噉其妄。阿紅亦弗與辯。因絮絮話他事。言笑甚懽。胤至日晡始去。明日又來。兩情較昨宵尤沈瀝。一氣如是者旬餘。無間斷。一夕胤禎飲於阿紅妝閣。食酒過度。遂留髡焉。甫親薤澤。依然處女。禎固偉男。紅宛轉嬌啼。不勝痛楚。禎猶疑其質。鼎因出以謔語。阿紅正色曰。君固以夜度娘目我耶。須知妾非其倫也。禎叩其家世。紅低首不答。再三詰之。紅曰。妾不以家世告君者。亦猶之疇昔。君不肯以歷史示我耳。言時。目視禎。乾笑。禎語塞。會屈天暑。禎挾阿紅游莫愁湖。時衣香黛影。士女如雲。亭榭幾無隙地。禎與紅傍窗而坐。眺覽湖中風景。未幾有兩男子行經其側。注視禎及阿紅。數四已而又遙立。私語狀甚密切。雖未辨其所語何事。然揣其意旨。似專爲禎紅而發者。禎疑來者必爲阿紅故。歡因戲詢之。阿紅曰。妾雖蒲柳之姿。然自陷入平康以來。從未以色相示人。曩與君遇。猶破題兒第一次定情之夕。君當知妾猶完全白璧。軀安有其他過合哉。雖然。妾謂彼男子目灼灼似賊。非注意妾也。乃注意於君。且將有大不利於君者。在耳。禎聞之。憬然若有所悟。曰。卿言不爲無識。果爾。吾儕盍去休。阿紅曰。諾。於是相携而返。是夕禎狀態殊局促。不寧。阿紅逆知其意。呼酒與禎共飲。至夜深始撤席。時胤禎微有醉態。扶紅肩行。逕詣寢處。甫入室。紅忽推禎倒地。俄見白光一道自窗櫺入。直射柱上。鏗然有聲。禎臥地上。知有異。亟撐倦眼。週視阿紅。不知所往。心惴惴然。弗敢起。剎那間。卽見紅盈盈自室外含笑入手。提一人首。擲禎前。曰。君知適間。

遇刺客乎。此刺客即莫愁湖亭畔。注視君之兩男子也。來者一擊未中。亟他遁。妾自後踵追之。至百里外。始挾其首歸獻君也。禎大驚起而謝紅。援己德。且曰。吾初識子。即見子眉宇間有英氣。固謂子爲非常人。不圖果然不出吾所料。然則子果爲誰。阿紅至此亦不之諱。乃逕致詞曰。妾實劍俠也。禎復叩以胡爲淪落。妓籍。紅曰。君曾憶某年月日於荏平獄中拯一布商黃某之事乎。曰。有之。紅曰。彼即妾父也。爾時妾父釋負。後感君厚德。誓必圖報。不料有志未逮。賈恨以歿。彌留時囑妾以竟其志。妾無由得覩君顏。故隱身爲妓。以待君。至今始償初願。今而後妾可以對我亡父矣。然則君至此尙掩藏君之行徑。而靳弗我告耶。禎自知難以深諱。因告以蹟。末且曰。吾他日能攫取南面之尊。行以妃嬪位置。畀汝紅檢衽。謝曰。妾命薄安克享此榮。幸然君前途正多危險。妾願隨君暗中竭盡棉薄。未始無涓埃之報。俟君正位後。妾即披髮入山。不復與世人相見也。雖然。君知今夕刺客果爲誰。指使乎。禎曰。乃吾兄胤禛之死。土耳其紅曰。我亦云然。但君須嚴加戒備耳。妾不敏。自今以往。行不離左右也。禎欣然曰。諾。於是。以重金爲紅脫籍。厥後禎凡有所之。必攜紅與。但禎獲無險阻者。紅之功實居多。數迨聖祖升遐之前。數日。紅忽失蹤。禎力訝其變。易初衷未幾。哀詔至矣。禎亟束裝入都。瀕行。適得紅遺函一紙。拆而視之。書中詞極簡單。僅「君正大位。妾踐前言。」二語。始悟紅已飄然遠引。惋惜不置云。

●江南燕子

世宗奪嫡之志願既遂。對於從前助己之俠士。猜忌叢生。輒欲藉故戕夷之。彼稍有識見者。知世宗不可一日與居。咸潔身遠引。庶免刀俎魚肉之慘。有江南燕子者。亦世宗死士之一份子也。其健兒好身手。爲

諸劍俠之冠。世宗正位後。忌之尤甚。燕子乃不辭而去。世宗恐其他日爲己患。因嚴諭京內外各官吏一體協擊。燕子遂遁跡於揚州西門外陳家集。變易姓名以授徒爲業。蓋燕子於武事外更諳文學之故也。陳家集地雖僻壤而富戶實多。封翁黃某富甲一鄉。子息尤繁。衍欲爲兒輩延一良師課讀。聞燕子絲帳高開。乃折節往謁。與語大悅。因不吝重資。敦聘燕子館於其家。而使幼子三人受業焉。三子固賦性敏慧。得燕子循循善誘。進益甚速。黃翁待燕子敬禮有加。一夕劇盜糾衆入翁室。遍縛其家人。僕婢叱問資財何在。弗答。則施以榜掠。呼號之聲達於戶外。時燕子方就寢。聞聲知有異。拔關出。逕入翁內室。見盜衆正鞭翁背。意良弗忍。欲逕扶盜首。旣思身爲逋客。宜深自斂。抑不得已。乃趨前出其和易之語爲翁緩頰。盜嗜曰。吾儕向彼索資。干汝底事者。若今橫枝插上。然則將欲拔刀助彼耶。燕子不之辯。仍爲翁乞免。如故盜衆不耐其噪。聒舉鞭。鞭燕子。燕子屹立弗稍動。盜鞭悉斷折。而手木強衆怒。執械而前。刀劍鐵尺。急如雨下。燕子笑而以首承受。聲如擊石。衆駭甚。私議曰。彼豈鐵石人耶。胡經此鉅創而無絲毫痛楚也。吾儕盍去休。言已。挾械而奔。燕子縱身遮其前。以指按盜背。一盜躡而坐地上。呻吟不已。羣盜欲踰垣出。燕子撻揮其手。衆悉傾跌。動彈不得。燕子徐徐釋翁及其家人。僕婢繫詢以受驚也。未且曰。居停無恐。茲羣盜已爲我所獲。盍一一捆縛之。昇送官廳。嚴懲翁驚魂甫定。致謝燕子。援己德及見盜縱橫。臥地上。怪而詰其故。燕子笑曰。僕略施微術。若輩卽馴如羊豕矣。盜衆殼棘乞免。翁思彼輩行劫。旣無所得。若必送官治罪。則結怨滋深。他日必圖報復。不若縱之。使之爲愈。因與燕子商。燕子亦韙其說。曰。翁眞長者也。然苟弗聊示薄罰。則若輩將來難保不存僥倖。嘗試之心。僕行有以處。彼於是驅衆使出。燕子自後故作追襲。

狀盜盡狂奔燕子微啓其口卽見白光一縷自舌底出瞥如急電一霎而沒乃笑而告翁曰彼羣盜之左耳悉爲僕所割盡落於路旁今後若輩不敢再來也翁不之信曠僕從爇燈循途往視果檢耳若干具翁大異知燕子爲非常人因叩以何術刈盜耳之故燕子笑不答由是翁待遇燕子感情益密又憫其子然寡耦欲以女妻之燕子不可翁再四固懇燕子不忍峻拒始首肯結褵數月殊未一親薶澤女不能耐研詰不已燕子曰汝父以汝嬪我是愛我也我與子徒負夫婦名義者蓋默體汝父愛我之心而愛子耳女不解其所謂要燕子明言其故燕子不之答如是者年餘無何燕子忽失踪不知所往翁及女大疑四處覓訪迄無影響旬日燕子自外返神氣沮喪翁父女就而詰之燕子卽發長嘆曰吾行與翁別矣然事至此不得不以實告乃自述其歷史且曰今上已偵知吾踪跡所在且暮將派兵來此捕吾吾苟不出而自首必貽翁害僕雅不忍累翁也翁大駭正欲有言遽聞有人語馬嘶聲遠遠而至燕子詫曰偵騎來矣奈何今日之事惟有要於路而迎之俾可免彼虎狼之輩來翁家囉哩也語次欲行翁父女亟牽其衣曰數年相處胡忍君身膏斧鉞耶燕子絕裾行趨詣軍前當途而立大呼爾曹欲得江南燕子乎乃公在此軍士見燕子來也不敢前散隊合圍以防其遁燕子叱曰乃公至此何無一人敢來捕吾今若此乃公去矣言已縱身空際一霎而杳軍士大譁逕至翁家窮搜冥索亦無所獲拘翁入官署嚴密訊詰翁誓不承認官府以無充分證據未便妄入以罪旋有以燕子曾贅於翁家之事告發者翁請驗其女仍完全女兒身乃併釋之歸始悟燕子當日其未識女之綺羅香者蓋有深意存焉

●甘鳳池軼事

天機室神乘

南。京。甘。鳳。池。其。先。習。少。林。拳。術。學。成。乃。漫。游。天。下。至。四。川。遇。了。空。僧。從。之。練。易。筋。經。神。功。數。年。盡。得。其。術。
 先。是。了。空。有。兩。徒。一。名。風。若。雨。一。名。翟。文。孫。鳳。池。其。第。三。弟。子。也。當。鳳。池。投。止。了。空。門。下。時。風。翟。所。學。行。
 將。卒。業。鳳。池。年。最。少。事。事。不。甘。居。人。後。乃。悉。心。研。究。至。廢。寢。食。故。進。步。甚。速。了。空。頗。加。激。賞。謂。其。藝。幾。與。
 風。翟。埒。惟。內。功。較。兩。人。稍。遜。一。籌。耳。鳳。池。亦。鯁。鯁。自。喜。一。日。了。空。召。鳳。池。及。風。翟。侍。立。左。右。曰。余。將。有。海。
 外。之。行。爾。曹。盍。各。圖。自。立。以。技。藝。論。雖。未。臻。最。上。上。乘。然。即。此。已。足。無。敵。於。世。矣。三。人。聆。是。語。環。跪。地。上。
 泣。曰。數。年。沐。吾。師。培。植。願。終。其。身。長。依。座。右。弟。子。何。忍。遽。與。師。別。乞。師。挈。吾。儕。偕。行。了。空。笑。曰。世。安。有。百。
 年。不。散。之。筵。席。耶。離。合。有。定。弗。可。強。也。爾。曹。其。去。休。三。人。曰。弟。子。雖。有。微。技。然。終。不。敢。自。信。乞。師。再。賜。緒。
 餘。可。乎。了。空。曰。吾。將。面。試。之。於。是。攜。三。人。詣。寺。後。井。旁。立。命。小。沙。彌。持。一。空。陶。器。至。曰。今。弗。假。爾。曹。以。轆。
 轤。與。修。綆。試。各。出。所。長。爲。我。取。水。滿。貯。鉢。中。風。若。雨。應。聲。起。以。兩。目。注。射。井。底。移。時。即。見。甘。泉。上。湧。高。出。
 井。口。晶。瑩。如。塔。風。取。鉢。盛。之。獻。於。師。前。了。空。點。首。曰。可。矣。翟。文。孫。以。手。置。井。欄。上。伸。五。指。作。撈。摸。狀。忽。聞。
 井。底。滂。滂。作。響。已。而。水。即。突。出。隨。指。注。入。陶。器。中。無。餘。灑。墮。地。了。空。亦。頗。許。可。及。至。鳳。池。乃。對。井。張。口。噓。
 氣。下。降。復。又。竭。力。吸。之。如。是。者。凡。數。次。水。果。隨。之。而。上。及。井。口。剛。欲。持。鉢。承。貯。水。忽。一。落。而。下。鳳。池。面。部。
 頗。呈。忸。怩。顏。色。了。空。亟。告。之。曰。吾。固。謂。子。內。功。不。足。今。果。然。矣。復。謂。風。翟。曰。汝。兩。人。造。詣。他。日。可。爲。劍。仙。
 鳳。池。年。最。幼。可。爲。朝。廷。出。力。爾。曹。可。姑。讓。孺。子。成。名。正。不。必。與。之。爭。短。長。也。風。翟。敬。謹。應。命。言。已。了。空。即。
 去。風。翟。與。鳳。池。亦。各。握。手。別。由。此。風。翟。隱。逸。以。終。惟。鳳。池。出。而。問。世。故。其。得。名。轉。在。風。翟。兩。人。之。上。

寧靜軒碎墨

(朱鴻富)

●尹元孚之愛民

乾隆初河每歲四十七州縣大水漲溢。撫汴尹元孚。昕夕勞心。謀所以撫綏之。其方略凡十六端。曰：暫予以一月之糧。曰：無居者。暫予以葺屋之資。曰：緩征。曰：減糶。曰：貸倉米。曰：移他郡之粟。曰：留漕。運。曰：助籽糧。曰：勸富民使之相周。曰：假富民餘屋。為貧民棲身。曰：建棚舍以安流亡。曰：免米稅以通商賈。曰：及時興工。以資丁壯。曰：多種蔓菁。以代穀食。曰：捐施藥餌。以療疫癘。曰：延諸生協力以供稽核。凡此規條共十六事。居官者均可奉以為法也。觀近年來災異頻仍。民不堪命。有救民之責者。盍鑒乎斯。

●于成龍之善政

于成龍督兩江時。海內多故。淮徐一帶人民之驍勇者。常仗劍跨馬。結隊橫行。劫掠財貨。以自給。禦者輒死。朝命以叛賊治罪。且及其里黨。于上疏力爭曰：賊雖軌法。罪及其家已足。若連累里黨。是使良民畏法。亦遁而為盜。地方尙有寧日耶。既而盜風稍戢。有敗退而行乞者。後就擒。而牧令乃使吏役蹤跡其宿食。逆旅而連坐之。于力持不可。惟將連坐者數百家。各笞三十以去。僚屬大譁曰：此無異前明楊督師之養寇也。于笑置之。既而事聞於朝。丞相亦以縱反劾公。上曰：于成龍一生謹慎。今所為如此。自必有說。可召入京。詢之。比于入朝。力陳連坐逼反之非。上以為然。從此匪患遂息。朝野重之。

●僕婦仗義

寧靜軒碎墨

李公長祥。字研齋。明遺臣也。嘗與王翊起義於四明。以功授兵部侍郎。至勢窮力竭。猶率其部下死守。清總兵汪彙。賂公部下衛士十二人。期次日縛公以獻。十二人者忽相悔曰。奈何殺忠臣而降賊。乃偕遁。既而公為總督陳錦所獲。尋釋之。而安置於金陵。其時公夫人方在上虞。聞公被獲。度必無幸。乃聚其子女謀共死。有僕婦文鶯者。跪而請曰。夫人當為李氏香火計。烏可死。夫人曰。然則奈何。曰。婢請代。夫人死。吾子請代。公子死。願夫人攜公子速去。不然殆矣。夫人不忍。文鶯曰。小不忍則敗大事。不速去。捕者且至。其時公門人羅吉甫適奔至。乃曰。夫人公子。我則任之。雖以是死。亦所甘心。於是夫人抱其子拜吉甫。又拜文鶯。甫出門而捕者至。文鶯母子遂從容被誅。自認為夫人公子。雖受嚴刑。亦不稍屈。按察使劉公自宏憫之。不以文鶯母子就道。而取他囚代之。吉甫匿夫人公子者久之。始悉公在金陵。乃送之。往相見。慟哭。公曰。我家有此僕婦。亦足以自豪矣。

●子從父命

陸隴其宰嘉定日。邑之富人有嬖其妾者。治命將財產分而為三。一歸妾。一則歸女。既而子女違夕為罪。是知不夕。妾無分得財產之權。妾怒。控諸縣。陸傳其子至。斥之曰。左傳有子從父命之言。律令以違父教令。子願違父命。并求恕罪。既而夕。謂妾曰。汝能守則財產可得。或去或終。則仍以財產歸子。士民咸嘆服。

●厚獎勸農

湯文正撫蘇日。喜與僚佐微服出遊。見桑麻茂盛。輒下馬。僚佐共觀之。立召田主。獎以銀錢。聞有精於

飼蠶者必親至其家觀之呼老幼出賜以衣物使農民歡欣踴躍益勤所業由是農民乃益專力於種桑飼蠶三吳遂成富庶云。

●斷案有識

山陰胡仁濟宰寶山日有客民借陳姓餘屋以居者掘地得藏錢百餘千陳姓子聞之訴於官曰父所藏也客民不認時胡方在省典史施某代爲升座聞言不能決胡歸典史以告胡曰此易辨者明日躬自升座問陳子曰汝何以知此錢爲汝父所藏陳子曰余幼時嘗聞之矣及物故遍覓不得今已發現乃知不謬又問客民客民曰此錢本吾所藏也胡曰汝藏錢幾何年矣曰不及一年卽令吏役取錢一千來驗之則皆久藏者乃判曰此錢藏之久故銅色已變實爲陳氏物於汝無與遂斷歸陳姓而以十千酬客民兩方皆無異辭。

●宗室死難

明末闖賊入秦宗人誼果泣曰吾不忍見國土之亡國主之辱也不死何以對祖宗於地下遂自投於井於是誼果姪存樛誼糾子存柘先後死迨闖賊入太原而宗室諸人全數降賊獨宗室長安不降跪母前曰宗室常與國同休戚寧能與賊並立不自爲計徒取辱耳母子遂自刎以殉後秦晉宗室之被殺者共七百餘人論者益嘆殉國者處事之明且決焉。

●師生一德

瞿式耜張同敞之師也兩人共扶永明王以存明室事急仍不去定南王執之去慰之曰吾斷不殺忠臣

但願二公識時變。知天命。附大清。當仍不失富貴。本藩望裔。今猶食祿千鍾。二公忠臣。聖主必優禮相待也。語未畢。同敵大罵曰。汝野種耳。故甘心附逆。焉有聖裔而亦附逆耶。突前批其頰。定南王仍笑置之。命禁兩人於獄。兩人日以詩詞酬唱。崑山歸乎來先生和瞿公絕命詩云。元臣日夜執戈眠。首尾經營歷四年。方冀時來能定國。那知力盡不回天。憑魂殺敵生前志。託夢歸鄉死後緣。浩氣乘雲詩句在。幾回讀罷淚潸然。又張公絕命詩有云。江陵相業故非常。身後淒涼行路傷。誰料有孫繩祖武。還能爲國死封疆。當年朝局何須問。四代君恩不可忘。答報此時惟有命。精靈常在毅宗旁。蓋同敵江陵柏國之曾孫也。

●虎山大度

高傑部將田奎勝殺人於瓜洲。虎山捕戮之。傑引爲奇恥。兵過瓜洲。謂其部下曰。見黃得功必手刃之。方洩我心頭恨。虎山知之。不與相見。部將黃蜚彪。勇士也。請帶劍以備不虞。虎山曰。今國家危急如此。豈私鬥時耶。乃令州縣盛供具。多犒兵士以酒食。虎山出迎於道。稱疾而歸。高傑是時卽欲勒兵追之。而將士已醉臥。其事始已。

●史閣部之識人

喬國英。徽人。豪俠好義。不修行檢。嘗在江淮間劫掠商旅。崇禎初。史閣部請假回籍。道經其地。國英見舟中輜重甚盛。卽命部下掠刼。已則在岸指麾。史公見其神姿雋穎。雖處掠刼猥鄙之事。神色猶異常人。知非凡器。乃立船頭遙謂曰。以子之才。亦復作刼。何不自愛。今國家多故。苟執干戈衛社稷。則取斗大黃金。印猶三指拾螺耳。國英聞言。乃大悔悟。涕泣定交。史公乃薦之於孫承行。後國英以軍功授總兵。而與史

公同死揚州之難。論者咸謂史公之知人云。

●惡奴欺主

宏光失國後。南中大亂。奴僕中有桀黠者。倡爲索契之說。於是一呼百應。主人有不允其請者。且縛主人而羣毆之。衆議洶洶。莫敢誰何。奴僕雖平時受恩深重。而與主人相得者。至是亦各易其面貌。惡聲相加。老拳相報。自城及鎮。自鎮及村。比比皆是。羣奴至家。主人落魄。勢苟蔓延。則殺劫焚掠。亦反掌間事耳。幸吳撫之藩來江南。查悉其事。大怒。卽將倡首之俞伯祥斬決。而主僕之名分以定。

●莊烈帝軼事

明崇禎朝。侍講官陳賢。乃湖南巡撫陳學周子。學周失機。罹大辟。繫獄待決。賢仍衣錦薰香。侍講帝側。略無戚容。帝曰。汝陳某子也。曰是。帝乃嘆曰。不孝如此。將來其能忠於國乎。陳懼。遂辭官。迨闖賊陷京城。陳賢首先迎降。又有方以智者。其父方孔炤。亦以巡撫湖廣。與陳某同罪。以智則懷有血疏。日日俟於朝門外。叩首呼號。俟百官過而求上達也。某日。適爲帝所見。乃嘆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朕今又得一忠臣矣。孔炤坐是得釋。而學周遂罹大辟。遜國後。方以智起義海上。爲清帥佟養甲所獲。逼令更服袍帽。在左白刃。在右。以智辭左而受右。且北向叩首曰。某今死已晚矣。佟養甲嘉其義。欲生之。而以智卒自刎云。

●一門忠烈

鄞縣鍾生爲余言。邑有楊氏者。大族也。在明時有四開府三翰林兩台諫四監司。而守牧以下。則不勝僂指計。及季世。而四忠臣兩烈婦出焉。四忠臣者。文漪。文淙。文瑛。文瓚是也。兩烈婦者。文瓚妻張氏。文琦妻

沈氏也。南都既破。文琦兄弟起義浙東。有盜夜劫其太公去。索萬金。否則烹。兄弟狂號于路。盜大感動。乃送之歸。并願歸順。爲義軍。時義軍聲勢甚足。頗有恢復曙光。而鄭芝龍忌其兄弟功。矯詔逮文瓚。殺之。張氏負文瓚尸。紉其首。吮其血。哭盡哀。棺殮。既畢。遂殉焉。既而文琦爲豫王所得。被戮於杭州。妻沈氏亦自刎。未幾太公死。文琮、文瑛先後被執。均不屈而死。嗚呼。殉國而至於一門。可謂忠烈矣。

●溺鬼

我鄉有一湖。每九年必溺一人。屢驗矣。今父老常爲言之。某年有楊秀才者。因暑熱不能寐。散步於湖岸。忽聞暗中有人語曰。明日某村張義榮者送禮至某處。經此必浴。浴時余等當使之溺死。則我輩既有替人。可超生矣。秀才疑甚。明日往候之。果有一人喘汗而至。擬浴於湖中。楊以前言述之。其人諾而他去。其晚秀才又至其地。聞暗中又有人曰。我輩守此四五載。方幸覓得替人。而秀才乃曉舌如此。又一人曰。張某曾修建一木橋。其功德可以抵此災難。明日秀才往告其人。果不誤。於是張某終身以修橋補路爲事云。

●畫家逸事

沈周號石田。蘇人。善作畫。墨色旣妙。設色更佳。鉛朱丹碧。千崖萬壑。沈雄可觀。見者驚嘆。名重一時。然欲得其畫。則甚難。旣不能以勢取。又不能以錢易。蘇州守某欲求善畫者。左右以沈對。以刺邀之。不應。令輿人肩輿迎之。亦不往。守怒。命票拘之。沈至。卽命立廡下作畫。并云。果佳者。賞汝紹酒一壺。大錢五百。沈乃爲作焚琴煮鶴圖以上。守曰。佳在何處。畫亦猶人耳。明年守擢爲監司。乃入朝。覲見。帝詢曰。石田先生無

恙耶守。茫。然。但。曰。安。歸。以。語。左。右。則。曰。卽。硃。粟。所。拘。之。沈。先。生。也。守。大。慚。亟。踵。門。謝。過。并。執。弟。子。禮。焉。此。張。君。頌。康。語。余。者。

●西笑林

(明道)

●目放假

倫敦某紳士行道上。見有一獨臂丐。手執小帽。微笑而至。近視之。似曾在某處觀面者。乃出數銅元。擲於其帽中。且言我似識汝。丐亦答以彼曾在某橋上見紳士經過數次者。紳士曰。異哉。吾憶汝爲盲者也。丐曰是也。人須時常變易。故余身上之夥友。亦可變換至一星期或二星期者。且余亦常給余目以假期也。

●借物新法

一日風雨蕭蕭。陽鳥歛影。某甲借雨傘於其友人而未之還。他日天雨。其友欲出。乃索傘於甲。而甲適亦持傘而出。遇於門次。乃告以欲用雨傘。乞甲擲還。甲曰。余亦方欲出外。恕余不能相助也。友人大奇其答詞。重謂甲曰。然則余將若何。甲曰。何哉。君亦可如余之借雨具於人也。乃高擊其傘。忽然而去。

抱真軒隨筆

(建 勳)

●吳子驥

杭桓有吳善垢者。設藥肆爲生。性耿介。不與人合。而以僞亂真。又所惡妬。職是所業。甚盛。無衣食虞。有子三人。長名子驥。貧時所出。勤儉特甚。有乃父風。次子騏。稍染時習。日用較奢。至三子子駢。驕奢淫佚。懶惰性成。閒居無事。惟交結無賴。朋比作惡。時而豪博。時或躁飲。視家業如銅山金窟。無復有竭涸之概。故生人產非所問也。善垢患之。禁勿出。幽之於書室。一切錢財。不使入手。其妻陳氏。愛子駢。如掌上珠。心焉憂之。憊患於善垢旁。曰。彼已悔矣。盍不釋之。倘使入肆習業。則有事在身。卽無暇出。而爲惡矣。不則徒幽一室。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所思者爲惡耳。使一旦釋出。以其所思。見之事實。雖欲挽之。蓋亦難矣。又恐善垢不允。復招親戚婉勸之。於是子駢入肆矣。在理苟非大惡。宜可以悔改。前愆。奈子駢習之已甚。何能立改。今者驟脫樊籠。譬如野馬。困于槽櫪。繫于羈鞍。一旦驅而之野。誰復能勒之。一日午後。善垢中風而倒。經人施救。逾時得醒。然病以是起。時重時輕。綿延至二月之久。遂以不起。臨終乃召三子而告曰。我一生勤謹。博得些須家業。汝輩苟善自爲之。凍餒可無患。又指子驥曰。子來前。我死後。爾母年老。二弟又不經事。凡事總在爾肩。合則合之。不合則分之。毋使家業盡墜。我目瞑矣。復戒二子曰。我死後。事母當謹。視兄當如我。聽之毋違。衆各揮淚頷之。言訖而卒。于是整理喪事。備置棺槨。一切如禮。無少失也。自後子駢頓改前行。而子駢則仍無錢取之於肆。不足。則更索之於母。益形放浪。無復顧忌。更非飲卽博。有時涉足花叢。

挾妓恣飲。纏頭之資不貲。遂典質衣裳。告貸親戚。至再至三。無有復允者。不得已。私藏契約。出而易錢。子驥聞之。誠之不聽。其母責子。又不從。且日促其兄分居。母以分則敗。一否則俱傷。乃邀親戚而三分之。復提十之二。以爲養老金。自後子驥得爲所欲爲。其友無賴子王某。相交頗密。有雛妓王鳳。僊者。尤物也。年方十五。嬌冶絕倫。且工媚術。入其彀中者。無能得脫。子驥以王某之介紹。得與之親。情投意合。久留其中。以爲香巢粉閣。可以宴樂終身。不復有思蜀之念。孰知彼之所以媚我親我者。以有利耳。一旦利盡。不我識矣。子驥之家業。不三年間。一貧如洗。昔日親友。羣以敗子目之。莫與交遊。子驥告貸無門。衣食不繼。兒號寒。妻啼飢。子驥不忍。乃收其弟婦與姪。而衣食之。既見子驥有悔心。復分其所有。三之一與之。使爲謀生。妻子阻之心不動也。凡人之情。莫不陰頌子驥之義。而在子驥。則以爲分也。無所感激。非特不往謀生。且揮霍如故也。及至財盡。卒以病死。子驥又爲之棺殮。撫從子如己子。爲之讀書授室。不致流離失所。分墳溝壑者。子驥之力也。子驥年八十九而卒。子三人。均有父風。不可謂非忠厚之報也。

●義犬二則

予家畜一犬。矮小特甚。長不過尺半。高僅尺耳。毛黑色。性機警。客至則搖尾出迎。守夜又極機警。以故家人甚愛之。去歲冬。產三犬。二黑一黃。乳時必依次而食。無或紊亂。人恐其不勝。此三小犬之擾。斃黑者二。祇存一黃犬。從此黃犬終日。狺狺不常。就食即食。先哀鳴數四。而後就食。不半月間。黃犬亦死。家人憐之。瘞于樹畔。

予義母楊氏。性慈善。待人接物。尤和藹可親。曾畜一犬。高幾二尺。毛作灰白色。食非三四器不可。食時。楊

氏必躬自與之。其後楊氏攫疾淹滯牀席。二年於茲。犬食時有所虧。遂伺隙而竊食。楊氏聞之。亦不扑責。已而氏卒。招魂時。家人涕泣。犬亦伏地作痛哭狀。嗚嗚有聲。其後不食。七八日而死。

●戚友方

戚友方。寰人子。生週歲而喪母。九歲而喪父。不能自食。乃傭於王某。爲牧童。性勤謹。除牧牛外。苟有所暇。遂作他事。不肯規避也。王本富翁。財雄一鄉。不惑之年。方慶得子。老蚌生珠。掌上不啻也。友方常抱之。嬉遊久之。非其人。不足以博小主人之歡。王某愛屋及鳥。遂重友方。某日夜半。盜至。叩扉直入。主人聞聲。逃。出忘挈其子。時友方猶未出。聞小主人哭聲。立負之出。盜入。亟圍之。友方舍命衝出。得脫。難交於主母。已身受重創矣。又思食人之食。忠人之事。不捉一盜。非夫也。抽身而去。莫知所至。或人疑之。以爲先入室。是誘盜也。救小主人。詐也。今又遠去。恐獲罪也。已而鄰人羣至。盜知不可敵。遁去。至村前一橋。友方突出。踣一盜。羣盜欲反救。適衆人追至。又執一盜。至是羣疑始釋。而嘉嘆其忠。先是友方思得一計。以爲此村四面環水。祇有一橋。爲必經之所。持械而往。果踣二盜。乃王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被盜不五月。而祝融又駕臨。一夜王某方寢。家中失火。未之覺也。經旁人叫醒。披衣而出。已烟焰迷漫。冒穿屋頂矣。回視家人。均在。獨缺其子。王某欲躬入火中救之。友方力阻。請以身任衝火。而入。見小主人無恙。急挾之出。至階下。屋倒。傷一臂。臥於地上。不省人事。旁人救之。始蘇。然已面無人色。矣。病三月而痊。王感其忠。爲之娶妻。以屋居之。置田數畝。爲彼營生云。

●吳順周

吳順周者。吳老二之子也。家貧不能治生。爲人工作。有兄二弟一。均機敏。惟順周殊黷直。其居家也。終歲勞勞。無一刻休息。他人之所不能爲者。已則任之。雖疲憊無怨言。故每歲夏秋二季。爲人辱水。牛料多由周任也。若遇田事忙時。輒來我家耕作。惟好多言。言則叨叨不絕。性聰穎。又純孝。幼時讀書。不一年。三字經千家詩等。瑯瑯上口。無少或忘。有過時。其母責之。雖鞭撻。忍受之。涕泣而已。遇有公共事業。卽不能出資。亦以力助之。不坐視也。

● 俞某

俞某。浙東人。其父經商。滬上頗有贏餘。已則讀書於海上某中學。與同鄉張某親。張家夙貧。苟有所需。俞某無不供給之。一日。張某病。幸有俞某相伴。得以稍慰。俞某篤於友誼。衣服則供之。錢財則給之。張某反覺不安。日形憂慮。非特病不稍減。日以加劇。其師患之。電促其家長來。率之還鄉。俞某祇祝其早日告痊。重來校中。復理舊話。孰知一去不返。音書杳然。郵書相問。亦無回音。蓋自病後。已從其伯父入某洋行矣。某星期日。俞某出校。遇於途。見其衣服麗都。無復有寒酸態矣。嗟乎。人情秋雲。古語洵不我欺。

豐麗

藻

名 人 扇 集

第 一 集 第 二 集 同 時 出 版

本局自發行名人書畫以來若仇十洲仕女冊頁蔣恆軒花卉冊頁費曉樓仕女冊頁古畫大觀第一集第二集等備荷社會曠為希世之珍遠非坊間之斷續零統可比茲又承吳興陸叔同先生慨借其歷世所藏名人扇頁由本局精印珂羅版版由東洋名師親製與原本絲毫不爽中多近代罕見之作茲第一集第二集均已出版內容披露於下

王石谷山水

惲南田花卉

方蘭坻山水

沈南蘋翎毛

改七薌人物

吳墨井山水

顧西梅仕女

張船山花卉

戴醇士山水

吳鐵生山水

張大風人物

李復堂花卉

新羅山人山水

翁小海仕女

張爾唯山水

湯雨生山水

王時敏山水

謝時臣人物

項聖謨山水

錢叔寶人物

王篷心山水

金冬心花卉

王丹思山水

鄒一桂山水

楊升庵山水

王東莊山水

吳德山山水

宋石門人物

石濤和尚字

陳曼生山水

查二瞻山水

潘恭壽山水

板橋老人竹

黃瘦瓢花卉

每集均用上等洋紙精印各訂洋裝一大冊定價每集大洋一元二角外埠郵費另加每集二分半掛號另加五分 上海國華書局啓



豔藻

●美人詞 調寄一半兒

(克明)

▲春夢

梨花雲繞錦香亭。蝴蝶春融軟玉屏。花外鳥啼三兩聲。夢初驚。一半兒昏迷。一半兒醒。

▲春困

瑣窗人倦日初曛。寶鼎香消火尚溫。斜倚繡牀深閉門。眼昏昏。一半兒微開。一半兒盹。

▲春妝

自將楊柳品題人。笑撚花枝比較春。輪與海棠三四分。再偷勻。一半兒胭脂。一半兒粉。

▲春愁

厭聽野鶻語雕簷。怕見楊花撲繡簾。拈起繡針還倒拈。兩眉尖。一半兒微舒。一半兒歛。

▲春醉

海棠紅暈潤初妍。楊柳纖腰舞自偏。笑倚玉奴嬌欲眠。粉郎前。一半兒支吾。一半兒軟。

▲春繡

綠窗時有唾茸黏。銀甲頻將線綵拈。繡到鳳凰心自嫌。按春纖。一半兒端詳。一半兒掩。

▲春夜

柳棉撲檻。晚風輕。花影橫窗。淡月明。翠被麝蘭薰。夢醒最關情。一半兒溫馨。一半兒冷。

▲春情

自調花露染霜毫。一種春心無處描。欲寫素心三四遭。絮叨叨。一半兒連真。一半兒草。

●位置吟

(博士)

儂怕相思。汝怕風。可憐人似可憐蟲。休敲棋子釵先拔。待教文蛾剔燄紅。(燈底)
壓奩脂盞。理春妝。簾卷斜暉。送晚香。柳色重重將碧。遠舊愁。鈎起九迴腸。(樓頭)
和煖和香。一擗腰。殘虹低拂。碧蹄驕。紅心踢。遍春風。軟得意。天涯路。幾條。(馬上)
春空塘外。碾晴雷。駢賊遙聽。緩緩來。多謝街南。休擲果。个奴與汝等身材。(車中)
遲眠貪玩。轉更深。紺袖凭欄。瑞露侵蟾冷。兔寒秋似水。嫦娥應悔。海天心。(月下)
紅薔一丈。小徘徊。潛折花枝。冉冉開。鬢影衣香。風蝶戀。偏牛縮刺。耐人猜。(花間)
聚歎深。遮窈窕。身焚香。不卷欲留春。迷離花影。難穿燕。隔住湘波。想不真。(簾內)
悄匿浮思。暗自知。連環六曲翠帷垂。燈紅酒暖春迤邐。隔座分曹。未忍窺。(屏邊)
強嚼紅茸。意興闌。籠鴨春訴紫釵寒。零丁寶。風金蓮。瘦蹴損花芽。到牡丹。(牕外)
梧葉飄秋。滿地箴。更深桂魄淨於揩。王孫啼損深閨夢。閒立庭隈。露透鞋。(階前)

●玉英曲

爲離伶姚玉英作

▲其一

(光 鐘)

姚黃魏紫吐奇葩。移植梨園衆口誇。幾度臨風飄欲去。舞衫歌扇影欹斜。
 玉質金相翡翠鳴。玲瓏恰似粉裝成。愛兒天賈英姿秀。曲奏霓裳韻轉清。
 英華畢露翠眉顰。後起羣推第一人。謾謂梨園嬌小女。翩翩公子不儒巾。
 (玉英向係男。故人多以爲貴宅公子)

後生早已樹先聲。二年前卽爲消閒幼主。礪溪漁隱及諸大文豪。所贊賞均有題贈。博得梨園最盛名。
 捧上紅毡歌一曲。廣陵仙樂韻和平。

起舞燈光電影橫。婆娑丰韻本天生。知兒不是人間種。仙子瑤池下玉京。
 羣玉山頭剛見面。而今舞榭又相逢。殷情留得春長在。願把綠章奏九重。

推敲幾度索枯腸。菊部爭傳翰墨香。品冠羣芳饒富貴。(余以牡丹比是見詩中。故有姚黃魏紫之譽)千
 紅萬紫盡來王。(借句)

第一仙人許狀頭。(成句)聰明智慧幾生修。他年菊榜重編日。預卜芳名駕二劉。(指劉喜奎劉昭容二
 名伶)

一回顧曲一回思。羨煞姚家有此兒。愧我客途無厚贈。惟將秃筆寫新詩。
 人間天上兩無雙。一曲琵琶唱大江。信是陽春和白雪。繞梁三日有餘腔。

右詩十章以姚玉英後起羣推第一人十字挨次作鳳頂格嵌每章之首

▲其二

(東園)

漢上高君光鍾以雛伶姚玉英冠冕羣芳作玉英曲十章用姚玉英後起羣推第一人十字嵌首爲鳳頂格介耳似宗長索詩爰用高君十字爲韻和之

二。月。春。香。豆。蔻。梢。幾。分。斌。媚。幾。分。嬌。娉。娉。嫵。嫵。誰。家。子。名。則。玉。英。姓。則。姚。坤。輿。靈。秀。自。鍾。毓。晴。川。草。碧。江。
天。綠。栖。鸞。在。閣。許。飛。瓊。引。鳳。有。簫。秦。弄。玉。梨。園。扇。影。清。風。清。菊。部。衫。痕。明。月。明。年。少。管。領。衆。香。國。蓉。城。仙。
子。周。瑤。英。澧。蘭。沅。芷。章。臺。柳。素。素。紅。紅。齊。俯。首。巫。山。無。夢。生。有。涯。小。姑。走。前。神。女。後。漢。皋。解。珮。花。叢。裏。漢。
陽。春。樹。猶。如。此。湘。靈。一。曲。江。峯。青。大。好。詩。情。觸。錢。起。霓。裳。三。疊。遏。行。雲。哀。絲。急。管。何。紛。紛。燈。邊。舞。榭。挾。鶯。
侶。江。畔。古。樓。空。鷓。羣。信。風。先。到。羅。浮。梅。知。向。百。花。頭。上。開。五。陵。多。少。貴。公。子。南。部。教。坊。第。一。推。生。小。長。陵。
香。籍。隸。絕。代。丰。姿。麗。人。麗。鼎。食。鐘。鳴。趙。魏。家。金。迷。紙。醉。樊。王。第。臨。鏡。芙。蓉。媚。初。日。珠。翠。其。飾。玉。其。質。畫。眉。
笑。指。月。初。三。序。齒。方。過。年。十。一。高。適。爲。詩。一。寫。真。月。且。品。評。花。榜。新。消。除。墮。溷。飄。茵。恨。恃。有。憐。香。惜。玉。人。

齋白

中齋

國華書局新書廣告

李著十種合刊

上海出版事業。自黑幕小說發端而後。相習成風。造作曖昧之事實。揭發欺詐之行爲。其價值之卑劣。有江河日下之勢。毘陵李定夷先生爲小說界之泰斗。著作等身。洵非誇語。其所作諸書。或經教育部頒給褒狀。或經通俗教育會審列上等。價值與時下小說有霄壤之別。故每出一書。閱者莫不以先覩爲快。口碑載道。衆議僉同。盛名固非倖享也。以前出版之書。歷印七版。八版。或三版四版不等。銷行之廣。獨步坊間。惟以出版有先後。本式頗不一致。殊非尊重名著之意。本局茲擇其尤佳者十種。重行排印。定名李著十種合刊。全書共百餘萬言。海內人士。凡傾倒先生著作及想望先生丰采者。當必歡迎精製之名著。若豔而不佻。樂而不淫。此第一種豔情小說。仇儷福之佳也。清言霏玉。綺語串珠。此第二種豔情小說。同命鳥之佳也。意緒纏綿。情文悱惻。此第三種哀情小說。鴛湖潮之佳也。變化玄妙。氣象萬千。此第四種慘情小說。千金骨之佳也。憂憂獨造。不落窠臼。此第五種奇情小說。紅粉劫之佳也。殉國殉情。亦忠亦義。此第六種歐戰軼事。遼西夢之佳也。勸貞勸節。可泣可歌。此第七種節義小說。雙縊記之佳也。有聲有色。亦豔亦哀。此第八種言情小說。曇花影之佳也。詞華典雅。意味淵深。此第九種哀情小說。寶玉怨之佳也。革命實錄。彤管新史。此第十種革命外史。茜窗淚影之佳也。凡此十種。洵新小說之模範。計足一百二十萬言。分裝十大厚冊。分售須洋五元四角。合刊定價四元。特價實洋二元四角。贈布匣一只。外埠另加寄費二角。合刊出書無多。歡迎名著者。幸速購備。



遊 戲 文 章

● 百花生日談

(穎川秋水)

花胎生乎。曰否。花非倮蟲。奚能胎生。花卵生乎。曰否。花非羽族。奚能卵生。花濕生化生乎。曰否。花非蟲非
 豸。奚能濕生與化生。然則何以有生日。曰花神生日也。月令釋義謂女夷為花神。女夷者庶物異名。疏所
 稱魏夫人之弟子也。二月十二日其女夷誕降良辰乎。曰女夷之為花神。固信而有徵矣。然女夷生日何
 得即號百花生日耶。曰女夷百花之領袖也。百花領袖統率羣芳。猶人世之總統也。以總統之資格為花
 國之代表。則以女夷之生日為百花之生日。彼千紅萬紫。常亦點頭默認也。不然名花多矣。翻徧羣芳。舊
 譜幾同千佛名經。一花一生日。數百名花。即有數百名花之生日。將筵供蟠桃瑤池。恐儉殘仙種。門懸華
 輓。璇宮當織盡新絲。而花花世界。更日以慶祝生辰。往來躑躅。為事百花仙子。不將蓮襪生塵。常勞玉趾。
 乎。不若以花國代表之生日為百花之生日。則共慶千春。合成百壽。既作花叢之韻事。即垂花史之奇聞。
 傳之千秋。乃成佳話也。况二月為春之中。二月十二日為仲春之中旬。以萬物之滋生發育。莫盛于春。遂

舉。是。日。以。當。之。使。人。間。知。異。卉。名。花。雖。四。時。不。絕。而。以。代。表。者。為。彼。標。準。凡。屬。諸。衆。香。世。界。者。皆。得。長。春。不。老。也。風。和。日。麗。天。朗。氣。清。予。將。舉。石。醋。之。旂。斟。麻。姑。之。釀。使。歌。鶯。語。燕。同。攜。三。祝。之。詞。紫。蝶。黃。蜂。合。上。九。如。之。頌。而。為。百。花。祝。嘏。矣。

●杏花村記

(潁川秋水)

梅嶺之南。柳堤之北。桃花源之東。有古村焉。斜日襯紅。重雲暮絳。一色杏花。匝數十里。牧童遙指以告予。曰。此杏花村也。村之廣袤約百二十里。中多酒家。雙燕來時。春釀初熟。村人提壺沽之用。以作春社。性極醇。故易醉。醉則其樂陶陶。不知有人世間事。村人風俗。不官不儒。不商不工。一以耕耘為業。望杏瞻蒲。雖勞弗息。下視村外人。富貴利達。蔑如也。有時滿村烟雨。農夫一蓑一笠。荷鋤綠野之中。恍如一幅天然畫景。焉。村中著姓。惟朱與陳兩家。累世通姻。其女子亦雅善紡織。霞舉雲舒。絳綃薄縷。翦以為杏子之衫。人咸羨之。謂足與梅妝門靚。加以此村好女子大半杏靨桃腮。不屑偕俗。脂粉爭豔。而紅香斜。彈丰韻。天然人因比之。苧蘿村裏西子。明妃村中玉嬙。惟因不與村外人結婚。媾以故。村外人亦鮮與往還。其風俗遂莫得而詳言之云。

●玉腰郎君傳

仿五柳先生傳

(逸梅)

郎君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氏。伶僇而玉腰肢。東坡句伶僇。寒蝶抱秋花。庭筠句花賊玉腰奴。因以為號焉。綺衣錦袖。丰度翩翩。好冶游。金迷紙醉。每有豔遇。便欣戀不舍。多侍兒。有姿不饜。其欲東家有嬌麗娃。或踰牆而摟之。後見蓮妓。開元遺事都中名妓。楚蓮香國色。無雙。每出則蜂蝶相隨。期在必得。

既脫籍歸。曾不別沾花草。鄉住溫柔。魂銷金粉。欄前儼影。閒賞落紅。晏如也。常著小詩。自娛神似謝逸。詩話謝逸有蝶詩三百首。丹青揮灑。畫宗滕王。西陽雜俎。滕王元嬰。工畫蝶。贊曰。表聖有言。比傳粉之何郎。同竊香之韓壽。其言茲若人之儔乎。綠意紅情。一生豔福。羅浮子之流歟。舊志羅浮山有蝴蝶洞。四時出彩蝶。太常氏之流歟。宸垣識略。太常寺有大蝶。

●戲擬救濟烟鬼策

(觀濤生)

拚入。餓鬼。惡道。三餐白飯。不妨無寧。爲黑籍。窺魂一箸。紫霞何處。覓節令未逢。百五驚心。爭道禁烟。帑藏甘。擲萬千垂淚。飽看焚土方便之門。難覓燕窩。則遷徙靡常。接濟之路。復窮象穀。罌粟別名見羣芳譜。則剷除殆盡。呼昊天兮。不語憶陳土兮。興悲遂令彼個中人。失水離波。頓化涸轍之鮒。扛肩縮頸。幾成泥塗之龜。是亦仁人見之而隕涕。君子聞之而關懷者也。夫鴻嗷集于中澤。當存濟困之善心。豈鴉片絕其來源。難援救荒之前例。因代擬救濟策六條。以爲一班烟鬼請命。

一曰。取泥土以代烟土也。厥土唯塗泥。禹貢載之。意者今之所謂烟土。卽古之所謂泥土乎。惟後人智識勝似古人。故不直接取諸地上。而間接取諸罌粟之枝。不可謂非智識之進步。及物質之進化也。今既烟土告絕。則正不妨反本還原。取及土塊。若嫌泥滋味。土氣息難于入口。則尙有論語所謂糞土者在。其味或勝于肉皮膏乎。

一曰。用各種烟。莫以代烟灰也。有烟乃有灰。無烟則無灰。故不論細若松桐。麤如薪木。一經火化。卽有烟飛。烟飛勿盡。乃成烟灰。上自烟窗。下及竈腹。皆取之無窮。用之不竭者。諸癮君子。其患烟槍中烟灰告

竭乎。其未竭也。不妨仍取槍中餘滓。刮垢磨光。供我呼吸。若其既竭。亦可取以上諸灰。聊且抵癮。俗諺有之曰。嗜好喫雞（音諧飢）好喫。急不暇擇。聊以自娛。當勝于畫餅充飢萬萬也。或又曰。雞棚之灰。既肥且潤。而雞屎之薄者。亦絕似烟膏。可用以代癮。果爾。則此物亦取之無窮。用之不竭者。諸癮君子當不以絕糧爲急也。

一曰。將肥皂水泡。以代烟泡也。肥皂水泡。兒童遊戲品也。烟泡癮君子抵癮物也。何可相提並論。然而過屠門以大嚼。雖不得肉。亦可聊且快意。肥皂水泡。縱不得卽作烟泡。但值此烟禁森嚴。吸烟者既寂寞無聊。與其欲吐霧吞雲。百思而仍不可得。何如效兒童嬉戲。吹吹肥皂水泡。以解愁悶之爲妙。况肥皂水之爲物也。凡吞生鴉片者。飲之可以引吐。焉知吹此以後。不將腹中宿垢。一掃而空之乎。是則吹水泡或亦戒烟之妙法矣。洵一舉而兩得也。

一曰。刮民膏以代烟膏也。民膏者何。謂民脂民膏也。昔人于民脂民膏。爾俸爾祿八字。好作別解。蓋謂可作俸祿也。今者烟土盡焚。烟膏告竭。彼曾刮有民脂民膏者。正可舉以代癮。惟所苦者。此策祇可爲曾經敲膚吸髓者用。若廉潔之士。及不官不宦之流。則雖饑涎欲滴。仍無福以消受也。

一曰。借家中廁踰以作烟舖也。上設諸策。果能實行。亦足以救濟一時矣。惟是密室開燈。既慮冤家之告發。燕窩私吸。復愁探捕所偵知。故仍以謹慎從事爲宜。彼廁踰者。例設家中偏僻之區。人跡罕至。必不經心。雖有餘臭。何妨掩鼻以忍之。語曰。要喫飯。實無法。吾謂要吸烟。雖污濁亦無所嫌也。若果以臭惡難聞爲慮。則不如毅然決然。及早丟槍之爲愈。

一曰。用幽冥燈以代烟燈也。幽明燈烏可以代烟燈。然明目張膽。仍用烟燈。燁燁火光。易炫人目。若幽冥之燈。勿陰勿陽。若明若昧。同墓下之燐光。可驚人而毛悚也。况號稱烟鬼。久已與鬼為鄰。雖凡事宜取吉利。此舉正可以不祥而避人矚視焉。

以上六策。似於救濟烟鬼之道。不無小補也。嗟乎。鬼死為靈。故稗史曾載閻浮老子。將諸鬼發往鴉鳴國為靈之文。鴉鳴國者。意即鴉片之故壤乎。然化而為靈。非鬼之所願也。故救濟之。庶幾免遭此厄焉。或曰。救濟烟鬼。為法善矣。然第使彼輩不化靈耳。鬼則仍是烟鬼也。倘有并鬼亦不願為者。其有救濟之策否。則正色以相告曰。烏得而勿有人鬼關頭。在有志者自行跳出世界。不。乏。戒。烟。良。方。彼。果。勿。願。沈。淪。鬼。域。討。尋。鬼。趣。善。自。擇。之。可。也。

滑稽新語

新謎

(定夷)

比來京師大學新舊二派風潮極烈。新派提倡文學革命。變本加厲。大為識者所嗤。舊派抱殘守缺。斤斤以保存國粹為旨。平心論之。舊派所持理由。實較充足。吾嘗見新派所撰詩詞。似歌謠。非歌謠。似俚諺。非俚諺。簡直一句不通。友人苦海餘生嘗語余曰。今以文學革命四字為謎面。打俗諺一。余曰。其「秀才造反」乎。友稱善。嗟乎。今之提倡文學革命者。真所謂秀才造反也。

聯句笑談

(少芹)

一老翁過七十大慶。其四個女婿甲乙丙丁。皆來祝壽。翁設盛席款待。席間翁出一酒令。使諸婿行之。衆問何令題。翁曰。一要落地不響。二要四足能行。三要一樣化三樣。甲即應聲曰。落地不響是一天雪。四足能行是隻兔。要得一樣化三樣。棉花紡紗織布。丙曰。落地不響是一天霜。四足能行是隻獐。要得一樣化三樣。稻禾碾米米下糠。翁皆曰善。最次及丁。丁固蠢然一物也。見令及已。大窘。思索良久。乃曰。落地不響是一個雷。衆曰。錯了。雷何嘗不響。丁曰。是小雷。翁曰。姑作此說。聽他再說。下句。丁曰。四足能行是隻龜。翁曰。這還在理。丁對翁曰。要得一樣化三樣。我家老子生我。我生你。翁大罵。混帳不止。

●諧聯

(逸梅)

某留學生與某前輩書。誤輩爲輩。又誤研究之究爲究。某前輩爲作一聯云。輩輩同形。人知其非也。究究異貌。公眞忘入矣。留學生往往滿口愛皮西提。不諳本國文字。然未免貽忘入之譏矣。

●前人

(逸梅)

小說報及雜誌等。凡一人連登數篇者。則首篇下列其名。餘皆以前人二字代之。某甲訪其友。偶翻案頭小說報。頻見前人字樣。因謂友曰。此位前人先生。想是個中健將。否則何刊稿之獨多也。

●諧詩

(二明)

前清知縣出行。羅聲聒耳。騶從如雲。喝道之聲。縷縷不絕。雖游覽之時亦然。揚州某令往史公祠梅花嶺。閑游。旌旗前導。騎從擁後。儀仗之盛。倍於尋常。有地保某吟詩一首。嘲之云。紅的哼來。黑的哈。梅花嶺上。

看梅花游人。個個皆迴避。小的梅。昆（地保名）見老爺讀此。前清官吏習氣。可見一斑。

● 丐嘲塾師

（二明）

昔某鄉有一塾師。晨起在館中食粥。粥甚稀。師嘆而吟曰。鼻風吹起浪悠悠。吟之不已。苦無下句。忽聞窗外有人續曰。『照見先生在裏頭。』先生大喜。出而視之。乃丐也。大驚曰。不意閣下亦能詩。可敬可敬。丐曰。我亦鄉間教讀者。因被稀粥吃怕了。才出來討飯的。

● 萬年紅

（逸梅）

某甲至市肆購硃墨。夥以萬年紅出。（萬年紅硃墨名）甲曰。何名之夸耶。焉有萬年而紅者。夥固滑稽者流。曰。小店貨真不欺。若至萬年而不紅。請打去。小店招牌可也。

● 諧詩鐘

（逸梅）

予戲作私塾雉妓詩鐘曰。村中學究青氈坐。路上登徒翠袖牽。雖不見佳。尙足解頤。

●西笑林

(明道)

●魚之食物

昔有一肥大之紳士。同其友乘輪渡海。忽遇颶風。舟客皆驚惶無似。時有一麗姝。神色安然。姍姍至此肥大之紳士前。而問曰。先生設不幸而吾等葬身魚腹者。則吾二人誰當先爲魚食。紳士答曰。彼貪食者。則必先吞鄙人。君遇喜嘗佳味之魚。則必惟先取姑娘矣。

●香菌

昔有一英吉利人旅行瑞士。至一荒僻村落。村中僅有一小逆旅。時英人已倦甚。乃暫借宿於此。旅主人通德語。英人欲進香菌一菜。而苦於言語不通。乃思一策。取筆繪一圖以示主人。主人見之。領首而退。英人喜。延頸以待。頃之。卽聞旅主人履聲來矣。乃大驚奇。思彼以極短之時間。胡能卽成此殺。迨門闕而主人入。則手中所持者。乃一洋傘也。

剽

奔

國華書局新書廣告

小說
之宗

定夷說集

藝林
之室

毘陵李定夷先生爲當代小說名家著作等身名滿海內向出各書如李著十種美人福伉儷福同命鳥鴛湖潮紅粉劫霞玉怨遼西夢茜窻淚影廿年苦節記湘娥淚曇花影雙縊記吳苑鶯聲譜定夷叢刊初二集等書有經教育部頒給獎狀者有經通俗教育會審列上等者其價值與時下小說誠有霄壤之別故每出一編社會無不歡迎鼎鼎盛譽固非倖享也茲又有定夷說集之作是書以短篇小說爲正宗附刊史餘談片二種與上列所出各書無一篇相同每篇之大略立意則推陳出新變化玄妙言情則意緒纏綿情文悱惻狀物則入情入理維妙維肖行文則詞華典雅筆姿精峭可作小說觀亦可作文學書觀洵藝林之至寶也全書足廿二萬言兩大厚冊封面用珂羅版精印名山著書圖業已出版定價大洋一元四角外埠加寄費一角

總發行所上海四馬路

家庭短劇 **血統**



(卓呆)

登場人物

養父 屈信三 年六十歲

養母 陳氏 年三十五歲

生父 田平甫 年五十八歲

女 珠兒 年十八歲

女友 巧姑 年十九歲

此外摩託車夫一人

▲場所

屈信三所住之貧民窟

▲時代

現代

舞台右面露貧民窟之屋一角。室內佈置粗劣

劇本

破壞器具。左面有公用井。井前為通路。

夕陽初沈。天將入晚。

陳氏正在汲水。心有所思。巧姑穿新衣上。

(巧姑) 伯母。正在預備夜飯麼。

(陳氏) 驚視我道是誰。原來是巧姑。幾乎誤認了。

是那一家公館裏的小姐。打扮得十分嬌豔。

(巧姑) 你看我今天梳得這個髻。好不好。

(陳氏) 嗟。果然很好。你打扮得這種模樣。做什麼

事呢。

(巧姑) 我恐怕要到一家富貴人家去了。

(陳氏) 原來是做婢女去了。那麼你與我家珠兒

一同做事的絲廠。已辭歇了麼。

(巧姑) 是啊。我還沒向珠兒說過咧。實在絲廠中

一天掙這幾角錢。連衣服也做不成。再加我母

親有病。父親年近六十。天天拖車子。將來也總

沒有什麼希望。如此豈可不怕。想到後來。倒不

如到那種地方去的好。

(陳氏)比絲廠裏還好麼。低聲近來附近的人都
在那裏談論說你辭退了絲廠。要去做人家的
小老婆咧。此話難道當真麼。我因為你與我家
珠兒是要好的。所以聽了。就說萬萬沒有此事。
(巧姑)哭母親。本叫我不許亂說。伯母是自己人
也何用瞞呢。

(陳氏)驚那麼當真是做人家小老婆麼。

(巧姑)但是總比窮苦着好些。

(陳氏)無論窮得怎樣。沒有不顧羞恥的做這種
事情。恐怕要被人笑罵。

(巧姑)伯母還是這樣頑固。人窮了也要被人笑
的一樣的被人笑。不如享些福的好。我年紀還
輕。很可以做一番叫人傾羨的事咧。

(陳氏)怎麼近來的小姑娘。什麼都說得出。如此
說來。珠兒也要好好當心些咧。

(巧姑)珠兒還沒回來麼。我很想與他話別。

(陳氏)快回來了。你不妨到我家裏去坐坐。這裏
是不便高聲談話的。

(巧姑)我打算去買東西咧。伯父可在家麼。

(陳氏)今天他有事。飯後就出去了。還沒回來。不
知所談之事怎樣。我很擔心。做事都沒有頭緒
了。

(巧姑)難道有什麼重大事件麼。

(陳氏)另外有一件事。你且裏面去坐坐罷。二人
同入

(巧姑)這裏一帶貧民窟。真是講得不堪。我竟住
得厭了。

(陳氏)巧姑。你若做了人家的小老婆。便是一世
洗不淨的污點。比不得別的事情。勸你還要斟酌些。

(巧姑)我已想了許久。現在木已成舟。伯父與伯

母。這幾天怎麼都有些不快。伯父更奇怪。近來我叫他。他往往不聽得。究竟什麼緣故。方纔所說的話。可以給我知道麼。

(陳氏)那是我家的秘密話。此事無非爲愛珠兒而起。

(巧姑)珠兒麼。莫非也是去做小老婆麼。

(陳氏)胡說。怎麼好端端開口傷人。我家女兒那裏肯做這種事情。

(巧姑)伯母。我看如有相當的人。不妨就做了罷。比在絲廠裏做工。總安樂得多哩。

珠兒歸。手捧女學雜誌。

(巧姑)嘎。珠兒回來了。

(陳氏)果然回來了。

(珠兒)母親。孩兒回來了。入

(巧姑)你買的雜誌麼。給我看看。

珠兒拋於桌上。陳氏授與巧姑。

(珠兒)母親。我不願給人看。自己還沒看咧。

(巧姑)待我看看插畫。我最喜是那種富貴人家小姐們的照片。穿着華美的衣服。真叫我羨煞咧。

珠兒奪雜誌。

(珠兒)母親怎麼如此不知趣。

正坐桌前。

(巧姑)既然如此寶貴。就別看罷。我自己明天儘可以去買些來。

(珠兒)我與巧姑。從今以後。已沒有什麼話。說今天。在絲廠中聽人家說真叫。人好奇怪咧。

(陳氏)你爲什麼突然說出這些話來。

(珠兒)巧姑。要做那紗廠總理的小老婆了。所以打扮得妖怪似的。

(巧姑)誰說的。

(珠兒)還有誰不曉得。你也不用隱瞞。起初我却

不信。一味替你辯護。說巧姑斷沒有這種事情。那知他們反笑我是同黨。巧姑自己總應當曉得的。

(陳氏)原來嫁與絲廠的總理。

(巧姑)面紅我本不想瞞珠兒。無奈說不出口。並無別意。望你想我纔是。

(珠兒)沒有什麼想不想。我與這種人應該絕交。

無論如何。小老婆決不是人類。

(陳氏)是啊。我也方纔勸過他一回。

(巧姑)小老婆決不是人類。你太說得惡毒了。我也不是樂做此事。實在我們這種窮人。除了這樣。竟沒有第二條發達的活路了。

(珠兒)到那禿頂杜老人家裏去做產兒子的機器。

(巧姑)怒禿頂不禿頂。與你無涉。那杜家的老爺。並不是什麼好色之徒。老婆娶了三十年。從未

生產沒有後代。恐怕絕了血統。對不起祖宗。因此與夫人商量了。要我過去。却與平常的小老婆不同。

(珠兒)小老婆總是小老婆了。還有什麼平常與特別。

(陳氏)沈思恐怕斷絕血統。所以要子息麼。

(巧姑)是的。並非那種三妻四妾好色的人。

(陳氏)要兒子。外面去領了一個來。也就行了。

(珠兒)是啊。母親從小領了來。與自己生的。有何兩樣。且看我就好了。那些話都是推托。禿頂老人。本是個好色的人。那個不知。

(巧姑)你別罵人。我要去告訴的。

(珠兒)嗔你打算嚇我麼。我一點也不怕女人。可做的事。不獨絲廠的女工。與小老婆。

(陳氏)珠兒。你怎麼如此多嘴。巧姑他生來脾氣不好。你別見怪。

(巧姑)拭淚。我是不妨的。珠兒太過分了。他家也會領過人家的孩子。無奈長大之後。不受管束。竟自去了。所以不再領。倘使我三年內不生孩子。贈我贖費三千元。替我另行擇配。

(陳氏)外面携來的孩子。後來都要拋棄父母而去的麼。目視珠兒。

(珠兒)這都是養父養母的教訓不好。所以上行下效了。我聽了此話。宛如外國的事情一般。

(巧姑)珠兒是沒有見過親生父母之面。就領來的。所以能如此。倘使兩下熟識了。就做不到。到底不是親生。總有些靠不住的。

(珠兒)這種議論。聽了也可笑。

(陳氏)疑視珠兒。你無論如何。不拋棄我們的。我們只有靠你一人。

(珠兒)母親怎麼今天忽然提起這種話來。我不愛聽的。

(巧姑)入庭中。珠兒。我們一起去買物如何。我二人同行。只有今天一次了。

(珠兒)我不想買什麼東西。

(巧姑)我二人要分別了。何不去走走。從前你送我一方手巾。今天我來買一方絲的給你。

(珠兒)伸手入懷中。今天拏了工錢回來。咧。母親收好了罷。

(陳氏)你一人勞動。我們合家都靠着生活。

(珠兒)母親又要說那種不親熱的話了。

(巧姑)原來今天是發工錢的日子。一天到晚勞動着。一月拏這麼十元光景的錢。豈不可憐。我昨天到先施公司。穿了這身衣服。那邊去看看。

真是眼睛都覺得爽快些。

(陳氏)窮人。還是不看的好。情願眼睛糊塗些的。

(珠兒)看看却也無妨。我是從沒去過。母親過幾天我們也一同去看看如何。

(陳氏)你母親身上如此打扮。不要被人家當我

乞丐。

(巧姑)珠兒。今天我與你同去如何。

(珠兒)不願與小老婆同行。情願一個人去的。

(陳氏)泣若在十年前。你也很可以做幾身華美的衣服穿穿。

(珠兒)我還沒有問過咧。從前聽得母親說。我小時家況甚好。我嘗得一不思議之夢。夢與一個素不相識的白髮老人同行。我混身全是珠翠裝飾着。乘了摩托車。往來市上。今天我歸途遇見總理的摩托車。幾乎疑是夢境。沉思

(陳氏)與老人一起麼。呆思奇怪奇怪。但是。在十年前。你本是朝夕摩托車出入的人。無奈命運不濟。也是沒法的事。

(巧姑)珠兒。一定不與我這種人同行麼。

(珠兒)討厭討厭。誰來與小老婆作伴呢。

(巧姑)好好。欲行又止。你不是絲廠裏的女工麼。

對了人何必如此無禮。做了一個乘摩托車的夢。就害了你了。你看我從此當真要出人頭地了。再會罷。馳出

(珠兒)目送之。做了人家小老婆。纔可以榮耀。我決沒有這種心思。

(陳氏)自然自然。打扮得花花綠綠。做人家小老婆。還是穿着破衣服。做女工的體面為多。

(珠兒)母親我還沒提過咧。那姓杜的禿頂。起初要我去做小老婆的。纏了好久。無奈我百般拒絕。所以去要巧姑了。

(陳氏)如此麼。汝怎麼從沒說過。我連夢裏也想不到。

(珠兒)何必說呢。我抱定拒絕主義是了。

(陳氏)那是自然。隨便人家怎樣說。我們決計做不到的。

(珠兒)前回不是我要辭退麼。就因為那個緣故。
(陳氏)嘎明白了。那時因為你說不出理由。我與
你父親暗暗擔憂。現在既有巧姑代替了。你
也可以安心咧。

信三歸

(陳氏)嘎回來了。

(珠兒)父親。

(信三)頗憂悶你也回來了麼。已經六點鐘了。坐

(陳氏)窺其顏色不是耽擱得很長久麼。

(信三)談了半天。再加回來是步行的。所以更遲
了。

(珠兒)父親。今天我拏了工錢回來。咧。有電車錢。
在此何必走呢。要傷身體的。

(信三)我已走慣。終不妨事。你辛辛苦苦得了工
錢。我怎可濫用。我若能謀得一點兒事情。你的
工錢便可積些起來。備些衣服。咧。怎奈我已閑

劇 本

遊了。二。三。月。幸虧。靠着。你。可以。度。日。命。運。不。來。
還有什麼話說。

(珠兒)父親不必憂慮。去訪那舊朋友。還沒有眉
目麼。

(信三)還沒有咧。

(陳氏)遇見了麼。不欲使女兒聽得。

(信三)沒有遇見。恐怕他要到這裏來了。長嘆

(陳氏)要來麼。目視女兒

(珠兒)父親是誰。什麼人要來呢。二人互視

(陳氏)你不曉得的。

(珠兒)到底何人。不妨告我。難道連姓名也不能

說麼。二人微嘆

(珠兒)不知出了什麼事情咧。這二三日內。我覺
得父親母親的態度不對。總有一件事情不給
我知道。在那裏擔心。我起初還當是父親沒有
生意咧。昨夜半夜裏醒來。聽得父親連連長嘆。

七

母親又睡不着。到底什麼事。不可告我。難道父母與女兒。還有不可說的話麼。

(陳氏)那裏是瞞你呢。你真不必掛在心上。

(珠兒)任憑我怎樣的愚笨。決不能除了我一人。單單使父親母親擔心的。你們的態度。我已瞧了出來。我當你們親生父母看待。怎奈你們總不當我親生的女兒看待。爲什麼如此隔膜起來呢。泣。

(信三)稿是我們的不是。此事早晚總要說明。還是說能。

(陳氏)且慢。我有話和你先說。你且隨我到那邊井旁去。起立。

(信三)什麼事呢。

(珠兒)我的面前不能說麼。怒。

(陳氏)二人同行。今天那巧姑趕來。他將做總理的小老婆了。那總理要繼續後代。欲求真的血。

統。所以必須覓一年輕女子。到底不是親生的。總靠不住。珠兒雖沒有什麼心理。我總覺不安。你爲何不爽快快拒絕他呢。

(信三)拒絕是拒絕的。他要趕來看一看自己的女兒。那巧姑去做小老婆麼。爲着血統。……

(珠兒)竊視父親母親談什麼秘密話。

(信三)入室好了好了。一向沒有向你說過。實在

……

(珠兒)是。

(信三)其實不說也不妨。你實是田平甫的次女。你母親產了你不久。卽死。田平甫又是命運不佳。生意大大失敗。無法處置小孩子。就送與我們。沒有孩子的人。那時我家很富。財產也有幾萬光景。生活頗好。所缺的就是孩子。

(陳氏)我雖沒有自己產你。其實爲了你。雖赴湯蹈火。也所不辭。我稿不知道親生的怎麼樣。總

覺得比親生的還寶貴些。

(信二)不問血統不血統我二人從小把你養大可愛得了不得後來我連連失敗弄得這步地位因為有你所以纔有生趣要想你將來得一佳婿纔不負我一生的勞苦。

(珠兒)流淚父親母親怎麼還要說出那些話來到底出了什麼事情呢。

(信二)你的心我很明白人家說血比什麼都濃惟有我家父母與女兒之間比血還濃旁邊無論什麼人總也割不開的。

(珠兒)自然自然難道旁人說了什麼麼。

(陳氏)你如此說了母親也放心咧。

(珠兒)什麼放心不放心母親這麼說我實在難過我是從小領來的也聽人家說過然而我總當是他們戲言今天纔聽得這些話頭一向我實在不信的。

(信二)你是領來的此話我二人早已忘去無奈此刻出了一件不能不向你說明的事咧。

(珠兒)出了何事。

(信二)二三天前突然田平甫來了一封信說要與我會面。

(珠兒)就是父親說要去訪一個舊朋友麼。

(信二)田平甫近來做煤的生意大有轉機重發了財這幾天恰巧有事到此不知怎樣曉得我住在這裏。

(珠兒)要與你會面麼。

(信二)目視其妻不獨要和我會面實因你的姊姊已在五六年前去田氏血統已絕他打算領你回去真是痛心極了。

(陳氏)實在令人難堪。

(珠兒)當真麼。

(陳氏)無論怎樣我們沒有答應的道理。

(珠兒)要接我去麼。呆思半晌。這種話不要聽了。宛如夢話一般呀。天不早咧。我去點火來。入廚

房

(陳氏)早知如此。倒不如早說的好。

(信三)我本來主張如此。無奈你胆小。打算瞞過。

這幾天真苦死我咧。聞摩托車聲

車夫引田平甫上

(車夫)借問一聲。姓屈的可是這裏。

(信三)向妻驚視。就是這裏。

(車夫)原來如此。

(平甫)呀。信三兄。方纔失禮得很。我又去訪了幾

個友人。纔問到此地的。

(信三)快請進來。這種醜的地方。還沒點火咧。

平甫入車夫以包置其旁

(陳氏)原來是田先生。一向少候。

(平甫)嫂子麼。你們都很康健。

(信三)此地簡慢得很。

(平甫)明天我打算要回去了。所以必須來會一面。

目視四周裏面。忽發燈光。珠兒持燈出二人

互視四人俱默然

(陳氏)這是田家伯伯……是父親。快行個禮。

珠兒默然行禮

(平甫)疑視竟酷肖已故的姊姊。拭目珠兒長大了。全是你們的福庇。

(信三)不然。自己之女。自己養大。有什麼福庇不福庇。他不過幼時脾弱。內人却擔憂不小。此刻

好了。幸虧靠着他人。我們纔可以度日。老年人的拐杖。就是孩子。

(平甫)你如此一說。叫我怎麼開口。信三兄。我也顧不得什麼了。任憑你們怎樣生氣。我必須與女兒見了面。親口問問他的心。纔肯干休。所以

趕來的。

(信三)那麼你直接問問珠兒的意見好了。

(陳氏)珠兒你聽着。田家的父親……不然……

伯伯的說話。好好回答便了。

(珠兒)我也沒有什麼話可以回答。

(平甫)珠兒。我有話與你細談。我是你生身之父。

珠兒默視其面

(信三)你說得他願意就是了。

(珠兒)什麼願意不願意。我不懂得。

(平甫)但是他在你們二人面前。即使心中想定了主意。也未必肯說。我欲把他借去十分鐘。就在近處的館子裏去談談。乘摩托車去。

(珠兒)摩托車麼。目視其母

(陳氏)乘着摩托車。頭要昏的。千萬不可。

(信三)我們在此。本人決不說謊的。珠兒你願往

田家去做女兒麼。你且說來。

(珠兒)我不懂這種事。

(平甫)那麼與我去走一走。決不誘拐的。

(信三)既要如此。那麼你在我們背後問問也行。

向妻你去打些酒來。好得已掣工錢了。我在對

門的剃頭店裏坐着。

(平甫)如此甚好。

(陳氏)那麼我去打酒。

(信三)珠兒。你只管與田家伯伯對話便了。

信三陳氏退

(平甫)目送二人至珠兒旁。珠兒。你願意回到你父親家裏去麼。你父親此外已無親骨肉得了許多財產。無人受領。難道去給外人麼。這裏一家的生活。由我担任。你必須可憐我這年老的父親。回去纔是。

珠兒不答

(平甫)你對於義父義母。自然也有一點兒應盡

之孝意我也曉得。我當讓些財產給他。再替他弄一個義子。怎奈他二人很頑固。總不肯答應。只說只消本人願跟你去。餘外的事就好辦。所以你無用擔心。

(珠兒)父親不是說過不要財產的麼。

(平甫)父親？我麼。

(珠兒)我說的是我眞的父親。

(平甫)你的眞父親就是我。

(珠兒)我的眞父親只有一個。

(平甫)你當我是何等人。

(珠兒)你是今夜初次見面的客人。

(平甫)客人麼……別胡說。我實是你生身之父。

難道信三沒有說給你聽麼。

(珠兒)那是聽過了。但是我那種生身之父……

旋其頭

(平甫)你不懂人情麼。

(珠兒)講到實在生了兒女。一切不管叫人。家去撫養。長大到長大之後。趕來說我是你的生身之父。那有此理。我的父親除現在的父親外。沒有了。

(平甫)你如此說着。我有何面目。生你之時。你母親卽死。我又窮到極點。連生活都很難。只好送與信三。其實並無惡意。

(珠兒)我也並不說是惡意。不過我只要永遠做這裏的女兒好了。

(平甫)不知你心中究竟怎麼想。我是生你之人。卽使由他人養育長大。我身上的血與你身上的血是一樣的。自從你姊姊一死。我一心想與你見面。用種種方法。四面去尋。好容易在此相見。不料你把冷淡的說話來回答我。叫我父親怎麼處。

(珠兒)你如此說了。我實在覺得傷心。但是你若

是我生父。那麼現在的父母。難道是養父養母麼。我雖聽他們說過。然而總難相信。深思。

(平甫)你願意聽你生父的說話麼。

(珠兒)獨語我不是父親母親生的也好。無論如何。我總當他們父母。他們總當我女兒的。

(平甫)絕望嘆息。但是一世在這貧民窟裏。困苦度日。豈不可惜。你年紀還輕。何不去去瞧瞧廣大的世界。

(珠兒)廣大的世界麼。我也不想做什麼夢。自己從勞動中求生活。也是無法的事。

(平甫)並非無法。只消回到父親處去。就不必勞動。廣大的世界。也可以給你看看。不是說你不該孝順你養父養母。一個人第一不能不知自己立身之事。我常與外國人交際。頗知外國的風俗習慣。歐美人的長處。就在第一先想立身之道。將要開花的小樹。怎麼可以旁在腐朽的

老樹上。豈不要一齊倒地。人的一生成會一過。就沒有第二次了。

(珠兒)血統等事。是極舊的思想。我在婦人雜誌上見過的。我勸你還是去招一個養子的好。

(平甫)這句話叫我怎麼回答。自己有了親生的骨肉。把血汗換來的財產。付與他人。這是那裏說起。

(珠兒)那麼我有一個要求。

(平甫)喜願意去麼。

(珠兒)不然。既不願給他人。就給我便了。

(平甫)一齊給你。你去罷。

(珠兒)怎麼把金錢來釣我去。不行的。要給我贈與這裏好了。

(平甫)那是田氏一家要倒了。你無論如何不去麼。

(珠兒)我除了這裏。此外沒有可歸之家。

平甫呻吟

信三夫婦入

(信三)談妥了麼。微笑

(平甫)現失望之色明白了。我決不再說什麼咧。

(信三)珠兒還是說愛做窮人麼。

(平甫)我實無顏見你，望恕我冒昧。

(信三)他若願意，我們決無異議。

(平甫)那麼我特地帶來的東西，請你給珠兒穿了罷。是他姊姊一件衣服，乃紀念品，其餘算是我的禮物。

平甫取出包與小匣

(信三)珠兒你收了罷。

(平甫)珠兒你父親已答應了，你且穿起來。

(珠兒)多謝伯父。

(陳氏)感謝之至。

(平甫)穿起來如何。我很想看看，一定像他姊姊。

活過來一般。

(信三)既已收了，就穿罷。

(陳氏)好的好的。

(珠兒)是。微笑

母女二人入隣室

(信三)如此可大家沒有話說了。你下次到此不妨過來看看女兒。

(平甫)多謝。我生意忙得很，何日可來，竟說不定。俟有機會，一定過來。

(信三)我也不想永遠在這離的地方。總想至少恢復我舊狀十分之一。不過年紀老了，總自覺胆怯。

(平甫)大家都老了。我近來想想往事，真覺乏味。爲着什麼事，如發狂一般，追在金錢後面，趕來趕去，雖稱成功，然而一股勇氣已覺弛散，還是失敗了，咬緊牙關，將足在地上亂頓，反有生趣。

(信三)但是像我那麼連連失敗。彈力已無自己。雖鼓勵自己。依然做不成什麼。

(平甫)到底還是你比我幸福大些。

(信三)不見得罷。

珠兒盛裝出其母隨於後

(陳氏)這件衣服華麗極了。穿在身上。竟似一位貴族小姐。

(平甫)嗶。比死去的姊姊。更來得美麗。

(信三)幾乎不認得了。

(珠兒)莞爾這種衣服。我出生以來第一次穿。

(陳氏)如此就是嫁與富貴人家。也沒有什麼幹不上。你且旋過來……那雜誌上的女子出現了。

了。取雜誌。比雜誌上的還好看。

(信三)原來這照片是一位貴家女公子。比起來。實在是珠兒好得多咧。

(平甫)美麗極了。坐在摩托車上。也很相稱。

(珠兒)你們與我胡鬧。我要脫去了。

(陳氏)你且再穿一回。

(信三)長嘆。我忽然覺昔日家中的模樣。一齊現到眼前來了。如此一看。不像是珠兒咧。鬚髮我堂中書上的織女挖下來的了。

(珠兒)別這麼說。父親。

(陳氏)昔日的財產若不失去。真是儘可以配一個富貴人家的夫婿咧。泣

(信三)埋沒在此。實在可惜。流淚

(陳氏)這些話說也無益。還是預備酒來罷。

(珠兒)我去備菜。

(陳氏)父親說你是織女。你今夜且別做事罷。廚下的事。由我來做。

(平甫)不必客氣。我與人約着。要去咧。

(陳氏)不妨坐一下。

(平甫)不早了。信三兄。再會罷。

(信三) 茫然你要回去麼。

(珠兒) 何必急急呢。

(陳氏) 是啊。

(平甫) 沒有時候了。

將出

(信三) 突然平甫兄且慢。

(平甫) 再會罷。

急急出

(信三) 追之平甫兄你帶去罷。你把珠兒一起帶去。

(平甫) 什麼帶珠兒去麼。

(信三) 他不是擺在這種貧民窟裏的人……你是天上下來的迎接織女的天使。快帶去罷。

(平甫) 當真麼。

(信三) 誰與你相戲……我是永無出頭的日子了。留在此間豈不可惜。快把珠兒領去。

(平甫) 返身如此。麼二人復入座。

(陳氏) 你怎麼說出這句話來。莫非是發瘋麼。憑怎樣說。我決不答應。

(信三) 你也應當明白些道理。

(陳氏) 珠兒不是自己說不願意麼。

(信三) 珠兒你願往真的父親處去麼。

(珠兒) 真的父親？那麼你們是養父養母麼。

(信三) 是啊。快去罷。

(陳氏) 那麼我們怎樣。我不能答應。

(平甫) 只消還我珠兒。餘外的事。由我担任。

(珠兒) 父親你當真叫我去麼。

(信三) 我是為你將來的幸福起見。

(珠兒) 是為我將來的幸福麼。要我離了養父養母。往生父那邊去麼。

(陳氏) 你決計不去的。

(珠兒) 起立明白了。不是親生的父母。到底總有。

些像外人。不很親密……我去了……你們既如此。我就去了……與生父一同去了。

(平甫)那麼一同乘着摩托車往寓所去。一切商量。明日再談……信三兄。嫂子……現在告別了。

急行

(珠兒)入庭中(獨語)把摩托車接我的人。乃是。我。真的。父親。呀。好。月。色。啊。

(平甫)我們快些走罷。

(陳氏)且慢。

(珠兒)這都是面子上的話。我們去罷。二人攜手

隱隱聞汽笛聲

(信三)如夢初醒已經去了麼……珠兒珠兒。追出

(陳氏)馳至門外小鳥已望空中飛去了。你爲什麼說出這種話來。

(信三)別鬧罷。

二人入室

劇 本

(陳氏)哭不和我商量。爲何突然要說這話。你且與我去領回來。不是你一個人將他領大的。快去領來。

(信三)沉思到底去遠了麼。

(陳氏)你難道發狂不成。快替我去領來。

(信三)拏酒來喝。

(陳氏)你還要喝酒麼。女兒怎樣。你爲何不去領來。真是不中用的東西。我決不與你干休。

(信三)不許開口。入內

(陳氏)我是忍不下去了。你不去。我自己去便了。他寓所在那裏。

(信三)捧酒具出。你當真愛珠兒麼。

(陳氏)那是自然。只有這一個孩子。此刻被田平甫帶去。我活在世上。有何好處。

(信三)飲酒既愛珠兒。應當還他的。

(陳氏)那有這種道理。珠兒是將來送我們終的。

人。他。一。去。我。們。怎。麼。處。呢。

(信三)留在家裏送我們的終。本來是希望的你且細想。如此容貌絕佳的人。埋在這貧民窟裏送他。一。生。豈。不。可。惜。

(陳氏)這是田平甫說的話。難道你與田平甫同謀了。你受了他的金錢運動麼。

此時珠兒暗上竊聽

(信三)女人家曉得什麼。只是胡鬧。我起初也絕不想把女兒還平甫。一見他穿了那件衣服。一時悲喜交集。飲酒覺得真如織女下凡一般。若是爲撫養了他。便永遠埋沒他。在此那裏對得住他。田平甫到此……實是天空降下來的天使……

(陳氏)你說這些夢話。我決不會罷休的。我必一人獨去。

(信三)珠兒是誤解了我的意思。含怒而去的他

穿着那美麗衣服。乘着摩托車。在大廈中坐臥。當真要成天仙了。決不會回來的……如此倒是他的幸福。

(陳氏)泣他不是說夢見有人用摩托車來接他。我着急萬分。此刻竟如我自己做着夢……珠兒。兒。珠。兒……到底不在此麼……

(珠兒)出現父親母親。我回來了。

以手巾拭目二人吃驚

(陳氏)呀。什麼事。

(信三)當真是珠兒麼。

(珠兒)恕我罷。泣都是我的不是。

(信三)什麼時候回來的。

(珠兒)父親的話。我聽得不耐煩。就想去乘坐摩托車了。坐在上面。確非常有趣。轉了一個灣。便想起二位來了。即忙對田家的父親……不對。對伯父說。忘了東西。要回來一騎。所以趕將回

來。便聽着二位說話。

(陳氏)你到底憶念我們麼。珠兒。你母親喜極了。

泣

(信三)珠兒。你的心我很明白。父親十分感激。但是。你須仍往田家去。如此。我反快活些。罪也輕些。

(珠兒)你們一當我外人。我也覺得不親熱了。我很不願意。方纔在摩託車上。聽父親……不對。伯父說。是做煤的生意發了財。父親何不也去做煤的生意。恢復從前的財產呢。

(信三)我已跌倒在地。永遠扒不起來了。

(珠兒)別說這些話。再振作起來。我當預備資本。(陳氏)這種危險的事。去勸你父親做甚。他担心天天的飯米。還來不及咧。

(信三)珠兒。你沒有向伯父提起金錢的事麼。

(珠兒)沒有提起。我賣了身上之物。可做資本。這

頸飾。這衣服。都值錢的。我仍舊變成裸體。蟲打什麼緊。

(信三)你不愧爲田平甫的血統。

田平甫與車夫上

(平甫)珠兒回來取東西。怎麼樣了。

(珠兒)田家的父親……不然。伯父我已回來了。不過一時有興。想乘摩託車。所以與你同行。乘着試試。總覺危險……多謝你老人家。

(平甫)怎麼可以如此鬧頑笑。

(珠兒)不是鬧頑笑。我本來不打算拋棄了真的父母。往假的父親處去的。

(平甫)什麼假的父親。

(珠兒)你開口血統。閉口血統。此話是假的也未可知。我總覺得從小一同起臥飲食種種愛護我的。是真的父母。

(平甫)你雖不懂真假。我確是你生父。你怎麼不

明白我的心呢。

(珠兒)你老人家愛我我何嘗不知……但是我不能拋棄這一家。

(平甫)把身體送給人。連心也一起送去了麼。

(車夫)主人所約的時刻要過了。

(平甫)如此麼。那麼與我趕快。這是重要的生意。再會罷。

退

珠兒茫然目送

(陳氏)珠兒。母親恨不得要拜你了。

(信三)拭淚。好好。好好。我打定主意了。一定再做一番事業。勝敗俱在這回。大轉舞台。把這貧民窟。變成一所宮殿。方對得住珠兒咧。

(珠兒)目視門外(獨語)田家伯父也很可憐。長嘆

(陳氏)你想些什麼。

(珠兒)不想什麼。父親。我來斟酒罷。

(信三)好的。我們預祝一番。

(閉幕)

報

餘

告 廣 書 新 局 書 華 國

學 之 巨 界 出 版

著 作 界 之 靈 光



出 指 嚴 餘 墨

版 及 片

武進許指嚴先生為江南宿儒作者

前輩生平著述鴻富久鑿英聲舊作

如本局出版之南巡秘紀正補編清

秘史十葉野聞等書不惟為藝林所

歡迎即燭孺亦傳誦殆遍茲本局復

彙先生近年精編為指嚴

餘墨是書與南巡

秘紀十葉野聞等

無一則相同而趣味之

之清麗則曾讀先生舊作各書者當

可推而知之 小說 讀可 稗

史 讀并 文學書 讀要目 如下

上卷 史料

● 藩變拾聞

● 奪嫡誌

● 奪嫡續誌

● 玉妃案

● 慈禧垂簾記

下卷 說部

● 秘密外交

● 女蘇秦

● 喇嘛革命

● 九日龍旗

● 勝藍痛語

● 武員醜史

● 秘密談

● 度劫庵

● 桃花毒

● 拳亂撫談

● 三大吏別傳

● 老慶記公司

● 妖術

● 宗社黨軼事

● 楊為我

● 八面鋒

● 姊妹花

● 可憐蟲

● 墮花怨

● 花叢生佛

● 蔓菁小傳

● 慕門鴉

● 天寶為之

全書共十五萬 兩 大厚册

價 實足 大洋 六角

埠 加 寄費

定價大洋 一元二角 特

以陽曆十二月二十日為 外



潛 德 幽 光

●黃烈婦管宜人傳

武進 李寶潛

烈婦。姓管氏。陽湖望族。父光烈。浙江補用從九品。烈婦年二十。歸華亭黃壽椿。為繼室。孝於舅姑。宜於夫。子壽椿授江西德安縣典史。烈婦隨之任。光緒丙子。壽椿以疾卒於官。烈婦數號泣求死。家人謹伺之。不可得。既數月。伺者益懈。而壽椿父如琳。官浙江上虞之梁湖司巡檢。使人取壽椿喪。烈婦挈子女三人奉柩以往。至曹娥江。去梁湖數里。烈婦願謂子女。喪至此。吾責可塞矣。其謹事大父母。遂乘間仰藥行。其志焉。年三十五。

論曰。孔子稱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吾於婦人之節亦云。願世之以死殉其夫者。或所遭艱阨。意有懲艾。稍遲。即有難以自處者。不然。則事畜望絕。百慮而無所寄。其生命。不然。則感動摧毀。引決於一日之頃。自非此數端。而又濡忍至數月之久。如烈婦者。疑若可以不死矣。而豈知烈婦之心。終無一息而忘死之志耶。管氏先世以節顯。號稱忠門。而烈婦母林安人及二子。皆死庚申郡城之難。及浙江行省陷。烈婦父又死。

烈婦時獨從其大母先得脫。然至是則又死。嗚呼。人烏有不死者哉。世之忍詬恥而欲久生者何爲也。

●黃母管太宜人殉節贊

婁縣 張士希

夫冰雪之質。雖化而彌清。椒蘭之芳。雖焚而逾茂。是以譙郡令女。斷鼻感乎家人。霸城貞姬。截耳驚乎鄰媪。學漆室則其心不樂。詠柏舟則之死靡他。節烈之風。由來尙矣。太宜人姓管氏。江蘇陽湖縣人。父光烈。浙江候補從九品。生從巨族。習彼禮宗。幼執內則。鍼線之勞。長率風詩。蘋蘩之職。年二十歸華亭黃公壽椿爲繼室。歡然舉案。得孟光以齊眉。動或正容。懼樂羊之廢讀。尊章爲之起敬。臧獲於焉。課功時公之父如琳。官浙江梁湖巡檢。太宜人溫清胥至。旨甘是供。式萬石之家風。抒四德之夙蘊。公廨內外。翕然稱焉。當公之初仕閩也。補雁石司署大寺寨巡檢。地爲全閩之喉舌。時值粵寇之烽煙。南越毘連。尉佗雄據之所。卽墨孤峙。田單困守之辰。公獨勇慨風馳。義心鱗發。規畫山川之勢。指揮猿鶴之軍。遂使燄息杉關。基安閩海。狼奔弗犯。豕突潛消。雖僅保夫偏隅。實統籌夫全局。論者謂用少擊衆。以逸待勞。城虎牢扼。新鄭之衝。守武關固三秦之險。是爲將略。奚藉閫謀。不知板屋宣威。女子每能赴義。桴鼓馳響。夫人雅善知兵。簪珥撤於犒師。嫁衣質於助餉。蓋所以贊襄之者。皆太宜人之力也。賊旣平。左文襄公優加保奏。蒙恩賞公五品銜。而公又移官至浙。旋以迴避。改省江西。授德安縣典史。太宜人操持內政。根據前規。秉儉節。以無違。寄柔情於偕老。而公則災罹二豎。魂返重泉。巫咸不能致祈福之方。扁鵲不能施回生之術。以光緒二年四月二十六日卒於任所。太宜人泣飲離鸞。酸含別鶴。聞趙女之哭。悽楚動人。握斛律之拳。哀號不食。祇因防範。稍緩須臾。念子女之無依。悵夫君兮不見。時則公之父仍官梁湖也。遂乃揚素旂而言邁。扶

靈槩而過歸。渡若耶之谿。則萬花斂。豔過嚴陵之瀨。則百鳥增哀。親舍近而白雲橫。妾心寒而古井溢。喪至曹娥去。梁湖數里。遂殉節焉。嗟乎碑文苔繡。淒涼黃絹之詞。江水蓬飄。冷落神絃之曲。父恩莫報。女志終捐。不謂千秋竟成雙節。例以在家之義。陟帖為先。徵諸已嫁之文。同牢斯重。是則傍要離之家。伯鸞於以結鄰。攀湘水之芳。正則所由懷石也。光緒丁丑四月。浙江巡撫梅公啓。照條其事。以聞於朝。天子嘉焉。旌獎如例。由是璇閨節顯。彤管芬揚。門傳貞義之名。邑有哀榮之目。戚黨咸寵。史牒用光。而太宜人長子培元。復於丙申之夏。臚陳事實。索文於余。余惟宣文施幔。稱誦乎傳經。永叔表阡。權輿乎畫荻。苟先志之可繼。敢有美而弗彰。嗚呼。欲勒貞珉。愧乏中郎之筆。敬摛弱藻。聊摹孝若之文。贊曰。

惟母節兮。互今古。有曹娥兮。以身殉父。娥殉父兮。父母殉夫。母之節兮。與娥而為。徒江水兮。浩浩。娥之靈兮。騰超。招夫魂兮。歸來。母隨娥兮。高蹈。吳山側兮。越溪濱。達峰泐兮。貞風聞。光綽楔兮。世世砥節。義兮。後昆。嗚呼。母志兮。娥知其真。

●書黃烈婦事略後

華亭 張錫恭

自伊川程子答孀婦再嫁之問。而婦女咸知節義自重。郡邑建祠。祀節孝而蒙旌獎。編祭春秋者。邑以千計。豈非宋之儒者。防閑於世道人心者。鉅歟。然舍生取義。其事略同。而名或傳或不傳。何哉。竊嘗觀國初以來。貞婦之以節烈著者。莫顯於崑山顧氏之母王碩人。湯文正公之母趙夫人。蓋以崑山之志節。睢州之德業。有以顯揚而光大之。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然則父母堅苦卓絕之行。猶有所託以傳焉者也。嗚呼。為人子者。可不自克也哉。華亭黃君培元。介其從兄純甫。示予以其母管烈婦事略。

乞予文。予讀之作而言曰。烈婦之以身徇夫。從容就義。原其就死之心。發於義烈之誠。豈有意乎後世之名哉。而為人子者。汲汲襲顯。其親壽之金石。則欲使之千載不死。與日月爭光。夫固孝子之盛心也。然其所以不死。其親者。要在自勉而已。孔子大聖。孟子大賢。皆節母之子也。君能志孔孟之學。處則為崑山。出則為睢州。俾天下後世之人。讀其書。論其世。咸曰。非獨某某能也。乃其母固烈婦也。則其不死。其親者。至矣。而豈他人之文所能增重哉。予不孝。不克稱揚先人。然每念及立身行道之大。則勃然自奮。一息尚存。未敢遽忘補救也。因書以復黃君。至於烈婦之行義。他文述之已詳。不復贅。

謹按。管宜太人於道光壬寅六月十四日生。光緒丙子七月二十九日殉節。年三十五歲。於光緒十五年己丑十一月附葬婁邑二十九保鄉八圖思賢港先塋之穆位。與壽椿公同穴。子二。長培元。次嘉修。嗣胞叔為後。女適武進程祖懋。孫熙萃。熙華。熙葦。熙葦。培元出。熙源。熙清。嘉修出。孫女二。

●題黃母管太夫人殉烈事略

歙縣 吳承垣

天姥峯裂。鮑姑井竭。水凝則冰。天寒則雪。吁嗟黃母兮。如松之貞。柏之節。(一解) 孝事親。親懼悅。義殉夫。夫夭折。女穉兒孤。一朝永訣。遠近聞風。肝腸痛絕。吁嗟黃母兮。性剛烈。(二解) 會稽之山。埋白骨。曹娥之江。沈碧血。山鬼驚號。水神泣。吁嗟黃母兮。正氣彌天。闕(三解) 懷清臺空。倚笛望夫山。空化石。南嶽之雲。高西池之水。潔東峯之明月。奈何三五缺。呼嗟黃母兮。精靈萬古難磨滅。(四解) 輓之以歌。淚洗痛。哀之以誄。心如結。薦紳先生約略為余說。巾幗完人。傳兩浙。吁嗟黃母兮。五夜魂歸香霧窟。(五解) 吁嗟黃母兮。幽光發。吁嗟黃母兮。名洋溢。吁嗟黃母兮。有陶家之弔。鶴臨其穴。(六解)



斷簡殘編

●瑤蕙詩存

詠梅

玉骨凌霜瘦。冰肌鬥雪妍。獨傳春信息。桃杏敢爭先。

中秋月隱

今夜中秋節。浮雲掩碧空。嫦娥愁覩我。深閉廣寒宮。

茉莉花

冰姿籠淡月。玉骨自生香。常伴釵頭鳳。偏宜助晚妝。

立秋

簾外金風起。庭梧一葉飄。蟬吟炎暑退。促織絮長宵。

臘梅

獨秉歲寒心。枝頭盡放金。壽陽妝未就先取。伴瑤簪。

詠蓮

冰雪是前身。超然迥絕塵。淤泥不染。清淨率天真。

玉簪花

報 餘

(徐瑤蕙女史)

素質發新秋。冰姿帶月幽。星妃雲外過。遺下玉搔頭。

折得香襟

採得凌霜質。輕將貯玉盤。莫教香氣散。留待個人看。

偶懷

秋色欄邊發。疎籬蝶翅忙。遙思故園菊。寂寞向誰芳。

偶成

刺繡嫌時短。言愁覺日長。未常吞彩線。何事繫人腸。

社後數日燕方至詩以問之

海燕來何晚。多緣行路難。杏花貪結子。不及待君看。

枕上

枕上夢初回。牕前日已曛。新鶯四五聲。啼向花深處。

小園

極目小園景自饒。數竿修竹透雲霄。紛紛花落春將老。只有鶯聲尙帶嬌。

風箏

聽去吾吾趁晚晴。生成體態最輕盈。笑他偶借東風力。便向雲端得意鳴。

棣棠花

黃金碎剪簇花球。點綴屏籬景自幽。春日爭榮秋再發。一年風月兩番遊。

梧桐花

淡黃斜綴碧雲裳。綠蔭紛披過短牆。初夏日長開繡閣。薰風吹送一簾香。

六日晒書

六日家家晒錦衣。火雲灼灼壓庭除。不須顛倒開箱篋。只曝家傳萬卷書。

對月

熠燿流螢去復來。良宵對月獨徘徊。芭蕉弄影紗牕外。惟有芳心卷不開。

蛛網

密網高張屋角頭。遊蜂舞蝶誤相投。笑他吐盡心中巧。只被兒童一捲收。

辭親

別却高堂欲返航。未登前路已心傷。臨歧不敢回頭看。恐下慈親淚兩行。

婁江觀紙燈

燈浮萬盞滿江中。疑似芙蓉映水紅。蕩漾隨風流數里。火光直射水晶宮。

飛觴傳句

●紙帳銅瓶室酒令

(茂苑逸梅)

花月痕人名令十三條

意似癡。珠簾掩映芙蓉面。

他望穿了盈盈秋水。袖梢兒搵不住啼痕。

金荷小想嫦娥西沒東生有誰共。

今宵同會碧紗櫺。你看檀口點櫻桃。

頭枕三尺瑤琴。你看淡雲籠月華。

玉宇無塵。我邂逅偷將韓壽香。

你好寶鼎香濃。月射書齋。

我定要手掌兒上奇擎。露珠兒濕透凌波襪。

眼是秋水無塵。風過處衣香細香。

昨宵今日清減了。小腰圍那見珠圍翠繞。

料應他小脚兒難行。無非遠山遙岑。

便提刀仗劍鞍馬秋風裏。

不由人不口兒作念心兒印。

燈市謎壇

癡珠 秋痕 荷生 碧桃 瑤華 玉壽 寶書 掌珠 秋香 小珠 小芩 劍秋 心印

●話兩軒謎錄

叔香著 蔭葵錄

下氣怡色柔聲以諫

四子一

悅親有道

就學於外

四子一

其家不可教

明目

四子一

則不眩

御醫失職

四子一

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

無妻

四子一

而齊其末

上窮碧落下黃泉

四子一

察乎天地

盡地之利

四子一

有土此有財

已過夜半尙敲棋

四子一(繫鈴)

著則明

公無渡河

四子一(載頸)

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

暴行

四子一

不仁則辱

自反而縮

四子一

亂則退

有采薪之憂

四子一

何以伐爲

誰肯嫁鰥夫

四子一

其爲人也寡欲

試問廬墓之義

四子一

邱何爲是栖栖者與

施醫

四子一

行道之人弗受

勇於私鬥

四子一

使民戰栗

夕陽度西嶺

唐詩一

暮從碧山下

游徧鍾山舊草堂

唐詩一

英靈盡來歸

以待來年然後已

唐詩一

今彼徵斂者

新妝原有德

唐詩一

以作時世賢

裼裘爲何人所服

唐詩一(繫鈴)

游子身上衣

御書賜大臣

唐詩一

貴戚權門得筆迹

長沙謫去古今憐

唐詩一

洛陽行子空歎息

訪戴而還

唐詩一(遺珠)

去時雪滿天山路

秦陵大樹早成材

唐詩一

金粟堆前木已拱

孟宗竹

唐詩一

哭聲直上千雲霄

驂驢開道路

書經一

駿奔走

魏武帝

書經一

惟乃丕顯考文王

下馬作露布

書經二

日驛日克

公竟渡河

書經一

若將隕於深淵

無違夫子

書經一

奉若天命

牛眠吉地

面無醉態

大夫曰

炫

仰見突兀撐青空

鳥飛不下

更有明朝恨

羊

無他戚之也

●紙帳銅瓶室謎屑

或檀之或櫻桃之

淡淡春山

美姝

弟兄

一白八十斗

居停

書經一

禮記一

禮記一

禮記一

禮記一

六才一

六才一

六才一

六才一

字一

又

又

又

又

又

宜於冢土

飲酒不至變貌

臣不諱也

七月流火

望衡對宇

恐怕張羅

祇是今宵歡慶

鮮有終

不會諸親

住。拓。捉。儻。媚。如。

(逸梅)

報 餘

擯除邪念

田父

丁丁聲從何來

殺豬

武王亂臣

道塗泥濘

神交

妾以良人

攀兒

奚奴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四子一

又

左傳一

紅樓名一

怔。

儻。

析。

刻。

什。

露。

未見其人也。

鄙夫。

子同生。

侍書。

例刊告廣

普通	上等	特等	第等
一面	一面	一面	地位
十二元	二十元	三十元	一期
六十元	百元	百五十元	半年
百元	百六十元	二百五十元	全年

中華民國己未年二月出版

禁 權 所 版
選 有 止

小 說 新 報 第 五 年 第 二 期
 每 冊 實 價 大 洋 四 角

表價定

資郵	定冊	價數
外日本	一冊	四角
日本	一冊	三角
一角五分	九角	一元二角
九角	一元二角	四角
一元八角	一元二角	四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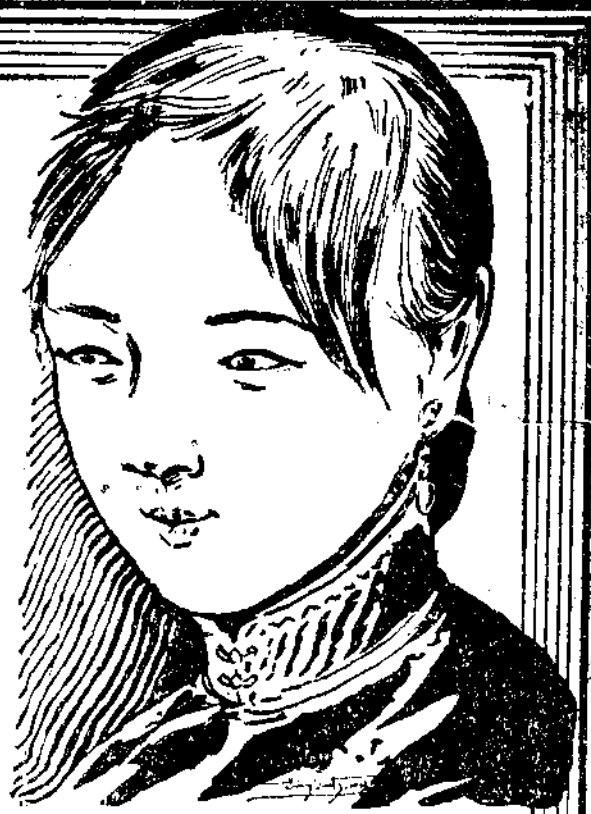
- | | | | | | | | | | | | | | | | | | |
|-----|------|------|-----|-----|-----|-----|-----|-----|-----|-----|-----|-----|-----|-----|-----|-----|-----|
| 山東 | 甘肅 | 哈爾濱 | 奉天 | 奉天 | 奉天 | 奉天 | 營口 | 保定 | 天津 | 天津 | 北京 | 北京 | 北京 | 北京 | 北京 | 橫濱 | 坎拿大 |
| 官書局 | 日新書局 | 英華書局 | 德和堂 | 德和堂 | 德和堂 | 廣益堂 | 廣益堂 | 廣益堂 | 廣益堂 | 廣益堂 | 廣益堂 | 廣益堂 | 廣益堂 | 廣益堂 | 廣益堂 | 廣益堂 | 廣益堂 |
| 汕頭 | 汕頭 | 汕頭 | 汕頭 | 汕頭 | 汕頭 | 汕頭 | 汕頭 | 汕頭 | 汕頭 | 汕頭 | 汕頭 | 汕頭 | 汕頭 | 汕頭 | 汕頭 | 汕頭 | 汕頭 |
| 江陰 | 常州 | 南京 | 南京 | 南京 | 南京 | 南京 | 南京 | 南京 | 南京 | 南京 | 南京 | 南京 | 南京 | 南京 | 南京 | 南京 | 南京 |
| 紹興 | 紹興 | 紹興 | 紹興 | 紹興 | 紹興 | 紹興 | 紹興 | 紹興 | 紹興 | 紹興 | 紹興 | 紹興 | 紹興 | 紹興 | 紹興 | 紹興 | 紹興 |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一百二十六號門牌

編輯主任 毘陵李定夷
 發行者 小說新報社
 印刷者 國華書局

外埠代售處



兜安氏美容膏

欲得質之細淨香之
 文雅搽於皮膚而生
 艷色之修飾品請用
 兜安氏新品之美
 容膏九面皮粗燥黑
 暗開裂及面多皺紋
 者更宜日用之必則
 自能粗者細燥者潤
 黑者白老者嫩一變
 而為嬌艷美觀男女
 老幼咸請試之

每瓶大洋七角每打大洋七元
 上海兜安氏西藥公司啟



DOAN'S
FACE
CREAM



兜安氏美容膏

Foster-McClellan Co.
 SOLE DISTRIBUTORS
 BUFFALO, N. Y. - U. S. A.
 AND LONDON, ENG.